

德育課本
第一集



淨空敬書





德育課本 第一集

淨空敬書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初集

孝

清靜自五道人題



●乾德孝字詩

孝德根天性 親親萬國尊
 顯揚榮瘁寐 定省慰晨昏
 養志箕裘紹 承歡笑語溫
 寸衷兼喜懼 萊舞古風存

●安徽貴池姚宏昌四疊韻
 孝親為德本 聖訓世宜尊
 愛日心常切 瞻雲眼欲昏
 服勞求夏清 笑語作春溫
 捧檄何欣喜 都緣父母存

●廣東陽江莫士成七疊韻
 具獲雙親慶 家庭孰與尊
 參供能志養 舜慕不心昏
 愛日交憂喜 因時盡清溫
 古來崇孝德 廿四姓名存

●江蘇興化楊雪門十疊韻
 孝德明家政 嚴君分自尊
 雞鳴循節早 烏哺夕陽昏
 元聖弟兄達 黃香衾枕溫
 內庭言不聞 至性閔賢存

●雲南嵩明李鍾泰十二疊韻
 日用倫常事 高堂拜二尊
 乾坤勞養育 菽水奉晨昏
 底豫頑謹格 承顏斗酒溫
 得親惟兩字 怨慕自心存

●浙江吳興費壽成疊韻

至孝由衷出 非徒居養尊
 慕原無老幼 儀不飾晨昏
 性學容和藹 情親語輒溫
 滄桑新世界 子職幾人存

●湖南邵陽李有珪五疊韻
 活佛非遙遠 堂前有兩尊
 恩勤旋白髮 安定問黃昏
 夏勗錫常潔 冬防席末溫
 推牛墳墓祭 不若事生存

●江蘇高郵潘嘉愷八疊韻
 孝行先宜講 高堂齒德尊
 杖須扶綠玉 日已薄黃昏
 父命呼無諾 慈顏即也溫
 承歡依膝下 雞黍速親存

●四川江油蕭米龍十一疊韻
 重腫根至性 天下養親尊
 處變心常悅 合寃志不昏
 服勞須愛敬 奉侍更柔溫
 父母終身慕 揚名萬古存

●江蘇鹽城趙獻之十四疊韻
 孝道傳今古 如天莫與尊
 堂前悲白髮 燈下語黃昏
 萊子衣偏綵 文彊席早溫
 開宗明義在 萬古理猶存

●江蘇鹽城姜保生三疊韻

大孝推履舜 親親天子尊
 承顏完性分 視膳體晨昏
 心冀椿萱茂 身教被席溫
 父書吾怕讀 手澤歎空存

●江蘇鹽城姜晉六疊韻
 孝乎何謂大 親矣更當尊
 恩早報生鞠 衰休及宦昏
 奉盈身莫失 盡養色思溫
 此德能稍備 人間暫可存

●安徽貴池姚沛芸九疊韻
 孝意驚天地 咸推百善尊
 臥榻增涕泗 負米奉晨昏
 萊子衣多綵 文彊被屨溫
 思親憑刻木 敬事若生存

●江蘇淮安何自民十二疊韻
 百行根於孝 須知父母尊
 問安動且夕 視膳體晨昏
 閔損蘆非冷 黃香席獨溫
 推牛空致祭 孰若速親存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五疊韻
 孝子報深恩 堂前拜至尊
 承歡常藹藹 養志敢昏昏
 孺慕親而敬 移忠厲亦溫
 立身行大道 揚顯令名存

八德須知初集

乙亥三月九版



新昌張載陽題



蔡仲之命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於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八德須知全集總序

猗大造之生人兮賦性完全建千秋之事業
兮以德為先亘古今而不滅兮豈隨時勢為遷
遷雖當內江外侮之紛乘兮斯民各具其性天
以暇日而修其孝弟忠信兮可據秦楚之兵甲
利堅張四維而講我禮義廉恥兮可救家國之
滅止顛連說並詳於孟子管子兮是為八德所
緣起焉迄今遙上數千載兮示人率履而莫愆

統悉夫掃而可與知與能兮模範已備於昔賢
近聞福建黃氏宗瑞兮蒐輯事以成編書名八德
須知兮義蘊畢宣日讀江平居以達中江兮千里
相沿時有蔡君六龍兮得之而服膺壽之憶幼歲
曾受教於先人兮勤明發之懷而悽然適值天台朱
友之造盧兮噫者二集以續前美採壺儀百九十二
則兮別義類以名篇慨兮女子之侈談開放兮內外之
序倒顛思力挽其頽風兮特泛神通而加鞭原定名

為歷史八德言行錄兮經陳君贊欽之商榷而改絃
仿明代呂坤先生所輯之閩範兮以示女德之靜專
增論贊而又作緒餘兮佳句蟬聯詳音釋而加圈
點符號兮誦習稱便彈琴居數年之勤勞兮更
賴陳君之分任其肩若其圖畫之工緻兮足涿志
軸之鮮妍一觸境而感發無窮兮思汨如湧水一
披圖而引超清興兮意飄乎其欲仙舍王郝吳重
四名人以繪事兮則由孫君勉之相聘延并清孫精

一君恭楷謄真兮先資鈔錄之金錢每則各繫
題而兮侯圖成而後填謹呈張公暄老而予鑒
定兮為書節錄等字以題箋旋過湖北夏君之滄
澆兮携稿本而入川叩師門而請求品題兮
賜偈言六句之真詮一登門而價增百倍兮宛
如潛龍之躍於九淵同人聞之而色喜兮共樂
踴躍以輸捐計二集之書三萬有奇兮出版不
踰乎二年猝遭倭寇之侵犯聞北兮彈如雨

而火燁棟宇十而九燬兮牆壁十而九穿此書方
在閩北造作之場兮守視者備受熬煎勤職務
而不避凶火兮心搖々若旌懸幸神靈之呵護兮
得不罹其烽煙觀虹江路之廬舍成墟兮巍然
獨留此一塵洵上天之玉汝有成兮冥々中實寓微
權維是二集專為女子而作兮義屬單行而近偏
必取黃氏前編而合訂兮結果始徵其美圓因援例
而為之賡續兮不憚坐破半青氈增初三四集以列

其上下兮偶為坤而奇為乾陰陽同德以聯合璧兮
男女分宮以應星耀各集仍列繪圖兮訪陳周二
君以補添附跋語而言文對照兮體例益見其謹
嚴乃未幾而燦然具備兮正值管君晉蜀以慶壽
筵遂得再稟命於函丈兮各承賜以書籤曾
序前而郭序後兮并錄張君輝祥之詩牋吳
氏倡而蕭氏和兮共稱西女士之寫作能兼更有陳
郎覺民譯以白話兮無憲文義之深艱勤劬述

於一室兮勝似玉種藍田猶恐獨學而孤陋寡聞兮
時與賢士大夫相周旋欣逢姜履諸君之糾潔兮
指示不遺其細纖謫知君家一門四儒兮名早重乎
蘇之古壑資修正而或為改作兮仗大筆之九椽
由是增刪更編而歸一律兮俾讀者靜悟其意登
今當令書告成兮不佞幸遇此良緣屢蒙瑤章之
錫兮報之者愧乏箋之迺復不恥下問兮請一言以
書其弁情無馮裁鉅裂兮不足以寫道心之纏綿

但久慕蔡陳兩君之夫妻雙修兮不負箕周之氏
祖息之相傳既聯佳偶而內顧無憂兮復舍名
利而俗慮無牽佇看并日同謹道果兮從赤
松而共遊華巔即由此書完成善功兮徧世
界而光照大千

癸酉孟秋中浣之吉

諸暨侯廬陳錦文拜

撰并書

時年七十四



八德頌初集序

自名種主義之說倡風塵沃洞八表昏沉婆娑
穰土中舉不知有人畜之利

政府銳志業日增起世法能德無以種繁以繁
志孝仁愛作承和平八字以唱國人瓦缶雷鳴
中第一次福音私心竊聚茲以喜惟劑去第禮

唐恥四字易以仁愛和平國強終或不塞遠
浙省為先生振伸自泐州寓示一書屬弁書而
款曰八德須知初集蕪湖漢之純本舊本八德
後檢幼時應刊所得今刊編次用信事以狀
生真復詳註以實生事有圖可按名親矣焉有
史是徵可私泐者健歷聖彙編檢刻為新法

罅漏補苴臺而忽之聖功之始壯而行之中節
之和是拯國金針是渡人寶筏是回生藥石是
醒夢以鐘觀心去鬼不能振盪以發揚光大
謹贊效語用法服膺不忘云

蜀東後學曾維垣謹後



民國二十有一年秋八月吉日 序於石門

八德須知初集自序

吾家歷世祖宗崇尚德行迭見縣志 先曾祖介眉
公諱祺昌勤儉治家娶 先曾祖妣倪太夫人林太
夫人均不壽續娶 先曾祖妣朱太夫人生 先祖
而即寡青年守節養親撫孤克享大年欽旌節孝賜
褒題焉 先祖班薰公諱思襄幼承母教以恕字為
傳家至寶娶 先祖妣吳太夫人夙嫻閨範尤善詩
詞生五子 先考其季也 先祖歿吳太夫人遂絕
吟咏而茹素誦經壽至九十一歲 先考紫岑公諱

丕著庠名璜別號趣園老人娶先嫡妣顧太夫人
生先兄振藩而歿先兄亦繼殤乃續娶先妣龐太
夫人年三十八始生振紳越三年又生弟振綱先
妣躬自鞠育未嘗假手於乳保先考晚年得子遂
致仕歸林躬親訓誨振紳四歲即教讀孝經每夜必
口授古人之嘉言懿行一則輒以四字為題如虞舜
耕田姜肱大被緹縈上書木蘭從軍等均係八德中
事晝夜課讀一歲之中惟除夕元旦二日輟讀至七
歲四書讀畢十齡五經讀畢十一歲復讀廿一史及

爾雅諸書皆先考所親課也遊庠後出就外傅弟
振綱亦外讀焉先考著作宏富久已付梓行世壽
六十九而終先妣五十六歲棄養自此抱恨終天
不復得聞訓誨矣每念髫齡時先考夜授古典輒
欲憶述之而未果行今福建黃繼谷先生本舊有二
十四孝之例編為八德須知披覽之餘觸動悲感猶
存口澤風木徒傷爰將童年受教於先考者循例
分編不足則依史傳補之非敢效顰聊誌先人德
意深望年長者日為其子女講一二則以立基礎則

振紳願以父執視之年幼者能敬受體行振紳願以弟妹視之夫古人嘉言懿行簡冊甚繁不僅二十四則恭逢我

師述古老人三期普度大道宏開將來八德之人不可勝數尤冀同志續編三集四集五集六七八集以奇數屬乾偶數屬坤而至於無窮盡也其篇中誤記之處尚祈諸大君子予以糾正尤深幸焉

歲在上章敦牂陽月湖州蔡振紳謹識



八德須知初集凡例

一此書所錄古人嘉言懿行悉本史傳信而有徵原擬命名歷史八德言行錄因八德須知已推行各省且體例相同故仍沿用之

一此書先出二集其初集擬請黃君修補付印祇以相去遼遠介紹乏人各處迭函催促故漏夜補編以饜閱者

一此書既以史傳為本故名次先後亦照歷朝列傳不以品位之尊卑為序

一此書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卷每卷以二十四

則為限蓋太繁則易生厭且以黃君所編八德須知為則循例仿編令德孔多容再見於他集可也

一每則以八十字為率取便童齡蓋童年腦力薄弱太長恐難記憶太簡恐乏趣味故詞句惟取簡明不及全錄

一每則繪圖藉博觀者之興趣并題四言文四句包括全文大意俾幼童可讀而易記

一每則命題四字上二字為人名下二字為事實此係先君口授振紳時所采之法至今深印腦筋尚未遺忘體驗所得敢供於人

一李文耕所輯孝弟錄王應照所著錫類編許止淨所編歷史感應統紀篇後均有論贊足資觀感本書竊師其意每多引用惟皆標明姓氏示不掠美

一引用李王許等論贊全採者用曰字如係節錄則以謂字別之

一陳君贊欽校訂時以文字簡深尚嫌費解爰擇要音註免閱者繙檢之勞惟見於前者後不再註且一字數音意義不同者亦不備錄

一歷代地名時有變更本書皆按照當日名稱釋以今地閱者知之

一集內人名旁加一地名旁加〓國名旁加〓朝代名則加□逐句音讀亦加小圈以為記號

一是書曾請陳君覺民演為白話另訂單行本今因閱者或感不便特將白話逐篇加入言文對照文之費解處可參觀白話白話明了者可進閱文言

一每卷之末尚有空白半頁爰作緒餘以補之限於篇幅不能暢所欲言但意在勸導名稱之當否文字之工拙皆所不計識者諒之

一此書編訂期促舛誤在所不免論贊亦隨筆書寫愧未恰當深望 大雅君子修正為幸

八德須知初集題辭八首 有序

湖州蔡六龍先生著八德須知初集將次出版余
昨過吳淞與之快晤承屬仿朱文公晦菴詩題辭
八首因作此奉寄

孝

萬善求根本從來孝最先
良知心上地順德性中天
養志能為子通神即是仙
親之推愛物反哺為鴉憐
弟

惟孝斯能弟詩歌賦棣華二難修士室百忍好人家
勿聽鶯聲巧須防雁序差古來多瑞應重豔紫荆花

忠

千秋青史在往々吊忠魂涅背先垂訓披肝直報恩
精誠光日月正氣塞乾坤一事天然好求之孝子門

信

信德真誠耳前修事不忘奉姑生踐諾期友死臨喪
更約逢車下偏能掛劍長權奸傳徒木却不取商鞅

禮

令將行大道齊禮扶經心本以和為貴須知逸則淫
風詩譏相鼠天理辨人禽國是如新定飛鷄聽好音

義

大義垂天壤惟精乃入神理通剛者貴氣配浩然真
莘野尊先覺桃園慕古春讀書學何事莫作負心人

廉

黃金新世界孰解飭廉隅漢吏風斯邈周官計亦無

貪婪猶盜：清介自夫：譬印寒泉月冰心在玉壺

恥

一洗神州辱端須恥德知淫仍誅首惡利總病心私
勿使夷齊笑奚將孔孟疑人天無愧怍即此殿新詩

右詩書上

六龍先生大吟壇政之

滇南郭燮熙理初稿



八德須知初集目錄

卷一 二十四孝

虞舜耕田 唐

仲由負米 周

閔損蘆衣 周

曾參養志 周

老萊斑衣 周

鄭子鹿乳 周

漢文嘗藥 漢

郭巨埋兒 漢

江革負母 漢

蔡順拾椹 漢

姜詩出婦 漢

黃香溫清 漢

董永賣身 漢

丁蘭刻木 漢

陸績懷橘 漢

孟宗哭竹 吳

王裒泣墓 魏

王祥剖冰 晉

吳猛飽蚊 晉

黔婁嘗糞 南齊

壽昌棄官 宋

庭堅滌穢 宋

李忠辟震 元

竇夫拜虎 明

卷二 二十四悌

秦伯採藥殷

趙孝爭死漢

許武教弟漢

姜肱大被漢

繆彤自撾漢

王覽爭醜晉

庾袞侍疫晉

劉璉束帶南齊

牛弘不問隋

田真歎荆隋

李勣焚鬚唐

文本乞恩唐

公藝百忍唐

士選讓產五代

陳昉百犬宋

文燦拒間宋

溫公愛兄宋

朱顯焚券元

張閔無私元

章溢代戮元

鄭濂碎梨明

廷機教弟明

嚴鳳敬兄明

世思夜待明

卷三 二十四忠

龍逢極諫 夏

比干死爭 殷

張良復仇 漢

紀信代死 漢

蘇武牧羊 漢

日磾篤慎 漢

丙吉護儲 漢

朱雲折檻 漢

李善乳主 漢

嵇紹衛帝 晉

敬德癩疾 唐

元方舉知 唐

金藏剖心 唐

真卿勁節 唐

李絳善諫 唐

孟容制強 唐

李沆不阿 宋

王旦薦賢 宋

岳飛報國 宋

洪皓就鼎 宋

孝孺斬衰 明

鐵鉉背立 明

于謙勤王 明

守仁求心 明

卷四 二十四信

展禽輕鼎周

季札挂劍周

魏斯冒雨周

季布一諾漢

劉平期賊漢

郭伋亭候漢

朱暉許堪漢

張劭待式漢

韓康賣藥漢

陳寔期行漢

卓恕辭恪吳

羊祜推誠晉

曹攄約囚晉

何遠一縑南齊
高允不妄北魏

魏徵媼媚唐

戴胄守法唐

宋璟責說唐

子儀見酋唐

道琮覓殯唐

曹彬激誠宋

宗道實言宋

蔡襄完願宋

陳瓘自責宋

卷五 二十四禮

伯禽趨跪周 宋桓罪己周 鉏麇觸槐周

孔子盡禮周 石奮恭謹漢 仇覽自整漢

盧植楷模漢 孫晷溫恭晉 榮緒拜經南宋

原平恭耕南宋 索敞嚴肅北魏 薛聰矜莊北魏

彥光易俗隋 德言對經唐 鎮周贈帛唐

韓臯敬笏唐 公綽小齋唐 崔稅命僕後梁

楊時立雪宋 朱熹閉居宋 希憲禮賢元

公諒檢飭元 道壽進杖元 居仁敬齋明

卷六 二十四義

馮諛焚券周 仲連蹈海周 樓護養呂漢

云敞葬師漢 宋弘念舊漢 巨伯請代漢

關公秉燭漢 祖逖避難晉 進之救友南宋

張謹求妻北魏 蘭根歸美北魏 公義變俗隋

元振濟寔唐 漢賓惠人後梁 查道博施宋

仲淹義田宋 袁昇還妾宋 孝基還財宋

天祥衣帶宋 劉濠焚宅宋 唐珏收骸宋

張桓詈盜元 韓文救荒明 阿寄報主明

卷七 二十四廉

大禹克儉 夏 伊尹耕莘 商

劉寵錢清 漢

孟嘗還珠 漢 楊震四知 漢

羊續懸魚 漢

孔明潔身 蜀漢 山濤封絲 晉

隱之飲泉 晉

虞愿見石 南宋 甄彬贖苧 梁

孫謙感物 梁

顧協杖徒 梁 孔奐單船 陳

趙軌杯水 隋

彥謙官貧 隋 李勉葬金 唐

裴度還帶 唐

仁謙斥藏 後周 包拯貢硯 宋

胡宿葬僧 宋

許衡心主 元 羅倫還釧 明

邦耀卻竹 明

卷八 二十四恥

成湯放桀

商

夷齊採薇

殷

白踐嘗膽

周

丘明素臣

周

相如稱疾

周

孟孫克己

漢

劉寬多恕

漢

甄宇瘦羊

漢

王烈遺布

漢

管寧善化

漢

王濟不屈

晉

朱沖送牛

晉

道虔激恥

南宋

元琰避盜

南齊

弘景異操

南齊

吉玘拒舉

梁

于義決訟

北周

李泌報恩

唐

錢徽焚書

唐

薛奎憂愧

宋

盧革避試

宋

純仁無愧

宋

杜淦勞力

宋

王恕羞贖

明

八德須知初集卷一

二十四孝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慶樞贊欽校正

虞朝代名
 都蒲坂在
 今山西永
 濟縣東南
 替音古
 音叟時人
 以舜父雖
 有目不能
 分別好惡
 故稱之曰
 瞽瞍
 頑音還心
 不則德義
 之經為頑
 即無知無
 識而妄為
 也
 喪失也
 翼音銀口
 不道忠信
 之言為翼
 傲慢也俗

八德須知初集 孝 虞舜耕田

虞舜大孝
 竭力于田
 象鳥相助
 孝感動天

古越周
 順章
 繪



也。
 孺慕謂如
 孺子之慕
 父母言其
 誠也。
 號泣哭泣
 也。猶曰聲
 淚俱下。
 屢惡之匿
 於心者言
 已實侍奉
 無狀不能
 得親敬也。
 歷山在永
 濟縣東南。
 象獸名。哺
 乳類動物。
 為猶助也。
 杜除草也。
 堯古帝名。
 帝嚳之子。
 初封於唐。

虞舜耕田

虞舜姓姚名重華。父瞽瞍頑。母握登賢而早喪。後母
 嚳弟象傲。常謀害舜。舜孺慕號泣。如窮人之無所歸。
 負罪引慝。孝感動天。嘗耕於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
 耘。帝堯聞之。妻以二女。歷試諸艱。天下大治。因禪焉。
 大舜心中。祇有父母。故不知其他。祇求可得父母
 之歡心。故始終不見父母不是處。人倫之變。至舜
 而極。然能盡愛敬之誠。則至頑如瞽。尚能底豫允
 若。況頑不如瞽者乎。

故曰唐堯。又曰陶唐氏。
 妻以女與人為妻也。
 二女娥皇女英也。
 歷試諸難。事見虞書及史記五帝本紀。
 治理也。禪傳位也。
 底。豫見孟。子。底音至。致也。豫繼也。
 允若見虞書大禹謨。篤允信也。若順也。

八德須知初集考 虞舜耕田

百話解釋虞代的舜帝。姓姚。名重華。他的父親叫瞽瞍。沒有知識。又喜歡妄作妄為。他的生母名叫握登的。很賢德。可是早已亡過了。他的後母呢。口裏是不說忠信的言語的。他的弟弟名叫象。性子又很傲慢。他們常常想了計策。要謀害舜。舜像孩子般的呼號哭泣。同窮苦的人沒有歸處一樣。並且以為父親母親弟弟的種種行為。都是自己的侍奉不得法。所以不能夠得到爺娘的喜歡。舜帝這樣的孝順行為。終於感動了上天。有一次。在歷山地方耕田。大象幫着他耕。飛鳥幫着他耘。堯皇帝得知了。就把兩箇女兒嫁給他。屢次用艱難的事情去試驗舜帝。並不覺得怎麼樣。後來天下很太平。堯帝就把皇帝位子讓給他了。

周朝代名。姬姓。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其後武王滅商。有天下。都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奄有中國。黃河。揚子江。兩流域。及遼寧。西部之地。至平王東遷。都洛陽。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二十里。葵藿皆野菜。貧人所食者。

子路盡力
負米奉親
親沒仕楚
歎不及貧



八德須知初集 孝 仲由負米 二

楚羊姓子
爵周成王
封能繹於
荆變為楚
受封之始
故都在湖
北林歸江
陵宜城等
縣
乘輔也謂
一車四馬
也
鍾古量名
受六斛四
斗
累音磊增
也積累也
相音因謂
加於禱上
者猶今稷
子也
列陳設鼎

八德類知初集 孝 仲由負米

仲由負米

圓仲由字子路家貧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廩而坐列鼎而食乃歎曰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李文耕謂事親之事承顏日短報德思長如仲氏子者方樂負米之歡旋抱銜恤之痛思藜藿而不得列鍾鼎而徒然子欲養而親不待蓋千古有同慨也為子者幸而逮存可不思孝養之及時也乎

烹飪之器。列鼎謂風。饌也。孔子之言。見家語。承顏謂得見也。見漢書。狹。俄頃之間。銜恤。丁父母憂也。見詩經小雅。蓼莪篇。養下奉上也。憾。感歎也。逮及也。

百話解釋 周朝時候有箇賢人。姓仲。名叫由。表字就叫子路。他的家裏窮苦得很。天天所喫的。都是些藜呀。藿呀。那一類不好的蔬菜。因為奉養爺娘的緣故。常常出去。到百里以外。背了米回來。給爺娘喫。等到他的爺娘都去世了以後。他就往南方遊歷。遊到楚國地方。楚王就聘他做了官。他跟隨的車騎有一百輛的多。他積聚的穀米。有一萬鍾的富。坐的時候。便裊褥重疊。喫的時候。便鼎食滿前。他就歎氣着說。我現在雖然富貴。但是要想像從前一樣喫着藜藿的蔬菜。仍舊到百里以外去背米來。養爺娘。這世裏斷不能夠再有這種日子了。叫我怎不傷心呢。孔子說道。仲由的服事爺娘。可以說是活着盡了力。死了盡着追思的了。

孝哉閔子
衣蘆御車
感父救母
千古令譽



審音懲。所生子自
 己所生之
 子。衣者之也。
 綿絮漬滿
 摩之精者
 曰綿。粗者
 曰絮。又新
 者曰綿。舊
 者曰絮。與
 後世彈木
 棉之花者
 不同。御執轡在
 車也。喪者
 乘車。恆以
 幼者為之
 御。

閔損蘆衣

周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惡損。所
 生子衣綿絮。而衣損以蘆花。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鞞。
 父察知之。欲逐後妻。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
 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視損如己子。

李文耕謂閔子留母之語。淒然藹然。從肺腑中醞
 釀而出。雖使鐵石人聞之。亦為惻惻心動。何其天
 性之厚且純也。卒之全母全弟全父。一家太和之
 氣。直從孝子一念懇惻中轉回。為子者其三復之。

剗音引。繫於車軸之革帶。一端繫於衡。以引車前行者也。
啓父謂聞陳已意於父前也。
視即看待也。
搗音轟。和氣也。
醞釀酒也。借喻之詞。
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象。見易經。
三復。反覆玩誦也。

百話解釋 周朝時候。有箇孝子。姓閔。名叫損的。表字叫做子騫。生他的母親。早已亡過了。他的父親娶了一箇後妻。生了兩箇兒子。那箇後母很厭惡閔損。冬天的時候。給自己親生的兩箇兒子。穿了棉呀絮呀做的衣裳。給閔損穿的衣裳。裏面卻是裝着蘆花的。有一次他的父親叫閔損推車子出外。可是因為衣裳單薄。身體寒冷。一箇不小心。不覺失掉了車上駕馬引軸的皮帶子。他的父親起初很生氣。後來覺察了兒子是穿了蘆花緣故。便要趕出那箇後妻。閔損卻對父親說。母親在此。無非我一箇兒子受着寒冷。倘若母親去了。可憐三箇兒子都要受着孤單了。他的父親覺得閔損的說話不錯。也就罷了。他的後母從此也感悟懊悔了。以後看待閔損。就像自己親生的兒子一樣。

八德須知初集 孝 曾參養志



曾子養志 請與 有餘 母嚙 其指 負薪 歸廬



五

曾參養志

善養父志
 五句見孟
 子
 徹去也
 嗜好也
 羊棗實小
 黑而圓
 措音醋等
 辨也
 嚙同齧啞
 也
 悟之使之
 心領神會
 也事見闕
 里志
 蒸黎事見
 家語
 勝母里名
 地疑在山

[周]曾參字子輿善養父志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
 所與父嗜羊棗既沒參不忍食採薪山中家有客至
 母無措嚙指以悟之參忽心痛負薪歸妻為母蒸黎
 不熟出之過勝母避其名不入學於孔子而傳孝經
 李文耕謂凡為父母未有不望其子之成立成立
 於功名者小成立於道德者大為子者欲學曾子
 之養志必學曾子之志於道悟徹一貫三省其身
 不然雖多備酒肉曲承歡笑異於徒養口腹幾何

東屬境。避其名。惡其名之害。義也。見子華子。悟覺悟也。徹達也。通也。一貫一理。貫通萬事也。三省指以忠信傳習。三者自省也。

百話解釋周朝的曾參。夫子表字叫子輿。他的奉養爺娘和別人不同。最能夠養他父親母親的志向。每逢喫飯的時候。必定有酒有肉。將要收去的時候。一定問過他父親。這箇餘下來的酒肉。送給那箇他的父親。生平喜歡喫那羊棗子。後來他的父親死了。曾參就終身不喫羊棗子了。有一次他在山裏砍柴。不料家裏忽然有客人來了。他的母親因為曾參不在家裏。又沒有錢。可以備辦供客的東西。弄得沒有辦法。就用牙齒咬破自己的指頭。好叫曾參覺悟。果然曾參在山裏。忽然心頭像小鹿撞的痛了一陣。就慌慌忙忙。背了柴回到家裏來。有一次他的妻子替曾參的母親蒸一隻犂子。沒有蒸得熟透。曾參就把妻子趕出去。不要他做妻子了。後來曾參走過勝母的地方。因為這箇地方的名稱不好。就不肯走進勝母的里門。曾參在孔夫子門下受學。孔夫子很看得起他。傳了他一部孝經。內容共總有十八章。



老萊七十戲綵娛親
作嬰兒狀爛漫天真



侏。同。逸。失。也。
 脆。音。采。柔。脆。也。
 蒼。音。灼。穿。也。俗。作。着。
 斑。瀾。文。綵。
 粲。然。之。貌。
 嬰。兒。小。兒。也。
 弄。戲。玩。也。
 雛。音。助。平。聲。小。鳥。也。
 詐。偽。也。
 跌。音。迭。仆。也。
 娛。音。虞。樂。也。謂。博。親。之。歡。心。也。

老萊斑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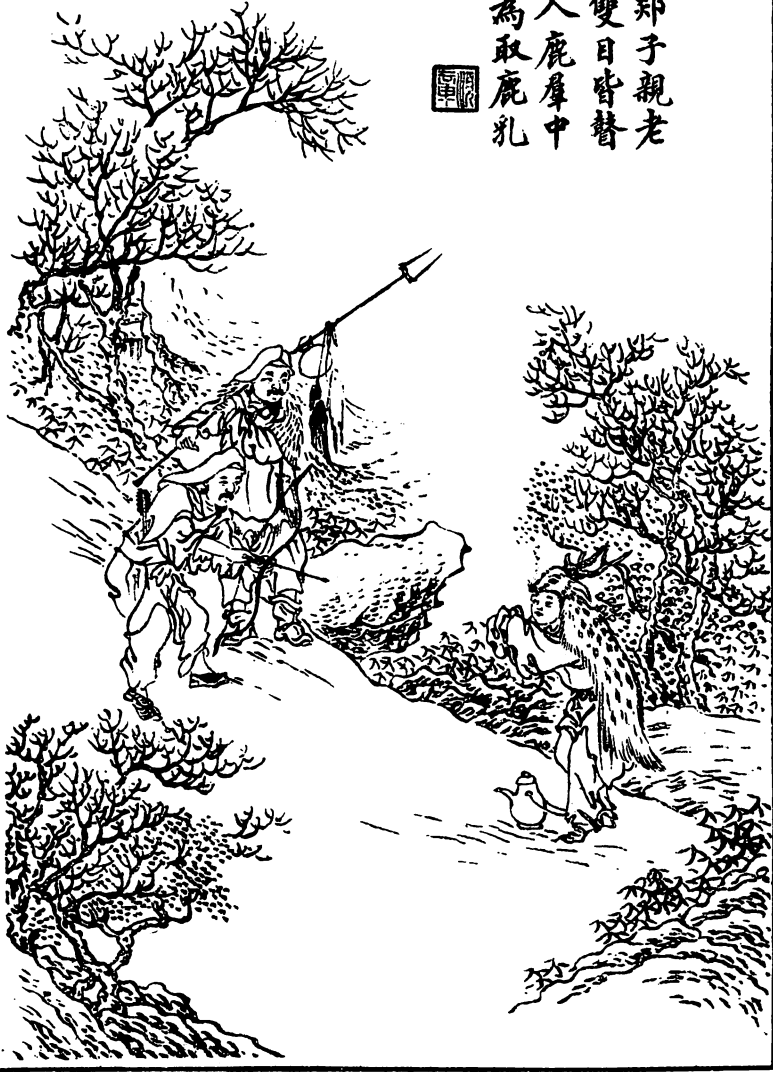
周老萊子。姓萊。佚其名。楚人。至孝。奉二親。極其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稱老。嘗著五綵斑瀾之衣。為嬰兒狀。戲舞於親側。并在雙親前弄雛。欲親之喜。又嘗取水。上堂。詐跌。卧地。作嬰兒啼。以娛親意。

李文耕曰。恆言不稱老。一語。記禮者。原自體貼。入微。得萊子之斑衣弄雛。乃發揮盡致矣。以舜之孺慕。參之養志。合為一人。其真愛流溢處。令人神往。不盡。

恆常也。語見禮記曲禮篇。瀝音逸。滿而流出也。神往心神嚮往也。

百話解釋 周朝時候有箇老萊子。他姓萊。遺失了他的名字。只曉得他是楚國的人民。生性非常孝順。奉養他的父親母親。凡是喫的喝的。總是用着很甘甜很柔脆的物品。自然不必說了。最難得他自己的年紀。也已經到了七十歲。但是他平常所說的話。總沒有一句說出自己的老字來。真合着禮記裏「父母在。恆言不稱老。」的那句話了。他又常常穿着了五色燦爛齊整的衣裳。故意裝作小孩子的形狀。在父親母親旁邊戲着舞着。並且在雙親面前戲弄小蟲。做出孩兒頑耍的樣子。要博得爺娘的歡喜。有時候又取了兩桶水挑到堂上來。故意跌倒在地上。連那兩桶水也倒翻下來。那衣服都弄得水淋淋的。他就做出小孩兒哇哇的啼哭聲音來。他的父親母親。這時候那裏忍得住。便哈哈大笑。快活極了。

鄭子親老
雙目皆瞽
入鹿羣中
為取鹿乳



八
德須知初集孝
鄭子鹿乳

八

鄭音談國名少吳氏之後故城在今山東鄭城縣西南魯國名姬姓侯爵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於魯今自山東滋陽縣東南及江蘇沛縣安徽泗縣等皆其地佚見前衣披服也去之走往

鄭子鹿乳

周鄭子魯人。史佚其名。天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雙目。思食鹿乳而不得。鄭子順承親意。乃衣鹿皮去之。深山中入鹿羣之內。取鹿乳以供親。獵者見而欲射之。鄭子具以情告。乃得免。

王應照曰。孝子事親。必養其心志。而不徒養其口體。鹿乳異味。因老人偶然思食。蒙皮入山。本一片誠孝之心。發為機智。得乳歸奉。父母之心順。孝子之心安矣。李文耕謂為反哺。至情不亦然乎。

也。
射入聲。讀
如實。激矢
及物也。
蒙裏也。
慈烏初生
時母哺之
及長則反
哺故報親
恩曰反哺。

百話解釋 周朝時候。有一箇賢人。叫做郊子。是魯國裏的人。歷史
上遺失了他的名字。他的天性非常孝順。父親母親年紀老了。兩
箇人的眼珠子裏都有些病。所以心裏常常想喫鹿的乳。可是一
時辦不到。那郊子知道他的雙親有這箇意思。他就打定主意。穿
着了鹿皮的衣服。扮着鹿。走到深山裏。夾在羣鹿的裏面。找些鹿
的奶來。預備做醫治雙親眼睛的物品。不料有幾箇獵人見了他
披着鹿皮。當他真箇是隻鹿。就左手拿着弓。右手抽着箭。想射中
了這隻鹿。郊子便慌忙立起身來。趕忙盡情的告訴獵人道。我不
是鹿。原來我是穿着鹿皮。到這裏找些鹿的奶乳。去醫治父親母
親眼睛的。你千萬不要錯認我作鹿呀。獵人聽到這話。方纔曉到
是箇孝子。就放着弓箭不射了。於是郊子纔得免了。

漢孝文帝母病在床三載侍疾湯藥親嘗



漢朝代名。高祖劉邦。滅秦有天。下都長安。即今陝西。長安縣西。北三十里。代在今河。北有蔚縣。東北非山。西之代縣。也。睫音接。目旁毛也。親嘗。口自嘗。試也。夫音扶。役使服。役使令之人。

漢文嘗藥

漢文帝姓劉名恆。高祖第三子也。初封於外為代王。生母薄太后。帝朝夕奉養無倦怠。太后病三年之久。帝侍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所用湯藥。必先親嘗之。而後進。仁孝之名聞於天下。

王應照謂三年之病久矣。而帝之所以小心侍奉者。歷三年如一日。仁孝至矣。夫太后役使滿前。文帝貴為天子。以天下養。猶必躬盡子職。況平人父母。非子媳誰為服事乎。事親之道。自盡其心而已。

八德類知初集 孝 漢文嘗藥

十

百話解釋漢朝的文帝。姓劉。名字叫做恆。是漢高祖劉邦的第三箇兒子。他沒有做皇帝的時候。高祖已經封他在代州地方。所以又叫代王了。他原來是庶出的。養身娘就是薄姬。後來纔稱薄太后。但是文帝的天性生成是很孝順的。朝朝夜夜奉養這位母親。從來沒有懶惰的意思。薄太后曾經生病。足足生了三箇年頭的長久。文帝服事他母后的病。總是殷殷勤勤。看護得很周到。夜間睡的時候。眼睛也沒有閉好。衣帶並沒有解開過。所煎的湯藥。必定先要自己親自嚐過了。纔進到薄太后面前。叫母后喫的。因為他有了這樣情形。所以仁孝的名聲。就傳遍了天下。人人都曉得了。

漢自光武中興。遷都洛陽。後人遂稱為東漢。溺斃。死於水也。惶恐也。復再也。蓋何不也。埋葬埋也。雷震。疾雷震動也。甦同蘇。死而復生也。釜。古量名。受六斗四升。有字云云。即天賜黃金。郭巨孝子。官不得

郭巨埋兒
雷震兒活
天賜黃金
官不得奪



奪民不得取十六字。林縣河南縣名郭孝子所居之地。割慈忍愛謂全孝道而不計及恩私也。曲體曲意體貼也。悽愴悲感也。頃為時不久也。蘇復生也。破涕為笑猶言轉悲為喜也。見劉琨答盧諶書。

郭巨埋兒

漢郭巨字文舉家貧子尚幼母減食與之巨因貧難供母子又分甘乃乘子出進食一日子溺斃妻惶泣巨曰母驚母子可再有母不可復得盍埋之妻不敢違遂掘坑三尺雷震子甦見黃金一釜上有字云云姜履曰埋兒事諸儒皆非之得林縣人所傳始知子可再有母不可復得之言割慈忍愛曲體母心者至矣所以驚天地泣鬼神一釜黃金得自悽愴之頃而雷蘇其子破涕為笑孰謂皇天無眼耶

孰誰也。

〔白話解釋〕漢朝的時候。有箇姓郭名巨的人。表字文舉。家裏窮苦得很。他有箇兒子還很幼小。郭巨的母親常常把自己喫的東西。分給孫兒喫。郭巨因為家裏窮得不能夠奉養母親。現在兒子又要分母親的食物。如何是好呢。於是總等着兒子走出的時候。再到母親裏去進食物。有一天。兒子跌在水裏死了。郭巨的妻子驚慌得了不得。哭着。郭巨說。你不要驚動了母親。兒子可以再有的。母親是不可以再得的。何不把兒子埋葬了。郭巨的妻子不敢違背他丈夫的話。就在地上掘坑。掘到三尺多深。忽然一箇霹靂。把兒子震活了。並且地裏有一釜的黃金。上面有字寫着。說是上天賜給孝子郭巨的。

遺也。數音索。屢也。劫強取也。輒每也。下邳在今江蘇邳縣東。裸音卯。赤體也。跣音銑。赤足也。傭雇役於人也。廬墓作室墓旁以居也。孝廉漢武帝始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後遂為定

八德須知初集 孝 江革負母

江革避難
 負母保身
 亂平貧苦
 行傭供親



例。諫議大夫。官名。屬光祿勳。遣次二句。本論語。造次急遽之時也。顛沛傾覆流離也。孔明諸葛亮之字。瘁勞也。語本後出師表。事見蜀志。諸葛亮傳。甯俞。卽甯武子。薄醜。謂賂醫減毒以救君也。

江革負母

漢江革字次翁。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世亂。負母逃難。數遇賊。欲劫去。革輒泣告。有老母在。賊不忍殺。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凡母便身之物。未嘗稍缺。母終。哀泣廬墓。寢不除服。後舉孝廉。遷諫議大夫。李文耕曰。次翁之孝。於險阻艱難中。全人所不能全。然在次翁。初不敢料其必全。祇盡其心力。而遣次顛沛。必於是耳。孔明鞠躬盡瘁。甯俞薄醜。橐籥。正同此一副心事。忠臣孝子。所以爭光於日月也。

索音拓。衣
囊也。
饋音確。糜
也。均詳左
傳。

百話解釋漢朝時候有箇姓江名革的。表字叫做次翁。從小就沒有
了父親。單單剩着江革和他的母親同住。那時候天下不太平了。
盜賊很多。江革就背了母親逃難去。他在路上。時時碰着這班作亂
的盜賊。要把江革擄去。和他們一同去做盜賊。江革總是流着兩行
眼淚哭訴着說。我有老母在這裏。要人供養。我怎麼可以和你們一
同去呢。強盜聽到這話。就發了慈悲念頭。也不忍殺他了。後來江革
輾轉在下邳地方作客。窮得連衣裳鞋子也不完全了。江革就忙忙
碌碌的替人家作工。賺些工錢來供養母親。凡是母親身邊要使用
的東西。沒有缺少一點。後來他的母親死了。江革哭得很悲哀。住在
母親的墳旁。就是睡的時候。喪服也不除去。後來有人見到他的品
行不錯。就舉他做了孝廉。最後遷到諫議大夫的官。



蔡順喪父世亂歲荒
拾椹奉母赤黑分筐



蔡順拾椹

幼而無父曰孤。拾椹取也。椹與甚同。音甚。桑之實也。凡桑甚黑者味甜。赤者味酸。憫哀憐也。災大火也。逼迫近也。椹音舊。棺之有尸者。越踰也。猶言跳過也。圍與環通。繞也。圍也。冢同塚墓。

漢蔡順少孤。事母孝。遭王莽亂。拾桑椹。盛以異器。赤眉賊問其故。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憫之，贈牛。米不受。母喪，未及葬，里中災，火逼其舍。順抱椹號哭。火遂越燒他室。母生平畏雷，每雷震，順必圍冢泣呼。姜書鑑曰：人子於丁艱之際，躬當大事，處常且難。不幸遇卒變，惟有出萬死一生之計耳。君仲母，椹逼於火，抱而號哭，辟患不為，非天性激發乎？至誠感神，火越他宅，所全者大。拾椹猶其餘事耳。

之高大者。丁艱卽丁憂。遭父母之喪也。當大事謂送死也。語本孟子。卒音猝。卒變倉卒之變故。君仲順之字。辟音避。辟患不為。語本孟子。激發感動奮發也。誠音威。誠也。至誠感神。語本書經。大禹謨篇。

百話解釋漢朝有箇蔡順。從小就沒有父親。他服事母親。非常孝順。那時候正逢着王莽的變亂。年歲又荒。沒有飯喫了。他就拾了桑樹上結的果子去供奉母親。用一箇器皿裝着黑的桑子。又用另一箇器皿裝紅的桑子。赤眉賊見了很奇怪。就問他。這是什麼緣故。蔡順說。黑的奉養母親。紅的自己喫。赤眉賊聽了。也很可憐他的孝順。就送他牛蹄和白米。蔡順不肯受。後來母親死了。還沒有安葬。忽然那箇地方起了火。火勢直逼到他家裏來。蔡順就抱住了母親的靈柩大哭。果然奇怪。火就跳過蔡家。燒到別人家去了。他又因為母親生平最怕天雷的聲音。所以每逢着有雷聲的時候。蔡順必定繞着墳哭着喊着。

姜詩夫妻
孝奉甘旨
舍側湧泉
日躍雙鯉



嗜音侍性所喜食也。膾音膾細切肉也。汲取水也。遺逐也。紡績古謂抽緝絲麻今謂績棉成紗。市買也。珍羞珍貴之食物也。遺去聲。餽也。湧水上出也。躍音樂跳也。

姜詩出婦

漢姜詩事母孝。妻龐氏尤孝。母嗜魚膾。又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往汲之。值風歸遲。母渴。詩責遣之。妻寄止鄰舍。紡績市珍羞。使鄰母往遺。久之。姑遂召還。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躍出雙鯉。取以供膳。子之孝。不如率婦以為孝。婦能養者也。故堂前得一孝婦。勝得一孝子。范書錄詩妻旨深哉。其言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不祥。遺以米與肉。受而埋之。詩亦卓行君子也。泉魚之瑞。宜矣。

百話解釋漢朝時候。有箇姓姜單名叫詩的。很孝順他的母親。他的妻子龐氏。孝順他的婆婆。比他兒子還要好些。真是箇能盡婦道的。姜詩的母親。喜歡喫魚膾。又喜歡喝大江裏的水。可是那江水離他的家裏有六七里路。虧得龐氏不怕勞苦。每每提了汲桶去汲那江水。挑回家裏。供給他婆婆喝。有一回。碰着了大風。回來得遲了些。母親渴了。姜詩就責着妻子。把他趕出了。龐氏就住在鄰舍那兒。用了紡織得來的錢。買了好的飯菜來。叫鄰舍的媽媽送去給他婆婆喫。過了好久。他婆婆仍舊叫媳婦回家了。後來姜詩房屋的旁邊。忽然湧出了泉水。水的滋味。竟和江水一樣。並且泉裏每天有兩條鯉魚跳出來。他們便可拿來做魚膾。供給母親做下飯喫。

八德須知初集 孝 黃香溫清

黃香 九歲 母喪 父存 溫衾 扇枕 奉侍 晨昏



十七

黃香溫清

江夏在今湖北雲夢縣東南。踰過也。扇以扇拂之也。太守官名。太守官名。秦本名郡。守後世又改稱知府。表。雅表也。尚書令。主尚書曹奏下眾事。而為臺主。為少府屬官。余首欽大被也。

漢黃香字文彊。江夏人。年九歲喪母。哀毀踰禮。鄉人稱其孝。家貧。躬執勤苦。事父盡孝。夏天暑熱。扇涼其枕。簟。冬日寒冷。以身溫其被。席。父疾。侍奉尤極其誠。太守劉護表而異之。後舉孝廉。官至尚書令。王應照謂九齡幼童耳。以常情論。則扇枕溫衾諸事。猶是父母愛子之所為。若子於父母。焉知此哉。卓哉文彊。既知思母。又能孝父。九齡人。能恪供子職。凡老大而不知孝。與孝而不盡力者。胥愧死矣。

恪敬也。
胥皆也。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有箇孝子。姓黃。名叫香的。表字文彊。是江夏地方的人。他年紀纔九歲的時候。便死掉了母親。黃香卻哀毀過禮。所以一鄉裏的人。沒有一箇不稱讚他孝順的。他的家裏又很窮。於是黃香自己做着勤勞艱苦的事情。一心服事他的父親。盡他的子職。到了夏天的時候。天氣很熱。黃香就把扇子去搨涼父親所睡的枕席。到了冬天的時候。天氣很冷。黃香就用自己身子去溫暖父親所睡被頭。父親有了疾病。黃香的事奉。格外的誠心。當時江夏的知府官叫做劉護的。聽到有這樣的。孩子。非常讚美他的孝順。便替他表奏上去。請朝廷裏旌揚他的孝行。後來黃香舉了孝廉。官做到尚書令。

董永家貧
賣身葬親
天遣仙女
織縑完婚



役。復使也。

乏音法。無之盡者。措音解。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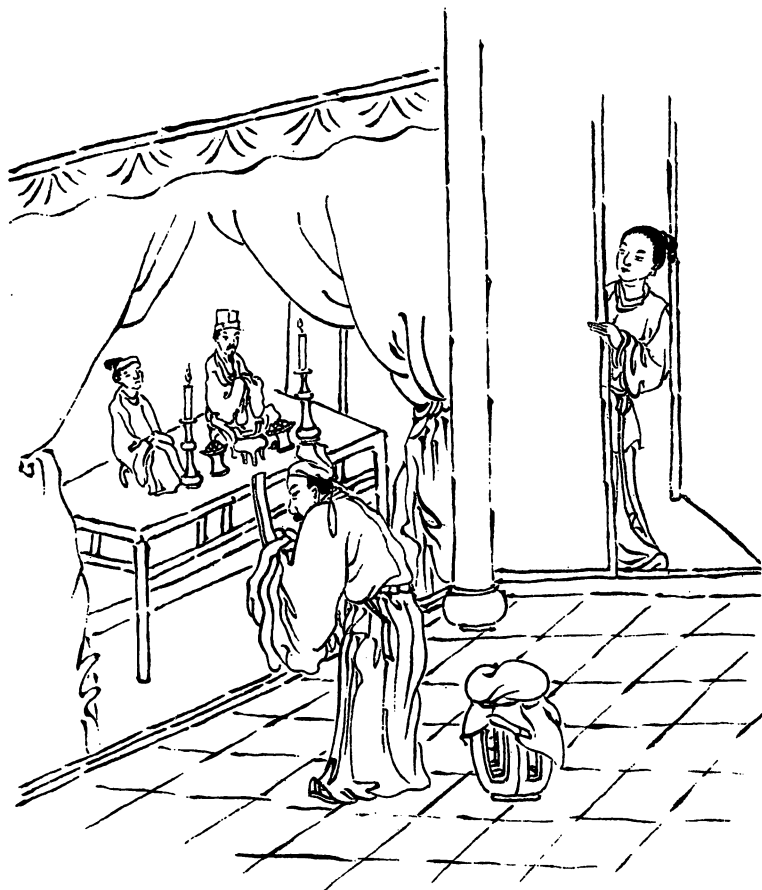
貸音態。借債也。償音常。還也。練音兼。重絹而其色微黃者。凌音陵。升也。

董永賣身

漢董永性至孝。家貧。父死。賣身貸錢而葬。及往償工。途遇一婦。求為永妻。同至主家。令織練三百疋。乃回。一月完成。主大驚。聽永歸。至槐陰會所。婦辭永曰。吾織女也。天帝感君之孝。令我相助耳。言訖。凌空而去。王應照謂父死則葬。理之常也。孝子當貧乏無措時。賣身為之。亦求心之安而已。償工之日。仙女忽逢。織練一月。已清債累。此時賣身窮人。債主不得役之。且不能學之。於以知久停親柩者之罪大矣。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有箇姓董名叫永的。天性非常孝順。家裏很窮苦。他的父親死了。沒有錢籌辦喪葬。董永就出賣自己的身子。把賣得的錢。葬他父親。等到葬了父親以後。便去償還賣身錢的工價。走到路上。忽然逢着了一箇女子。他說自己情願和董永結為夫妻。便一同到了債主家裏去做工。債主吩咐他織本色的重絹。滿了三百疋。抵過了賣身的錢。方纔准他回家。那裏曉得董永得了女子的幫助。不消一箇月工夫。就統統織成功了。債主非常奇怪。就准董永回去了。到了那槐樹下。就是從前和女子相會的地方。那箇女子就辭別了董永。說道。我就是天上的織女。天帝爲了你的孝順。感動了他。所以叫我來幫助你的。說完話。就騰上天空去了。

丁蘭 喪親 刻木 奉養 張叔 擊之 像亦 怏快



八德須知初集孝丁蘭刻木

二十

河內故治在今河南武陟縣西南。鄴音業。漢置鄴縣。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四十里。
假借也。
答音稿。問卜之具。俗作筮。
答音茹。罵也。
懌音亦。悅也。
捕音步。捉也。

丁蘭刻木

漢丁蘭河內人。早喪父母。刻木像事之。若生。鄴人張叔假物。蘭妻卜筮。木像不許。叔醉詈木像。且擊之。蘭歸。見木像色不懌。詢知之。即奮擊張叔。吏至。捕蘭。木像為之流涕。郡嘉其孝。通神明。奏之。詔圖其形。思親不見。而刻木事之。此不得已之極思也。而思慕之誠。木亦通神。忽而不懌。忽而流涕。非孝子精誠所致乎。至於為親像被擊。而奮擊張叔。只知有親。而不惜以身犯法。宜郡之嘉其孝而上其事也。

郡指郡守。猶後之稱知府也。天詔音照。天子詔書也。上自下達上也。

百話解釋漢朝時候有箇姓丁的人單名叫做蘭是河內地
方的人他的父親母親早已亡過了丁蘭就把一塊木頭雕
刻着他父親母親的形像供在堂上早晚敬奉他和生前一
樣有一天鄴的地方有箇叫張叔的來向丁家裏借東西這
時候卻巧丁蘭不在家裏丁蘭的妻子就向着木像面前問
筭木像不肯允許張叔剛剛是喫酒醉了就生了氣罵着木
像並且又打了木像好幾下等到了丁蘭回到家裏看見了木
像的臉色似乎很不高興的樣子問他妻子纔曉得這箇緣
故丁蘭就用力去打張叔衙門裏的差人來捉丁蘭了木像
的眼睛裏竟水汪汪的流下眼淚來地方官很佩服他的孝
感神明就奏明皇上皇上下詔叫把丁蘭的形像畫上去

八德頌知初集 孝 陸績懷橘

陸績六歲作客歸來
母性所愛懷橘三枚



吳郡即今江蘇地
 廬江郡治在今安徽廬江縣西一百二十里
 九江在今江蘇省江以北南部及安徽省江以北南部與江西省皆其地
 懷藏也

陸績懷橘

漢陸績字公紀。吳郡人。其父康曾為廬江太守。與袁術交好。績六歲時。於九江見術。術出橘待之。績懷其三枚。及歸拜辭。橘墮地。術笑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吾母性之所愛。欲歸以遺母。術大奇之。情到真處。小節亦關至行。況六歲之兒。一橘不忘母乎。真千古美談也。今人席間懷果。欲娛其兒。夫一樣懷歸。盡易愛子之心。以愛親懷物與兒。識者賤之。懷物奉親。人皆敬之。奇哉。陸郎可以為法矣。

白話解釋 漢朝末年間時候。有箇姓陸名績的。表字公紀。是吳郡地方的人。他的父親。名叫陸康。曾經做過廬江地方的知府。和袁術很要好。陸績年紀還只有六歲的時候。便會到九江地方去拜見袁術。袁術就拿出許多橘子來。給陸績喫。陸績暗地裏把三箇橘子裝在袖子裏。等到告別的時候。就向着袁術拜謝了一回。不料這三箇橘子。撲陸的從袖子裏跌到地上。袁術笑着說。陸郎呀。你來做了小客人。竟暗地裏藏了主人的橘子。不防他人笑你來偷橘子麼。陸績便雙膝跪在地上。回答道。我母親的性子。很喜歡喫這些東西。因為這箇緣故。所以想起帶幾隻回去。給母親喫。袁術聽了這一番話。覺得大大的希奇。

八德類知初集 孝 孟宗哭竹

三



東吳孟宗抱竹而哭冬月
筍生母疾平復



孟宗哭竹

吳孟宗字恭武。江夏人。少喪父母。老疾篤。思筍煮羹食。時冬節將至。筍尚未生。宗無計可得。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須臾地裂。出筍數莖。持歸作羹。以奉母。母食之而病愈。人皆以為至孝所感。

脾胃既衰。飲食無味。偶思一物。宛似異常甘美。急欲得而食之。此病人常情。況老而病篤乎。無如時當冬月。筍從何來。宗之哭竹。非乞靈於竹也。而竹亦效靈。情到至處。不可以恆理測度者。每如此。

吳三國時孫權據江南國號吳。沿丹徒尋遷秣陵。今江蘇境內。江夏見前。須臾少頃也。裂音列。破也。莖何庚切。音煙。度音鐸。心所計慮也。

百話解釋三國時候。吳國裏有箇孝子。他姓孟。單名是一箇宗字。表字就叫做恭武。是江夏地方的人。他年紀小的時候。就沒有了父親。單單剩着一箇母親。年紀已經是很老了。並且生的病症。又是非常厲害。卻常想要鮮筍煮羹喫。這時候冬至節將要到了。筍還沒有生出來。孟宗沒有辦法。可以得到這箇鮮筍。他就跑到竹林中。雙手抱着毛竹。不覺兩行眼淚簌簌的落下來。竟大大的哭起來了。那裏曉得他有了這樣的孝心。竟能夠感動了天地。一忽兒。地下就裂開了。尖尖的露出幾枝筍出來。孟宗就拿回家裏來。做了箇羹。給母親去喫。等到喫完。他母親的病症。就居然完全好了。人家都說這是孟宗至孝的感動。

八德須知初集 孝 王宸泣墓

王宸泣墓為母畏雷
蓼莪廢讀慨念哀哀



魏三國時。曹丕篡漢。國號魏。都洛陽。
 哀音杯。晉朝代名。餘詳下篇。
 勅音罷。勞也。
 三復解見前。
 墓音六。長大貌。莪草名。莪蒿也。
 魏我詩小雅篇名。孝子追念父母之辭。
 偉元哀之

王哀泣墓

魏王哀父儀為晉文帝所殺。哀終身未向西坐。示不臣。晉母畏雷。每聞雷。即奔墓前。拜泣告曰。哀在此。母勿懼。嘗攀墓前柏樹。號泣。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必三復流涕。門人盡廢蓼莪篇。李文耕曰。王偉元聞雷泣墓事之如生。淚著樹枯。痛之欲死。哀哀父母之詩。宜其不能卒讀也。不能卒讀蓼莪。因而門人盡廢情之剴切感人至矣。若用情不足者。又當日與之讀蓼莪而念劬勞。

字。卒終也。
劉音該亦
讀去聲劉
切切中事
理也。

白話解釋三國時候。魏國有一箇孝子。姓王。名叫哀。他的父親名叫王儀。是被晉文帝殺死的。所以王哀終身不肯向西面坐着。表示他是不肯給晉朝做臣子的。他母親在世的時候。膽量是很小的。所以生平最怕天雷的聲音。等到死了以後。王哀把他的母親用衣衾殮了。就埋葬在山林裏冷靜的地方。一碰着風雨天氣。有雷聲隆隆響的時候。王哀就不避風雨。飛風般跑到墳前。淚涔涔的拜哭着說。兒子王哀在這裏陪伴母親。母親不要怕呀。母親不要怕呀。有一次。王哀攀了墳前的柏樹號哭。眼淚落到樹上。那箇柏樹竟就枯了。王哀讀詩經。每逢讀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這幾句。一定流着眼淚。反反覆覆的玩誦。因此他的門弟子。就廢去了蓼莪篇不讀了。



王祥至孝繼母不恤
剖冰求魚雙鯉躍出



王祥剖冰

晉自司馬
 炎受魏禪
 仍都洛陽
 至愍帝狹
 都長安是
 為西晉元
 帝渡江即
 位建康為
 東晉
 數嗜躍復
 輒音解均
 見前
 潛誣詐也
 生魚即沽
 魚
 剖破也裂
 也
 炙炮肉也
 俗讀如蔗

晉王祥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祥奉命愈謹。母嗜生魚。時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歸供母。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祥幕。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李文耕謂王休徵。繼母之變。幾同井廩。所少者一傲弟耳。乃求鯉求雀守柰。至難輒易。誠孝格天。而母亦徐化。不又一底豫之瞽瞍乎。世有不能化其繼母者。特誠孝之未至耳。

慕音莫。猶言帳棚也。
素音耐。一名頻婆。或云卽頻果也。
休微祥之字。
井廉指舜沒井完廉事詳二集首篇。
易言不難也。
麻豫音解詳本集首篇。

白話解釋 圖朝時候。有箇大有名的孝子。姓王名叫祥。早已沒有了親生的母親。他的後母朱氏。原來不喜歡他的。並且常常到他的父親面前。絮絮聒聒。造了幾句歹話。去說王祥的不好。王祥卻是奉命愈加謹慎了。他的後母很喜歡喫着新鮮的魚。但是那時候。天氣很冷。河水都凍成堅硬的冰了。怎麼可以得到魚呢。王祥便脫下衣裳。預備剖開冰凍去求魚。忽然冰凍自己消解了。有兩尾鯉魚跳出冰上。王祥就拿到家裏。烹調起來。供給後母喫。後母又想喫烤黃雀。忽然間又有數十隻黃雀。飛到王祥的帳棚裏來。他家裏有株丹柰樹。結了果。後母叫他守着。逢着有風雨的時候。王祥每每抱了樹哭着。這些丹柰彷彿也有知覺。竟不至跌落下來的。

八德須知初集 孝 吳猛飽蚊

吳猛八歲
家無牀帷
恣蚊飽血
恐噬親肌



豫章分寧。即今江西修水縣。榻。牀之狹而長者。帷帳圍繞於旁者曰帷。張弛於上者曰帳。櫛與鑽通。恣縱也。渠俗作他字解。啞音華。也。宋朝代名。餘詳下第。二十一則。政和徽宗。

吳猛飽蚊

晉吳猛字世雲。豫章分寧人。年八歲。事親至孝。家極貧寒。榻無帷帳。每當夏夜。任蚊攢膚。恣渠膏血之飽。雖多不敢驅之。惟恐其去己而噬親也。後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屢著靈異。**宋**政和中。封真人。

王應照謂父母育子。為之揮蠅。為之驅蚊。癢則搔之。寒則裹之。恐驚之。而不敢高聲。稍不安。則直欲分痛。愛子情深。何不可作恣蚊飽血觀也。惟孝子還以報親。且寓愛物之意。此其所以有仙格也。

年號。真人修真。得道之人。搔音騷。手爬也。裏音古。包也。

八德須知初集 孝 吳猛飽蚊

百話解釋 晉朝時候有箇孝子。姓吳。單名叫猛的。表字世雲。他是豫章分寧地方的人。年紀纔只有八歲。服事他的父親母親。已經是非常孝順了。因為他家裏很是窮苦。所以他們的牀上。都沒有掛着蚊帳。一到了夏天晚上的時候。蚊蟲很多。嗡嗡的飛來。叮在他的皮膚上面。便任憑他飽吸自己的血液。雖然叮他的蚊蟲很多。吳猛總不用手去驅趕他的。這是什麼緣故呢。你們仔細的替他想想。一定是恐怕這蚊蟲。丟掉了自己的皮膚。不叮。必然飛去叮着父親母親的皮膚了。後來吳猛碰着了。一箇有法術的異人。名叫丁義的。給了他神方。屢次有靈異的表現。後來在宋朝政和年間。得封做一箇真人。



黔婁為令父病棄官禮斗祈代嘗糞心寒



南齊朝代名蕭道成受宋禪國號齊文稱南齊都建康有今揚子江珠江兩流域之地新野今河南縣名故沼在縣南屬音棧屬陵在湖北公安縣南今縣令也瘥去聲愈劇甚也

黔婁嘗糞

南齊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為孱陵令到任未旬日忽心驚汗流即棄官歸時父易病痢始二日醫者曰欲知瘥劇但嘗糞苦則佳黔婁嘗之甜心憂之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父死易卒居喪過禮廬於塚側李文耕曰以心驚而知父疾已見至孝冥感而斷然棄官毫無瞻顧至嘗糞驗疾籲辰祈代則憂思之迫切而不可解矣凡此至性至情之所為總不可於世情中覓求見解

嘗。口味之也。
猶音起。猶穎以穎。觸地也。
北辰。本北極中。開無星處。此則作北斗星解。
瞻顧。即瞻前顧後。
顧音裕。呼也。禱告也。
覓俗作覓求也。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南齊有一箇姓庾名叫黔婁的。表字就叫子貞。是新野地方的人。剛纔做着孱陵縣的縣官。上任不到十天。忽然覺得心頭好似小鹿一般撞撲撲的驚跳起來。額角上的汗珠子也簌簌的流下來。他知道家裏一定不好了。就立刻丟了官職。回到家裏。這時候他的父親名叫庾易的。已經生了痢疾。纔只有兩天工夫。他便慌忙請醫生醫治。醫生說。要曉得病的好不好。只要嘗了病人的糞。便自然會明白了。若是糞味苦的。就很容易醫治的了。庾黔婁便立刻把父親的糞。嘗了一嘗。不料氣味是很甜的。因此心裏覺得很憂愁。每天到了晚上。他便叩頭拜禱上天的北斗星。請求把自己的身體。替代父親的死。後來庾易死了。庾黔婁居喪過禮。并且在墳旁搭了草舍住着。

八德須知初集 孝 壽昌棄官

壽昌 離母 歷五 十年 棄官 尋覓 骨肉 團圓



宋朝代名。趙姓太祖受後周禪。國號宋都汴。卽今河南開封縣。奄有中國十八行省之地。嫡母父之正室也。妒忌嫉也。亦作妬。秦陝西之簡稱。訣將長別而贈言也。誓盟誓也。同州今陝

壽昌棄官

宋朱壽昌年七歲。生母劉氏為嫡母所妒。出嫁。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壽昌屢求不獲。神宗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至同州得之。母年七十餘。壽昌乃迎歸。並迎其同母弟妹共居焉。

王應照謂髻年別母。莫審行踪。碌碌塵途。心常抱疾。縱富貴兼全。但念天下豈有無母之人。五十年來。腸一日而九迴矣。一旦棄官入秦求訪。觀其與家人訣別之言。誠穿金石。宜其得以天倫重聚也。

西大易疏
警音過年
幼者之稱
疾心有所
苦也

八德須知初集 孝 壽昌棄官

百話解釋 宋朝時候。有箇姓朱名叫壽昌的。年歲纔七歲的時候。他生身的母親劉氏。因為他的嫡母常常妒忌他。把劉氏出嫁到別地方去了。從此他們母子倆就隔絕了。好久不相見面。足足過了五十箇年頭。朱壽昌屢次訪求。可是總尋不着。等到神宗皇帝的時候。朱壽昌已經做了官。因為想念着母親。便丟掉官。專誠到陝西地方去找他。和家裏的人分別時候。說道。我今兒到那裏去。倘若不能夠找尋我的母親。我就發誓。不再回到家裏了。後來日行夜宿。走到了同州地方。停了幾天。果然機會湊巧。竟碰着了母親。這箇時候。他母親的年紀。已經七十多歲了。朱壽昌便歡天喜地的把母親接了回來。並且又迎接了同母的弟妹。到家裏一同居住着。

宋黃庭堅
官居太史
親滌溺器
不以為恥



庭堅滌穢

洪州今江西南昌縣分寧見前元祐哲宗年號太史掌國史及天文之官代有變更宋則仍唐置也滌音狄洗濯也溺音逸去聲溺器澆便之器石建漢萬石君之長子雖年老洗沐歸謁

宋黃庭堅字魯直一字山谷。又號雙井老人。洪州分寧人也。元祐中為太史。性至孝。身雖貴顯。奉母盡誠。每夕親自為母滌穢器。不使婢妾為之。未嘗一刻有缺子職。蘇東坡歎其詩。獨立萬物之表。王應照謂溺器之滌。自有婢妾為之。惟孝子不以官職之顯。失其子職之常。溺器且為親滌之。其他子職尚有未盡者乎。李文耕謂山谷所為。彷彿石建。皆樂供子職。不以貴顯間其心者也。

必滌親之
溺器。

百話解釋。宋朝時候。有一箇大詩家。姓黃。名叫庭堅。表字魯直。別號山谷。還有一箇別號。叫做雙井老人。他是洪州分寧縣的人。元祐年間。做了太史的官。天性卻很是孝順的。自己雖然做了貴官。顯名天下。可是侍奉母親。卻極盡誠意。每逢母親的事務。他必定親自去做。無論怎麼樣。總是不怕勞苦的。每天晚上。一定要自己替母親洗着便桶。他家裏僕役很多。卻不叫他們去做。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服勞奉養。全是做兒子自己應盡的職分。那裏可以叫他人分了自己的孝順呢。所以他總沒有一刻兒。不盡自己的職務的。他又喜歡做詩。並且做得很好。蘇東坡稱讚黃庭堅的詩。說「獨立萬物之表。」

八德類知初集 孝 李忠辭震

李忠事母
地震山移
民廬盡毀
至孝獨遺



元朝代名。
本蒙古國。
姓奇渥溫。
氏世祖忽
必烈。攷國
號曰元。滅
宋有中國。
都燕京。即
今北平之
地。疆域之
廣。為歷朝
最。
晉寧地名。
元路。今山
西臨汾縣。
大德。成宗
年號。
震地動也。
郇保山在

李忠辟震

元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八月。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被壞房屋一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數。惟將近忠家。分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全。地震而至山移。大劫也。況被災之區。有一萬八百區乎。廬舍生命。所傷無算。惟至孝者所居無恙。歷觀孝子傳。辟疫。辟水。辟火。辟風。辟雷。竟至於辟地震山移。觀止矣。人亦何樂而不盡孝哉。

山西平陽府。推音崔。折斷也。圮並履切。音否。毀也。傾圮倒壞也。區地之分。為界域者。辟與避同。亦讀如闕。

百話解釋 朝時候有一箇孝子。姓李。單名叫一箇忠字的。他是晉寧地方的人氏。從小時候就早已沒有他的父親了。單單剩着他一箇母親。全他住在一塊兒。可是李忠服事他的母親。卻是非常孝順的。到了大德七年八月裏。這箇時候忽然逢到大大的地震。有一座郇保山頭移過去。所過各處地方的百姓房屋都倒的倒掉。壓的壓下。一時間被壞的房屋數目。竟有一萬零八百箇區域。因為這場大災難壓死的人民數也數不清楚了。可是那座郇保山說也奇怪得很。飛散過來。到了將近李忠家裏的時候。忽然分做兩行。再過了五十幾步。那座郇保山再合了攏來。所以只有李忠的家裏是保全的。

實夫歸省虎銜其衣
拜請畢養竟得全歸



八德類知初集 孝 實夫拜虎

三十五



實夫拜虎

明。朝代名。太祖。宋元。瓊代。元有。天下。改號。曰明。館。搜。徒。之。所。也。銜。音。威。口。含。也。亦。作。脚。釋。音。適。放。也。躡。音。存。踞。也。啗。音。啖。食。也。容。許。也。辟。音。解。見。前。

明色實夫事親盡孝。明經力學。館於太常里。歲暮歸省。途遇一虎。銜其衣。入林中。釋而躡。實夫拜請曰。將啗我耶。命也。奚憾。吾有父母。年七十餘。能容我畢養。吾苟存。終還汝。啗虎即舍去。後人名其地為拜虎岡。孝既無災。不可辟。更無物不可格。不論禽獸鱗蟲。草木花果。一切有情無情。均可由一片肫誠。有求必應。無感不通。物類至於虎。凶暴已甚。而歷代孝子免於虎者。指不勝屈。於戲。奇矣。

格感動也
於戲音鳴
呼歎美詞。

百話解釋。朝時候。有箇姓包。名叫實夫的。服事他的父親。非常盡孝。並且明暢經書的道理。盡力在學問裏頭。後來在太常里的地方教書。到了年底下。包實夫回家去省視他的父親。母親。半路上忽然碰着了一隻老虎。銜住了他的衣服。竟把包實夫拖到樹林裏。老虎纔把他放下了。蹲着。包實夫就拜着老虎問道。你將要喫我麼。那是我的命運註定的。我有什麼恨呢。但是我還有父親母親。兩箇人的年紀。都是已經七十多歲了。倘若你可以應許我。終養了我的父母。那時候假使我還存。在世。上。那末我一定自己來送給你喫。你看可以不可以呢。那老虎聽了包實夫這一番說話。就舍了包實夫。竟自去了。後人就。把那箇地方。起了名字。叫做拜虎岡。

緒餘

從本字。

致盡其極也。

嚴謂嚴恭。寅畏形聲相接也。

顯光顯也。終最後圖滿之意。

小孝三句。見禮記祭義篇。

勞功也。匱乏也。不匱謂博施備物也。

夫孝德之本也。說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試觀烏鳥反哺。羔羊跪乳。禽獸尚知孝。可以人而反不如乎。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初集

悌

作於自五道人題



●乾德悌字詩

悌道明先後 徐行待坐時
 眠雲工部句 夢草謝家詩
 共翕堯舜樂 休滋燭斧疑
 事兄能盡敬 長長自相宜

●安徽貴池姚宏昌四疊韻
 悌道人當盡 根基立幼時
 李家花尊集 謝氏草塘詩
 堪羨焚蕪韻 休懷破斧疑
 燃其釜豆泣 煎急不相宜

●廣東陽江莫士成七疊韻
 鄉黨羣稱悌 躬行可驗時
 克循鴻雁序 愛誦鶴鴒詩
 代死經曾禱 流言不必疑
 豆其煎大急 殘害總非宜

●江蘇興化楊雪門十疊韻
 分梨致悌讓 北海四齡時
 雁塞隨行序 鴛原急難詩
 胸懷舒坦率 骨肉低猜疑
 大敬高風古 姜肱友愛宜

●雲南嵩明李鍾泰十二疊韻
 克盡天倫樂 同胞念切時
 聯編花萼集 翕詠棣華詩
 雁序分先後 鴛原救難疑
 壠旒調雅韻 相愛最相宜

●浙江吳興費壽成疊韻

克涕庶祥降 家肥顯一時
 梨曾傳讓德 棣欲續風詩
 雍睦終無間 真誠兩不疑
 飢寒常拊問 則效古人宜

●湖南邵陽李有珪五疊韻
 大被同眠好 聯牀有幾時
 一回相見老 七步漫催詩
 玆為元孫禱 琴無傲弟疑
 怡怡留榜樣 和樂子孫宜

●江蘇高郵潘嘉愷八疊韻
 悌德原天性 池塘入夢時
 喜將梨棗讓 怕讀豆萁詩
 行役岡頻陟 同居意不疑
 怡怡如手足 兄弟式相宜

●四川江油蕭米龍十一疊韻
 唐皇洵悌弟 翼翼宴樓時
 花萼輝前史 棣棠豔古詩
 廉堂同寢饋 大被不猜疑
 賈粥焚蕪韻 怡怡自得宜

●江蘇鹽城趙獻之十四疊韻
 悌道鄰於孝 栽培在幼時
 謹依擇杖禮 瞻望陟岡詩
 薇采甘偕隱 梨能讓不疑
 弟恭兄自友 情愜總相宜

●江蘇鹽城姜保生三疊韻

悌道為人端 終無紆臂詩
 載康常棣什 莫學角弓詩
 讓產情彌篤 論文義析疑
 同胞能有幾 暢敘最相宜

●江蘇鹽城姜晉六疊韻
 悌德關天性 根於孩抱時
 讓梨光列傳 煎豆泣成詩
 財物一何有 恩情兩不疑
 家風傳大被 胞與總相宜

●安徽貴池姚沛芸九疊韻
 悌盡閉居樂 對牀風雨時
 看雲懷杜句 餉笱記蘇詩
 共被誠雍睦 同根忍嫉疑
 敬兄師束帶 遲應亦相宜

●江蘇淮安何白民十二疊韻
 能孝斯能悌 從兄亦有時
 且尋荆樹樂 毋忽棣華詩
 敬合鄉人後 言休妾婦疑
 友于家政美 雍睦最相宜

●浙江吳興費劉璉女十五疊韻
 悌弟慎容儀 載詠棣棠詩
 會開桃李宴 鶯聲巧可疑
 雁影排無素 禮順教民宜
 敬兄因長長

八德須知初集卷二

二十四悌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八德須知初集 歸 秦伯採藥



秦伯讓國
曲順其親
之荆採藥
被髮文身



殷朝代名。商王盤庚遷都殷墟。改號曰殷。昌文王之名。聖瑞指赤雀銜丹書止於昌戶之事。傳位，傳諸侯之位。荆蠻蠻之在荊州後為句吳。被與披通。文身，畫文於身也。渾然，渾淪之謂。

泰伯採藥

殷泰伯，周太王長子。弟季歷生子昌，有聖瑞。太王有傳位季歷，以及昌之意。泰伯知父意，即與弟仲雍相約。因父病，以採藥為名，逃之荆蠻，被髮文身，示不可用。孔子以至德表之。

李文耕謂泰伯之逃，遵朱註以讓商為定論。然即其默窺太王愛季及昌之意，率仲弟飄然遠去，使王季自然得位，而太王亦無立愛之嫌。其曲全於父子兄弟間者，渾然無迹，非至德其孰能之。

百話解釋。國朝末年的時候。有箇孝悌兼全的人。姓姬。名字叫泰伯。他是國朝太王的長子。他的第三箇弟弟。名字叫做季歷。後來季歷生了一箇兒子。名叫姬昌。就是後來的文王了。生下來的时候。先有一隻赤色的雀子。嘴裏啣了丹書。停在門戶上。表示着聖人出世的祥瑞。所以太王有想把國朝國君的位子傳給季歷。再由季歷傳位給昌的意思。泰伯知道父親的意思。就和第二箇弟弟。名字叫仲雍的約下了。假稱因為父親有病。要到山裏去採藥。借着這箇名頭。兄弟倆順便逃到蠻夷的地方。披散了頭髮。又在身上畫了花紋。表示自己的身子。是不可以再在上幹事的了。孔夫子表揚泰伯。說他已經到了至德的地步。

八德須知初集悌 趙孝爭死



趙孝 遇饑 自迷 體肥 願代 弟死 兩得 全歸



趙孝爭死

據拒守也。宜秋山未詳。
 [漢]趙孝字常平。與其弟禮相友愛。歲饑。賊據宜秋山。
 掠禮將食之。孝奔賊所。曰：「禮病且瘠。不堪食。我體肥。
 願代之。禮不允。曰：「我為將軍所獲。死亦命也。汝何辜。
 兄弟相抱大哭。賊被感動。並釋之。事聞。詔分別。遷授。
 趙氏昆仲。以至性孝友。而化及盜賊。夫惡至殺人。
 而食之。賊且當眾。賊飢餓亟。待食之時。尚可令。
 起慈心。則世間安有不能化之人。大學云：宜兄宜。
 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不其然乎。

據拒守也。宜秋山未詳。
 掠音略。奪取也。
 瘠音脊。瘦也。
 辜音姑。罪也。
 分別。遷授。指孝遷長安衛尉禮。被徵為御史中丞。
 亟音棘。急也。

百話解釋 漢朝時候。有一箇人姓趙。單名叫孝的。表字常平。和他的弟弟趙禮。很是友愛的。有一年年成荒歉。得很。一班強盜佔據了宜秋山。把趙禮捉去了。並且要喫他。趙孝就趕緊跑到了強盜那裏。求懇那班強盜們。說道。趙禮是有病的人。並且他的身體又很瘦。是不好喫的。我的身體生得很胖。我情願來代替我的弟弟。給你們喫。請你們把我的弟弟放走了。強盜還沒有開口說話。他那弟弟趙禮一定不肯答應。他說道。我被將軍們捉住了。就是死了。也是我自己命裏註定的。哥哥有什麼罪呢。兩兄弟抱着大哭了一番。強盜也被他們感動了。就把他們兄弟倆都釋放了。這件事傳到了皇帝那裏。就下了詔書。給他們兄弟兩箇都做了官。

許武教弟
半讀半耕
取多與寡
以成弟名



折音錫。分
 也。劣優之反。
 猶言不佳
 也。鄙鄙薄也。
 薛包故事。
 載三集卷
 二第五則。
 反比例。算
 學名詞。喻
 事之相反
 者。

許武教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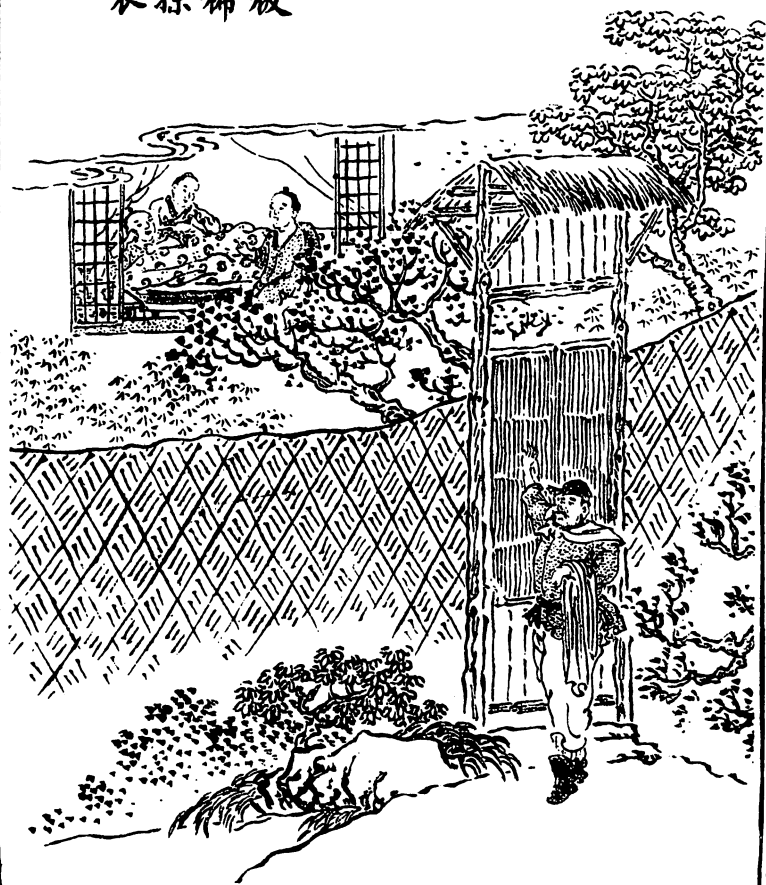
漢許武父卒。二弟晏普幼。武每耕。令弟旁觀。夜教讀。不率教。卽自跪家廟告罪。武舉孝廉。以弟名未顯。乃析產為三。自取肥田廣宅。劣者與弟。人皆稱弟而鄙武。及弟均得選舉。乃會宗親。泣言其故。悉推產於弟。許武與薛包適成一反比例。薛包讓美取惡。不欲居瘠己肥姪之名。故設種種飾詞以掩之。許武取多與寡。實默存抑己揚弟之心。故假種種貪行以顯之事。若相反。而其用心之苦。則尤甚也。

百話解釋園朝時候。有箇姓許名武的。他父親是早已死了。剩下兩箇弟弟。一箇叫許晏。一箇叫許普的。年紀都還很小。許武每每在耕田的時候。叫他兩箇弟弟。立在旁邊看着。晚上許武自己教他兩箇弟弟讀書。如若弟弟不聽他的教訓。他就自己去跪在家廟裏告罪。後來許武舉了孝廉。但是他因為兩箇弟弟。都還沒有名望。就把家產分做了三份。自己取了最肥美的田地。和廣大的房屋。所有壞的統統給了弟弟。所以當時社會上的人。都稱許他的兩箇弟弟。反而看輕許武了。等到兩箇弟弟都得了選舉。他就會合了宗族和親戚們。哭着說明當時要給他弟弟顯揚名聲的緣故。並且把所有的家產。都讓給了兩箇弟弟。

八德須知初集 悌 姜肱大被

五

姜肱大被
曠世所稀
不言遇掠
盜悔還衣



姜肱大被

損音界。至也。

釋掠音解。均見前。

率音律。約數也。

決洽音夾。俠猶言和洽也。涯音崖。水。

[漢]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雖各娶。不忍別寢。作大被同眠。嘗偕詣郡。夜遇盜。欲殺之。兄弟爭死。賊兩釋焉。但掠衣資。至郡見肱無衣。問其故。肱託以他詞。終不言。盜聞感悔。詣肱叩謝。還所掠物。李文耕曰。人倫有五。惟兄弟之日長。父之生子。夫之娶妻。蚤者皆以二十年為率。惟兄弟相聚。自幼至老。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決洽。猜忌不生。其樂豈有涯哉。姜氏兄弟。乃真知此味矣。

際也。借作窮盡意。

百話解釋。朝時候。有箇姓姜名肱的。表字叫做伯淮。和他的兩箇弟弟。一箇叫姜仲海。一箇叫姜季江的。天性非常友愛。雖然他們兄弟三箇人。各自娶了妻子。可是不忍分開了。睡。所以他們做了很大的被。兄弟三箇人一同睡着。有一次。兄弟們一同到府城裏去。晚上碰着了強盜。就要殺他。他們兄弟三箇人都搶着死。強盜也就把三箇人都釋放了。只搶了一些衣服和金錢去。到了府城裏。別人家看見姜肱兄弟們都沒有衣服。就問姜肱。這是什麼緣故。姜肱就用別的話來支開了。終究不肯說明。碰着強盜這一回的事。強盜們得知了。覺得很感激。並且很懊悔。就到了姜肱那兒。叩頭謝罪。把以前搶去的物件。統統都還了他們。

繆彤化弟
閉戶自過
諸婦謝罪
得以齊家



形讀如同。孤幼而無父之稱。數音解見前。關與門同。掩閉也。過有槌也。二音擊也。

繆彤自過

漢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同居。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數有爭鬪之言。彤憤歎。乃掩戶自過。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第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為敦睦。李文耕曰。骨肉之間。無責善之理。父子既然。兄弟可知。觀繆公返躬自責。而諸弟及諸婦。遂人人知悔。轉為敦睦。可知天地間。除自責自盡外。更無道理矣。

百話解釋 漢朝時候有一箇人姓繆單名叫做彤表字豫公。他在幼小年紀的時候早已沒有了他的父親。兄弟四箇人。一同住在一塊兒。等到後來各自娶了妻子。這幾箇婦女們就要請求均分家產。已經有好幾次了。甚至於屢次有爭鬧的言語發生。繆彤見了很感憤歎。息。就關了門。自己打着自己說道。繆彤呀。繆彤。你勤修身體。謹慎行為。學了聖賢人的法則。想去整齊世界上的風俗。為什麼不能夠去正了自家的家庭呢。他的弟弟們和那幾箇婦女聽到了。就都在門外叩着頭謝了罪。繆彤纔開了門出來。從此以後。他們一家的男男女女。就更加敦好和睦了。

八德須知初集 悌 王覽爭醜

王覽護兄
爭醜舍生
感母悔悟
九代公卿



王覽爭醜

捷音闖打也。
 輒節也。動輒也。
 醜與媯通。毒之也。媯。毛蓋酒飲之即死。相視也。
 伋壽衛宣公之二子也。事詳三集卷二第。二則。爛明也。我執一己之私見也。

晉王覽母捷其異母兄祥覽輒流涕抱持母虐使祥及祥妻覽與妻亦趨共之祥漸有時譽母疾之乃醜祥覽知取酒爭飲母遽覆酒遂感悟呂虔有佩刀相其文佩者至三公虔與祥祥以授覽後果九代公卿許止淨曰祥覽二人頗與衛公子伋壽相類惟彼則均不得其死此則富貴壽考聲施爛焉則有幸有不幸也而彼朱氏者徒以我執太甚愛其子反以傷其心貽惡名於後世亦太愚哉

白話解釋 晉朝時候有箇著名友悌的人。姓王名覽。他的母親打他不同母的哥哥。叫王祥的時候。王覽每每流着眼淚。抱了哥哥。他的母親虐使王祥和王祥的妻子。王覽同了他的妻子也一定趕去同做。後來王祥在社會上漸漸地有了名譽。王覽的母親很妬忌他。就用毒酒要藥死他。王覽知道了。就拿了藥酒來搶着喝。他的母親就急急忙忙把藥酒奪來倒在地上。因為了這一件事。他母親的心裏也就感悟了。當時呂虔有把佩刀。看佩刀上面刻着的字。帶了這佩刀的人。做官可以做到三公。呂虔就把這佩刀送給王祥了。王祥拿來給了弟弟。果然後代的子孫做公卿大官的有九代。

八德須知初集 悌 庾袞侍疫

庾袞事兄
疫感不避
親自扶持
晝夜不寐



裛音報平聲

痲音厲疫

痲音厲疫氣也

熾音志盛也

閒暇也乘隙也

舍音捨

徽音騎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故觀

庾袞侍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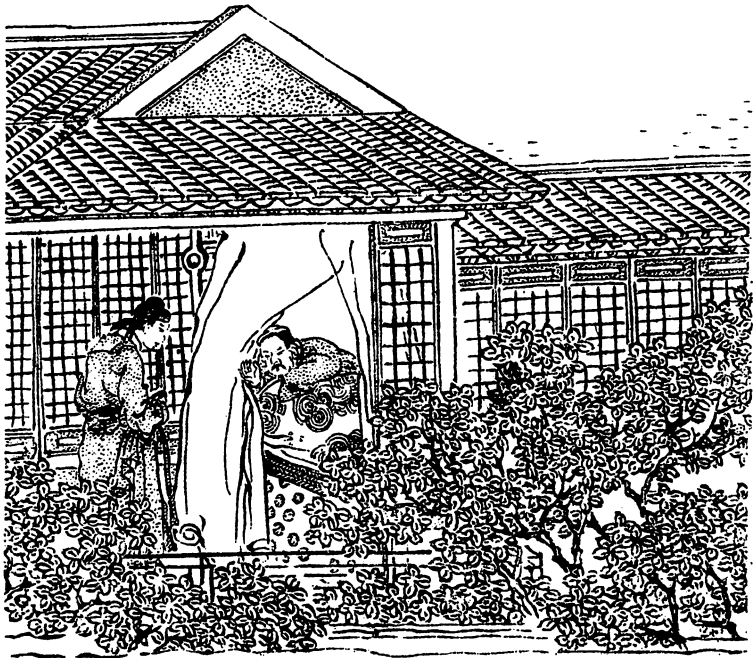
晉庾袞字叔襄時值大疫二兄死馬次兄毗復危癘氣方熾父母諸弟悉外避袞獨不去諸父強之袞曰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閒復撫柩哀泣十餘旬疫止家人乃反毗病得瘥袞亦無恙父老異之袞不畏疫父老異之以為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然疫非不足畏第骨肉至情自不當舍去亦不忍舍去耳此中原不容畏避心亦不容徽幸心世人一涉計較便失之矣

所非望者
曰微幸。

八德須知初集 瘧疾侍疫

百話解釋圖朝時候有一箇人姓庾單名是一箇袞字表字叫做叔袞。那時候正逢着了大瘟疫。他的兩箇哥哥都傳染了疫病死了。第二箇哥哥名叫庾毗的。又病得很危險。疫氣非常的盛。所以他的父親母親和弟弟們都避到外邊去了。獨剩了庾袞一箇人不肯去。他的伯父叔父們硬要他也出去躲避。庾袞就說道。我的生性是一向來不怕病的。竟不肯出外。他並且親自扶持病人。日夜不睡。有時候還撫着死去的兩箇哥哥的靈柩。袞袞的哭。這樣的過了一百多天。流行的時疫沒有了。家裏的人纔回到家裏來。這時候庾毗的病已經好了。庾袞也沒有傳染地方上的父老們。都覺得很奇怪。

劉璉敬兄
聞呼下榻
束帶未完
不敢遽答



劉璉束帶

璉音津。 璉音完。 秦豫南宋 明帝年號 挽即謂挽 樞之人 應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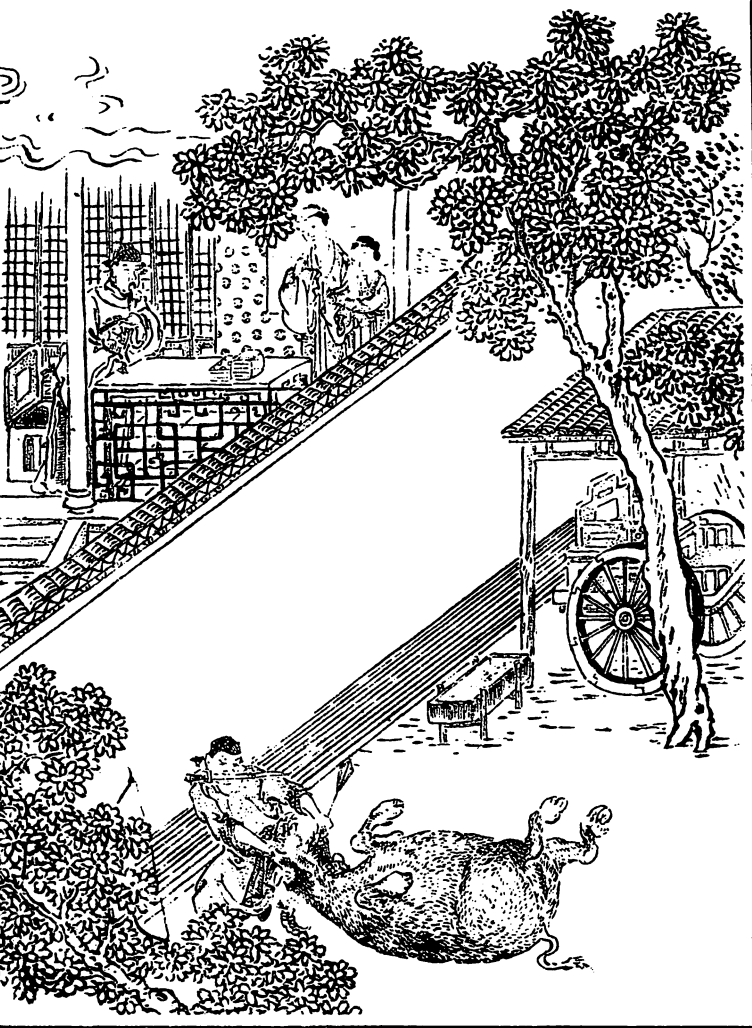
南齊劉璉字子敬。璉之弟也。方毅正直。**宋**秦豫中。為明帝挽郎。其兄嘗於夜間隔壁呼之。璉不答。至下牀。著衣正立。然後應。璉怪其遲。璉曰。向因束帶未完。故不敢應耳。其敬兄如此。是以為一代名臣。

兄弟非疎遠之人。臥室非凡席之地。夜睡非進退之時。乃以束帶未完。禮貌欠周。一應對且不敢。其敬兄可知矣。孝經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立操如此。宜其為當代名臣矣。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南齊朝有一箇人。姓劉。單名是一箇璉字表字子敬。就是劉瓛的弟弟。他的做人是很剛方。並且很正直的。在南宋朝泰豫年間。曾經做過明帝的挽郎。有一次他的哥哥劉瓛。半夜裏在隔壁房間裏。叫着他的名字。但是劉璉並不去答應他。等到下了牀。穿好了衣服。到了哥哥牀面前。立正了以後。纔答應了。劉瓛很怪他的弟弟。怎麼答應得這樣遲。劉璉從從容容對他的哥哥說道。以前我因為身上的帶子還沒有束好。深恐防禮貌不周。得罪了兄長。所以不敢隨隨便便答應的。劉璉的敬重哥哥。是這箇樣子。所以做了一代有名的臣子。

八德須知初集悌牛弘不問

牛弘之弟
酒醢其妻
往愬不問
不尤



隋朝代名。文帝楊堅始受封於隨。後受北周禪為帝。旋滅陳。統一中國。以隨從。周齊奔走不寧。故去是作隋。以為國號。後魏北朝之一。拓拔珪稱帝。國號魏。都平城。即今山西大同縣。史稱後魏。

牛弘不問

隋牛弘本姓察。父允為後魏侍中。賜姓牛。弘好學博問。官吏部尚書。其弟弼嘗酗酒射殺弘。駕車牛。妻告曰。叔射殺牛。弘不以為意。但答曰。作脯。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答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李文耕曰。兄弟之嫌。多起於婦人。然婦雖善。間豈能間無可間之骨肉。如牛弘。聞弟殺牛。而第曰。作脯。妻復言之。僅答曰。已知。若欲再言。則已讀書去矣。饒舌婦。其奈之何哉。

侍中門下
省之長官。
也。醉而怒
射之也。
脯乾肉也。
輟止也。
饒舌多言
也。

八德類知初集 悌 牛弘不問

〔白話解釋〕隋朝時候有一箇人叫做牛弘的。他原來本是姓
察他的父親名叫察允的。做了〔後魏國〕的侍中官。所以皇上
賜給他姓牛。牛弘的生平最喜歡讀書。他的見聞又很廣博。
後來做了吏部尚書。他的弟第名叫牛弼的。有一次喫醉了
酒。竟把牛弘駕車的一隻牛用箭射死了。牛弘的妻子去告
訴丈夫說。叔叔今天不知道為什麼緣故。竟敢把你駕車的
一隻牛射死了。牛弘聽了這種話。也不以為意。祇冷冷地回
答他的妻子道。做乾肉喫好了。他的妻子又說道。叔叔射殺
了你一隻牛。真是大大奇怪的事情呀。牛弘又回答他道。我
已經曉得了。他的臉色很自然。仍舊讀着書不息。

田真昆仲
議分紫荆
樹即枯死
悲悔同聲



一人議分財產。資皆均平。堂
曰三。其樹卽枯。真歎曰。樹本
。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
。紫荊復榮。茂如故。
。庭樹亦敷榮。於和氣之中。
。氣卽不聞分斫之議。樹亦
。居荊花重豔。豈非和氣復
。樹之同氣連枝。最為切近。

百話解釋 隋朝時候。有一家人家姓田的。他家裏同胞弟兄們。一共有三箇大的。名叫田真。第二箇名叫田慶。小的名叫田廣。弟兄們三箇人。要想分家了。家裏的錢財產業。都已經議定。平均分派。但是堂前素來有一棵紫荊花樹。長得來非常的茂盛。因此議定。把這棵紫荊花樹。也勻均分做三份。那裏曉得這棵紫荊樹。還沒有等他們來分。就頃刻枯死了。大哥田真見了。歎口氣說道。樹木呢。原來是同株連根的。一知道將要分砍了。所以頃刻憔悴。照這樣看起來。那末我們的人。還及不來這株樹木呢。因此悲傷得了不得。兄弟們仍舊同住不分。大家更加友愛了。那棵紫荊樹。竟依舊照從前一樣的榮茂起來。

八德須知初集 悌 李勣焚鬚

李勣在官
為姊煮粥
火焚其鬚
不用妾僕



唐朝代名。高祖李淵受隋禪有天下。國號唐。都長安。即今陝西長安之地。勳音節與績通。僕射。唐官制分左右。僕射為宰相之任。掌佐天子議大政者也。燠古作然。燒也。服喪服也。牽挂。紀念之謂。

李勳焚鬚

唐李勳字懋功。本姓徐。太宗賜姓李。以功封英國公。初為僕射時。其姊病。勳親為燃火煮粥。風回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自苦如此。勳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勳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其可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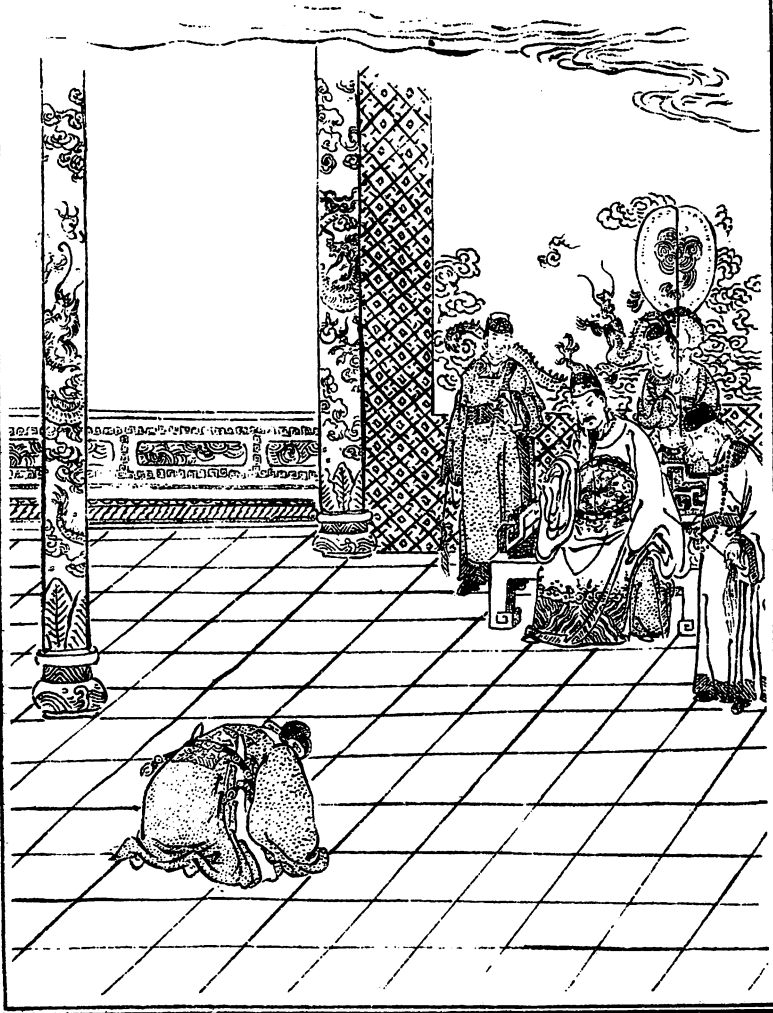
李文耕曰。姊妹出嫁。服降弟兄一等。然固我之同氣也。況父母牽挂。尤多在於女兒。愛父母。未有不愛及姊妹者。李僕射為姊煮粥。焚鬚不顧。讀其對姊數語。愴惻之思。溢於言外。令人淒然生感。

八德須知初集 悌 李勳焚鬚 十六

白話解釋 唐朝有一箇大臣叫做李勣。表字懋功。原來他本是姓徐。太宗皇帝愛惜他。所以賜給他姓李。並且因為他的功勞很大。所以把他封做了英國公。當李勣做宰相的時候。他的姊姊偶然生起病來。李勣就親自替他姊姊燒着火去煮粥。那裏曉得吹了一陣風來。竟把李勣的鬚鬚燒着了。他的姊姊看見了。就說。我們家裏男的女的用人多得很。為什麼要你自己辛苦得這箇地步呢。李勣回答他姊姊道。我難道是為了沒有人的緣故嗎。我是因為現在姊姊的年紀已經老了。我的年紀也老了。雖然要想常常替我姊姊煮着粥。那裏能夠呢。



文 本 有 弟 太 宗 不 悦 婉 情 陳 泣 下 嗚 咽



八 德 須 知 初 集 悌 文 本 乞 思

十 七

文本乞恩

右相相位之居右者校書郎校勘書籍之官。鍾愛愛之至也。瘁音萃病也。嗚咽泣聲也。愍音閔憐恤也。

唐岑文本為右相。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太宗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故。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弟少孤。老母特鍾愛。今出外。母必愁瘁。無此弟。是無老母也。容臣歸。極言勸誡之。因泣下嗚咽。上愍其意而止。情到至處。無不感動。況賢明如太宗乎。文本愛弟。出於至情。實根於至性。發悲哀之語。陳懇切之衷。且垂涕泣而道之。卒以感動君王。收回成命。得免慈親之愁瘁。兼保弱弟之安寧。殊令人歎服不置。

百話解釋 唐朝時候。有一箇大臣姓岑。名叫文本。做了右丞相的官。他的弟弟岑文昭。做了校書郎。可是岑文昭來往的朋友。多是些輕薄的人。太宗皇帝心裏很高興。就對岑文本說道。你的弟弟事故很多。我要把他調到外邊去。岑文本就叩着頭。回對太宗皇帝說。我的弟弟。因為從小時候就沒有了父親。所以我的老母非常的寵愛他。現在皇上要叫他出外。那末我的母親一定是要憂愁勞瘁的。倘若沒有了這箇弟弟。就等於沒有了我的老年母親了。讓我回到家裏。竭力的去勸誡他。岑文本說完話。就流着眼淚。嗚嗚咽咽哭起來了。太宗皇帝很可憐他。愛惜弟弟的情誼。也就不調他的弟弟出外了。

八德須知初集 佛公藝百忍

唐張公藝
九世同居
睦族之道
忍字百餘



公藝百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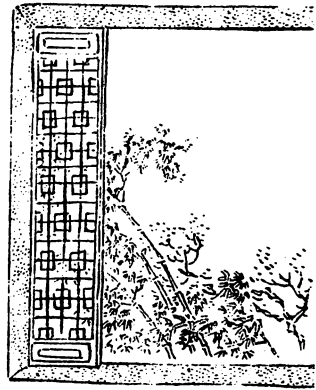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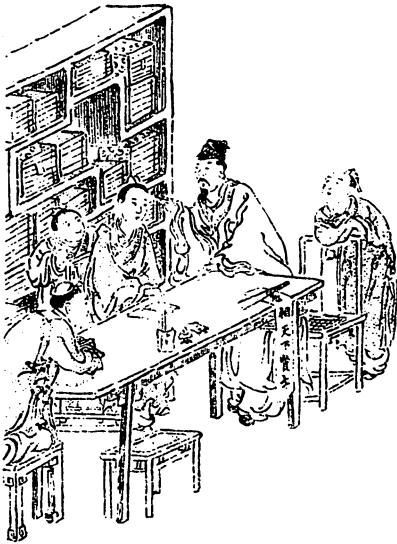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其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睦。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李文耕曰。處家之道。非一忍字所能盡。然忍固爭之反。化之漸也。凡憎嫌之端。初起甚微。結之便深。構之便大。一忍則無事矣。況相效於忍。有不和順者乎。張公治家。更有規範。然忍字固其得力處也。

責望。責人
以所難而
相怨也。
乖背也。
憎嫌。猶言
厭惡。
構。附會以
成之也。俗
作多構。

〔白話解釋〕唐朝時候。有箇姓張。名叫公藝的。他家裏竟有九代同住在一塊兒。不分家了。高宗皇帝就叫了張公藝來問他道。你們能夠使得族中這樣的和睦。究竟是用的什麼法子呢。張公藝就請求用了紙筆來對答。高宗皇帝就給了他紙筆。張公藝提起筆來。竟接連寫了一百多箇忍字。進到皇帝那裏。照張公藝的意思。以為大凡一家人家。宗族間的。所以不和睦。每每由於尊長的衣食。或者有了不公平。卑幼的禮節。或者有了不完備。大家互相責問。互相怨望。所以就發生了種種乖異和爭鬧的事情。倘然能夠大家百樣都忍耐些。那末家裏當然是很和睦的了。

張氏士選
陰薦滿面
讓產青年
名傳金殿



宋齊梁陳隋為五代。後世名曰前五代。此五代指梁唐晉漢周也。術者相士陰陽音因質猶言陰德也。高第等第之高者。俞僧故事。載二集卷二第二十。四則。

士選讓產

五代張士選幼喪父母其叔育之。祖產未析。叔有七子。選年十七。叔曰。今與子析產為二。各得其一。選曰。叔有諸兄弟七人。可分為八。叔固辭。選讓愈力。因從之。時選在館。術者稱其滿面陰鶩。必高第。後果然。明代俞僧與伯之六子。七分其祖產。士選與叔之七子。八析其祖遺。俞僧因從其妻之言。士選則出於己之意。彼則後報以富。此則先報以貴。後先輝映。天之報施皆不爽。蓋士選尤賢於俞僧也。

百話解釋五代時候。有箇張士選。幼年紀就沒有。了父親母親。靠着他的叔父養育他。他祖父遺下來的家產。還沒有分析過。他的叔父有七箇兒子。等到張士選十七歲的時候。他的叔父對他說。現在我和你。把祖父遺下來的家產。分做兩份。大家各得一份罷。張士選說道。叔父生有兄弟們七箇人。那末。應當把家產分做了八份纔好。他的叔父一定不肯。張士選愈讓得利害。因此他的叔父也就答應他了。這箇時候。張士選還在書館裏讀書。有一箇看相的。偶然走到書館裏來。看見了張士選。就指着張士選對書館裏的先生說。這箇人滿臉陰隲。將來必定能夠高高的及第。後來果然應了他的話。

八德類知初集梯 陳財百犬

陳昉眷屬
七百餘口
上下相親
孚及百狗



昉音仿。崇為陳宜都王叔明第十世孫。益置田園。戒子孫教養兼備。崇子衮。衮子昉。遵守弗失。開言離間之言。槽音曹。畜獸之食器也。繇音遙。與徭同。力役之征也。蚊蚋蠛蠓。

陳昉百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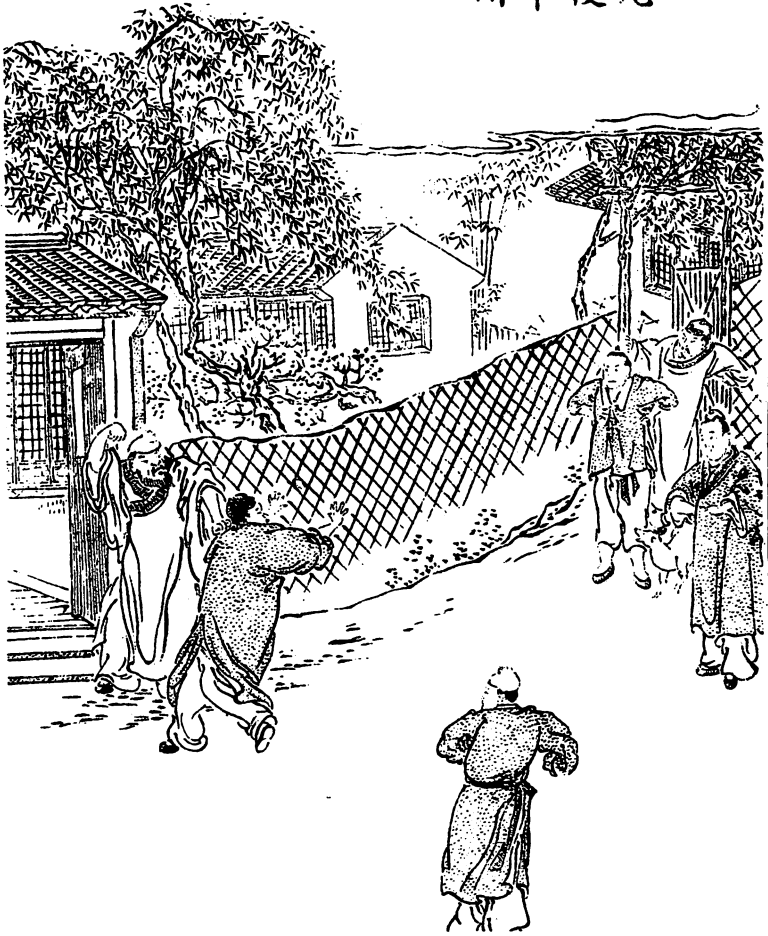
宋陳昉自其祖崇遺制以來。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餘口。不畜婢僕。上下親睦。人無閒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席。有犬百餘。共槽而食。一犬不至。羣犬不食。鄉里皆化之。州守張齊賢上其事。免其家繇。許止淨曰。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後之論者頗疑之。謂史氏浮誇。殊不知孝友傳中。感及毒蛇猛獸。化及蚊蚋蠛蠓。何況於犬。高僧傳中。亦有犬過午不食者。何獨疑於陳氏之犬乎。

皆吸整人
血之蟲。
蚰音茂。
蟻音幾。蟲
之幼蟲也。
又音祁。謂
姓之入人
肉者。
虱音瑟。同
虱。

八德類知初集 悌 陳時百犬

白話解釋 宋朝時候有箇陳時。他的家裏自從他的祖父名叫陳崇的遺下法制以來。合族一同居住着。已經十三代了。家裏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共有七百多箇人。但是並不雇一箇男女的用人。上上下下的人。都是很親睦。沒有一箇人有句離開的話。他家裏喫飯的時候。一定大家坐在廣大的廳堂裏。沒有成年的人。坐在另外的席上。他家裏養了一百多隻狗。都在同一箇槽子裏喫着的。倘若偶然有一隻狗還沒有到。那末這一班狗一定大家等他。不肯先喫的。因此他鄉裏間的人家。也都被陳家所感化了。那時候的州官叫做張齊賢。就把這箇事情奏上朝廷裏。把他家裏的徭役統統都免了。

文燦之兄
醉毆暴慢
鄰人不平
怒其離間



八德須知初集 悌 文燦拒間

二十三

文燦拒間

嗜讀如侍
喜飲也
也。毆音嘔擊

杜行事詳
三集卷二
第十九則
改適改嫁
也。
無狀猶言
無理也。
斫音解兒
前。

宋周文燦之兄性嗜酒。素仰文燦為生。一日飲酒大醉後。無故痛毆文燦。其鄰人聞之。咸為不平。文燦怒曰。兄非毆汝。何得離間我骨肉耶。司馬溫公常書其事以戒人。

嘗聞杜衍以母改適。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傷腦出血數升。衍受之不怨。可謂悌矣。周文燦之兄。仰弟為生。且賴弟而得飲酒。乃乘醉毆之。宜鄰人之不平。而燦反斥為離間。其悌尤不可及。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有一箇人姓周。他的名字就叫文燦。他有一箇哥哥。生性是最喜歡喫酒。但是窮苦得很。沒有依靠的地方。所以一向靠着周文燦過着生活。有一天他的哥哥喝了酒。竟喝得大大的醉了。無緣無故。忽然間竟把周文燦重重的痛打了一頓。周文燦的鄰居人家曉得了。大眾替周文燦抱着不平。那裏曉得周文燦反而因為鄰舍的人替他抱不平。他就大大的生氣。對着那鄰舍人說。我的哥哥。並非來打你們。你們那裏可以離間我的骨肉至親呀。司馬溫公很佩服周文燦的行為。常常寫了這一樁事情。去勸戒人家。以作人家兄弟的榜樣。

八德須知初集悌 溫公愛兄

溫公兄老
愛敬情深
飢寒飽煖
刻刻關心



溫公愛兄

宋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孝友忠信為一代名儒賢相與其兄伯康名旦友愛甚篤伯康年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李文耕曰溫公一代完人孝友出於天性其於伯兄奉之如嚴父敬之至也保之如嬰兒愛之至也飢寒飽煖刻刻關心不幾於聽無聲視無形乎友愛至極蔑以加矣

嬰兒始生之人撫按也

聽無聲視無形二語本禮記曲禮篇言先

意承旨也。
歲讀如減。
無也。

八德須知初集 悌 溫公愛兄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有箇大賢的宰相叫做司馬溫公。他是雙姓司馬。名叫光。表字就叫君實。他的做人對待父親母親是極其孝順的。對待哥哥弟弟是極其友愛的事。奉皇上是極其忠心。對待朋友是極其誠信。所以大家稱他是一代名儒家的賢德宰相。司馬溫公和他的哥哥司馬伯康名叫司馬旦的。友愛得很。司馬伯康年紀八十歲了。司馬溫公像待父親一樣的服務他。並且像小孩子一樣的保護他。每達到喫飯稍為遲了一些。就問着他的哥哥道。恐怕你已經飢餓了嗎。天氣稍稍有一些冷了。就摸他哥哥的背上說道。恐怕你的衣服太薄了嗎。

朱顯兄弟
祖產已分
不敢異處
取券盡焚



八德頌知初集悌 朱顯焚券

二十六

朱顯焚券

真定今河北正定縣
至元世祖年號
至治英宗年號
分券分析之書券

羣從諸從兄弟也

元真定有朱顯者。至元中。其祖父已分授財產。迨至治中。顯念其姪彥昉等年幼無恃。乃謂其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盡焚之。復同居焉。

兄弟父之一氣也。從兄弟祖父之一氣也。祖父視羣孫無輕重。亦猶父視諸子無輕重也。朱顯胞弟。僅一耀耳。而羣從則多貧。乃以祖父已分之券。火之而復同居。非違祖父之命。實深慰祖父之心爾。

〔白話解釋〕元朝時候。真定的地方。出了一箇大大友愛的人。姓朱單名叫做顯。在世祖皇帝至元年間。他的祖父早已把家裏的銀錢和產業。一概均勻分好傳授給子孫了。到得英宗皇帝至治年間。朱顯想着他的姪兒叫朱彥昉的一班人。窮的很多。並且有的年紀太小。又沒有父親母親可靠。因為這箇緣故。朱顯就對他的第弟名叫朱耀的說道。凡是父子兄弟。本來同是一氣的。那裏可以不同住在一塊地方呢。就會齊了各房的弟兄們和子姪輩。一同到了他的祖父墳墓前。叩頭稟告了一回。拿出向來他的祖父分給他們的分書憑據。盡數用火燒掉了。仍舊大家合攏來一同住着。

張閏無私
八世同居
共織互乳
緡紳不如



饜音寬。也。
 斂貯收藏也。
 稚幼小也。
 哺餉以養物也。
 搢紳謂插笏帶間也。
 古稱仕官之家曰搢紳。俗作縉紳。
 至元順帝年號。
 旌表謂建坊賜匾以表異之也。

張閔無私

[元]張閔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閒言。每日使諸婦女聚在一室為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即抱哺。不問孰為己兒。兒亦不知孰為己母。搢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中旌表其門。先於閔者。唐有張公藝。九世同居。宋有陳昉。十三世同居。後於閔者。明有鄭濂。七世同居。唐宋元明。代有其人。而張閔事與唐時張孟仁家同。後先輝映。共織一室。不為私蓄。互乳其子。令人欽佩無已。

八德類知初集 張閔無私

二十八

鄭源詳本
卷及三集
卷二第二
十三則
張孟仁詳
二集卷二
第十三則

百話解釋元朝時候有箇張閏他的家裏有八代不分炊了。家裏有一百多箇人口。可是一些兒沒有閒隙的閑話。每天叫家裏這一大班的婦女們。大家會聚在一箇房間裏。一同做着女工。做好了以後。就藏貯在一箇庫裏。各人的房間裏。沒有一些兒私下的收藏物件。每逢小孩子啼哭的時候。伯母孀母們無論那一箇看見了。就抱起了給他喫奶。不去問那一箇是自己親生的兒子。這一班小孩子們也弄得不曉得那一箇是自己生身的母親了。這時候就是搢紳的家裏也都自以為萬萬不及張家。到了順帝至元年間。朝廷裏就派了欽差在他們的門前旌表起來。

章溢之姪
為寇所擒
願以身代
賊亦心欽



章溢代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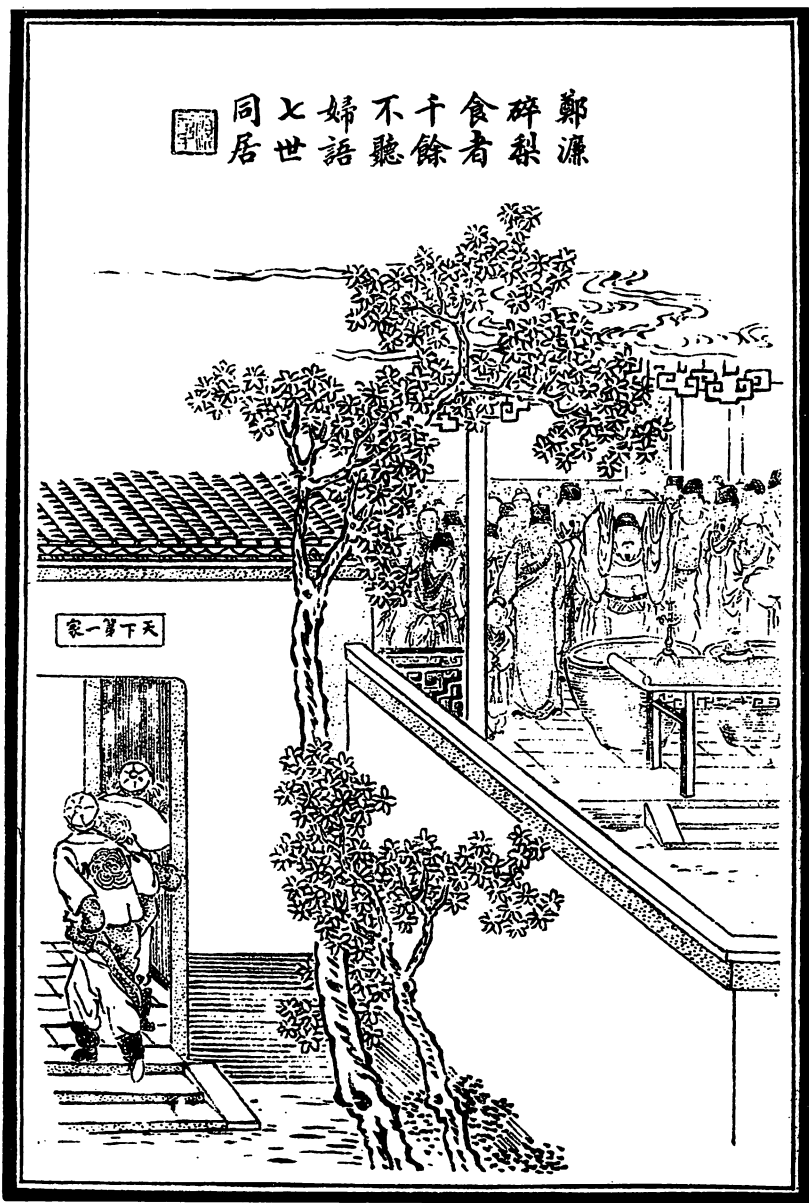
至正順帝年號。黃州故治。即今湖北黃岡縣。閩福建省之簡稱。龍泉今浙江縣名。贊善未詳。頭沛僮仆也。兢兢小心戒懼也。

元至正壬辰黃州妖賊自閩犯龍泉贊善章溢同其姪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為賊所獲溢曰吾兄止一子不可使無後乃出語賊曰兒幼無知我願代兒固請免戮其姪至於號慟賊義之俱釋焉
從來處變之時最足驗人真情章溢於流離顛沛中兢兢焉為其兄顧一線宗祀願捨身代姪以獨存無父孤兒篤志深情處義直到盡處苟非烈士夫識義理者何能若此

百話解釋元朝順帝至正壬辰年間黃州的地方有了一種妖賊打從福建省過來侵犯龍泉縣贊善等等地方。這箇時候那地方上有一箇友悌的人他姓章名叫溢同了他的姪子章存仁逃到山裏去避亂。不料那箇章存仁忽然間被妖賊們捉去了。章溢說道我的哥哥只有這一箇兒子不可以叫我的哥哥沒有後代。他就走出去對一班妖賊們說。這是我的姪兒他的年紀幼小還沒有知識的我情願自己來代我姪兒子的死。一定請求妖賊們不要殺他的姪兒。後來竟至於號淘大哭了。妖賊們也被章溢感動了。因為敬重他的義氣就把他們叔姪倆都釋放了回來。

八德須知初集 梯 鄭源碎梨

鄭源碎梨食者不聽千餘婦語七世同居



旌表章之意

若干猶俗言幾多也

校尉即錦衣衛之士

闕有闕諫之音也

張閔陳昉事均詳前

鄭濂碎藜

明鄭濂七世同居。門旌天下第一家。太祖召問曰：汝家人口若干？對曰：千餘。因問治家之道。對曰：惟不聽婦人言耳。上賜二藜。濂拜受歸。上命校尉矚之。濂至家，召家人齊謝恩，置水二缸，碎藜入水飲之。上大悅。張閔八世同居百餘口。陳昉十三世同居七百餘口。可謂繁矣。而鄭濂七世同居千餘口，宜郡守旌其門為天下第一家也。問其治家之道，惟守家法。不聽婦言，嗚呼！婦人之言，家之斧斤也。可不慎歟。

百話解釋。明朝時候。鄭濂的家裏是七代同住的。他家裏的大門上。旌表着天下第一家五箇字。太祖皇帝召了鄭濂來問着。他道。你家裏究竟有多少人口呢。鄭濂回對道。大約有一千多人口。太祖皇帝就問鄭濂用怎麼樣治家的法則。鄭濂回對說。只有不聽婦人家的言語吧了。太祖皇帝聽了很歡喜。就送他兩箇梨子。鄭濂拜謝着。受了梨子回到家裏去的時候。太祖皇帝叫校尉暗地裏跟了他去。看他有什麼舉動。那裏曉得鄭濂一到了家裏。就召集了閭家的一千多人。一齊出來謝恩。以後便放下了兩大缸的清水。把兩箇梨子弄碎了。放在水裏。大家分着喝了。太祖皇帝曉得了這一回事。非常的喜歡。

大學士明初政歸六部置大學士備顧問秩僅五品宣宗時三楊入閣以師保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布衣庶人也古時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僅麻。帛故曰布衣。又稱白衣。京師即今北平。中憤也冠。

廷機 教弟 仍易 舊冠 奉命 維謹 可謂 二難



八德頌知初集弟 廷機教弟

三十一

廷機教弟

之屬。寒溫與寒暄同。初見時言天氣冷暖以為酬應也。慰勞以溫語安撫之也。訝音牙去聲。疑怪也。入泮謂童子初入學為生員也。古謂學曰泮宮。故云納粟捐粟。米於官也。詰問也。仍冠之冠。戴之也。徇與徇通。

明李廷機官大學士。弟布衣自家至京。候兄。方巾鮮服以見。廷機詢家事及寒溫慰勞語畢。訝其中服。問曰：入泮乎？納粟乎？弟皆曰：否。詰其原冠何在。曰：在袖中。廷機曰：仍冠此。毋徇俗。弟奉命易冠。毫無難色。文節昆仲可謂難兄難弟矣。兄已官至學士。而弟仍布衣。至偶戴方巾。即使易冠。人幾疑為不相容。實則愛之以德。不忍其弟失禮耳。而弟亦奉命惟謹。略無難色。尤為人所難能。

以身從之也。
文節廷機之謚。

白話解釋 明朝的李廷機做了大學士的官。他的弟弟是一箇白衣人。打從家裏到了京城裏來問候他的哥哥。就戴了新鮮的方巾。穿了新鮮的衣服。進去拜見。李廷機問了他家裏的事情。和寒暄慰勞的言語。講完了以後。見了他弟弟的方巾衣服。很為奇怪。就問他弟弟道。你是不是已經進了學。中了秀才嗎。他的弟弟回答道。不是的。李廷機又說。你是不是納了粟。捐了官職嗎。他的弟弟又回答道。不是的。李廷機問他弟弟原來的帽子。到那裏去了。他的弟弟說。放在袖子裏。李廷機說。你仍舊戴這箇好了。不要跟着世俗去做。他的弟弟奉了命。就立刻把帽子換下了。絲毫沒有為難的神氣。

八德須知初集 悌 嚴鳳敬兄

嚴鳳 宴客 進箸 稍遲 兄批 其頰 欣然 受之 古越 周章 繪



致仕辭官而歸也。遮音悌順。次相授也。箸筴也。批音披。手擊也。頰音夾。面旁也。俗稱嚼巴。席酒席也。榻牀之狹而長者。懦薄弱也。

嚴鳳敬兄

明嚴鳳性孝友。事兄如父。致仕歸。兄老而貧。迎養於家。凡宴客。必兄遞杯。自執箸。從一日進箸稍遲。兄怒。批其頰。欣然受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卧。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暢否。卧安否。兄尋卒。哭葬盡禮。先生悌德素著。里中施佐。施佑兄弟爭產。先生謂佑曰。吾兄懦。吾恆憂之。使得如若兄之強力。能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佑因此悟。佐亦慰解。乃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其篤愛之感人如此。

白話解釋 明朝時候有箇嚴鳳。天性非常的孝友。服事他的哥哥。像服事他的父親一般。後來嚴鳳做官告老回來。這時候他的哥哥年紀已經老了。家裏又很窮苦。嚴鳳就把他迎養到家裏。每逢請客的時候。必定叫他的哥哥去遞着杯。自己執了筷子。跟在哥哥的後面。有一天嚴鳳把筷子送上去。遞了一些。他的哥哥生了氣。就給他喫了一箇耳光。嚴鳳欣然的順受。仍舊在這箇酒席上。盡了歡。纔散。他的哥哥醉了。嚴鳳就親自送哥哥去睡了。第二天。天還沒有亮。已經在哥哥的卧榻前面等候了。並且問他昨天的酒。喝得暢快不暢快。睡得好不好。過了不多時候。他的哥哥死了。嚴鳳痛哭安葬。都很盡了禮的。

世恩待弟
問食問衣
盡情憂恤
弟不暮歸



八德須知初集悌世恩夜待

三五

世恩夜待

萬歷神宗年號。孝廉，世俗尊稱舉人之名。游狎，親暱外人也。肩鑰，關鎖也。

藍縷，敝衣也。亦作襤。庶嫂，指兄妻也。

明陳世恩，萬歷己丑進士。長兄孝廉，季弟好游狎。早出暮歸，長兄規之不改。世恩曰：傷愛無益，乃每夜親守外戶，待弟入手，自肩鑰，問以寒暖，飢飽，憂恤之情，形於言貌，如是數夕，弟乃大悔，不復暮歸。

世恩善於化弟，無論矣。而尤非人所能者。世恩貴時，其兄已卒，有小民吳三者，兄妾之弟也。來省其姊，衣服藍縷。世恩邀與對食，季弟問之，則曰：庶嫂子女皆無，青年為兄守節，吾敬之，以及其弟耳。

韋皮革之
製成而軟
柔可以束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有箇姓陳名叫世恩的是神宗皇帝萬曆己丑年中的進士。他的大哥哥是箇舉人。他的小弟弟最喜歡遊蕩。天天很早的出去。很遲的回來。他的大哥哥屢次的規勸他。他究竟不肯改過。陳世恩說。這箇樣子。徒然損傷了兄弟間的友愛。是沒有益處的。於是陳世恩就每夜親自守着大門。必定要等到他的弟弟回來了。又親手下了鎖。並且問他的弟弟身上冷不冷。暖不暖。肚裏餓不餓。飽不飽。憂恤他弟弟的神氣。完全在說話裏和臉面上表現了出來。這樣的有了好幾夜。他的弟弟就大大的悔悟。不敢再到晚上回家了。

物者。
革縷獸皮
之條也。

螺旋謂如
螺殼之有

旋線也。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也。

輶音舟車
輶也。

緒餘

夫弟德之序也。如韋束之次弟也。革縷束物謂之韋。展轉環繞勢如螺旋。而次弟之義生焉。故說文象形。輶五束。衡三束。束之不已。則有後先次弟也。引申之為兄弟之弟。為豈弟之弟。弟有順遜義。故善事兄長為弟。增作悌。示人以心中不忘先後次弟。須順而遜也。君子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上長長而民興悌。徐行後長者謂之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悌。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初集

忠

清持自五道人題



●乾德禮字詩

禮讓能為國
 敬人儀不忒
 威德興詩樂
 幾希禽獸異
 ●安徽貴池姚宏昌四疊韻
 禮先毋不敬
 倫紀須致飭
 拜經尊聖誕
 不學無從立
 ●廣東陽江莫士成七疊韻
 晚近防維漸
 不知經與曲
 公誥奚辭館
 制心惟以禮
 ●江蘇興化楊雪門十疊韻
 深防無禮刺
 警俗奢寧儉
 類賢嚴四勿
 僣儂懷銘鼎
 ●雲南嵩明李鍾泰十三疊韻
 視聽兼言動
 中規堪中矩
 厚聘來修道
 禮皮譏相鼠

非惟玉帛云
 君子約斯文
 儒風協典墳
 聖訓豈無聞
 謹記曲臺云
 周旋重節文
 束帶謁親墳
 趨庭訓早聞
 欽歎異所云
 遵計實而文
 原平倍敬墳
 古訓昔曾聞
 相鼠引詩云
 從先實勝文
 謀父讀三墳
 昌平俎豆聞
 鍾泰十三疊韻
 繩乎禮是云
 崇節並崇文
 生芻往奠墳
 詩諷詎無聞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禮教終難廢
 視言循法度
 損益因今古
 江河悲日古
 ●湖南邵陽李有珪五疊韻
 禮用和為貴
 甲寅占洛宅
 九十詳儀節
 時髦談進化
 ●江蘇高郵潘嘉愷八疊韻
 禮以和為貴
 形容瞻爾雅
 累世尊韓笏
 敬師因下馬
 ●四川江油蕭米龍十一疊韻
 禮教為邦本
 謙謙君子德
 講學稽儀典
 提綱毋不敬
 ●江蘇鹽城趙獻之十四疊韻
 禮儀原敬慎
 觀魯雅雅度
 今時求典籍
 聖廟趨庭日

人云我亦云
 揖讓協儀文
 參稽重典墳
 獻訓置無聞
 人云我亦云
 庚子拜經文
 三千攷典墳
 裸體不堪聞
 無志有子云
 舉止羨溫文
 門人拜董墳
 佳話古今聞
 無志古聖云
 郁郁感朝文
 循規考籍墳
 長幼盡知聞
 大雅語云云
 從周郁郁文
 古制考邱墳
 何嘗有異聞

●江蘇鹽城姜保生三疊韻

赫喧君子度
 容止稱都雅
 心儀關聖像
 敬禮如神像
 ●江蘇鹽城姜非從今日云
 禮失求諸野
 威儀經國幹
 但使車同軌
 寅情幾夙夜
 ●安徽貴池姚布芸九疊韻
 禮重槐甘觸
 周公躬吐握
 手澤知尊笏
 宴歡分贈帛
 ●江蘇淮安何白民十二疊韻
 孝本無違禮
 和仍須有節
 會葬欽徐鏡
 顏淵嚴四勿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五疊韻
 禮樂息紛紛
 知和環中節
 大化行江漢
 周官垂古訓

大學引詩云
 丰姿有節文
 膜拜岳王墳
 姦聲耳不聞
 晉六疊韻
 非從今日云
 風紀著人文
 寧論墓不墳
 祖德早升聞
 焉能踐帝云
 臧氏拜經文
 躬耕恐黎墳
 別語座中聞
 尼山孔子云
 繁不在多文
 恭耕仰郭墳
 人豈未之聞
 農山聖有云
 寧儉漫虛文
 編氓賦汝墳
 商子最先聞

八德須知初集卷三

二十四忠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龍達諫君深謀遠慮
莫其少悛立而不去



夏朝代名
大禹治水
有功受舜
禪國號夏
都安邑即
今山西省
解縣
矯誣詐欺
也
流毒謂貽
害也
輒見前
逢音龐與
逢同
祐神助也
悛音銓改
也
黎音昨開
也

龍逢極諫

夏桀暴虐滅德作威矯誣上天流毒下國諫者輒死。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愛民節用享國之日長。今王用財若無窮殺人若弗勝人心已去天命不祐。亡無日矣。蓋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夏桀鑿山穿陵諫者輒被殺者老或諫桀又殺之。又見錄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誅豪傑賢者多出。奔龍逢繼起而為最後之極諫。冀君少悛。桀終不悟。怒而殺之。宜乎天變地崩。翌年即亡其國矣。

古稱六十曰耆。耆老。指父老也。錄圖錄也。天變指兩日。關。五星錯行。地崩指泰山崩。伊洛竭。翌年。明年也。

百話解釋夏朝的末代皇帝單名叫做癸的。因為他最喜歡多殺人。所以人家把他一箇諡法叫做桀的。他的做人是非常的暴虐。並且滅除了道德。專憑着一己的主意作威作福。對着上天說出種種的妄言。妄語來誣蔑。對着自己所屬的諸侯國裏。流毒橫行到極點。倘然有人去勸阻他的。他必定拿來處死。那時候有一箇大忠臣。叫關龍逢。進了一番勸諫的話。說道。古來的皇帝。愛惜百姓。節省自己用度。所以能夠長久做着國裏的君主。現在你君王的用度沒有限制。殺人不眨眼。天下的人心已經不向你了。那天命自然也不保佑你。這國家的滅亡。是很容易的了。你何不稍稍改過一些呢。桀王不肯聽他。關龍逢立着不肯出去。桀王大大的生了氣。就把他殺死了。

八德須知初集忠 比干死爭

比干強諫
盡其忠誠
紂王淫泆
遂以死爭



少師官名。大師之副也。淫泆恣行逸樂也。亦作淫佚淫逸。辜者解見前。竅音巧去聲。凡通孔皆謂之竅。剖猶俗言剖開也。聚土曰封。設冢謂之封。

比干爭死

殷比干為紂少師。見紂淫泆。歎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姜履曰。忠臣不畏死。以仁存心也。比干諫而死。孔子與微箕二子同稱為三仁。夫仁也者。使人身名竝全。微子是也。使人愛身而後名。箕子是也。使人殺身以成名。比干是也。錄其諫死之忠。以覘其仁。

百話解釋。殷朝的末代皇帝。名字叫受辛。因為他十分殘忍。除滅正理。所以大家送他一箇諡法。把他叫做紂了。那時候紂王的叔父名叫比干的。在紂王的身邊做着少師官。看見紂王這樣的荒淫游佚。歎氣着說。皇上暴虐得這箇樣子。不去勸諫。那就是不忠了。為了怕死。不敢說話。那就是不勇敢了。皇上有了過失。就去勸諫。不用我勸諫的話。那末就死。這纔是忠到極點的。皇上有了過失。做臣子的不用死去力爭。那末這一班百姓。究竟有什麼罪呢。於是比干就到紂王那兒去強諫。紂王生氣着說。吾聽說聖人的心上有七箇竅。就把比干的肚子剖開來看。後來周武王帶領了諸侯討伐紂王。滅了殷朝。就造了比干的墳墓。



張良狙擊
為韓復仇
滅秦假手
從漢依劉



五世相韓 謂民祖開 地相韓昭 侯宣惠王 襄哀王父 平相釐王 桓惠王 韓國名戰 國時晉大 夫韓趙魏 分晉自立 有今河南 西北部陝 西東部之 地 秦嬴姓伯 益後裔之 封國始皇 滅六國因

張良復仇

漢張良以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散家財為復仇計得力士狙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大索不得後從漢高祖滅秦韓立成為王良歸韓為相及成被項羽所殺良復歸漢滅項羽定天下以功封留侯張良屢為漢高劃策以統一天下其心實忠於韓而假手於漢以滅秦楚為韓復仇也不然明哲如張良豈不知漢高之為人狡兔死走狗烹乎故漢業既成韓王已沒即辭官辟穀耳

八德頌知初集忠 張良復仇

四

以為有天
下之號。
狙音狙。狙
屬狙擊伺
人不備而
擊之如猿
狙也。
博浪沙在
河南武陽
縣東南。
副車天子
之從車也。
留故城在
今江蘇沛
縣東南。
辟穀辟除
穀食以求
仙也。

百話解釋漢朝起初的時候有箇張良因為他家裏有五代在韓國裏做宰相。所以當時秦國滅韓國的時候張良就把家裏的財產都散去了。打算着報仇的計畫。後來得到了一箇大力士用了一箇大鐵錐。學猿狙般暗暗裏擊秦始皇於博浪沙地方。可是錯擊中了一乘侍從的車子裏。秦始皇下了命令。很嚴緊的去搜捕。可是捉不到他。後來張良跟了漢高祖名叫劉邦的滅了秦朝。韓國的舊地方就立了一箇名叫韓成的做了韓王。張良就回到韓國去做韓國裏的宰相。等到韓成給楚霸王名叫項羽的殺死了。張良再回到漢朝幫漢高祖滅了楚霸王。定了天下。因為他的功勞很大。所以封做留侯。

紀信 詐楚 假作 漢王 易服 代死 救主 榮陽



八德頌
知初集
忠
紀信代死

五

紀信代死

榮音瑩。榮陽在今河南榮澤縣西南十七里。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裏。故名。毒音毒。又音導。左。毒以毒牛尾所作之大旗。置於車衡之左者。誑古。况切。音。瑟。欺也。閒隙也。遁。逃避也。順慶地名。

漢紀信事。漢王為將軍。項羽攻滎陽。急。漢王不能脫。信乃自請與漢王易服。乘漢王車。黃屋左纛。出東門。以誑楚。漢王乘閒出西門而遁。信遂被焚。後立廟於順慶。曰忠祐。誥詞云。以忠殉國。代君任患。實開漢業。當滎陽圍急之時。紀信不忍漢王束手就擒。願殺身代之。仁也。知楚人之無識。乃易服誑之。智也。乘漢王車。坦然以赴死。勇也。一舉而三達。德兼全。豈僅忠而已哉。

或云即宋
元所置在
今四川南
充縣

百話解釋漢朝起初的時候。有一箇姓紀單名叫做信的。服事漢王劉邦。做將軍的官。住在滎陽城裏的時候。有箇楚霸王姓項名羽的。攻打滎陽城。很是厲害。到了極危急的時候。漢王逃不脫身了。紀信就自己請求和漢王換了衣服。坐了漢王的車子。車子裏面都是用黃色的繒綢做裏子的。左邊豎起了犛牛尾子做的大纛旗。堂堂皇皇出東城門去誑騙楚國。一方面漢王就乘了這箇當兒。扮了一箇普通的人。打從西城門逃走了。紀信因為這一回事。竟被楚國裏的人用火燒死。後來漢王打定了天下。做了漢高祖皇帝以後。就在順慶的地方。替紀信造了一座廟。叫做忠祐廟。漢高祖下來的誥詞裏面說。「以忠殉國。代君任患。實開漢業。」

八德須知初集 忠 蘇武牧羊

蘇武持節
鬻雪餐旣
牧羖海上
一十九年

子桓




節使臣執以亦信者匈奴詳下篇單音蟬單于匈奴之張也客音教地穴也韻音鼻噬也旃同旃熟音低壯羊也羝乳謂壯羊胎產也言使之絕望去上聲藏也

蘇武牧羊


漢蘇武持節送匈奴使歸單于欲降之武引刀自刺氣絕半日始息幽置大窖中武齧雪與旃毛咽之旋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居十九年得還宣帝賜爵關內侯許止淨謂蘇公之忠義真千古無兩者試思居北海上冰天雪窖中人身必需之衣食住三字一無所有而積年既久依然無恙豈非忠義格天有鬼神呵護耶亦其心中浩然之氣有以致之耳

百話解釋 漢朝時候。有箇著名的大忠臣。姓蘇。單名叫做武。拿了做使臣的節旄。送匈奴國差來的使臣回國。到了匈奴國裏。匈奴國的單于要他投降。蘇武不肯。就自己拿了刀來自殺。已經斷了氣的。再過了半日。纔有了呼吸。仍舊活轉來。匈奴的單于把蘇武幽囚在大地洞裏面。沒有給他喫的東西。蘇武便喫着雪和節上的氈毛。吞下肚裏去充飢。後來單于又把蘇武搬到北海邊上。沒有人的地方。叫他牧養着雄羊。要等到雄羊有了奶乳。纔放他回到漢朝。蘇武便掘了野老鼠和收藏的草實喫着。這樣的住了十九年。纔得回到漢朝來。漢宣帝賜他封爵。叫做關內侯。

八德須知初集忠日碑篤慎

八




 日 殺 惡 淫 願 霍 不 輕
 碑 子 其 亂 副 无 使 漢

日磾篤慎

日磾音覓 低 匈奴北狄 之一種領 有今內外 蒙古地 黃門禁門 之稱凡禁 門皆黃門 故曰黃門 弄兒幼童 可供玩弄 者 屬昏媾託 也付也

漢金日磾本匈奴王子入漢為黃門養馬其長子為武帝弄兒與宮人戲磾怒殺之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欲納其女後宮不肯上病屬霍光輔少子光讓日磾磾曰臣外國人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愛子人所袒護也而磾怒其淫亂殺之納其女於後宮人所榮幸也而磾乃不之允輔少主而相之人所求之不得也而磾以非漢人恐匈奴輕漢為辭篤慎如此宜其七世內侍世名忠孝矣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有箇姓金名叫日磾的。他本來是匈奴國王的兒子。到了漢朝來。做了箇黃門養馬的官職。他的大兒子。年紀還幼小。是武帝身邊供玩弄的人。有一天。他的大兒子偶然和宮裏的人戲謔。金日磾見了大大的生氣。就把他的大兒子殺死了。皇上為他流了許多眼淚。但是心裏很敬重金日磾。皇上要想把金日磾的女兒娶到後宮裏去。可是金日磾一定不肯。後來皇上生了病。囑咐大臣叫霍光的輔助。少子霍光把這箇重大的責任讓給金日磾。金日磾說道。我是一箇外國人。假使我當了這箇大責任。那末使匈奴國看輕了漢人。以為漢朝裏是沒有人的了。於是金日磾就做了霍光的副手。

八德須知初集 忠 丙吉護儲

丙吉 護儲 閉門 拒使 宣帝 登基 不道 前事



巫蠱女巫
 用術為蠱
 以詛人也
 衛太子事
 指太子孫
 因巫蠱事
 捕斬江充
 發兵反也
 繫囚拘也
 批逆鱗達
 人主之怒
 也見史記
 韓非傳

丙吉護儲

漢丙吉治巫蠱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
 子事繫吉。知無辜。保養之。後詔繫獄者無輕重皆殺
 之。吉閉門拒使曰。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
 使還奏。帝因赦天下。宣帝即位。吉絕口不道前事。
 許止淨曰。博陽侯閉門拒使者之時。豈不知批逆
 鱗。有連坐之誅。惟其不忍有一人無辜受戮。不惜
 擲身命以死爭。此其陰德已不可限量。況宣帝立
 後。絕口不道前事。非所謂上德不德者乎。

百話解釋漢武帝時候有箇臣子姓丙單名叫做吉的管理當時女巫用邪術來詛咒人這一樁案子的牢獄那時候宣帝纔生下來祇有幾箇月他就是武帝的曾孫因為坐了衛太子名叫據的捕斬江充發兵造反的事情也一同關在牢獄裏丙吉曉得他是沒有罪的就保護他養育他後來武帝下了一道詔旨凡是關在牢獄裏的不論犯罪輕重一概都殺死丙吉關了門拒絕使者說假使別人家沒有罪的拿來處死尚且不可況且是皇上的親曾孫那裏可以呢使者回去奏明了皇上武帝因此大赦天下到後來宣帝卽了皇帝位子丙吉口裏也絕對不講起從前這一回的事情。

八德須知初集忠 朱雲折檻

十一

朱雲借劍
請斬佞臣
攀折殿檻
忠直無倫



朱雲折檻

平陵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輕俠，輕刺而近於游俠也。槐里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御史周泰漢，茲為親近之職。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中丞掌秘書兼司糾察。後漢以來曰御史臺。專彈劾廢

漢朱雲字游平陵人。少輕俠。年四十改行。成帝時為槐里令。上書願借上方劍，斬佞臣張禹。上怒，命斬之。御史將雲去，雲攀折殿檻，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上怒回，乃赦之，命勿治檻，以旌直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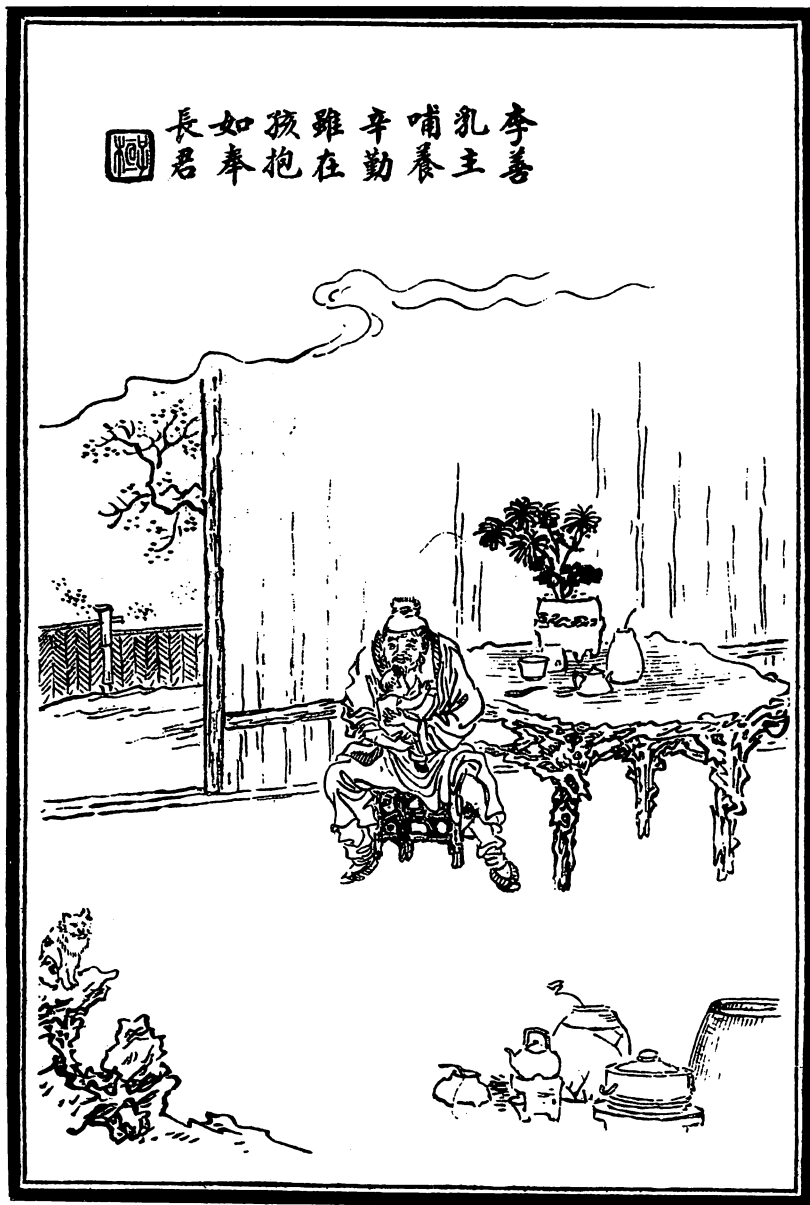
朱雲一槐里令耳，乃敢借上方之劍，以斬佞臣張禹。是其身未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而其心早已從龍逢比干於地下矣。成帝雖非賢明，亦不願自儕桀紂，非特不治罪，且不治檻，以旌之，有足多者。

代因之。
攀即板也。
檻音艦。關
也。
龍達比干
均詳前。
赦持有其
罪也。
儕等輩也。

百話解釋漢朝時候有箇著名的大忠臣。姓朱名叫雲。他的表字是單單叫一箇游字的。他是平陵地方的人。從小是輕財好俠。年紀到四十歲的時候。就改變從前的行為了。成帝的時候。朱雲做着槐里縣的縣官。上箇奏章到皇帝那兒說。情願借一借上方寶劍去斬那奸臣張禹的首級。皇上大大的生了氣。就叫把朱雲去斬了。御史就拉了朱雲去。朱雲攀住了殿上的闌檻。竟把殿上的闌檻折斷了。大叫着說。我能夠跟着關龍達比干在地下同遊。我心裏也很滿意了。這時候皇上的怒氣也消化了。就叫把朱雲赦了回來。並且教人不要修好這箇攀斷的闌檻。以便表揚正直的臣子。

八德須知初集 忠 李善乳主

李善乳主 哺養 辛勤 雖在 孩抱 如奉 長君



蒼頭僕隸也。以蒼中為飾。潛音漸。不使人見也。哺音解見前。澶有腫重二音。乳汁也。河間。即今河北省獻縣治。望塵而拜。謂迎候顯貴。甫見車塵而遂拜。

李善乳主

漢李善為李元蒼頭。元家死。歿。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資財千萬。奴婢謀殺續。分產。善不能制。乃潛負續逃隱。親自哺養。乳為生。澶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後續為河間相。許止淨謂奴隸名詞。令人輕賤者。亦自賤之也。惟其奴於貪欲之心。遂致自賤耳。若李善者。士君子見之。且當望塵而拜。孰敢輕視之。故光武拜為太子舍人。再遷太守。流芳千古。居下者可以興矣。

也見晉書
太子舍人
東宮之直
宿衛者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有箇姓李名叫善的。是李元家裏的老蒼頭。李元家裏的人都死完了。只剩一箇孤兒。叫做李續的。纔生下來。只有幾十天。但是李元遺下來的產業金錢。總共有一千萬。所以李家裏的男女用人。預備把李續謀殺了。然後瓜分他的財產。李善沒有法子。可以制服他們。莫幹這樁事。就暗地裏背了李續。逃出去隱下了。可是沒有乳汁。弄給李續喫。就拿自己的乳頭。親自哺給李續含着。居然兩乳竟生出了乳汁來。這時候。李續雖然還是箇在懷抱裏的小孩子。但是李善待他。和大主人一樣。等到李續的年紀有十歲了。李善纔和他一同回到了家鄉。修理舊日的產業。後來李續做了河間王的相官。

嵇紹衛帝
獨力依依
飛箭雨集
血濺御衣



八德須知初集忠 嵇紹衛帝

十四

侍中晉魏以後為門下省之長官。河間成都均見前。蕩陰在今河南湯陰縣西南。捍音汗與扞同。衛也。澣音箭。激灑也。澣音緩。有上去二聲。洗滌也。稠人眾多也。

嵇紹衛帝

晉嵇紹字延祖。康之子也。事母孝。累官至侍中。會河
 間成都二王舉兵。紹從惠帝與王戰於蕩陰。大敗。百
 官皆奔。侍衛盡散。惟紹獨以身捍衛。飛箭雨集。死之。
 血濺御衣。事定。左右欲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澣。」
 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嵇紹事母至孝。故能
 移孝作忠。且秉其父忠烈之氣。卒以單身衛帝而
 被害。史載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紹。昂昂然
 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不見其父耳。」

〔白話解釋〕晉朝時候有一箇姓嵇單名叫做紹的。表字叫延祖。就是嵇康的兒子。事奉他的母親極其孝順。後來做官一直做到了侍中。這箇時候剛逢着河間王和成都王兩箇人起了兵造反。嵇紹跟了惠帝和他們在蕩陰地方打仗。惠帝大大的喫了敗仗。所有跟隨的百官都奔逃了。衛士們也都散盡了。祇有一箇嵇紹單獨用自己的身子衛護惠帝。可是飛箭像雨一般的射過來。嵇紹竟被他們射死了。他的血濺到了皇帝的衣服裏。等到這場亂事平定了以後。皇上身邊的人要給惠帝去洗這一件血衣。惠帝說道。這箇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的。

敬德忠主
贈金固辭
人言其反
解衣示瘕



恭王太宗初受之封號
 隱太子指建成也
 陛下天子之稱陞升堂之階也
 天子殿前有侍衛執兵於階陞人臣與至尊不敢斥指故呼在陛下者告之自漢始有此稱
 癡音瘡俗讀如班瘡

敬德癡瘡

唐尉遲恭字敬德。事秦王時。隱太子以書招之。贈金四一車。固辭。秦王稱其心如山岳。非金所能移。後謂恭曰。人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百戰。定天下。何反為。遂解衣投地。出示癡瘡。上流涕撫之。

鄂國公之忠至矣。觀其辭金器之言曰。秦王賜再生之恩。唯當殺身以報。於殿下無功。不敢當重賜。若懷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之。此書情詞悱惻。忠言宛轉。可謂萬古千秋法。

痕也。瘻音夷。傷也。鄂國公。敬德之封號。殿下稱諸王也。排音斐。

百話解釋。唐朝時候。有一箇著名的大將。雙姓尉遲。單名叫一箇恭字。表字就叫敬德。當初他在秦王名叫李世民的部下時候。隱太子寫了一箇信去叫他。並且送了他一車的金器。尉遲恭很堅決地辭謝了。不受。秦王稱讚他的心。好像山岳一樣。不是金子可以移得動的。後來秦王做了皇帝。就是唐太宗。有人在太宗皇帝面前說尉遲恭的壞話。太宗就對尉遲恭說。別人家說你反了。這是為了什麼呢。尉遲恭回答道。我跟了皇上。經過了幾百次的戰爭。纔打定了天下。又為什麼要反呢。就把衣服解去了。拋在地上。把戰爭受傷的疤。疤癩癩的痕跡。指給太宗皇帝看。太宗流着眼淚。替他撫了傷痕。着實安慰他一番。

元方免官
薦書復上
舉其所知
不問仇黨



八德須知初集忠 元方舉知

十七

子桓

元方舉知

擢音濁引也拔也天官唐改吏部為天官旋復舊侍即唐時宰相之職以貳中書令讓以辭相責也鸞臺唐改門下省為鸞臺城府猶言吟域于公漢時人善治獄至其子定

唐陸元方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皆親黨。武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仇黨。后知無他。復拜鸞臺侍郎。臨終。取奏稿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卒如其言。許止淨曰。元方忠心報國。毫無城府。故雖殘忍如武后。亦能以誠感之。至自信。後代必興。與于公同。為美談。蓋天道本去人不遠。非信于孫。當興之難。唯自信陰德在人之難耳。

國為相封
侯。

百話解釋 唐朝的陸元方陞到了天官侍郎。有人說他所舉薦引進上去的人都是他的親戚鄉黨。這時候唐高宗的皇后武則天正做着女皇帝。就大大的生氣。把陸元方革去了官職。叫他用白衣人的身。管理職務。可是陸元方仍舊和從前一樣的薦人。武后就着實的責問他。陸元方對答道。我是舉薦我所曉得的人。不去問他是我的仇人。或者是我的親近人。武后知道他是沒有什麼的。就再用他做了箇鸞臺侍郎的官。他到了臨死的時候。先把從前做的奏章草稿。一概拿火來燒掉了。說道。我積下了陰德在人間。我的後代將來一定有大興旺起來的。後來果然應了他的話。

全藏工籍
赤膽忠誠
皇嗣不反
剖心以明



太常掌宗廟禮樂之官。工籍當係樂工。睿音銳。仆音赴。跌倒也。禁中天子所居門戶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閱夕猶言越宿。勅同敕。詔命也。後世謂之翰旨。

金藏剖心

唐安金藏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有誣其異謀者。詔來俊臣問狀。金藏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刀刺腹。腸出而仆。武后輿至禁中醫治。閱夕而蘇。后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忠也。即詔停獄。許止淨曰。按本傳。金藏母喪。廬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湧泉自出。有李盛冬開花。犬鹿相狎。盧懷慎上聞。勅旌其閭。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信然。

百話解釋。唐朝有一箇姓安的名叫金藏。是在太常寺樂工籍裏的人。這時候。高宗皇帝的兒子。名叫李旦。後來就是做睿宗皇帝的。有人誣告他有謀反的計劃。武后就下詔。叫來俊臣去審問他。安金藏就大喊着說。我可以剖開心來。表明皇子是沒有謀反的意思。說完了話。就拿了一把刀。刺進了自己的肚子。肚裏的腸子都流落出來。身子也跟着倒了。下去。武后就叫轎子把安金藏擡到皇宮裏去醫治。過了一箇夜。纔漸漸的蘇醒了。轉來。武后歎了口氣。說道。吾有了兒子。自己不能夠明白。及不來你的忠心。耿耿呵。就下詔。叫把這件事的獄停止了。

真卿討賊
倡義誓師
惟知守節
希烈謝之



真卿勁節

平原即今山東陵縣治。河北黃河以北之地。朕直欲切我也。古者責賤皆自稱朕。秦始皇為皇帝之自稱。漢以後皆因之。叱大河也。杲音皐。檄讀如赤。古之官文書用木簡。長尺二寸。

唐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祿山反。真卿獨倡義討之。玄宗方歎河北無忠臣。聞之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李希烈反。詔使勸諭。希烈欲降之。真卿叱曰。汝知吾兄杲卿罵賊而死乎。吾惟守節。希烈謝之。祿山反。杲卿起義兵。傳檄河北。河北二十四郡。惟真卿一人倡義討賊。無怪玄宗聞而奇之。杲卿為賊將史思明執送洛陽。大罵祿山為營州牧羊奴。祿山節解之。猶詈不絕口。一門雙忠。流芳千古矣。

徵召晚論
詰責等皆
用之。
洛陽今河
南縣名。
營州當在
今河北省
內永平府
地。
節解。凡骨
節皆節節
解之也。
也。晉書。罵

〔白話解釋〕**唐**朝時候。有箇大忠臣。姓顏。名字叫真卿的。在平原府裏做着太守官。這時候。有箇安祿山起兵造反。祇有顏真卿獨自倡義去討伐他。玄宗皇帝正在歎息着河北地方。沒有一箇盡忠仗義的臣子。忽然聽得顏真卿起義勤王這一回的事。就說道。我不知道顏真卿是怎麼樣的一箇人。竟能夠有這箇樣子的忠心。後來又有一箇李希烈造起反來。皇帝就下詔叫顏真卿去勸諭李希烈。李希烈就要顏真卿投降他。顏真卿就大聲的叱着李希烈說道。你曉得我的哥哥杲卿。罵賊罵到死的事情嗎。我是祇曉得守節的。李希烈聽了顏真卿這一番話。就謝了罪。

八德須知初集忠李絳善諫



李絳直諫
以盡忠忱
屢觸帝怒
卒啓君心

郝子恒繪



絳音降。

籍音針。籍口猶言緘口。謂有制之使不敢言。或緘默不肯發言。如加籍於其口也。左右不斥言其人。而指稱其左右之侍者。諫詞也。今書札中多用之。伍同列也。

李絳善諫

唐李絳善諫。上欲罪白居易。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諫。居易志在納忠，今罪之，恐天下箝口矣。上悅而止。上嘗責絳言太過，絳泣曰：臣畏左右愛身，不言。是負陛下言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先君曰：李丞相良臣也。好直諫，不與小人為伍。李吉甫雖逢迎，憲宗每以絳言為是。蓋以其知無不言。言無不中。故雖屢次犯顏觸怒上意，而仍能轉輾陳言以啓帝心。非立心忠正者，焉能至此。

〔白話解釋〕唐朝有箇宰相。姓李。單名是一箇絳字。很能夠直諫。有一次皇帝要辦白居易的罪名。李絳說道。因為皇上能夠容納正直的說話。所以一班臣子們纔敢盡心勸諫。白居易的本意是貢獻他自己的忠忱。現在皇上倘然把他辦了罪名。恐怕天下的人後來都要箝住了口。不敢講話了。皇帝聽了李絳的話。很是歡喜。纔把這箇辦罪的念頭停止了。有一次皇帝責備李絳說。你的說話也太過分了。李絳就流着眼淚說道。假使我為了怕懼皇上身邊的人。愛惜着自己的身子。不肯講話。那是我負了皇上。假使我說了話。可是皇上不要聽。這是皇上負我了。皇帝聽了這一番話。怒氣便消滅了。

孟容執置
貸債令償
不奉詔旨
抑制豪强



孟容制強

京兆猶言京師。尹縣令也。神策軍唐禁軍之稱。昱音毓。械音避械。繫謂有罪之人加以桎梏使其身體不得自由也。中使內官之傳命者。畿國都也。鞞音連上聲。鞞之也。下謂京師也。

唐許孟容為京兆尹時。神策軍吏李昱貸富人錢。不償。容收昱械繫。立期使償。上遣中使宣旨送昱回本軍。容曰。臣不奉詔。臣為陛下尹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許之。京城震慄。許止淨謂富人重利盤剝。固為害。而貸者抗債不償。尤為害。故袒護富民。自非良吏。若矯枉過正。袒護貧民。佃田抗租。欠錢賴債。致信用喪失。風俗敗壞。更進一步。即為攘奪。此孟容所以抑制豪強也。

袒音炭上
聲。庇護也。

百話解釋。○朝時候。有箇姓許名叫孟容的人。在京兆做縣官的時候。有一箇做神策軍官的。姓李名叫昱。借了富人家的錢。不肯償還於他。許孟容就把李昱捕了去。並且上了鎖。把他關了起來。限了一箇期限。教他如數償還。皇上差了太監。傳着聖旨。叫把李昱送回本軍裏去。許孟容說道。這是我卻不能夠奉詔的。我在皇上京師裏的近地做官。假使不是把豪強的人抑制了下去。怎麼可以肅清京師裏的地方呢。所欠的錢。沒有償還清楚以前。李昱是不可以放出去的。皇上也就應許了。並且很稱讚他。這一件事情。傳遍了京師裏。京師裏的人都覺得很有怕懼了。

八德須知初集 忠 李沆不阿

李沆不阿
直奏殿陛
公事公言
深忌密啓



沆音抗。有平上二聲。

密啓。祕密啓事也。任巧諂媚給也。

文靖。沆之諡。

跛音賁。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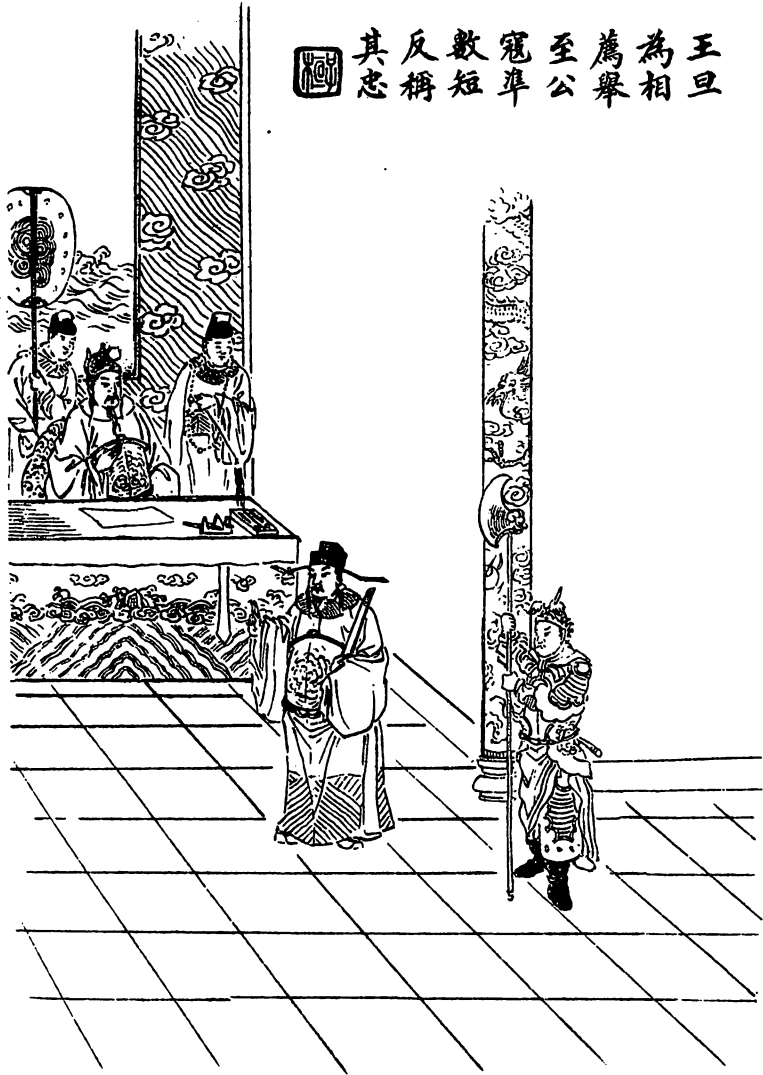
李沆不阿

宋李沆為相時。屢取四方之水旱盜賊直奏之。上問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上嘗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密啓者。非讒即佞耳。先君曰。李文靖。史稱其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觀其奏對各語。及深惡密啓之言。與史之所稱品行相仿。足見其守正不阿矣。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有箇文靖公。姓李。單名叫一箇沆字的。做宰相的時候。屢次把四方的水災旱災和盜賊的事情。一概直說的奏了上去。並不把民間痛苦。不給皇上知道。做那粉飾太平。欺瞞君上的事。有時候。皇帝問他治理天下的大道理。那一件是最要緊的。李沆就回對道。不可任用那些性情浮薄。新進官階。喜歡生事的人。這是第一件最要緊的了。有一次。皇帝對李沆說。別人家都有祕密的啓事。為什麼獨是你一箇人沒有呢。李沆說。我既然當着宰相的官職。那末國家裏的公事。當然應該堂堂皇皇的說。又何必用祕密的啓事呢。凡是用祕密啓事的人。不是讒害的。便是奸佞的呵。



王旦
為相
薦舉
至公
寇準
數短
反稱
其忠



八德須知初集忠 王旦薦賢

二六

短指人過失也。

節度使唐置。至宋為虛銜。同平章事。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省稱。宰相之職也。魏國公旦。埃墨。墨色。

王旦薦賢

宋王旦為相。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上曰。卿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無隱。益見忠直。準私求為相。旦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準深憾之。及除節度使。同平章事。上具道旦所薦。準愧歎。魏國公從容大度。為國薦賢。己忠反稱人忠。史稱平日家人未嘗見其怒。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曰。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曰。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即此小事觀之。足見其度矣。

塵也。
咬音哈。食
也。
喂音軌。嘗
也。
墨黑也。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有一箇姓王名叫旦的。做了宰相。那時候有一箇姓寇名叫準的。在皇上面前好幾次說王旦的壞話。可是王旦專門稱讚寇準的好處。皇上說道。你稱讚他好。可是他專說你的不好呵。王旦回答道。我在宰相的任上很長久了。那廢闕和過失的事。必定很多。寇準沒有隱瞞。講了出來。愈加可以見得他的忠心正直了。寇準私下請求要做宰相。王旦道。將相的大任。難道可以自己請求的嗎。寇準因此很恨王旦。等到後來寇準陞了節度使。并且做了宰相。皇上就對他說。這都是王旦所推薦的。寇準覺得很慙愧的歎息了一回。

岳飛兵寡
善破取軍
盡忠報國
蓋世功勳



朱仙鎮在河南開封縣西南四十五里。兀朮即完顏宗望。金太祖阿骨打第四子。矯詔詐稱皇帝之詔書也。中丞在御史臺中察舉非法之官。推鞠推求審問也。裂破也。涅音漏。以

岳飛報國

宋岳飛善以少擊眾。朱仙鎮之役。以五百人破金兀朮眾十餘萬。秦檜與兀朮通。矯詔召飛父子下獄。令中丞何鑄推鞠。飛裂裳示鑄背涅。盡忠報國四字。鑄以白檜檜改命。万俟卨復鞠。竟以莫須有三字定案。岳武穆忠勇之將也。每出師。號令嚴明。秋毫無犯。凡有所舉。盡召諸將謀之。故有勝無敗。猝遇敵。無敢退者。每陞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惟其有人無我。故所向無敵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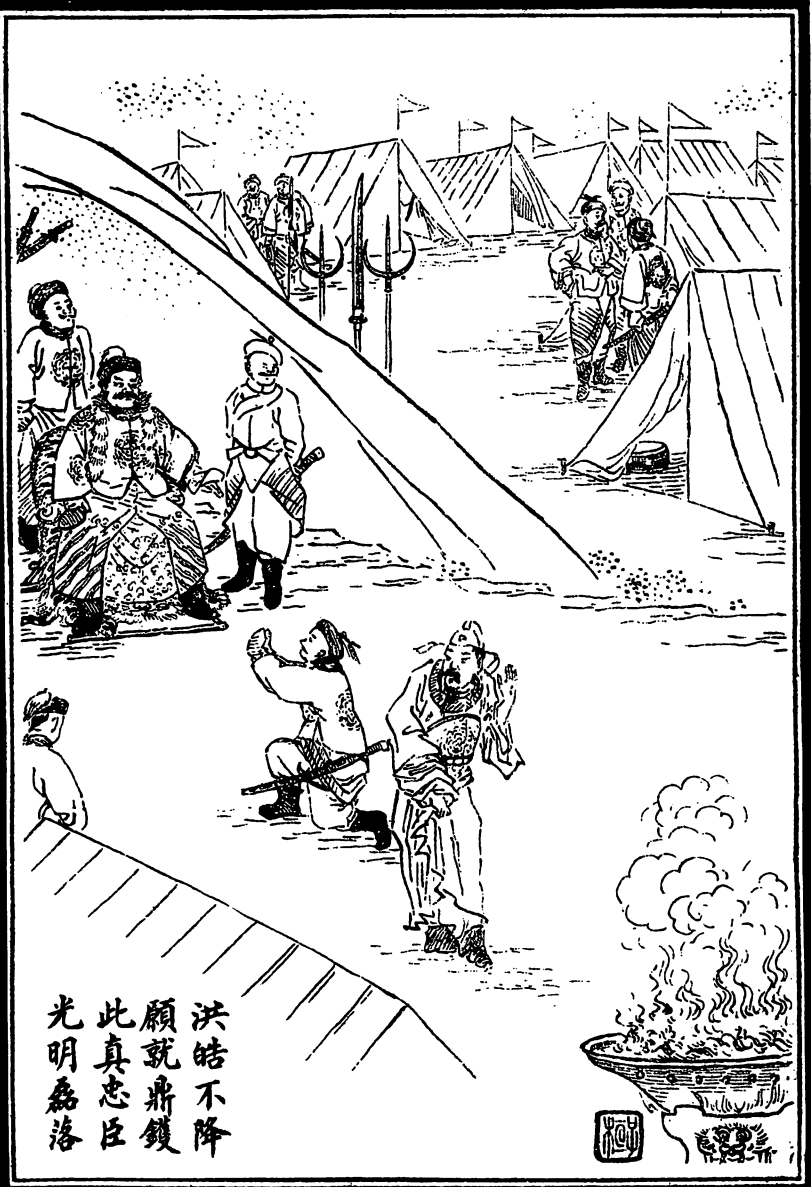
八德頌知初集忠 岳飛報國 二十八

墨塗所刺
之字也。
不俟讀如
墨其複姓
係出後魏
拓拔氏。
高音肩與
高同。古與
概契之矣
通。

白話解釋。國朝有一箇大忠臣。名叫岳飛。最能夠用少
數的兵丁。去戰勝那多數的軍隊。朱仙鎮地方這一場
戰爭。岳飛只用五百箇的兵丁。就攻破了金邦裏兀朮
的兵十幾萬。後來有箇奸臣秦檜和金兀朮私通。就假
造了詔書。把岳飛父子們召回來。下在牢獄裏。叫那御
史臺裏舉察非法行為的官。名叫何鑄的。去推求審問
他。岳飛把上身衣服裂開了。給何鑄看。背上有他母親
刺的盡忠報國四箇字。何鑄就把這一番情形對秦檜
說了。秦檜又改換命令。叫不俟高去復訊。竟用莫須有
三箇字定了案。把岳飛父子們暗地裏弄死了。

八德編知初集忠 洪皓就鼎

三九



洪皓不降
願就鼎鑊
此真忠臣
光明磊落



洪皓就鼎

使出使也。雲中今綏遠省托克托縣。銜命奉命出使也。磔讀如摘。分裂肢體謂之磔。鼎鑊古刑之酷虐者。置罪人於鼎鑊中烹之。粘沒喝。金撒改子。即完顏宗翰。漢語訛作黏罕。

宋洪皓使於金。至雲中。金人迫事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能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願就鼎鑊。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皓跪請，乃得流冷山。紹興十二年始歸。卒諡忠宣。

皓為秀州司錄。時大水，白郡守發廩，損直以糶。浙東綱米過城下，白守留之，守不可。皓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子适遵，同中博學鴻辭科。幼子邁，亦中第。高宗曰：此忠義報耳。

冷山在古黃龍府北。紹興高宗年號。秀州即今浙江嘉興。江蘇松江之地。浙東浙江之東部。綱米即轉運大批之米。

百話解釋 **南宋** 朝時候有箇洪皓奉了皇帝的使命到金邦裏去做使臣。到了雲中的地方。金邦裏的人強迫他在劉豫部下去做事。洪皓說道：奉了皇上的使命，走了萬里的遠路，不能夠侍奉了兩宮，回到南邊去，只恨我自己的力量單薄，不能夠把逆賊劉豫一刀一刀地殺死了。難道忍心去替他辦事嗎？我情願你們把我的身子放在鼎鑊裏，煮死了，粘沒喝聽了，大大的生氣，就要把他殺死。旁邊有一箇小校說道：這箇是真正的忠臣，就替洪皓跪着請求，纔得保全了性命，把他流放在冷山地方。一直到了紹興十二年，纔回來。後來死了，他的諡法叫做忠宣。

八德須知初集 忠 孝孺新哀

孝孺新哀
草詔四字
振筆真書
燕賊篡位



燕王成祖當初之封
 號
 哀音崔斬
 哀喪服之
 最重者以
 至粗麻布
 為之旁及
 下邊不縫
 夷誅滅也
 十族古者
 誅夷至九
 族而止燕
 王命孝孺
 草詔孝孺
 忤旨王曰
 不顧九族
 耶孝孺曰
 使十族奈

孝孺斬哀

明方孝孺性剛直。燕王召用。不屈。令草詔。孝孺斬哀。入見。悲慟徹殿。王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王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左。右授筆札。孝孺大書燕賊篡位四字。王大怒。夷十族。方學士真大忠臣也。同時御史景清。伏劍被收。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噴御袍。御史練子甯。出語不遜。斷其舌。子甯手探舌血。大書成王安在四字。忠烈之氣。至今聞之。猶凜凜在目也。

何王恣夷其宗黨。並及門人。故云十族。媿與慢同。扶音決。剔取也。嘆音異。噴也。

〔白話解釋〕**明朝**的方孝孺生性剛直。在建文皇帝時候做官。後來靖難兵起。燕王攻破了京師。建文帝不知道那到兒去了。燕王就召方孝孺來。要任用他。方孝孺不肯屈服。燕王又叫他草一封詔書。方孝孺就穿着了斬衰的喪服。進去見燕王。那時候他的悲傷慟哭的聲音。佈滿了宮殿。燕王對他說道。我不過效法周公的輔翼成王吧了。方孝孺說。成王在什麼地方呢。燕王道。他自己燒死了。方孝孺說。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做皇帝呢。左右的人把紙筆給了方孝孺。方孝孺就寫了燕賊篡位四箇大字。燕王大大的生了氣。就把方孝孺滅了十族。

鐵鉉背立不朝燕王
死生如一寸磔何妨



鐵鉉背立

鉉音法。參政明制。布政司置左右參政。陸見謂謁見天子也。燕燒也。啖磔音解見前。

沸音排去聲。流質受熱。至發氣泡也。油沸猶俗言油。

明鐵鉉官山東參政。屢破燕軍。燕王篡位。執鉉至京師。陞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割其耳鼻。終不顧。燕其肉。納鉉口。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臨死。猶罵不絕口。

鉉死後。燕王納尸。油鑊。頃刻成煤炭。使其尸朝上。展轉向外。終不可得。王令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濺起丈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捧走。尸仍反背如故。嗚呼烈矣。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有一箇鐵鉉。在山東地方做着參政官。靖難兵起。鐵鉉屢次把燕軍打敗了。後來燕王篡了皇帝位子。把鐵鉉捉到了京師。送到殿上去見皇帝的時候。鐵鉉就背轉身的立在朝廷裏。正色地講着話。不肯屈服。燕王叫把他的兩隻耳朵和一箇鼻子割去了。鐵鉉終究不肯回頭來看。燕王又把他身上的肉割下來。放在火裏煮熟了。又放到鐵鉉的口裏叫他喫。問他甜呢不甜呢。鐵鉉大着聲音回答道。忠臣孝子的肉。有什麼不甜呢。燕王竟把鐵鉉身上的肉。一寸一寸地割死了。鐵鉉到臨死的時候。口裏還不絕聲的罵着。

于謙 忠烈 日月 爭光 駕陷 土木 調將 勤王



也先蒙古
瓦剌部之
大帥
土木在察
省懷來縣
西二十五
里
徽諧音解
見前
棄市刑於
市而棄之
也
霍音埋風
大揚塵土
從上而下
也
忠廟于公
之諡
遠遭遇也

于謙勤王

明于謙諫止英宗親征也。先不聽。駕陷土木。京師大震。莫知所為。謙檄各軍赴援。募民兵守禦也。先遂擁英宗去。後也先願歸。上皇乞和。謙諫景帝迎歸。石亨等譖之。遂棄市。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

忠肅公聲績卓著。及遭艱虞。繕兵固圉。身繫安危。功在社稷。乃奪門變起。徐石輩力擠之死。然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相繼得禍。皆不旋踵。而謙忠烈與日月爭光。卒後得復官賜卹。公論久而後定。信夫。

傳完治也。困達種也。奪門變起。上皇駕還。徐有貞石亨等以兵迎毀垣奪門而入。上皇復位。錄徐等奪門功。徐等更譖謙。因棄市。擠音窳。傾陷也。族踈猶言轉足之間。喻其速也。

白話解釋 明朝時候于謙勸諫英宗皇帝不要親自去征伐蒙古國裏瓦剌部的太師就是簡便叫法叫做也先的英宗不肯聽。後來英宗在土木地方敗了下來。給也先虜去了。京師裏起了大大的恐慌。不知道怎麼樣做纔好。于謙飛檄叫各地方的軍隊趕緊去援助。又募集了民兵守禦着。也先見得沒有空隙可乘。就擁了英宗去了。後來**明**廷立了景帝做新君也。先也情願歸還上皇請求講和。于謙勸諫景帝把上皇迎回來。石亨等一班人在英宗面前反說于謙的壞話。於是英宗就把于謙殺死了。死的那一天。天上佈滿了陰沈沈的黑雲。天下的人都說于謙冤枉得很。

八德須知初集忠守仁求心

三十五

陽明學問
自求諸心
宸濠犯上
束手受擒



守仁求心

龍場在貴州修文縣。喟歎聲。蜂起如蜂之飛起言其多也。寨營壘也。九江今江西縣名。江薄音博迫也。安慶今安徽省。即懷寧縣。襲掩其不備也。南昌即今江西省。沼陽明洞在

明王守仁在龍場。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後盜賊蜂起。乃親率銳卒。破四十餘寨。八十餘巢。平數十年巨寇。宸濠反。下九江。薄安慶。守仁襲南昌。濠還救。大破之。遂執濠。文成公初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後以兵部主事抗劉瑾。謫貴州龍場驛丞。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伐木為屋以棲之。其一。生學問事業。全從格物致知。自求諸心得來耳。

浙江紹興縣東南會稽山。泛濫不專攻一事也。二氏指釋老。主事官名。劉瑾武宗所寵任之內監。驛丞官名。司驛站之事者。叢薄草木叢雜之處。苗三苗。獠西南夷也。

百話解釋 明朝時候有箇大理學家叫做陽明先生。是姓王名字叫守仁。他貶官在龍場地方的時候。忽然悟徹古。人所謂格物致知的道理。應當在自己的心上去探求。不應當在外邊事物上去尋求。就歎息着一聲說。大道就在這裏了。後來各處的盜賊起來。像蜜蜂亂飛的這樣多。王守仁就親自帶領了精兵。攻破了四十多箇盜寨。八十多箇賊巢。平靖了幾十年的大強盜。宸濠造起反來。攻下了九江。又進來攻打安慶的城頭。王守仁就趁這箇機會。偷襲了南昌的地方。宸濠回轉兵去救。王守仁就趁勢把他們大大的打破了。於是把宸濠捉了來。

緒餘

夫忠德之正也。唯正己可以化人。惟正心所以修身。故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誠則敬。說文。忠。敬也。从心中聲。注曰。敬者。肅也。未有盡心而不敬者。箋曰。盡己之謂忠。故忠有誠義。論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所謂反身而誠。然後能忠是也。

格物窮至
事物之理
古作格去
私欲解

箋。疏解之
謂。

瑕。玉玷也。
瑜。玉之光
采也。瑕不
掩瑜。瑜不
掩瑕。言美
德與過失
兩不相掩
也。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初集

信

信持自五道人題



●乾德信字詩

信誓真无妄

寸心如一日

金石昭堅志

由衷何用質

●安徽貴池姚

信實初終貫

侯亭期舊約

不改山河誓

詐虞如共泯

●廣東陽江莫

大信昭千古

寸心無虧許

无妄皆沈摯

五倫相貫徹

●江蘇興化楊

不負平生約

還珠離復合

纒緝交懷遠

車猶軌軌特

●雲南嵩明李

世風多險詐

言行符心口

豚魚皆格化

矢志真無妄

分明白水盟

久約在平生

豚魚驗至誠

蠻貊不難行

何須屢用盟

脫劍表平生

能開金石誠

遐邇自推行

烏牛白馬盟

一諾重平生

中孚祇積誠

常變勉而行

雲雨十疊韻

堅持信誓盟

挂劍死如生

豚魚格至誠

失實卻難行

鍾泰十二疊韻

千里結詩盟

友朋重死生

膠漆自投誠

鄉邦任爾行

●浙江吳興費

國以信為寶

二年尋舊約

白水心無負

翻雲兼覆雨

●湖南邵陽李

冒雨期無誤

中孚彌兩大

且且欽黎獻

倘如軌軌去

●江蘇高郵潘

信實無虞詐

二年期有約

言行兼相顧

乘車軌軌在

●四川江油蕭

大信由衷出

周仁惟重諾

不偽由心正

終身毋逆詐

●江蘇鹽城趙

信德原真意

花風隨氣至

一諾俱無感

御車缺軌軌

吾儕敢背盟

一諾踐平生

黃金交不誠

州里也難行

有珪五疊韻

奚徒噉日盟

无妄契三生

言言本素誠

寸步曷能行

何曾敢背盟

一旦慰平生

初終總立誠

路遠不難行

何須割臂盟

踐約甯輕生

無欺在意誠

鄙陋也能行

非關舊有盟

江蘇鹽城趙獻之十四疊韻

千秋仰至誠

世路弗能行

●江蘇鹽城姜

有約人皆信

同心澄白水

兩雪何曾避

詐虞如未泯

●江蘇鹽城姜

信至不先約

百金輕季布

握手出肝肺

商丘無異術

●安徽貴池姚

信用何由著

飲醇欽叔子

斌媚嘗君責

一言無爽約

●江蘇淮安何

不信原非孝

交遊尊一諾

動物惟无妄

豚魚猶可及

●浙江吳興費

信用著分明

石交欽范式

挂劍緣心許

中秋涼月夜

遵循歃血盟

矢口服蒼生

遭風見至誠

州里不能行

晉六疊韻

豈徒車笠盟

一諾重侯生

披襟矢血誠

水火挺身行

都緣不肯盟

抱柱築微生

沈疴激將誠

陳寔訂期行

休輕締誓盟

契合訂三生

通神在至誠

何地弗流行

何須帶礪盟

金諾謝庶生

投經見至誠

天竺竟同行

八德須知初集卷四

二十四信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八德須知初集 信 展禽輕鼎

周魯 展禽 不做 岑鼎 君請 言之 棄信 不肯



柳下季食
采於柳下
故名
齊國名姜
姓侯爵周
武王封太
公望於齊
當今山東
之地
岑鼎韓非
子作讓鼎
讒通薪皆
言其高也
反還也
免脫去禍
患也
免鼎之免
作保守弗
失解

展禽輕鼎

周魯展禽名獲字季居柳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以
他鼎往齊侯反之曰必令柳下季來言吾信之魯君
請於季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
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
魯君之以他鼎與齊為重鼎也然國之不存鼎亦
何有欲免其國復免其鼎二者不可得兼柳下惠
若言之則既免其國又免其鼎似可一舉兩全乃
以不肯棄信為辭其直道事人可見矣

〔白話解釋〕圓朝時候魯國裏有一箇展禽名叫獲的表字叫做季。住在柳下的地方。所以人家把他叫做柳下季。有一年齊國裏的人來攻打魯國。要求那一隻寶器岑鼎。魯國裏的國君就把別的鼎送去了。齊侯把這隻假岑鼎回了轉來。並且說道。一定要叫柳下季來說。這是真的岑鼎。我纔相信了。魯國的國君就向柳下季那兒去請求。柳下季就對答道。我君上所以要把假岑鼎充作真岑鼎。是因為要避免國家的災禍。可是丟掉了我的信用。來避免我君上國家的災禍。這也是我所為難的呵。魯公聽了。纔把真的岑鼎送到齊國裏去。



延陵季子
不負初心
徐君已死
挂劍墳林



子裡冷

季札挂劍

吳國名姬
姓子壽泰
伯始封於
吳其後子
孫稱王國
始大
延陵即今
江蘇武進
縣治
徐伯益之
後周初僭
稱王為穆
王所滅後
復封為子
國故城在
今安徽泗
縣北
上國謂中
國也吳在

周吳季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聘魯過徐徐君
好季子劍口不敢言季子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及
反徐君已死解劍挂其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
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已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人之所貴者心言者心之聲也言而無信不知其
可也季札之贈徐君以劍未有言在先也況徐君
已死乎乃竟割愛挂劍於墓樹而去且曰始吾已
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落落兩言千古不朽矣

春秋時為
夷狄故云
冢樹墓前
之木。
背違也。
劉愛劉其
所愛也。

百話解釋 圓朝時代。吳國裏有一箇公子。名叫季札的。因為封在延陵地方。所以大家稱呼他叫做延陵季子。他奉了吳國國君的命令。聘到魯國裏去。路過徐國地方。徐國的國君心裏很喜歡延陵季子。身上挂着的一口寶劍。可是嘴裏不敢說。延陵季子的心裏也知道了。但是為了要出使到上國去。所以不能夠獻上。等到延陵季子回轉來。又路過徐國的時候。徐國的國君已經死了。延陵季子就把這口寶劍解了下來。挂在徐君墳裏的樹枝上去了。跟隨他的人說。徐君已經死了。你還把這口劍給那箇呢。延陵季子道。以前我的心裏已經答應把這口劍送給徐君了。那裏可以因為徐君死了。來違背我自己的心呢。

八德須知初集信魏斯冒雨

文侯
魏斯
與虞
人期
冒雨
而往
身自
罷之



魏國名。在今河南北部山西北。南部之地。廿讀如念。二十也。虞人掌山澤之官。亦主苑囿田獵。期約會也。罷休也。已也。趙國名。晉卿趙鞅魏三家分晉自立。趙得今河南北部山西

魏斯冒雨

周魏斯本為晉大夫。威烈王廿三年。命為諸侯。是為魏。文侯嘗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文侯之德尚矣。當韓借師於魏以伐趙。則曰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對亦如之。二國皆怒。後知其講於己也。皆朝於魏。觀其當樂。不忘期。冒雨而赴野。於虞人且如此。況兄弟乎。

八德類知初集 信 魏斯冒雨 四

省北部之地。
講相和解也。

〔白話解釋〕周朝時候有一箇魏斯。本來是做晉國裏的大夫官的。在周朝威烈王二十三年的時候。纔命他做魏國的諸侯。就是後來叫做魏文侯的是了。有一次。魏文侯和那職掌苑囿田獵的虞人。約下了日期去打獵。到了約定日期的那一天。魏文侯喝酒喝得很歡樂。天又下着雨。魏文侯將要出去了。他左右的人說。今天喝酒喝得很歡樂。天又下着雨。請問國君將要到什麼地方去呢。魏文侯道。我以前和虞人約下了日期打獵。雖然喝酒喝得很歡樂。那裏可以丟掉會期呢。就出去。親自打罷了獵。纔回來的。

季布平生不負人託
黃金百斤不及一諾



八德類知初集信季布一諾

五

季布一諾

諾以言許人也。
 河東山西境內在黃河以東者。統稱河東。誠有低底二音。誣也。毀也。諺俗語也。梁楚之間。川陝湖南等處。僕自諫之辭。宿諾諾之。越宿者。子路急於踐言。不少遲。

漢季布無二諾。為河東太守時。詆曹邱生於竇長君。曹邱生請見曰。楚人諺云。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何拒僕之深也。布大悅。厚贈之。由是名益著。子路無宿諾。恐其偶忘失信。故不敢宿諾也。季布無二諾。蓋其言必有信。故不至二諾也。無宿諾難。無二諾則更難。黃金百斤之重。尚不及其一諾。其一諾之重可知矣。子路之後。當首屈一指。

也見論語。

〔白話解釋〕漢朝初年間的時候。有一箇姓季名叫布的。生平對人家請求他的事情。祇有一次應許。就給人家辦好。從來沒有等到第二次。應許纔做的。在河東地方做太守官的時候。在竇長君那兒說着曹邱生的壞話。曹邱生就去求見季布。說道楚地方的俗語說得到了。一百斤的黃金。不如得了季布的一聲應諾。你怎麼能夠在梁楚地方得到這種名聲呢。況且我是一箇楚人。你也是一箇楚人。為什麼要這樣地拒絕我。我很呵。季布聽了非常歡喜。就把很豐厚的物品。送給曹邱生。從此以後。季布的名望愈加大了。

八德須知初集信 劉平期賊

劉平避亂
賊欲烹之
乞歸食母
詣賊不欺



郝子禮

貧音奇。以
食供之也。
遠謂使之
行也。
訖終也。
期要約也。
詣音拜。至
也。

天良天然
所有之良
心也。

劉平期賊

漢劉平扶母避亂。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為母求菜。願得歸食母。還就死。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稟曰。與賊期。義不可欺。遂詣賊。眾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遂得全。平之將烹也。哀求餓賊。願歸食母。還就死。賊哀而遣之。是其孝之化賊也。既食母竟。稟明而詣賊。賊義而還之。乃其信之化賊也。孰謂盜賊盡喪其天良哉。孰謂盜賊終不可化哉。亦自問德行何如耳。

百話解釋。漢朝時候。有一箇人姓劉。名字叫做平的。扶了他的母親逃難。有一天出外去尋求食物。遇見了一班飢餓的強盜。就要把他煮熟着喫了。劉平叩着頭說道。現在我爲了母親去尋些野菜。讓我把那野菜給母親喫了。再回過來就死。強盜們聽了。也很可憐他。就把他放了。劉平回到家裏。把野菜給他的母親喫了。稟告他的母親道。兒子和強盜們約下了。是不可以欺騙他們的。就到了強盜那裏。強盜們看見了。大大的吃了一驚。大家互相說道。從前聽見人家說烈士。現在纔眼見到了。你去吧。我們是不忍來喫你的呵。於是纔得保全了性命。

八德編知初集信郭伋亭候

郭伋歸早止於野亭候期乃入不欺童齡



長沙柳子桓續

郭伋亭候

漢郭伋字細侯。茂陵人。為并州守。素結恩德。後行部

至西河。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於道。問使君何日

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一日。伋恐違信。遂止野亭。

候期乃入。上以賢良太守稱之。年八十六卒。

以太守之尊。與竹馬童兒道旁偶語。乃以不肯失

信於兒童。先歸一日。甯止野亭。以候期。可謂信之

至矣。雖守信。不僅在然諾閒。而即此小事推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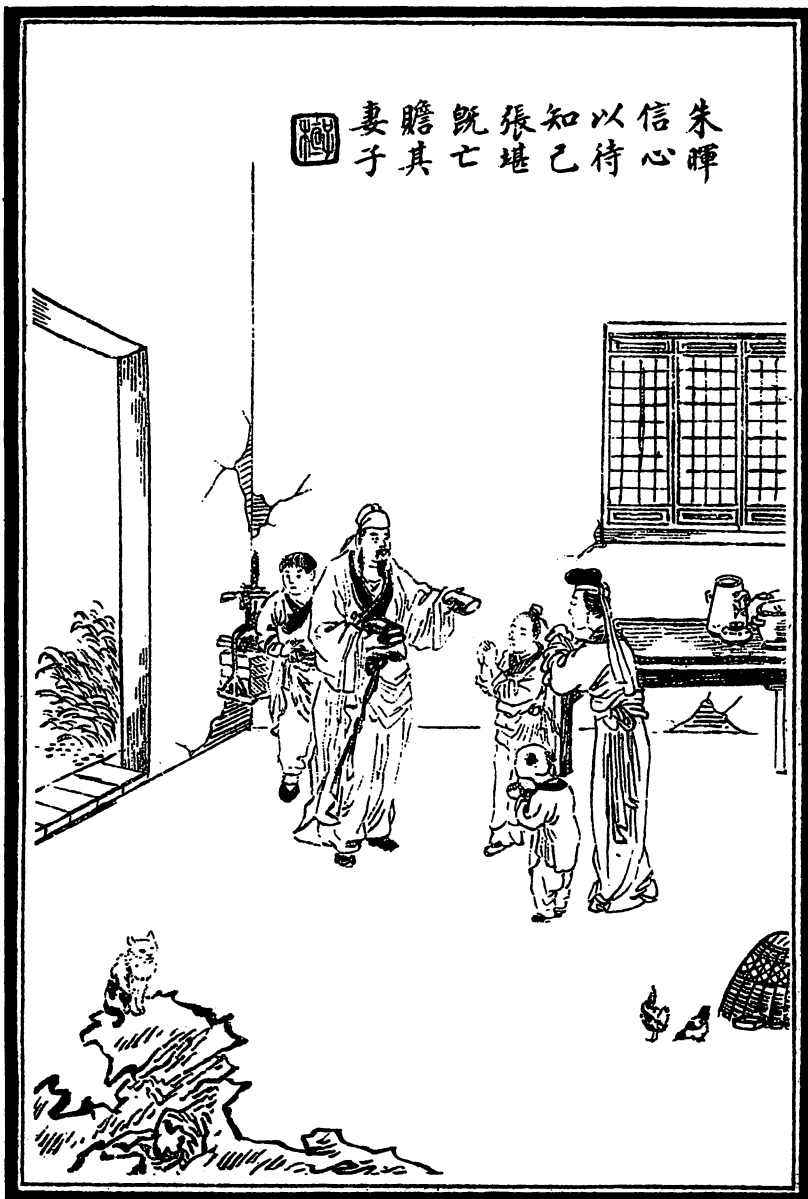
開布大信可知。宜其有數百童兒迎拜之雅事也。

茂陵在陝西興平縣東北。并州即今山西太原縣治。行部謂巡視部屬也。西河在黃河西。故名。竹馬。兒童游戲。折竹也。騎以當馬也。

〔白話解釋〕漢朝時代。有一箇姓郭名叫伋的。表字叫做細侯。是茂陵地方的人。在并州地方做太守官。對待百姓們素來廣結恩德。後來因為巡視部下所屬的。到西河地方去。有幾百箇小孩子。各人騎了一根竹竿做的馬。在道路上迎着郭伋朝他拜着。問他什麼日子纔可以回來。郭伋就計算了一下。把回來的日子告訴了他們。郭伋既然回來。可是比較從前告訴小孩們預定的日子早了一天。郭伋恐怕失了信。就在野亭裏住着。等到約定的日期。纔走進境裏來。光武皇帝稱讚他是箇賢良太守。後來郭伋的年紀。到得八十六歲纔去世的。

八德須知初集信 朱暉許堪

朱暉信心以待知己張堪既亡其子瞻



把臂交臂
互持以示
親密也。
周與賈通。
擷讀如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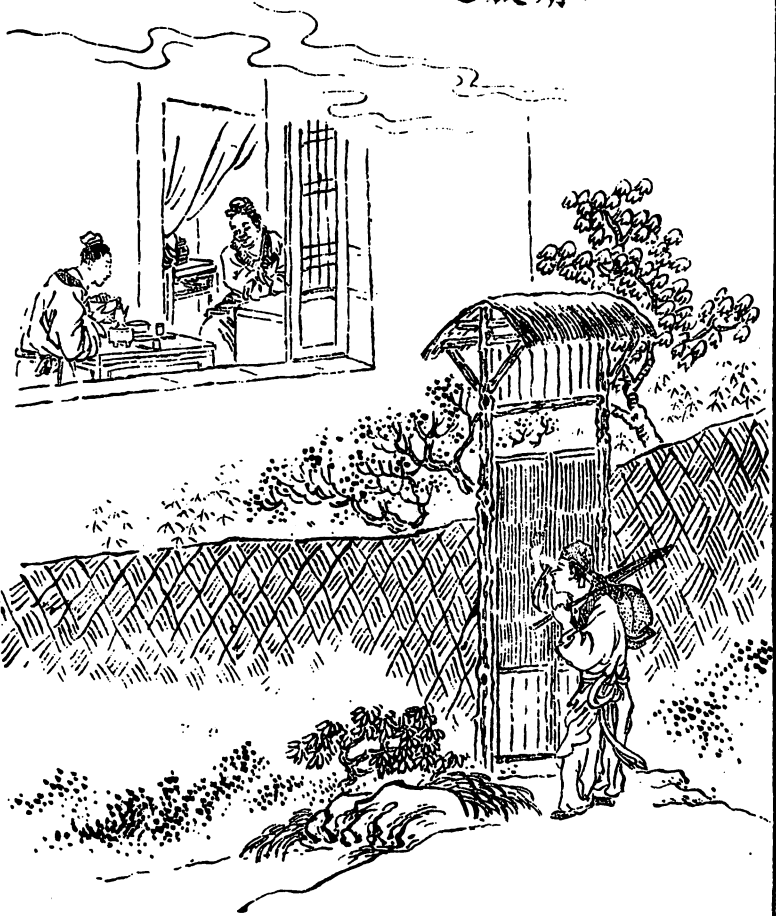
南陽今河
南縣名。
駢讀如便
平聲。

朱暉許堪

漢朱暉字文季。蚤孤。有氣節。張堪於太學中見之。甚喜。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暉。不敢對。及堪亡。妻子貧困。暉自往候視。厚周之。暉子擷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許止淨謂古人於一面之交。一言之託。終身不忘。如此。無他。重自心之信義。輕身外之貨財耳。按暉又嘗與陳揖交善。揖蚤卒。有遺腹子友。及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焉。附錄以誌之。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有一箇姓朱名叫暉的。表字叫做文季。老早的就沒有父親了。可是他的做人。卻很有氣節。有一箇名叫張堪的人。在太學裏見到了他。非常的歡喜。就把着朱暉的手臂對他說。我想把妻子拜託着。你照管。朱暉聽了這句話。因為責任很重大。所以不敢對答。等到張堪死了。家裏妻子們窮苦得很。朱暉就親自去看望。並且很豐厚地周濟他們。朱暉的兒子名叫朱擷的問道。父親往日不曾和張堪做着朋友。為什麼忽然這樣的周濟他們呢。朱暉說。張堪曾經說過知己的話。我的心裏已經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了。

張劭信友
必不失期
二年以後
難黍候之



張劭待式

劭音邵。

屆到也。雞黍穀雞造飯也。

臨湘在今湖南長沙縣南。

眷家屬也。

漢張劭與范式遊太學。告歸。式曰：後二年某日過拜尊親。屆期，劭告母具雞黍候之。母曰：千里約言，爾何信之審耶？劭曰：巨卿信士，必不失期。是日果至。後劭臨終，謂妻曰：范巨卿可託。劭卒，式為營葬，護至臨湘，距千里之遙。積二年之久，定一日之期，無怪劭母之未敢信之也。而劭則信之深，可為式之知己。亦由式之信德足以孚之耳。卒能如其約，省其親後復葬其身，護其眷。劭之信知己，可謂至矣。盡矣。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有兩箇很重信義的朋友。一箇叫做張劭。一箇叫做范式。兩箇人同住在太學裏頭讀書。張劭要回家去的時候。范式對他說道。後兩年的某一天。我要到府上來拜見你的尊親。後來到了這箇時期。張劭告知了他的母親。殺了雞。備了飯。等候范式到來。他的母親說。遠遠地隔開了一千里路的期約。來不來是不得一定的。你為什麼這樣的相信呢。張劭說。范式是一箇有信義的人。必定不失期約的。到了這一天。范式果然來了。後來張劭將要死的時候。對他的妻子說。范式是可以付託的。張劭死了。范式替他經營喪葬。一直保護他們到了臨湘地方。

韓康賣藥不二其價
女子皆知避名山下



長安今陝西縣名。

霸陵在長安縣東。徵召也。遁逃避也。

叟。衰老之稱。

佼音絞。美好也。

韓康賣藥

漢韓康字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康守價不二。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何用藥。為。遂隱霸陵山中。屢徵不起。桓帝聘之。中道遁去。

口不二價。三十餘年。女子皆知其名。其言必信。為何如耶。今之經商者。自誇真不二價。童叟無欺。獨不及女子。若遇佼好婦女。輒選其貨。以誘之。廉其價。以悅之。以視韓伯休。其亦有愧於中否。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有一箇人姓韓單名叫一箇康字的。他的表字叫做伯休。在長安地方的市面上賣着藥。口裏不說兩樣的價錢。這樣地賣了三十幾年。有一次。有一箇女子向他來買藥。韓康守着價值不肯讓價。那箇女子生了氣。說道。你難道是韓伯休嗎。為什麼不二價呵。韓康聽了。歎着。一口氣說道。我本來因為了要避去名聲。所以做着賣藥的。現在連女子們也曉得我了。還要做什么賣藥的生活呢。就在霸陵山裏的地方隱下了。朝廷裏屢次去徵召他。他也不肯出去。桓帝用了禮物去聘請他出來。他到了半路裏。竟暗暗地逃走了。

八德類知初集信 陳寔期行 十四

陳寔與友
預訂行期
日中不至
舍而去之



陳寔期行

寔音實亦作實字仲子人稱文範先生與畏子元方並以至德尊君稱人之父也委棄也家君對人自稱其父也

漢陳寔與友期行。過期不至。舍去之。時元方七歲。立門外。友至。問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怒曰。非人哉。與人相期。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慚謝。史稱公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陳公道高德厚。今古同欽。子元方亦以至德稱。即此一事觀之。亦足見家教之莫及也。

百話解釋 漢朝時候有一箇高士。姓陳。名叫寔的。有一次和他的朋友約定了同走。過了約定的時期。他的朋友還沒有到。陳寔就不等朋友。獨自去了。那時候他的兒子叫陳元方的。年紀纔只得七歲。立在門外。忽然陳寔的朋友來了。就問陳元方道。尊大人在不在家裏。陳元方回答道。等候尊駕好久不到。已經獨自去了。陳寔的朋友生了氣。說這箇不是人。呵。和人家約定了。又把人家丟了。獨自去了嗎。陳元方道。尊駕和家嚴約定。是在正午的時候。到了正午不來。這是沒有信。對了人家兒子罵他的父親。這是沒有禮。那箇朋友聽了這一番話。覺得很慚愧。就謝了罪去了。

卓恕辭恪
某日復來
屆期果至
樽酒相陪



會稽。晉。會稽。今浙江。紹興縣。越王城。即其故址。太傅。三公之一。位次於太師。須待也。建康。在今縣南。江寧。主。答。客。曰。酬。客。報。主。人。曰。酢。率爾。急遽。貌。

卓恕辭恪

吳卓恕嘗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恕言某日至日恪為主人停不飲食欲以須恕賓客咸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期俄而恕至一座皆驚賓主酬酢盡歡而散恕與范式略同而恕較甚於式恪之信恕亦更甚於劭蓋式則自約期於劭恕則因恪問而率爾對以期劭則僅告母具雞黍以俟之而恪且延賓客停飲食以待之其知之深也實以其信之篤也

八德類知初集信卓恕辭恪 十六

百話解釋三國時候。吳國裏有一箇姓卓名叫恕的人。有一次要回到會稽的地方去。因此到那做太傅官名叫諸葛恪的面前去辭行。諸葛恪就問卓恕。什麼時候可以再來。卓恕說。就是某日來吧。到了這一天。諸葛恪備了酒席。自己做着主人。停着杯筷不喝不喫。要等卓恕到來。許多客人大家都說。會稽地方到這裏建康。相隔有一千里路的遠。并且路上又隔着江呀。湖呀。水面上有了風波。這是很難預定的。過了一忽兒。卓恕果然到了。滿座的賓客們都非常的驚異。於是主人敬客人們的酒。客人們也回敬主人的酒。大家極盡了歡樂。纔散去的。

羊祜推誠視敵如友
拒絕請言飲以醇酒



羊祜推誠

晉羊祜字叔子鎮襄陽與吳將陸抗接境每交兵剋

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欲進譎計祜輒飲以醇

酒使不得言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饋以藥

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

古云兵不厭詐乃羊祜之遇陸抗戰必剋期不為

掩襲有進譎計者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故敵將服

其藥而不疑敵國軍民聞其喪而罷市巷哭其信

之孚及敵人伊古以來除叔子外更無有二

襄陽今湖北縣名剋日限定日期也譎音決欺詐也輒遺饋音解均見前飲音陰以飲飲之也醇酒厚酒也酖毒也巷哭哭於里巷也

白話解釋 晉朝時候有一箇名將。姓羊。名叫祐的。表字就叫叔子。帶了軍隊。在襄陽地方鎮守着。那箇地方是和吳國裏將軍名叫陸抗的境界。是兩相毗連的。他們兩邊的軍隊。每次交鋒動兵。一定要預先約定了日期。纔開戰。不用暗地裏襲取的計劃。凡是軍隊裏將帥。要進獻奇譎的計策。羊祐每每給他喝那很厚味的酒。使他不能夠說。陸抗有時候送給羊祐的酒。羊祐絲毫沒有疑慮的喝了。陸抗生了病。羊祐送給陸抗的藥。陸抗也立刻喫下了。人家都勸陸抗不要服這箇藥。陸抗說道。那裏會有毒死人的羊叔子呢。

八德類知初集 信曹掩約囚



曹掩約囚 歲夕縱囚 歸家 剋日 皆返 誠感 靡涯

郝子桓撰



曹攄約囚

晉曹攄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行獄。愍之曰。新歲

人情所重。豈不欲暫歸家耶。囚泣曰。若得暫歸。死無

恨也。悉開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攄曰。此雖小人。

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至。並無遺者。

許止淨謂歐陽子論唐太宗縱囚為不合正道。亦

是通論。乃曹君已先為之。且天子有專赦之權。而

縣令無之。囚豈不知何以相率而至。並無遺耶。是

知無不可感之人。其不可感者。仍是感之未至耳。

攄音持。

臨淄今山

東縣名。

行巡視也。

愍音解。見

前。

掾讀如現。

屬官也。

歐陽子名修。字永叔。論載其文集。

白話解釋。晉朝時候有箇曹攄。做了臨淄地方的縣官。那縣的牢獄裏有許多判了死罪的犯人。曹攄在年底邊到牢獄裏去巡視。見着了這一班判死罪的囚犯。心裏很可憐他們。就說道。過新年在人情上是很重要的。你們難道不想暫時回到家裏去嗎。囚犯們都哭着說。倘若能夠暫時回家。就是死了。我們也沒有什麼怨恨了。曹攄就盡數把他們放了出來。限了日期。叫他們回到獄裏。屬員們很固定地和他爭執。曹攄說道。這班人雖然都是小人。可是用恩義待他們。不至於負義的。我就替諸位擔當了這箇責任好了。果然到了限定的日期。一班犯人相率到來。並沒有遺失了一箇。

八德頌知初集信何遠一緣

二十

南齊何遠
操守清嚴
得一妄語
願謝一緣

和子恒續



何遠一練

練音解見前。伺偵候也。踐阼人君即位之稱。廣興即今廣東曲江縣。男古第五等爵名。豪右猶言豪強。凡稱霸一方者曰豪右。典守也。主其事曰典。生祠生存。

南齊何遠字義方。生平言不妄發。每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君一練。眾共伺之。終莫能得。**梁武帝**踐阼。封廣興男。為太守時。疾強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豪右畏憚。公清第一。凡典郡所至。民為立生祠。疾富強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已為人情之所難。況言不妄發。得一語之寡。謝一練之多。則伺之者必眾。而竟不可得。世人每妄語。而苦不自覺耳。若以何遠為法。每謝人一練。或可以自知其妄乎。

時立祠以
祝頌之也

〔白話解釋〕南北朝的時候。〔南齊〕朝有一箇永不說謊話的人。姓何。單名叫一箇遠字的。表字就叫義方。他的生平不肯講一句誑話。每每他對着別人說道。你倘若等候得了我的一句說誑的話。那末我就送你一疋好絹。許多人都很留心着等候他。可是終於得不到他的誑話。〔梁〕朝武帝做了皇帝之後。就封他廣興地方的男爵。當他做太守官的時候。他很恨那稱霸一方的人。好像恨着仇人一樣的。把那貧窮微賤的人。當着子弟們一樣看待。所以地方上豪強的人們都很懼憚他。當時的公正清官。要算他是第一箇了。凡是他做官所到的地方。百姓們都給他立着生祠。

八德須知初集信高允不妄

高允實對
願受極刑
臨死無妄
壽享遐齡



北魏北朝之一。即後魏也。餘詳前卷二第九則。國書北魏之史。崔浩作此書而得罪。太子即恭宗。時允為太子傅。故太子冀兩為之解。天威天子之威嚴也。失次失其常度之謂。分死謂本

高允不妄

北魏高允見世祖直言國書與崔浩同作。且註疏多於浩。上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太子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允曰。臣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曰。貞臣也。宥之。

許止淨謂生死大事自有定數。非推過於人所能幸免。高公直陳已過。其初也不肯聽恭宗之言。其繼也甯死不敢作一妄語。故能身享遐齡。名重九鼎。於戲。可以風矣。

分嘗死也。
一作自分。
必死解。
退齡長遠
之年壽。
九鼎夏禹
所鑄之九
鼎。
於威與鳴
呼通餘詳
前。

八德須知初集 信 高允不妄

百話解釋南北朝的時候。北魏朝的崔浩爲了修國史的事。情犯了死罪殺死了。這時候有一箇姓高名叫允的。去見世祖皇帝。直說着這國書是他和崔浩一同做的。並且自己所做的註疏。要比崔浩做的多。皇上聽了大大的生氣說道。照這樣說來。你的罪名比崔浩還要大些。那裏還有活路呢。太子在旁邊替他解釋道。因爲他見了皇上的天威嚴重。所以他的說話迷亂失次了。高允就說道。做臣子的罪名應當滅族。現在已經是臨死的時候。不敢講虛妄的說話。我是實實在地對答。並不敢迷亂的。世祖皇帝聽了。稱讚他道。你真是一箇貞信的臣子。就赦了他的死罪。

八德類知初集信魏徵媮媚

二十三

魏徵媮媚
不肯面從
責上失信
應對從容



魏徵嫵媚

唐魏徵事太宗嘗責上失信於民諫有不從帝與語
 輒不應帝曰應而後諫何傷徵曰昔舜戒面從臣心
 知其非而口應陛下是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帝
 笑曰人言魏徵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

先君謂魏鄭公守正不阿能回主意太宗創業賴
 玄齡守成賴魏徵故貞觀之初善政疊出皆由徵
 諫諍所致嘗曰願使臣為良臣毋使臣為忠臣其
 繩愆糾謬匡君不逮有如此太宗以為人鏡信然

稷。后稷。周
 之祖。
 契。音。溥。商
 之祖。
 嫵。與。斌。同。
 嫵。媚。姿。態。
 可。愛。之。意。
 徵。封。鄭。國
 公。故。稱。鄭
 公。
 貞。觀。太。宗
 年。號。
 繩。愆。糾。謬。
 糾。正。人。君

之過失也。
見書經罔
命篇。
匡輔助也。
不逮不及
也。

百話解釋。唐朝時候。有一箇著名的賢宰相。姓魏。單名一箇徵字的。他在太宗皇帝朝裏做官。曾經責問皇上。對百姓們有失信的事件。他每逢勸了皇上。皇上不肯聽從。那末皇上對他講話。他就總不答應。太宗皇帝說道。你答應了我之後。再來勸諫。又有什麼關係呢。魏徵說。從前舜帝警誡他人。面子上的服從。現在做臣子的。倘若心裏明明曉得不是。但是口裏卻勉強答應皇上。這就是面子上的服從了。那裏是稷契服事舜帝的初意呢。太宗皇帝就笑着說。別人家說魏徵的做人疏慢。可是我看他的態度。越覺得斌媚可愛了。正是爲了這些緣故呵。

八德須知初集信 戴胄守法



大理掌刑之官。少卿位在中卿下。選人候選之官員。資蔭謂本身資格及祖父餘蔭也。敕同勅與朕音解均見前。首先自白也。流五刑之一猶俗言充軍也。取消取已

戴胄守法

唐戴胄為大理少卿時。太宗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有詐冒事覺。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曰：卿欲守法，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上從之。許止淨謂法律可取消命令，命令不能抵觸法律。雖君主立憲國皆然。吾國君主專制數千年，命令法律幾無區別。甚至天子之命令可隨時取消，法律惟戴胄能知法為重，敕為輕，可謂大法律家矣。

經成立之
行為使之
消滅也。
抵觸抵拒
觸犯也。今
謂兩事之
互相矛盾
者曰抵觸。
君主立憲
國治權歸
之君主法
權則公諸
立法機關
者。
專制專一
統制也。

八德須知初集 信 戴胄守法

百話解釋 唐朝時候有一箇姓戴單名叫胄字的人做了大理寺少卿官的時候。太宗皇帝因為那些候選的官員多半是假詐冒替了祖父的門蔭取得本身資格的。所以下一道敕令叫那假詐冒替的人先自己檢舉出來稟告。倘若不自己出來稟明的就要辦他死罪。後來有一件假詐冒替的事情發覺了。皇上就要把那箇人殺死。戴胄因為是做著司法的官就根據了法律奏上去。應該把這詐冒的人辦了流配的罪名。皇上說你要自己守法律。難道叫我失了信用嗎。戴胄對答道。敕令是出於皇上一時的喜怒。法律是國家所以昭布大信於天下的。所以還是遵從法律為是。皇上就答應他了。

宋璟拒誣
許友偕死
張說實言
魏免棄市



宋璟責說

環音影。鯁同梗。說音悅。驗證也。廷辯謂在朝質對也。惶遽窘懼也。不測猶言意外之禍。廣平郡即今河北永年縣。

唐宋璟居官鯁直。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若不測者。吾且叩閣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累拜廣平郡公。以壽終。許止淨曰。易之欲誣元忠。引張說為證。許以美官。說既許之矣。後因璟責以大義。許以共死。乃不得不以實對。人貴有直友如此。然璟六子皆顯貴。而說子俱受誅戮。殆本原心地。終有不同者耶。

百話解釋。唐朝時候。有一箇出名的好宰相。他姓宋。單名叫一箇環字的。做官很正直無私。那時候有箇姓張名叫易之的。要誣害魏元忠。說他有違反朝廷的話。引了張說假做見証。暗地裏允許張說做了這箇見証。就給他做一箇美缺的官員。張說是已經答應張易之了。後來將要在朝廷上質對張說。惶恐得很。宋環就對張說說道。一箇人的名譽和義氣。是很重要的。不可去陷害了正直的人。希圖自己苟免。你倘若有了箇不測。我就到皇帝面前來救你。和你一同死罷了。張說感悟了。聽從宋環的話。就把實在情形奏對。魏元忠因此得免了死。宋環後來封做廣平郡公爵。並且享了高壽纔去世。

八德須知初集信 子儀見商

子儀誠信
免宵見商
回紇羅拜
福備九疇



回紇突厥之別種據有內外蒙古之地。說音稅。向之陳說也。
 免胄謂脫去戰時之冠。
 苜艸帥也。
 汾陽王子儀之封號。
 尚父代宗尊子儀之稱。
 三朝玄宗肅宗代宗程魚指程

子儀見苜

唐郭子儀賞罰必信。回紇入寇。子儀使李光瓚說之。回紇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曰：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眾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乃免胄見其苜。回紇捨兵下拜，曰：果吾父也。先君謂汾陽王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上尊為尚父，而不以寵辱為心，故身立三朝，執掌強兵，程魚讒謗百端，上終不信，最難得者。回紇服其誠，承嗣拜其使，非至誠待人，馬能如此。

元振。魚朝
恩二人。
承嗣姓田。
傲很不軌。
子儀使人
諭之承嗣
信服而拜
之也。

百話解釋 唐朝有箇大富大貴多男多壽封做汾陽王的。名字就叫郭子儀。他行賞罰是很信實的。有一次回紇國進兵到中國來。郭子儀就差了一箇李光瓚去對他們講。叫回紇好好的自己退兵。回紇人說郭公既然在這裏。可以讓我們大家見見面嗎。郭子儀就要出去給他們一見。左右的人說外國戎狄的野心那裏可以相信呢。郭子儀說他們的軍隊比較我們多幾十倍。現在照力量上講。是打他們不過的。所以我將對他們表示一種至誠。就脫去臨陣的盔帽。出去見他們的魁帥。回紇人就把兵器都放下了。大家拜着說。果然是我們的郭爺爺呵。

八德須知初集 信 道琮覓殯

道琮覓殯
慟諸汪洋
波中湔沸
得屍還鄉



二九

忤音逆也。徒流配也。嶺表五嶺之表即嶺南也。委見前。瘞讀若翳埋藏也。霖潦音林老謂雨大水漲也。滄沸音盆。誹水濁而沸騰也。刑襄或云即荊州襄陽。

道琮覓殯

唐羅道琮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臨終泣曰。獨委骨異鄉耶。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而去。後赦歸。會霖潦。失殯處。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尸。攜還鄉。道琮以同斥者。客死荆襄。臨終悲感。乃以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慰之後。遇赦歸。往求其殯。會潦失其處。乃慟諸野。信何至也。波中忽沸。祝之再沸。誠信所孚。水亦效靈矣。

百話解釋 國朝時代。有一箇姓羅名叫道琮的人。因為土了一封奏章。忤了皇帝的意旨。就把他流配到廣東嶺南地方去。有一箇同流斥去的人。當那臨死的時候。哭着說道。我竟孤零零地。把尸骨拋在異鄉了嗎。羅道琮就說道。我倘若有一日能夠回去。終不叫你獨自留在這裏的。就把這箇人埋葬在路的左邊去了。後來羅道琮遇着赦免。要回家鄉。剛剛逢着了霖雨。路上的水積得很多。找不到殯葬的所在了。羅道琮就在郊野裏。大大的慟哭着。水波裏忽然像湧沸的樣子。羅道琮因此祝告道。若是尸骨在這裏。可再湧沸一下。祝告完了。果然水又湧沸起來。於是就尋到了尸骨。帶回到家鄉。

八德須知初集信 曹彬激誠

曹彬守誠稱疾保民
江南城下不殺一人



子桓

江南指南
唐五代時
十國之一
垂克將得
之謂。

不血刃。刀
口無血也。
煜有育煜
二音。即南
唐後主之
名。

曹彬激誠

宋曹彬下江南。太祖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城垂克，彬忽稱疾。諸將問之，彬曰：余病非藥所能愈。惟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諸將共焚香為誓。明日，城陷，兵不血刃。李煜歸降，復待以賓禮。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為千秋佳話。故君子謂彬為第一良將。蓋由其信守太祖誠語，尤恐兵將未能信守，故稱疾不視事，以激使盡誠。古稱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若彬之為將，正可廣作功德，何忌焉。

百話解程。因朝初年間第一箇良將。姓曹名叫彬的。奉命去攻打江南。就是五代時候十國裏頭的一國。叫做南唐國的。太祖皇帝對曹彬說。城池攻下的時候。千萬不可殺戮平民百姓。後來曹彬在城頭將要攻破的當兒。就推說有病了。許多將士們都去問候他的病。曹彬就對他們說。我的病不是喫藥可以醫治的。只要諸位很誠心的。各自發一箇誓。攻破城池的那一天。決不亂殺一箇人。這樣做。我的病就可以完全好了。許多將士們於是大家焚了香。發了誓。到了第二天。城頭攻破了。果然兵士的刀上。也沒有沾着一點血迹。南唐國的君主叫李煜的來投降。又用待賓客的禮節對待他。

宗道忠實
不敢欺君
就酒家飲
竟如所云



宗道實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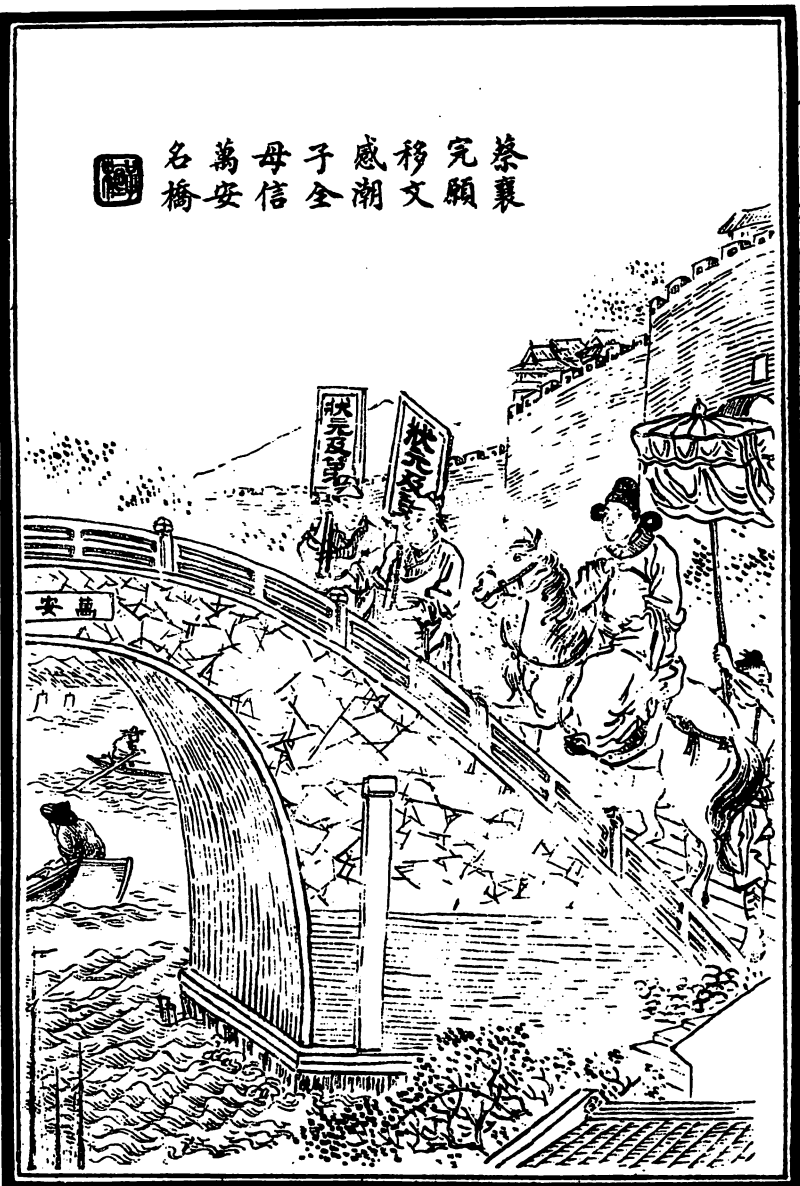
諭德東宮之官掌侍從贊諭。

憚懼也。魚頭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標木標準所以為平者見韓愈文。

宋魯宗道為諭德時嘗就飲酒肆真宗使者及門久之宗道還使者謂上怪公來遲何以對宗道答以實言之曰公當得罪曰欺君罪更大也入謝曰有故人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宗道拜參知政事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為人剛直遇事敢言不為小謹許止淨謂求忠實之臣以不欺為標準真宗可謂知人而宗道不敢匿罪竟得大用所謂君子落得為君子

〔白話解釋〕宋朝時代有一箇姓魯名叫宗道的做東宮的諭德官的時候。有一日到酒舖子裏去喝酒。真宗皇帝差了一箇人到他家裏去叫他等了好久的工夫。魯宗道纔回家來。皇帝差來的人說。皇上一定怪你來得太遲了。你把什麼說話去對答呢。魯宗道說。我就把實在情形說了。皇帝差來的人說。那末你就得了罪。魯宗道說。欺騙皇上的罪名。比較起來更加大了。於是魯宗道就到了皇帝那兒謝着罪。說。方纔有一箇老朋友來做臣子的。因為家裏窮苦。沒有備得杯盤。所以到酒舖子裏去喝酒。真宗聽了他這一番話。以為他這箇人很忠信。可以大用。

蔡襄完願 移文感潮 子全信 萬安橋名



娠有申震
 二音。女姓
 身動也。
 洛陽江在
 福建惠安
 縣西南三
 十里。西與
 晉江縣分
 界。
 泉州即今
 福建晉江
 縣。
 頻音頻。又
 有音與濱
 同。迫近也。
 汐音席。夜
 潮也。朝日
 潮。夕日汐。

蔡襄完願

宋蔡襄之母方娠。過洛陽江。渡遇風。舟將覆。聞空中
 曰。勿傷蔡學士。風浪頓息。時舟中姓蔡者惟一婦。因
 發願云。若生子為學士。必造橋濟渡。後生襄。以狀元
 出守泉州。母促建橋完願。襄幾經艱難。卒成萬安橋。
 洛陽江瀕海。舊設海渡。每遇風溺。死無算。且水深
 莫測。潮汐頻至。不得興工。襄以為母完願心切。乃
 移文而感海神。潮不至者八日。始得立石為梁。成
 此萬安橋。於戲。子全母信。宜其真誠感動神明也。

八德類知初集 信 蔡襄完願

三四

百話解釋園朝時代。有箇蔡襄的母親。在懷蔡襄孕的時候。坐了船去過洛陽江的渡。忽然遇着了很大的風。這隻船將要遭到覆滅。正在這箇大大危險的當兒。聽得天空裏說道。勿可傷蔡學士呵。驟然間一切的风浪都平靜了。這時候船裏只有這一箇婦人是姓蔡的。蔡襄的母親於是就發了一箇願。說倘若我生下來是箇兒子。將來做了學士。我必定要在這箇江渡頭造起一座大橋。去濟渡這些來來往往的人。後來生了蔡襄。果然中了狀元。出去到泉州地方做官。他的母親就催促他造橋了願。蔡襄經過了許多的艱難。終於造成了一座萬安橋。

八德頌知初集信陳瓊自責

三五



宋陳了翁
言不妄出
家人戲之
自責累日



陳瓘自責

瓘音灌。沙縣故城。

在今福建沙縣東十里。

邵氏指康節。

質就正也。

容止謂儀容舉止也。

累日不止一日也。

宋陳瓘字瑩中沙縣人。自號了翁。其學出於邵氏。又常質於劉安世。故其說理數兼推。閒居時容止莊敬。言不苟發。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瓘退自責者累日。曰：吾豈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了翁一生容止莊敬。言不苟發。豈不足以使家人了了。其言必有信。而家人特問是實否。固以戲之耳。了翁亦豈不了了其為戲問也。乃必自責累日。吾豈有欺於人。則其言無不信。為不可及也。

百話解釋。困朝時候。有箇姓陳。名叫瓊的人。表字就叫瑩。中是沙縣地方的人。自己起了一箇別號。叫做了翁。他的學問。是從邵康節先生那裏來的。又常常在劉安世那兒請教。所以他的學說。理和數。是均推重的。他平日閒居的時候。容貌舉止。都是很莊嚴恭敬。所有言語。一些兒也不亂發。有一天。他和家裏的人說話。家裏的人特地戲問他。這是真實的嗎。陳瓊退出了。以後。就自己責問着自己。這樣的有好幾天。他說道。我難道有欺騙於人家的事情嗎。為什麼遇着這種詢問呵。

緒餘

會意。比類合義以見。指揮也。然諾謂許諾也。見史記。倫類同類也。二千五百家為州。五百家為里。蠻南蠻。貊北狄。厲病也。猶情實也。言真情。輓音倪。軌音月。車轅。瑞所以持。衡者。大車曰輓。小車曰軌。

夫信德之固也。說文誠也。从人从言。會意。是知人言之不可不信也。言必有信。可以踐交遊之。然諾。可以化倫類之猜嫌。可以孚州里蠻貊之心意。信則民任馬。故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古帝王之治天下。上信下行。而人民崇之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可以去兵。可以去食。而不可以去信。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初集

禮

清靜自五道人題



●乾德忠字詩

忠直輕生死 丹心不受汗

鞍埋坏土碧 血灑御衣朱

柱石安君國 山河壯帝都

千秋光日月 補哀仰良謨

●安徽貴池姚宏昌四疊韻

忠節標千古 懷瑜弗染汗

援袍能殺白 折檻特旌朱

房病憂君國 韓書上帝都

補天兼捧日 輔弼仰宏謨

●廣東陽江莫士成七疊韻

衛主權飛箭 君衣勿浣汗

心丹袍著綠 血碧綬拖朱

誰上千秋鑑 猶懷萬里都

受恩圖厚報 盡瘁抱嘉謨

●江蘇興化楊雪門十疊韻

宋明忠節烈 不受槍篙汗

青史軍題岳 丹忱檻折朱

老蘇權六出 英勇墮三都

哀關隨時補 嘉言進爾謨

●雲南嵩明李鍾泰十二疊韻

孤忠知報國 姦佞詎能汗

補袞心誠赤 沾袍血染朱

奇勳光簡冊 烈氣壯京都

事主原無二 寅恭拜聖謨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忠節根天性 臨危不合汗

淚痕流袖赤 血跡染衣朱

寇盜猶猖獗 身家肯麗都

直言甘獲罪 朝夕進嘉謨

●湖南邵陽李有珪五疊韻

日月精誠貫 光明不納汗

匡君欽李法 為我鄙楊朱

鐵面除新法 冰心復舊都

王臣占褻褻 報國建訂謨

●江蘇高郵傅嘉愷八疊韻

忠盡忘私意 丹誠弗染汗

心清冰比白 背煌字皆朱

柱石搖難動 金湯美且都

鞠躬惟盡瘁 千古仰奇謨

●四川江油蕭米龍十一疊韻

丹心扶正統 豈懼淤泥汗

不喜慙為直 偏羞紫奪朱

情班朝帝闕 羣小絕皇都

揮得乾坤轉 功勳著典謨

●江蘇鹽城趙獻之十四疊韻

忠在心為主 云何得染汗

據鞍羣敬馬 折檻此旌朱

掘鼠當強敵 看羊返故都

勿欺兼勿二 即此長良謨

●江蘇鹽城姜保生三疊韻

忠悃扶人國 忘私豈納汗

惠民隄建白 罵賊勿攻朱

世繼更新主 心惟懷故都

西臺徒抱痛 無路獻良謨

●江蘇鹽城姜晉六疊韻

忠經十八則 無地著貪汗

允執精惟一 深嚴董江都

求仁文信國 陳道董江都

大計關興廢 閭閻舉遠謨

●安徽貴池姚沛芸九疊韻

忠勇全臣節 心無半點汗

諫君稱李絳 為我鄙楊朱

柱石思良佐 坵墟痛故都

敬終由慎始 巨拂仰英謨

●江蘇淮安何白民十二疊韻

忠由移孝作 大節豈容汗

治獄儲存丙 巡城守固朱

委身忘性命 報國機愈都

史册芳名播 千秋頌遠謨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五疊韻

忠盡泣窮途 君臣大道汗

只明心迹白 那管血痕朱

盡已勤王事 劔強尹國都

為人謀日省 竭力建端謨

八德須知初集卷五

二十四禮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八德須知初集 禮 伯禽趨跪

周魯伯禽
觀於橋梓
入門而趨
登堂而跪



康叔周公之弟。後封於衛。
 管音癡。擗也。
 橋木名。俗作喬。
 趨疾行也。嘉善也。
 吐哺。言吐出食物。急於見賢也。
 沐濯髮也。語音廢。知也。熱聞也。

伯禽趨跪

周伯禽隨康叔。三見周公。三被笞。以問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橋木。北山之陰有梓木。盍往觀。伯禽見橋高而仰。梓卑而俯。還告商子。曰。橋者父道。梓者子道。明日。伯禽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嘉其得君子之教。周公制禮。實開禮教之源。且嘗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禮天下之賢士。其子伯禽未諳禮節。宜其三見而三笞之也。商子以橋梓明父子之道。俾盡乎禮。誠不愧為君子矣。

百話解釋 圖朝初年間時候。有箇周公的兒子。名叫伯禽。跟了周公的弟弟康叔去見周公三次。就被他的父親痛打了三次。伯禽就去問商子。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商子道。南山的陽面有一種樹。叫做橋木。北山的陰面有一種樹。叫做梓木。你何不去看一看呢。伯禽聽了商子的話。就去看了。只見橋木生得很高。樹是仰着的。梓木長得很低。可是俯着的。就回來告訴商子。商子就對伯禽說道。橋木仰起。就是做父親的道理。梓木俯着。就是做兒子的道理。到了第二天。伯禽去見周公。一進門就很快的走上前去。一登堂就跪下去。周公稱許他受了君子的教訓。

宋桓未立
深明大體
遇水恤民
言權名禮



八德須知初集禮 宋桓罪己

二

宋桓罪己

宋國名。子
 姓公。壽周
 武王封微
 子於宋在
 今河南商
 邱縣。
 魯國名。周
 公旦之封
 邑。即今山
 東舊兗州
 至邳泗皆
 其地。餘參
 看卷一第
 六則。
 弔哀。慰也。
 古者列國
 有凶則弔。
 為凶禮之
 一。

周宋大水。魯莊公使弔馬。公子御說承父命對曰。孤
 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
 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
 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罪歸諸己。則和氣致祥。人心歡洽。罪歸諸人。則戾
 氣相感。民怨沸騰。公子御說以天災引咎自責。臧
 孫達謂其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厥後果稱賢君。
 可見人君之宜履禮愛人也。

御說莊公之公子桓公名說音悅。孤公侯之諫稱。辱謙不敢當之辭。禹湯夏商開國之聖主。勅梓也。桀紂夏商末世之暴君。洽者狹和也。合也。沸騰如水之受熱而涌沸也。履踐也。

百話解釋。夏朝時候。宋國裏受了重大的水災。魯國裏的莊公就差了人去弔問。宋國莊公的公子名叫御說。受了他父親的命。對魯國差來的人說道。因為了孤的不敬。所以上天降下了災禍。又使得貴國的君侯憂慮。這是我們覺得很抱歉的。就此拜受了貴國君侯的賜問了。魯國的大夫官臧文仲知道了這一番話。就說道。宋國將要興起了。從前夏朝禹王。夏朝湯王。每每歸罪自己。所以他們的興起來。是很快的。亡國的君主。像夏朝的桀。夏朝的紂。件件歸罪別人。所以他們的亡國。也是很容易的。並且諸侯列國裏面。有了凶災的事情。就自己稱孤。這是最合於禮的。言語既然恐懼。稱呼又很合禮。這樣說來。宋國的興起。是無疑的了。

八德須知初集禮 鉏魔觸槐

鉏魔 刺盾 奉命 而來 不賊 恭敬 竟自 觸槐



晉國名姬姓侯爵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傅子燮父。今山西太原縣。鉏麇音除。倪。不君。失君道也。數諫詳前。賊殺害也。假寐不脫衣冠而寢也。觸撞擊也。翳桑餓夫。

鉏麇觸槐

周晉鉏麇勇而知禮。靈公不君。趙宣子數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遂觸槐而死。

鉏麇一力士耳。其於趙盾。無恩怨之可言。非若靈輒之翳桑受惠也。況將君命以往乎。乃見盾之不忘恭敬。遂不忍賊民之主。觸槐以死。其重禮為何如乎。而盾之獲免。全在禮人可斯須去禮乎。

靈輒受宣子饋食之志

百話解釋 周朝時候。晉國裏有一箇人。名叫鉏麇。生平既然勇敢。又是很懂得禮體。晉國的靈公。卻是一箇無道的昏君。他的臣子姓趙。名叫盾的。後來的諡法就叫趙宣子。勸諫了好幾次。晉靈公很討厭他。就差了鉏麇去行刺。可是鉏麇去行刺的時候。很早。趙宣子的寢室門。卻是已經開了。端端正正穿好了朝服。預備上朝去。因為時候還早。趙宣子正坐着小睡。鉏麇見了這樣情形。就退了出來。歎着口氣說。一箇人平居時候。不忘了恭敬。這就是人民的主人翁了。去刺死人民的主人翁。這就不是不忠。拋棄了君上的命令。這就是不信。不信。那裏能夠在世上做人呢。就自己向槐樹上撞死了。

八德須知初集禮 孔子盡禮

五



至聖孔子老聃
是師事君
盡禮溫恭
威儀



俎豆設祭時所列之禮器。老聃謂老子。攝兼也。代也。定公十四年孔子以大司寇攝行相事。太廟魯周公之廟。每事問言不敢自是也。膳音凡。祭肉之熟者。事見孟子及史記孔

孔子盡禮

周魯孔子幼嬉戲陳俎豆。設禮容適周。問禮於老聃。仕魯攝行相事。事君盡禮。入太廟每事問。從而祭。膳肉不至。遂行過宋。與弟子習禮樹下。燕居申申。天天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孔子為三代完人。所盡不僅禮也。惟禮教以周孔為尊。周公制禮。孔子定禮。而禮教得以大明。以天縱之聖。猶問禮於老聃。且入太廟。每事必問。子貢欲去告朔餼羊。猶曰我愛其禮。故為萬世之師也。

子世家。
 燕居閒暇。
 無事之時。
 申申大夫。
 和舒之貌。
 朱註云申。
 申其容舒。
 也。大夫其。
 色愉也。
 屬嚴肅也。
 割不正謂。
 割肉不方。
 正也。
 天縱言天。
 所縱不為。
 限量也。
 禮人君月。
 朔告廟用。
 羊以祭。錢。
 音款。生牲。
 也。

[白話解釋] 周朝時候。魯國裏有箇大聖人。就是人人最尊敬的孔夫子了。孔夫子在幼年遊戲的時候。就陳設了禮器。裝了行禮的儀容。可見他生性是喜歡講禮的。到了周朝。就在老子那兒問禮。後來在魯國裏做司寇官。代理着相國的職務。他的服事君王。非常的盡了禮節。走進周公的廟裏。每一種事情。都要向人家問着。有一次。跟了魯國的君主行祭禮。可是燒熟的祭肉。沒有分給孔夫子。孔夫子因為他們無禮。沒等到脫下禮帽來。就離開了魯國。走到別地方去。路過宋國地方。和一班弟子們在樹底下習練禮節。孔夫子在平常沒有事的時候。他的容貌很舒暢。神色很愉快。外面雖然溫和。可是仍舊帶着嚴肅。外面雖然威嚴。可是不流於剛猛。外面雖然恭謹。可是心裏仍是很安泰的。他遇着放得不正當的坐位。就不肯坐下。割得不方正的肉。他就不肯喫。可見得聖人對於小小的事情。也是不肯苟且的。

石奮父子
敬謹持躬
忠孝慈悌
萬石家風



大中大夫
 當時之官
 稱
 二千石漢
 時內自九
 卿郎將外
 至郡守尉
 皆秩二千
 石
 路馬君之
 馬也
 式車前橫
 木古男子
 立而乘車
 有所敬則
 俯而憑之
 所以表示
 敬禮也
 肉袒去上

石奮恭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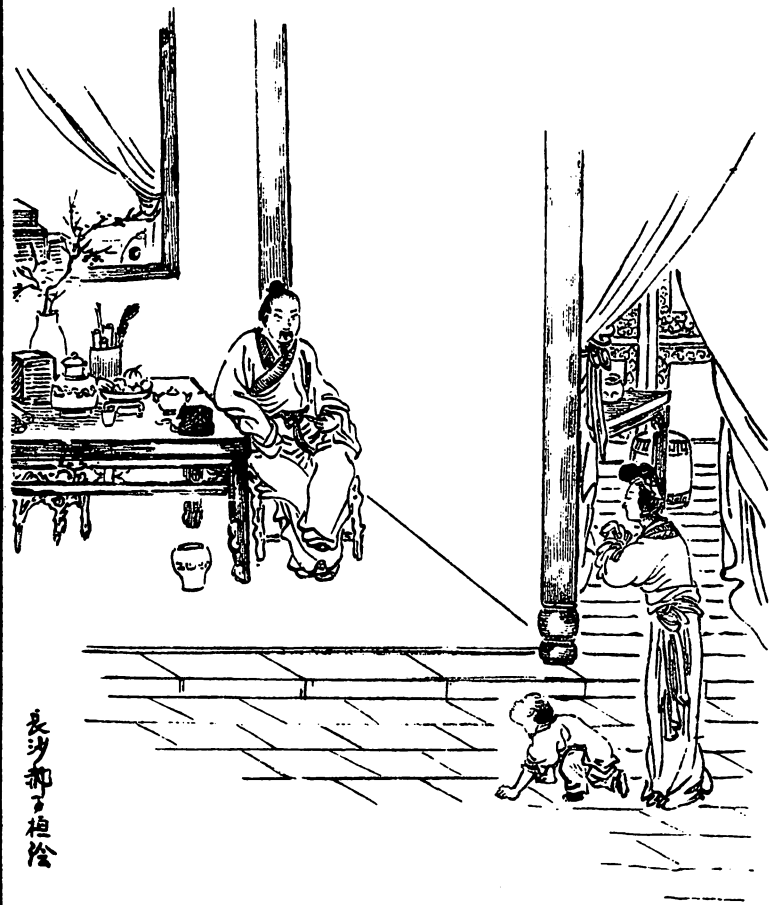
漢大中大夫石奮無文字極恭謹四子皆以謹官至
 二千石因號萬石君歸老於家過宮門必下車趨見
 路馬必式子孫為吏來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許止淨謂石家父子以敬謹持躬故事君則忠事
 父則孝教子則慈治民則化文王以小心翼翼而
 興周武侯以一生謹慎而治蜀至晉則競尚曠達
 裸身相對子呼父名蔑視禮法遂召五胡之亂矣

衣露股體。意謂歸罪。就刑戮。所以表其服。順也。競音榮。爭也。保音祿。赤體也。五朝。匈奴。羯。鮮卑。氏。羌。五種之人。

百話解釋漢朝有箇大中大夫。名叫石奮。他雖然沒有什麼文學。可是做人很恭敬謹慎。他有四箇兒子。箇箇都因為謹慎。所以都做了喫俸祿二千石的官。因為了這箇緣故。所以人家把石奮稱做萬石君。萬石君在朝廷裏告了老。回到了家裏住着。但是偶然經過皇帝的宮門。必定跳下了車子。快快的走着。看見了皇帝所用的馬。一定俯了頭。表示着敬禮。他的子孫有做了官來見他的。萬石君必定穿了朝服。纔見他們。也不再叫他們的名字。子孫偶然有了過失。萬石君就便坐着。對了桌子不肯喫飯。等到兒子們大家互相責備。脫去了上身的衣服。謝着罪。改過了。纔答應他們。

八德類知初集禮 仇覽自整

仇覽 宴居 以禮 自整 不責 妻孥 免冠 內省



長沙柳子桓陰

蒲亭在河南考城縣境。劉音粟。劉輕。輕仇也。恣放縱也。役使服役也。科罰。依所犯之輕重引科罰之也。宴與燕同。宴居閒居也。免冠。免去其冠。謝罪之禮也。

仇覽自整

漢仇覽一名香。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事畢。乃舍子弟還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平日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三子皆有文史才。元最知名。石奮子孫有過。不責子孫。而以對案不食化之。仇覽妻子有過。不責妻子。而免冠自責化之。陳元母告元不孝。覽以教化未至。親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元卒成孝子。其禮教之化人。誠足為後世法。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有一箇人。姓仇。單名一箇覽字。又一箇名字就叫香。做了蒲縣地方的亭長。每每勸百姓們農業完了之後。就叫子弟們去讀書。子弟們裏面。或者有些輕佻遊蕩的。就叫他們服役。或是耕田。或是種桑。很嚴厲地設下了科罰的條例。平日閒在家裏安居的時候。必定用禮儀整飭自己。妻子們偶然有了過失。仇覽每每脫去了自己的冠帽。自己責備着自己的教化不好。他的妻子們覺悟了。在庭前謝着罪。等候到仇覽戴起冠帽。纔敢升上堂來。仇覽有三箇兒子。都有文史的才學。內中有箇叫仇元的。是最有名望。

八德須知初集禮
盧植楷模

盧植 侍師 左右 美姬 未嘗 一盼 數載 如斯



白桓冷

盼音舉去聲願也視也。唯唯恭應之詞言不敢可否也。抗論不回直言不屈也。儒宗儒者之宗師也。見史記。楷模式也。法也。楨幹築牆所立之兩木故以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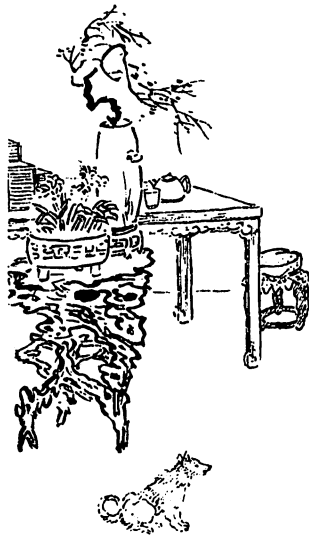
盧植楷模

漢盧植字子幹。剛毅有大節。師馬融。融左右多列美姬。植侍講數年。未嘗一盼。融以是敬之。董卓議廢立眾。唯唯。植獨抗論不回。曹操嘗曰。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昭烈微時。嘗執經門下。禮為男女大防。人之心志。最易為女子所移。故孔聖嘗以未見好德如好色。勉人馬融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亦以試諸生之心耳。植侍講數年。未嘗一盼。即此守禮一端。可以風世矣。

人才。
執經從師
受業也。
絳帳赤紗
之帳。

八德須知初集 禮 盧植楷模

百話解釋漢朝末年間的時候。有一箇姓盧的人。名叫植。表字叫子幹。他的為人剛毅。很有氣節。拜馬融做先生。馬融的左右。多排列着美貌的姬妾。盧植在先生的面前。侍立着講書。有好幾年。沒有一次把眼睛去看他們的。馬融因為這箇緣故。所以很敬重盧植。那時候有一箇大奸臣。名叫董卓的。聚合了朝廷的臣子。會議廢立皇帝的事情。許多的人都畏懼董卓的威權。只有唯唯的答應。獨有盧植說着反對的論調。曹操曾經稱讚他。說道。盧植的聲名。彰著於四海之內。他的學問。可以做儒家的宗師。是讀書人的模範。是國家的幹材。**蜀漢**昭烈帝貧賤的時候。曾經在盧植的門下受業。



孫魯獨處
未嘗傾斜
窮老告索
欣敬有加

孫畧溫恭

畧音軌。幽闇言非人所共見之地也。瞻仰視也。傾側也。偏側而不正也。蔬食之食。飯也。壟田中高處也。周旋行步轉折之狀。

晉孫畧恭孝清約。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斜。雖侯家豐厚。而布衣蔬食。躬耕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恆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畧欣敬逾甚。寒則同寢。食則同器。朝野稱之。人能於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常不傾斜。則其動容周旋。必中禮矣。人能於窮老告索之時。有求必應。不生厭慢。則其敬老憐貧之禮盡矣。況事父孝事兄恭。喜人善。畏聞人惡。非深於禮者。不至此。

百話解釋。晉朝時候。有箇姓孫名尋的人。他的為人恭謹孝友。清靜儉約。就是獨自一箇人住在幽闇的地方。他的容貌舉止。和兩目觀望的時候。沒有傾斜一些兒。雖然他的家裏。因為是封侯的。所以很富厚。可是他穿的是布衣。喫的是蔬菜。並且親自在郊野裏耕種田地。仍舊不廢棄讀書吟詩的功課。他很歡欣地。似乎有獨得的快樂。他有幾箇老年窮苦的親戚故交。常常到他家裏來借錢。人家多討厭他們。怠慢他們。但是孫尋是格外的歡迎。格外的敬重。天冷的時候。就同他們一處睡着。喫飯的時候。就同他們一桌喫着。朝廷裏的人和郊野裏的人都稱讚他的。

八德須知初集 禮 榮緒拜經

宋 榮緒 篤愛 五經 孔子 生日 膜拜 典型



南宋朝代名劉裕受晉禪國號宋都建康史稱南宋幼孤幼年無父也灌園種園藝。朔月盡而復蘇也在陰曆每月初一日。聖月與日相對聖也。恆當陰曆每月十五間。故簡稱陰曆初一十

榮緒拜經

南宋臧榮緒幼孤。灌園以供祭養。母歿。朔望輒拜。甘珍必薦。隱居京口。教授生徒。學者稱為披褐先生。甄明至道。惇愛五經。以孔子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衣冠拜之。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誡。其純篤如此。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為萬世禮教之師。是五經所在。即禮教所在。臧榮緒以尊敬孔子而篤愛五經。以孔子生於庚子日。乃於是日陳列五經。且具衣冠而拜之。而謂五經可廢也。否耶。

五日朔望。甘甘旨。珍珍羞。薦獻也。京口在今江蘇丹徒縣治以京峴山得名。一說即京江之口。禍音毛。布也。甄音真。表也。博厚也。篤誠與戒通。警也。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南宋朝的臧榮緒。從小就沒有了父親。他親自在園地裏種了菜蔬。拿來做祭祀祖宗和供養母親的。用度。後來他的母親死了。他在初一和十五這兩天。每每很恭敬的拜着。有了甜美珍貴的食物。也一定要獻供的。臧榮緒隱居在京口地方。教授着一班學生。當時的讀書人。因為他雖然不做官。卻是很有學問。所以稱他叫做披褐先生。他的為人表明大道。篤愛那詩經呀。書經呀。易經呀。禮記呀。春秋呀。這五部經。因為孔夫子是在庚子那一天生的。所以他到了這一天。把這五部經陳列在書桌上。穿了禮服。戴了禮帽。拜着。他又因為喝酒是要擾亂人的德性。所以常常說着警誡的話。他平生品行的純正和篤實。大概都是這箇樣子的。

八德須知初集禮原平恭耕

郭子原平
事死如生
恐人裸袒
束帶躬耕



子桓
經

十四

原平恭耕

南宋郭原平稟至行。傭力養親。親歿既葬。墓前田數

十畝。原平見耕者裸袒。藜其墓。乃貨家資。貴買其田

宅。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共

識。加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

許止淨曰。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父母邱墓

乎。束帶躬耕。此禮之出乎至性者。非矯也。賣物求

半價。而人加價與之。何俗之醇耶。然盛德所感。無

有頑民。亦理之必然也。

裸袒音甲。但赤身露體也。貨賣也。墾音懇。開田用力反土也。裁與。緩通。詩小雅小弁篇。止語助詞。矯過意示高也。

頑民。梗化之人。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候。長江以南的宋朝。有一箇守禮的孝子。姓郭。名字叫做原平。生來就有一種至性。他家裏非常窮苦。郭原平替人家做工。把得來的工錢。置辦物品。奉養他的父親母親。後來他的父親母親死了。安葬以後。墳面前有幾十畝的田。郭原平見那耕田的赤身露體。未免褻瀆了他父母的墳墓。就把家裏的產業都出賣了。用很重的價值。把那箇田地買了進來。束好了帶。流着眼淚。親自去耕種開墾。每每出去賣物。只討着一半的價值。城裏的人都曉得他是郭原平了。就把他的討價。加倍給他。彼此大家辭讓着。終要使得畧為賤一些兒。纔收了價錢。



敬音啟。

牧守州郡之長官。比類也。綴輯也。

囂音朽。喧譁也。

替音茂。無知識也。

索敬嚴肅

北魏索敬為中書博士。時魏尚武功。貴近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敬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嚴憚焉。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敬。敬以喪服散於眾篇。遂選比為喪服要記。

許止淨謂世風日下。士氣囂張。為師者寧取其嚴。不取其寬。師不嚴。則道不尊。學者於自治之規矩。準繩。尚替替不知。安望其克己復禮。為忠為孝乎。故治國必自端士風始。欲端士風。必自尊師道始。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北魏〕朝裏有一箇姓索單名一箇敵字的人。在朝裏做了中書博士的官。這時候的〔魏〕朝。一味的講究武力功勞。貴家的子弟們。都不留意去考究學問。索敵的教導人。是很勤謹的。循循善誘。既然很嚴肅。又很有禮節。因此貴家的子弟跟他遊學的。都很懼怕他。所以能夠成名立功的人很多。前前後後都有顯達的人。官做到尚書太守的。竟有幾十箇。都是曾經在索敵那兒受業過的。索敵又因為禮記裏的喪服一部份。向來沒有專篇。都是散見在各篇的裏面。他就一概選出來。再分了類。做成了一篇喪服要記。

薛聰方正聞室矜莊
友于諸弟杖罰何妨



八德類知初集禮薛聰矜莊

十七

薛聰於莊

聞音解見前
 矜莊持己莊嚴也
 憂廬墓均見前
 友于本畜經君陳篇言兄弟相愛也
 官音志仕也
 徐州今江蘇銅山縣地
 刺史領一州之要職
 刺者刺舉不法史者

北魏薛聰方正有理識。雖在閤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慄然。父憂廬墓。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婚宦。恆不免杖罰。除徐州刺史。政存易簡。卒於州。吏人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諡簡懿侯。許止淨曰。薛聰事魏高祖。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他人。欲進以名位。輒不受。帝曰。卿天爵自高。非人爵所能崇也。故人必自勵於閤室。而後能化及於家國。

使也。
易簡言不煩苛也。
獨音解見前。
遺愛仁政遺留使人愛也。語本左傳。
輒音解見前。
天爵道德尊貴也。人爵名位崇高也。語本孟子。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北魏朝有一箇姓薛名叫聰的人。他的品行很方正。辦出來的事務，都是很合理，很有見識。雖然住在暗房子裏面，也鎮日價很端正莊嚴的。別人家看見了他，沒有一箇不懼怕的。他丁了父親的憂，在墳旁邊築了一間茅蓬住着。他悲酸的哭聲，就是走路過的人聽得了，也要替他傷心。他對於兄弟們，很友愛和睦。可是家教很嚴。諸位弟弟，雖然已經娶了親，做了官，但是有了過失的時候，總免不了用杖責罰的。後來薛聰做了徐州地方的刺史官，他的行政很簡易，不繁重。他死在徐州任上，下屬和人民把他的坐榻保存起來，表示留存薛聰的遺愛。朝廷裏又封贈他叫簡懿侯。

八德須知初集禮 彥光易俗

彥光立學招致大儒焦通禮闕令其觀圖



相州在今河南臨漳縣西。諛音實。偏陂也。闕失也。

岐州在今河南南召縣西。

韓伯俞事詳三集卷一第四則。

彥光易俗

隋梁彥光為相州刺史。相州人情險詖。千變萬端。光招致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授。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變。有焦通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光令觀孔廟中圖像。通悲愧若無容。因訓而遣之。卒為善士。彥光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遷相州刺史。盡力提倡禮教。卒至大變其俗。焦通禮闕。令觀孔廟中韓伯俞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涕之像。通遂自愧無容。卒以改善。愈見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百話解釋 隋朝時候。有箇梁彥光。在相州地方做刺史官。相州地方人民的性情。向來是很陰險很偏陂的。所以變化多端。梁彥光就招致了品行端方的讀書人。在每一箇鄉村裏。設立一箇學校。不是聖賢人的書。是不講的。因為這箇緣故。人人都很刻苦勉勵。相州地方的風俗。也大大的改變了。有一箇人。姓焦。名叫通的。侍奉雙親。沒有禮節。給他的從堂兄弟告發了。梁彥光就叫焦通去看孔夫子廟裏。韓伯俞。因為母親打他不痛。悲傷母親的力衰。對着母親大哭的圖像。焦通就悲痛慚愧的了。不得。好像沒有容身之地的樣子。於是梁彥光就教訓他一番。叫他回去。終於焦通改過了。成了一箇品行良善的人。

德言開經
執先被濯
束帶振襟
危坐苦學



德言對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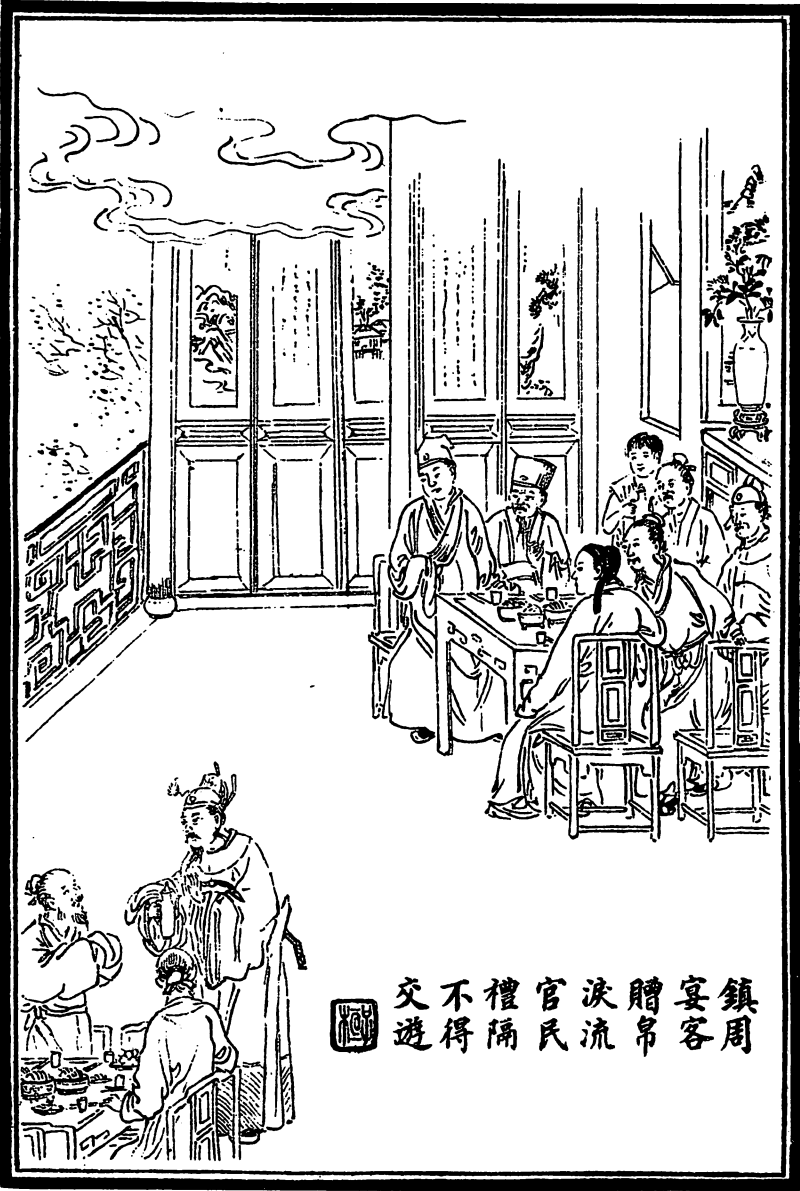
著作郎。專掌國史之官。弘文館。唐武德九年。改修文館。為弘文館。晚節。晚年也。被音滯。潔也。危坐。端坐也。武陽縣。在今廣西羅城縣北。懿。美也。

唐蕭德言字文行。明左氏春秋。太宗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自苦。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詔以經授晉王。封武陽縣侯。卒年九十七。

歸有光曰。廣東陳元誠。平生未嘗讀書。一朝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夫儒家經書。本是修淑身心。一言而為天下法。一行而為百世師。經書所在。古聖賢嘉言懿行所在也。可不敬歟。

白話解釋 唐朝時候。有一箇姓蕭名叫德言的。表字就叫文行。他貫通了一部左氏春秋。在太宗皇帝的時候。先做了專掌國史的官。後來又陞做了弘文館學士。蕭德言到了晚年的時候。更加刻苦研究學問了。每逢要攤開經書來。一定先要洗了手。洗了臉。並且束好了衣帶。端端正正的坐着。他的妻子勸他道。老年人為什麼還要自己這樣的尋苦喫呢。蕭德言回答他的妻子道。對了先聖人的言語。那裏再敢怕辛苦呢。皇帝下了詔書。叫他去教授晉王讀經書。又封了他武陽縣的侯爵。蕭德言死的時候。年紀已經九十七歲了。

八德須知初集禮 鎮周贈帛



鎮周 宴客 贈帛 淚流 官民 禮隔 不得 交遊



舒州即今安徽潛山縣。壽春即今安徽壽縣。都督自南北朝後皆鎮之任。皆帶都督之名。般同者。酣飲飲酒而樂也。縱恣也。放也。

鎮周贈帛

唐張鎮周舒州人。自壽春遷舒州都督。就故宅。多市酒。穀。召親故酣飲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復得為交遊。自是一無所縱。境內肅然。以舒州人而為舒州都督。誠非易守。守法則傷情。徇情則違法。違法非禮也。傷情亦非禮也。鎮周先就故宅歡宴親朋十日。復分贈金帛。臨別又以禮隔泣告之。情深矣。法彰矣。禮盡矣。

百話解釋 圈朝時候。有一箇姓張名鎮周的。他本來是舒州地方的人。後來打從壽春地方遷調到舒州地方去。做都督。他就到了自己家裏。買辦了許多的酒呀。菜呀。遍請了親戚朋友來。大家很高興地喫了十天的酒席。等到酒席喫完了以後。又把金銀綢緞分送給他們。流着眼淚和他們告別。並且對他們說道。今天還能夠同諸位老朋友很高興地喝酒。明天那是舒州的都督治理百姓了。官吏和人民在禮節上是有阻隔的。那末大家就不可以再來往了。從此以後。他治理一切的事情。一些兒沒有放縱的地方。所以舒州境內是很嚴肅平靖的。

八德須知初集禮 韓臯敬笏

二十三



韓臯敬慎
 三世大臣
 祖父遺笏
 不授僕人



韓臯敬笏

況音恍。

鑑音監。鏡也。

戶部尚書。掌全國戶口財賦之官。猶今之財政部長。

笏音忽。朝見時所執之手版也。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均詳前。

手澤。先人遺留之用物。見禮記。

物。見禮記。

[唐]韓臯字仲聞。休之孫。滉之子也。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鑑。資質厚重。有大臣器。官至戶部尚書。其家三世為大臣。傳執一笏。臯以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僕人之手。歸則躬置於卧內榻上。明日出。復自取之。韓休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韓滉仕至將相。皆事君盡禮。一門三代為大臣。皆止於敬。而臯且敬及其笏。未嘗將祖父所存之手澤。輕授於僕人。其禮也。亦即其忠也。孝也。於戲。不愧為韓休之孫矣。

百話解釋團朝時候。有一箇姓韓名叫臯的。表字叫做仲聞。就是著名的宰相。名叫韓休的孫子。出將入相。名叫韓滉的兒子。韓臯的面貌。很像他的父親。所以韓臯打從父親死了以後。就不再去照鏡子了。他的資質很厚重。頗有大臣的器度。後來畢竟官做到戶部尚書。他們的家裏。三代都做了這樣的。大官。傳下來一塊朝見皇帝時候執着的手版。韓臯因為這塊朝皇的手版。是經過他的祖父和他的父親所執過的。所以沒有一次輕易地交給僕人手裏去拿。他每逢朝裏回家的時候。必定親自把這塊手版。放在臥室裏的榻上。第二天出去朝皇的時候。再親自拿取的。

唐柳公綽兄弟孔懷
教子禮法不離小齋



綽音策。朝謁朝見。參謁也。平旦天初明也。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一心志也。故燕息之處曰齋。讀書之室亦曰齋。郢音引。晨省晨起省問安否也。昏定晚間安定牀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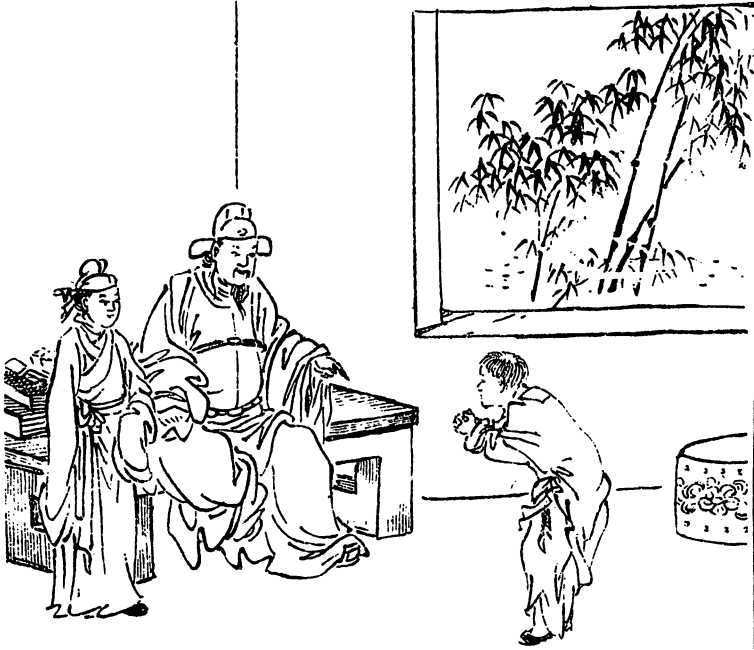
公綽小齋

唐柳公綽非朝謁之日平旦即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與弟公權及羣從弟皆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召子弟入躬讀經史訖。乃講居家治官之法。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凡二十餘年如一日。公綽為京兆尹。杖殺無禮之神策軍將穆宗。怒詰之。執禮不屈。帝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其妻韓夫人和丸教子者也。故子仲郢孫璞。珪。璧。玼。皆官於朝。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宗。

神策軍詳
前。和丸即合
熊膽丸。
弟同憐。
宗信仰之
意。

八德須知初集禮公綽小齋

百話解釋。唐朝時候。有一箇姓柳名叫公綽的人。他在不
上朝去見皇帝的日子。天色初亮起來的時候。就到自
己讀書的小齋裏。他的兒子們柳仲郢等等。都束好了帶。
去行早晨省問的禮節。柳公綽和他的弟弟柳公權。以及
那一班從堂兄弟們。都一同會聚了喫飯。打從早晨一直
到晚上。總不離開這箇小齋的。天晚了。家人們點了蠟燭
送進來。柳公綽就把子弟們叫進小齋來。自己讀完了經
史以後。就對他們演講居家和做官的大道理。這樣完了
以後。纔回到寢室裏去。兒子們再來問了晚安。行了昏定
的禮節。這般地行了有二十多年。一些兒也沒有改變的。



崔稅
端莊
言不
多說
役使
僕僮
亦用
禮節



後梁朝代名五代時。朱全忠受唐禪國號梁。史稱後梁。都汴。有今河南及陝西。北部。湖北中部之地。稅音拙。太子賓客。唐代始置之官。干犯也。禰泥里切。父廟也。祁大也。定命之限。

崔稅命僕

後梁崔稅舉進士。仕至太子賓客。性至孝。接後生未嘗無誨焉。羣居公會。端坐寡言。嘗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盛暑祁寒。不使冒犯。嘗夢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人每以為僕役之對於我。應有禮節也。我之對於僕役。無所用其禮節。不知禮為五常之一。常者。即須臾不可離也。無論對於何人。處於何地。皆須合禮。惟在用之得當耳。觀崔稅之於僕役。可知矣。

謂壽命有
定限也。蓋
稅當夢人
引路至一
舍而止。一
人謂其修
喜。加引三
十八里。故
稅知六十
八為其壽
命也。

白話解釋五代時候。後梁朝有一箇姓崔名叫稅的人。中了進士官做到太子賓客。他的天性非常孝順。接見後生的時候。沒有一次是不去教誨他們的。每逢許多人聚在一塊兒。或是公共聚會的時候。他一定很端端正正的坐着。很少講話。他常常說。多講話不但引起人家的歡喜和厭惡。並且或者干犯人家祖上的名諱。所以還不如少講話。他就是差遣用人。也用禮節去差他們的。在大熱大冷的時候。總是很小心。不使受了暑熱。或者冒了風寒。有一次他夢見有人引他走三十里路就住了。又有一箇人說他是修善的。就加引了三十八里。所以他曉得自己壽命的限度是六十八歲。於是到了六十七歲的時候。就告了老。第二年果然死了。

八德須知初集 禮 楊時立雪

宋有 楊時 師事 程頤 雪深 一尺 侍立 不移



文種信
印

被舉而試
 驗及格者
 曰進士隋
 始設此科
 目中者曰
 第不中者
 曰不第
 調遷也
 赴趨而就
 之也
 穎音皓
 穎昌即今
 河南許昌
 縣
 洛今河南
 洛陽縣
 瞑目閉目
 也
 醉音昨

楊時立雪

宋楊時字中立。潛心經史。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
 見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
 矣。顥卒。又從程頤於洛。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
 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
 二程為當代名儒。楊時捨官師事之。知所擇矣。其
 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最可佩者。
 侍立師旁。雪深一尺而不去。蓋其得力於二程之
 禮教多矣。

八德類知初集禮 楊時立雪

二十八

湖陽今湖
南縣名。
餘杭蕭山
皆浙江縣
名。

白話解釋 宋朝時候有一箇姓楊單名叫時的人。表字就叫中立。他讀書對那經書和史書很用心。中了進士之後。朝廷裏調他去做官。楊時不肯就。他到潁昌的地方去。拜了大程夫子名。叫顥的做先生。師生們都很歡心。等到他回去的時候。程顥雙眼送着他。說道。從此我們的大道。傳到南方去了。程顥去世了以後。楊時又到洛陽地方去。在二程夫子名叫顥的那兒受業。這時候。楊時的年紀已經有四十歲了。可是侍奉先生愈加的恭敬。有一天。程顥偶然閉了雙眼坐着。楊時和一箇同學。姓游名。叫酢的。在程顥旁邊侍立着不去。等到程顥醒了。門外面已經下了雪。有一尺多厚了。

晦翁莊重
敬慎威儀
自少至老
須臾未離



八德須知初集禮朱熹間居

三九



子桓

朱熹間居

宋朱熹字仲晦。自號晦翁。莊重能言。間居未明而起。

深衣幅中方履。拜於家廟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

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

步徐行。其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未嘗須臾離也。

晦翁幼穎悟。父松指天以示。問曰。天之上何物。父

異。授以孝經。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

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幼時

已不凡。至觀其平日行止。無時無地。不合於禮也。

深衣。古代制服。衣裳相連。被體深遠者。幅巾。俗亦謂之襜頭。則法也。

畫。入聲。同劃。

〔白話解釋〕朝有箇著名的大儒家朱夫子。單名是一箇
熹字。表字就叫仲晦。自己取了一箇別號。叫做晦翁。他的
為人很端莊穩重。在朝廷裏又能夠很正直的說話。他在
平日家居的時候。每每天色還沒有亮。他就起來了。穿好
了衣裳相連的制服。戴了襪頭。着了方頭鞋子。到家廟裏
和先聖神位前去跪拜。行了禮以後。退回到書房裏。几案
必定擺得很正。一切書籍器用。必定很整整齊齊的。有時
候倦了休息。就閉了眼睛。端正正的坐着。休息完了起
來。就整齊了腳步慢慢的走。他的威儀和容貌舉止的法
則。從少年時節一直到老。沒有一些兒時候放棄了的。

元廉希憲
卓見超羣
不厚尊貴
獨禮斯文



希憲禮賢

下。謙下之意。

襜褕。見前。

繫。關聯也。

犯上干犯在上者也。

於。憐也。惜也。

元廉希憲禮賢。下士劉整以尊官往見公。不命坐。諸生襜褕袖詩請見。公延入坐。盡歡。既罷。人或問之。公曰。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雖貴。曾有犯上之行。諸生斯文。我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矣。尊富貴。輕貧賤。人之常情。而不知己失禮矣。然非謂尊貧賤而輕富貴也。亦惟視其賢不賢耳。亦非謂尊其賢而輕不賢也。蓋不賢者須化之為賢。故嘉善而矜不能。若以不賢致富貴者。則卑之可也。

百話解釋。元朝時候。有一箇姓廉。名字叫希憲的。很敬禮賢士。並且很謙虛。優待讀書人。有箇大官。姓劉。名叫整的。去見他。廉希憲不叫他坐。有幾箇前宋朝的秀才。衣服穿得很破很醜。袖子裏帶了所做的詩句去見他。廉希憲就邀他們入坐。大家談得很歡喜。這班人去了以後。人家就問廉希憲。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廉希憲說。凡是做國家裏大臣的人。或說或不說。和他的一進一退。都關係着天下的輕重。劉整雖然貴顯。可是他曾經有了冒犯皇上的行爲。秀才們都是些斯文的人。我若不去格外的厚待他們。那末讀書的風氣。都要從此衰下去了。

八德須知初集禮公諒檢飭

三十一

宇文公諒
拒女夜奔
閨室端坐
手記思存



公諒檢飭

弱冠二十歲之稱見禮記曲禮篇。館見前。屬聲惡聲也。叱見前。翌日明日也。識去聲與誌同記也。畫有所為數語本楊伯雄對金廢帝海陵語見金史。楊伯雄傳。浙省浙江

元字文公諒弱冠館於富室。半夜有婦人叩門。公諒厲聲叱去。翌日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故。平居雖閤室必正衣冠端坐。嘗自識手記之編首曰。畫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許止淨曰。按輟耕錄。公諒入浙省院試。案上有字。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所書。試官以文不中式。將黜之。座主龍鱗州過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旋登進士第。官同知。雖曰爵祿前定。蓋亦陰德所致耳。

省也。
同知。元時
諸院司及
各府州皆
設是官。與
明清不同。
中式舊時
科舉取中
者謂之中
式。
座主中式
者稱考官
之謂。

白話解釋。元朝時代有一箇人。雙姓宇文。名字叫做公諒的。當他年紀二十歲的時候。在一家富戶人家坐館教書。有一天半夜裏的時候。有一箇婦人來敲他書房裏的門。宇文公諒就大聲地把他叱退了。到了第二天。宇文公諒就推托了別的事情。辭了館回去。終於不把這箇緣故講出來。他平常閒居的時候。雖然獨自一箇人住在暗室裏。也一定正了衣服帽子。端端正正地坐着。他曾經親自在他所記事的書面上寫着道。白天裏所做的事務。到了晚上就記起來。倘若有不可以記出來的事務。那就不敢做的。天地和鬼神請聽了這些話。並且時時刻刻的監督着。

道壽
盡禮
以事
其親
受杖
謝教
文質
彬彬



道壽進杖

元蕭道壽母年八十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

盥音貫。洗手也。

櫛音職。理髮也。

拱拱手也。俟待也。

須臾猶言少頃。

侍盥櫛。日三飯。必侍母食。然後食。至夕。必侍母寢。然後寢。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論語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人子事親。本當始終盡禮。須臾無違。乃道壽必自進杖。伏地以受。命起。乃起。起復再拜。敬謝違教。拱立左右。色喜。乃退。盡禮之至矣。故錄之。以為好禮者法。

〔白話解釋〕元朝時候。有一箇姓蕭。名叫道壽的人。他的母親。年紀已經八十歲了。他服事母親。奉養母親。都是非常的盡禮。每一天的早上。等候他的母親起來了。蕭道壽夫妻兩箇人。親自侍奉洗臉梳頭。每天三餐飯。一定要等候他的母親吃了。纔自己去吃。到了晚上。一定要等候他的母親睡了。纔去睡。有時候他的母親。或者生了氣。要責罰他。蕭道壽就自己拿了杖來。進給母親。自己跪在地下受打。打完了以後。他的母親叫他起來。纔敢起來。起來了以後。又拜謝着。違背了教訓的罪。再拱了手。在母親的旁邊立着。一直等到他的母親臉上有了喜色。於是纔敢退出去。

八德須知初集禮居仁敬齋

三五



居仁主敬
 以敬名齋
 居喪守禮
 骨立如柴



居仁敬齋

餘于今江西縣名。

骨立言瘦之至也。寢門內門也。

鷄衣補綴之衣。簞音單。盛物之竹器。粹音粹。專一不雜也。覲見也。

明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從吳與弼遊。其學以求放心為要。心主乎敬。因以敬名齋。對妻子如嚴賓。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主講白鹿書院。閣修自守。布衣終其身。

胡子安貧樂道。鷄衣簞食。築室山中。四方求學者甚眾。人謂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觀其以敬名齋。對妻子如嚴賓。居喪則三年不入寢門。杖而後能起。其守禮之嚴。殊不多覲。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有一箇講學家。姓胡。名叫居仁。表字就叫叔心。是餘干地方的人。跟着吳與弼讀書。他的學問。是要搜求放失的本心為主。因為正心。是在乎把一箇敬字做主腦。所以他就把這箇敬字。做了他書齋的名字。他平常對着妻子們。像見了嚴肅的賓客一樣。他的父親母親亡故了。他居喪時候。悲泣得很。瘦得身子上的骨頭都露了出來。不用拄杖。就不能夠立起身來行走。足足的有三年。不走進內室的門。他和人家說話。鎮天不講到利祿上去。後來在白鹿書院裏做講道的主教。暗地裏修持。很謹慎的自守。終身做一箇平民。不肯出去做官的。

緒餘

履見前。豐古禮字。靈啓切。讀與禮同。凡事親之禮皆定而晨省。冬溫而夏清。清音清去聲。寒也。外內位正。本易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伯仲兄弟之行次也。樂羣敬業。謂愛好同類。

夫禮德之範也。教人遵上訓下。履行人倫規矩也。說文禮履也。所以祀神致福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禮字从示从豐。豐行禮之器也。不知禮無以立。禮之體敬為主。禮之用和為貴。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上則優賜有加。下則鞠躬盡瘁。禮行於君臣矣。定省溫清。出告反面。禮行於父子矣。外內位正。和而有別。禮行於夫婦矣。長幼有序。伯友仲恭。禮行於兄弟矣。樂羣敬業。毋相聚以邪談。禮行於朋友矣。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初集

義

清許自五道人題



●乾德義字詩

義氣充天地 時宜養浩然
惡邪先惡仗 尊德樂尊賢
正路行無礙 安居處是選
知非斯速已 何必待來年

●安徽貴池姚宏昌四疊韻

義氣山河壯 千秋獨凜然
葬師云傲烈 殉友左儒賢
曠族良田置 周續來空選
式廬欽雅誼 千木重當年

●廣東陽江莫士成七疊韻

義薄雲天上 英雄出自然
準情推上聖 酌理仰高賢
事本平心制 行從正路選
芳聲盈宇宙 奚止歷千年

●江蘇興化楊雪門十疊韻

配義能無礙 充推氣浩然
元臣莘野聖 小苑麥舟賢
達道路由共 安仁宅不選
首陽孤介士 叩馬問何年

●雲南嵩明李鍾泰十三疊韻

大義垂天壤 千秋尚凜然
桃園宗往聖 莘野仰名賢
養氣剛無害 臨財志不遷
浮雲輕富貴 至訓想當年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大義難侵犯 參天共凜然
贈困洵可感 焚券莫稱賢
配道氣毋礙 同心志勿選
勸君由正路 人壽幾何年

●湖南邵陽李有珪五疊韻

端發因羞惡 明如火始然
置田方膽族 焚券並稱賢
路叶由庚詠 桐徵太甲選
臨財思不苟 戒得樂餘年

●江蘇高郵潘嘉愷八疊韻

義氣垂天壤 中懷豈歉然
惠人心至善 救友世稱賢
常恨知非晚 奚容見異選
讀書學何事 莫負此青年

●四川江油蕭米龍十一疊韻

所生為義集 升降自悠然
達節稱君子 行權仰聖賢
合宜須勇進 見異罔思選
無礙於心性 培修歷有年

●江蘇鹽城趙獻之十四疊韻

義德須方外 趨之若利然
臨財無荷得 殉難乃為賢
事到因宜制 聞來便速選
莫言迂濶論 並禮作豐年

●江蘇鹽城姜保生三疊韻

大義沖霄漢 中心無間然
乾坤留正氣 風節抗前賢
遇難頭寧斷 成仁性不遷
文山衣帶贊 彪炳萬斯年

●安徽貴池姚沛芸九疊韻

義非由外鑠 心制事宜然
羊左存微烈 夷齊耐古賢
至剛無是礙 見異戒思選
人道從茲立 端居養成年

●安徽貴池姚沛芸九疊韻

義盡斯仁至 文人氣浩然
碎碑陳敏直 蹈海仲連賢
薛國民稱頌 岷州俗變遷
收骸營葬後 吉夢入明年

●江蘇淮安何自民十二疊韻

義方遵父教 孝子所當然
焚券馮多智 辭婚朱最賢
舍生宜取法 見得勿思選
正氣彌天地 長存不計年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五疊韻

義烈姓名傳 欽崇舉世然
燕山裁後進 東海蹈先賢
周急非圖報 締友肯變遷
乾坤充正氣 共慶太平年

八德須知初集卷六

二十四義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八德須知初集義 馮緩焚券

馮緩彈鋏客於孟嘗
收債市義焚券免債



諼音諼。薛孟嘗君封邑在今山東滕縣東南四十里。矯命假託孟嘗君之命也。券音勑。契也。凡以文者曰券。市買也。市義買得義聲也。鈇音頰。劍把也。

馮諼焚券

周齊馮諼為孟嘗君收債於薛。矯命以債賜諸民。焚券而歸。孟嘗君曰：債收畢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問何所市？曰：市義而還。君府藏盈積，惟寡義耳。君曰：諾。後孟嘗君廢，諸客皆去，獨賴馮諼得復其位。

馮諼初見孟嘗君之時，則曰：無好無能。孟嘗笑而受之。食無魚，出無車，無以為家。三彈劍，鈇孟嘗如願償之人，方疑其貪也。乃感其恩而市義以報之。卒至君廢客散，賴諼而復位，義士之報人多矣。

百話解釋。圓朝戰國時候齊國有箇馮諼替孟嘗君到薛的地方去討債。他就假傳了孟嘗君的命令把百姓們欠他的債都賜給百姓們了。又把這許多的債票當着百姓們的面前統統燒掉了纔回來。孟嘗君看見馮諼回來了就對他道。債都收完了嗎。為什麼來得這樣快呢。馮諼回答道。收完了。孟嘗君又問馮諼買了什麼回來呢。馮諼回答道。買了義字回來。我看你的府上金銀穀米綾羅綢緞都是富足得很。只缺了一箇義字。所以我替你買了希有的東西回來了。孟嘗君聽了勉強應了一聲。後來孟嘗君不做齊國的相國了。他門下所有的食客都走了。幸虧得馮諼纔能夠再做了齊國裏的相國。

齊魯仲連
義不帝秦
寧蹈東海
不忍為民



說去聲昔
稅以言語
輸人使從
己也
尚首功以
獲敵首為
功而與重
賞也如斬
敵一首得
爵一級是
也
蹈音導踐
也
平原君趙
惠文王封
弟勝於平
原在今山
東平原縣

仲連蹈海

周齊魯仲連遊於趙時秦圍趙急魏遣新垣衍說趙請帝秦仲連乃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尚首功之國也權使其上虜使其民彼即肆然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秦軍聞之卻五十里魯仲連義不帝秦寧蹈東海而死其辭慨慷其志激昂義氣所感秦軍為之卻退新垣衍稱其為天下士平原君且欲以千金為之壽仲連笑而卻之為人排難解紛不受人報無愧為天下士矣

南二十五
里。
壽以金帛
贈人也。

〔白話解釋〕
周朝末年間時代。齊國裏有一箇高士。姓魯。名
叫仲連。遊歷到趙國裏去。這時候。秦國的軍隊。把趙國圍
困了。危急得很。魏國裏就差了一箇使臣。名叫新垣衍的。
去遊說趙國。叫他們稱秦國的國君做皇帝。就可以免了。
這箇危急的困難。魯仲連得知了。就去見新垣衍。說道。他
們秦國裏的人。是拋棄了禮義。提倡殺人計功的國家。上
面的人用着權術。看待百姓們像俘虜的一樣。他們倘然
自大的放肆起來。稱了帝。那末我魯仲連只有跳到東海
裏去死了。無論如何。是不肯給他們做百姓的。秦國的軍
隊。曉得了這一回事。大大的起了恐慌。就退去了五十里。

樓護 仗義 念舊 憐貧 呂公 夫婦 奉養 終身



名節名義節操也。疎音休感動也。歸俗言投靠。姬音於去聲。老婦之通稱。
五侯王鳳弟譚尚立根逢同日封列侯時稱王氏五侯。長安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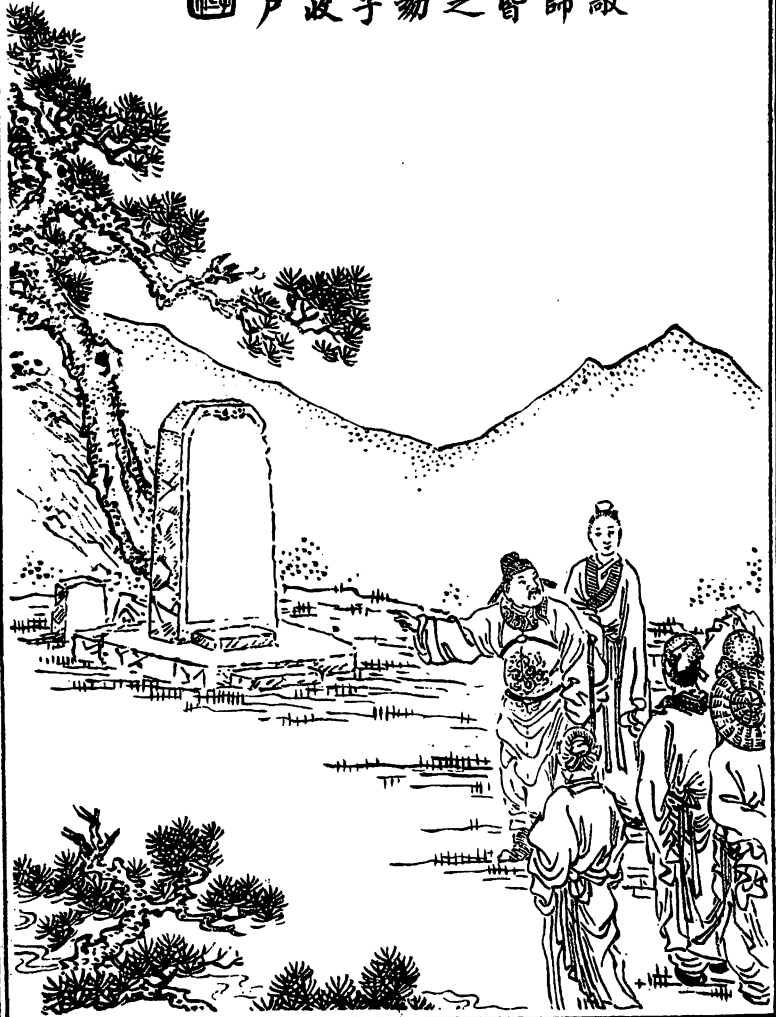
樓護養呂

漢樓護字君卿。為人短小。論議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樓護與谷永同為五侯上客。長安號為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故人呂公夫婦依之。身與同食。並囑其妻亦與呂姬同食。妻子厭之。且以義所當奉。流涕責之。其義也。亦即其信也。

八德類知初集義樓護養呂
 四

百話解釋漢朝時候有一箇人姓樓單名是一箇護字表字就叫君卿他的身材生得很矮小他的談論卻依據了名節所以聽他談論的人大家都很有感動他有一箇老朋友姓呂的沒有兒子就到樓護的家裏來靠老樓護就自己和姓呂的一同喫飯樓護的妻子和姓呂的妻子一同喫後來樓護告了老住在家裏他的妻子們就很有些厭惡姓呂的樓護就流着眼淚責備他的妻子們說呂公是我的老朋友他因為家裏很窮苦自己年紀又老了所以來托身於我在義氣上面講這是應該奉養他的於是竟養老姓呂的過了終身。

云敵
人之師
皆背之
自勅
弟子
竟收
其尸



云敞葬師

平陵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十五里。禁錮者禁止固蔽猶後世之永不敘用也。大司徒西漢時丞相之稱。掾音緣去聲亦讀如硯佐貳官之通稱。劾有去入兩音論人過失也。中郎侍衛

漢云敞字幼儒平陵人。師事同郡吳章。章當世名儒。弟子千餘人。以不附王莽被誅。其弟子皆禁錮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為吳章弟子。收章尸歸葬。京師稱其義。官至中郎諫大夫。王莽顛政。莽之長子宇與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事覺。莽殺宇。章坐腰斬。以章之弟子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人盡更名他師。獨敞自劾為弟子。且收尸歸葬。義之所至。可為事師者法。

之官。
顯與專通。

〔白話解釋〕漢朝時候。有一箇姓云單。名叫敞的人。表字就叫幼儒。是平陵地方的人。拜同鄉人姓吳。名叫章的做先生。吳章是當時很有名的讀書人。他的弟子們有一千多箇。可是吳章因為不肯附和那奸賊王莽。被王莽把他腰斬了。凡是他的弟子們。都禁止固蔽了。永遠不能夠做官。於是吳章的門弟子。箇箇都改在別人的門下做弟子了。這時候云敞正做着大司徒的屬員。就自己聲明是吳章的弟子。竟收了吳章的尸首。回去安葬。京城裏的人都稱美云敞的義氣。後來云敞做到中郎諫議大夫的官。

八德須知初集 義 宋弘念舊



宋弘既貴
念及糟糠
不尚公主
大振綱常



司空。六部之一。掌邦土。即今主管建設之要職。
 湖陽。在今河南沁源縣南八十里。有湖陽店。即故址也。
 糟糠。妻之通稱。謂貧賤時同食糟糠也。
 斛。音解。見前。
 虞。音支。移。戶局也。

宋弘念舊

漢宋弘為司空時。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許止淨曰。人情險薄。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妻。彼聞長公主下嫁。豈不驚為富貴逼人。三生有幸。遑計牀頭涕泣。人有虞。虞之歌。谷風之詠。耶。宋公德器。羣臣莫及。湖陽誠弘之知己矣。

歌為秦百里奚妻作。見風俗通。谷風詩經。邶風篇名。刺夫婦失道也。

白話解釋東漢朝的時候。有一箇姓宋名弘的人。做司空官的時候。剛逢着光武皇帝的姊姊湖陽公主。新死了丈夫。光武皇帝就和湖陽公主大家談論朝裏的臣子。去探他的意思。湖陽公主道。宋公很威嚴的容貌。和有道德的器識。這是一班臣子裏頭都沒有。一箇及得他的。光武皇帝聽了。就去對宋弘說道。俗語說的。做了官。好把貧賤時候的朋友換過了。有了錢。好把窮苦時候的妻子換過了。這不是人情上都是這箇樣子嗎。宋弘道。據做臣子的所曉得的。凡是貧賤時候的交好。是不可以遺忘的。同過甘苦。喫着糟糠的妻子。是不可以離異的。光武皇帝就對湖陽公主道。這箇事情。是不成功的了。

八德須知初集義 巨伯請代



漢荀巨伯者友臨危
行義代死胡賊班師



巨伯請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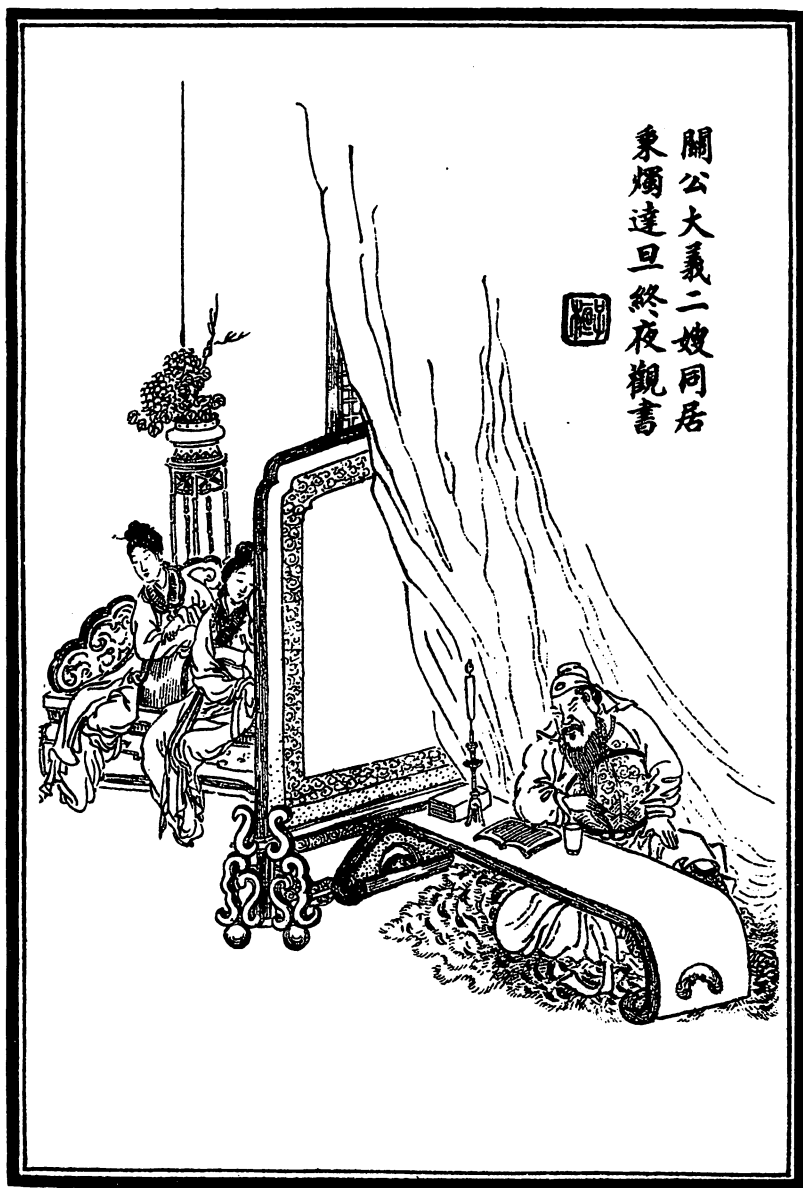
省視也。郡為地方之區劃。漢仍秦制。以郡統縣。故後人稱府曰郡。掠音略。奪取也。

委釋音解均見前。

漢苗巨伯。遠省友疾。值寇攻郡。友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巨伯所行耶。賊至。巨伯請以身代友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豈可掠有義之邑。遂退去。一郡獲全。大軍所至。一郡皆空。獨巨伯之友。以疾故而不能行。是固萬無生路矣。巨伯不忍獨生而去。則巨伯不亦危乎。乃賊問之。則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願以身代其死。賊感其義。竟釋去。義之為用大矣哉。

百話解釋東漢朝的時代。有一箇很重義氣的人。姓荀。名字叫巨伯。有一次。他遠遠的去看朋友的病。剛巧遇着強盜們來攻打府城。他的朋友說道。我身體有病。今番只好等着死了。你不妨回家去。荀巨伯對答他的朋友道。我遠遠地來看望你。你就叫我去。敗壞了義氣去求活路。這那裏是巨伯肯做的事呢。後來強盜們到來了。荀巨伯就請求把自己的身體。去代替朋友的性命。強盜們聽了。大家互相說道。我們這一班沒有義氣的人。那裏可以來搶奪有義氣的地方呢。就一夥兒大家退去了。滿府城裏的人家。因此都得保全了。

關公大義二嫂同居
秉燭達旦終夜觀書



關公秉燭

稠音酬。稠人廣坐。謂人眾多之處。

下邪見前。說音執。

東音丙。執也。

浩然之氣。正大之氣也。

充滿也。

蠢音春。上聲。愚也。瞞音滿。平聲。操小字。

漢關羽字雲長。先主寢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曹操東征。拔下邳。擒羽。使張遼說降。羽表三約。時甘糜二夫人為操所獲。使羽與夫人共居一室。羽秉燭達旦。

關公大義參天。古今無兩。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於天地之間。卒以扶漢安劉。三分鼎足。先主視如兄弟。而義之所在。侍立追隨。不避艱險。如此蠢爾曹瞞。豈容污以不義耶。秉燭達旦。猶其餘事耳。

百話解釋漢朝末年閒時候有箇關公單名是一箇羽字表字就叫雲長。蜀漢的先主劉備和他睡的時候同牀。和兄弟一樣的看待。可是關公在許多人的面前總在先生的旁邊鎮日地立着。他跟了先主去周旋一切。無論什麼艱難危險。都是不退避的。有一回曹操帶了軍隊一直向東方進兵。攻破了下邳地方的城池。把關公捉了去。差了一箇姓張名叫遼的人去勸他投降。關公就表明了先約定三樁條件。這箇時候先主的妻子甘夫人和糜夫人都給曹操捉住了。就叫關公和二位夫人。在一箇房間裏同住。關公就點燒了蠟燭。手拿了到天明亮。

祖遜避亂親黨共之車載老疾躬自奔馳



八德須知初集義祖遜避難

十一

祖逖避難

逖音賜。豁蕩謂無拘束也。俠能仗義而扶弱抑強也。颯音周。給也。淮泗即安徽淮泗道之地。刺史見前。釀音暖以酒酌地也。考妣為父母之別名。

晉祖逖性豁蕩。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京師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難淮泗。以車馬載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元帝用為刺史。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心。卒盡復晉土。祖逖義舉不勝枚舉。勸督農桑。剋己務施。收葬枯骨。為之祭釀。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泣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卒時百姓如喪考妣。其得人心如此。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又有以父
死稱考。母
死稱妣者。

百話解釋。晉朝時候。有一箇姓祖名叫逖的人。他的天性是無拘無束。度量很大。錢財看得很輕。喜歡做義俠的事。情。每每到種田人家去的時候。假稱了他哥哥的意思。把穀米和綢布分給貧苦的人。京師裏發生了亂事。祖逖就帶領了親戚和同鄉的人。有幾百家。到淮泗地方去避難。把所有的車子馬匹。都載了那些老年的和生病的人。自己卻是步行着。所帶的藥物和衣服糧食。都和那一班人共有。後來元帝叫他做了刺史。官祖逖因為國家的山河破碎。前途很是危險。常常存着振興恢復的心思。終於後來盡數恢復了。晉朝失去的土地。

八德須知初集 義進之救友

進之 賑濟 破產 安貧 投水 救友 相與 沈淪



子桓

贍音善去聲周也助也
 也
 聲音磬盡也
 也
 墮音惰落也
 淪音倫沒也
 劫掠音解均尼前也
 充斥眾多也

進之救友

南宋張進之家世富足。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到進之門。相約勿犯。散財救荒。義也。因以貧罄人所難矣。供奉難友。義也。經時盡誠。則又難矣。墮水救友。義也。投水拯救。相與沈淪。則難之又難矣。舍生取義。我於進之見之。而卒得免死。且以免劫掠之相犯。義聲昭著矣。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南宋朝有箇姓張名叫進之的。家裏很有錢。遇到了荒年。張進之就把自己的家財分散了。去救濟那同鄉同里的人。因為這箇緣故。家裏就從此窮苦了。可是被他救活的人。卻是很多。有一箇做太守官姓王名叫味之的。朝廷裏要來捉他。他就逃避到張進之的家裏。張進之供奉他。經過許多時候。總是極盡着誠意。極盡着能力。有一次王味之跌在水裏。沈了下去。張進之就跳到水裏去救。那裏曉得大家都沈下去了。過了許多時候。纔得被人家救起。這時候。遍地都是盜賊。搶掠的事情。發生得很多。可是強盜們到了張進之的門口。大家相約着不可走進去。

張謙求妻因貨千疋
令妻遠迎宜其家室

木少初



張讜求妻

讀音黨。掠，音掠也。中官，宦官。見後漢書。婢，使役。之，入男曰。奴，女曰婢。冀氏，故城在今山西安澤縣東南一百二十里。購，求也。實，尋訪也。垂，將近也。程鵬，舉事。載二集卷四第十六。則，詳前。紡績，詳前。

北魏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癡。不梳沐。後讜為冀氏刺史。因貨千餘足。購求皇甫文。成帝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重室家之義。皇甫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程鵬舉失其妻。挾鞋卅餘年。以求之。張讜失其妻。因貨千餘足。以求之。而其妻一則不解衣。勤紡績。以自贖其身。一則不梳沐。為詐癡。以永保其節。均得破鏡重圓。夫義婦節。後先輝映。可以風薄俗矣。

破鏡重圓。
陳樂昌公
主事。見古
今詩話。
風教化也。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北魏有箇人。姓張名叫讜。他的妻子雙姓皇甫的。被人家搶了去。送給宦官的家裏做奴婢。皇甫氏就假裝着癡呆。不肯梳頭。也不肯洗面。後來張讜做了冀氏地方的刺史官。就買辦了一千多疋綢布。去交換皇甫氏。那時候的文成皇帝。見張讜來購求所費的錢用得這樣多。覺得很奇怪。就把皇甫氏引去見皇帝。這時候皇甫氏的年紀快要到六十歲了。文成帝見了說道。原來南方人很有重視家室的義氣呵。等到皇甫氏回來的時候。張讜就叫那一班姨太太。到境上遠遠的去迎接。

蘭根 受賞 美女 十八 歸其 父母 由義 君仁



岐州見前。

宛川。或云在安巖宣

城縣東南。

俘音孚。獲

也。

界毗連也。

矜音解。見

前。

撫安慰也。

永興。今湖

南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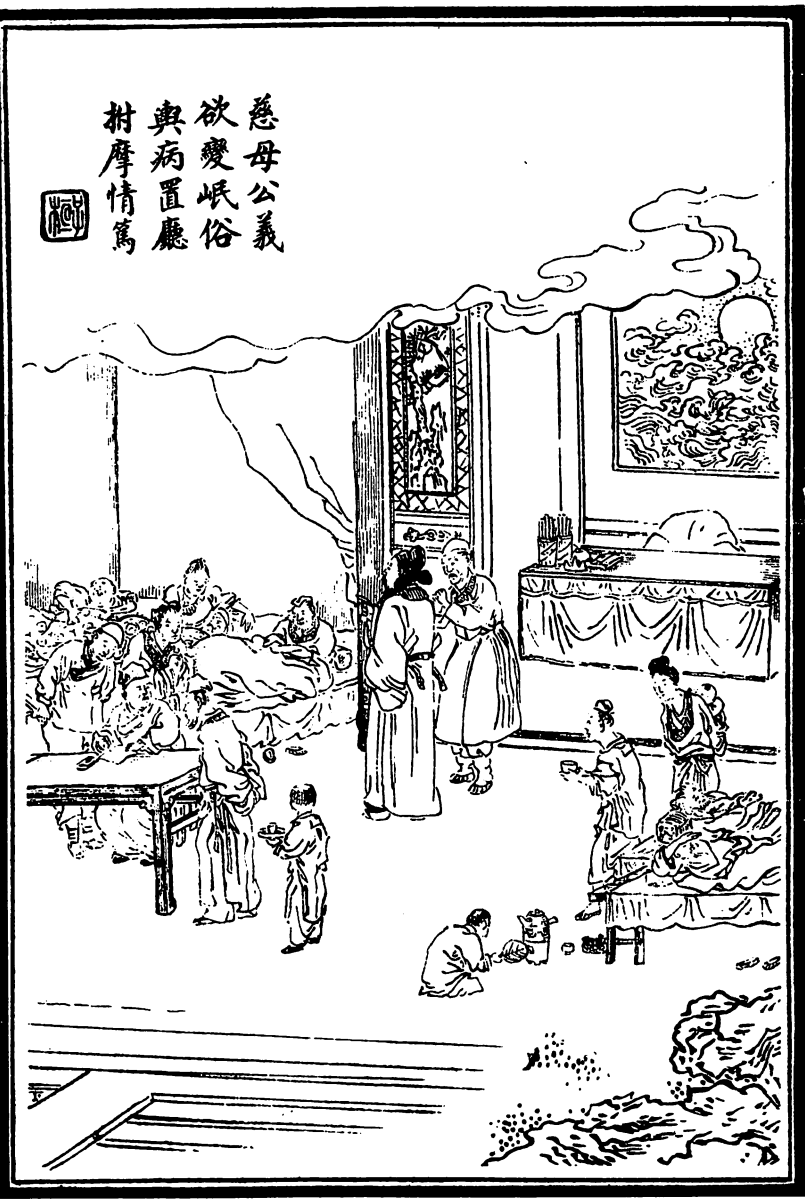
蘭根歸美

北魏魏蘭根博學高才。父喪廬墓。毀殆滅性。為岐州刺史。蕭寶寅破宛川。俘美女十人。賞蘭根。根曰：「此縣界於強寇。故附從以救死。官軍至。宜矜而撫之。奈何效賊為虐乎？」悉求其父母而歸之。後封永興侯。好色。人之所欲也。況美女十人。皆出於賞乎？第美女皆由俘而來。人之父母。失其女。孰不望其得歸乎？蘭根孝義性成。必亦念及於此。故以其縣界強寇。附從救死。矜而撫之。諒而歸之。其陰德動天矣。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北魏朝有箇姓魏名叫蘭根的。學問很博。才情又高。他的父親死了。在墳旁邊搭了一箇茅蓬裏住着守孝。悲傷的了不得。差不多要哭壞了自己的身子。後來做了岐州地方的刺史官。這時候蕭寶寅攻破了宛川地方的城池。擄了十箇美貌的女子。就賞給魏蘭根了。魏蘭根說道。這箇縣城。因為在強盜的境界裏。他們不得已附合了強盜。來救自己的性命。一旦望着官兵到了。應當可憐他們。撫恤他們纔好。為什麼反而學了強盜們的行為。去做那虐待人民的事呢。就去訪求那美女的父母們來。盡數叫他們各自領了回去。後來魏蘭根一直封到了永興地方的侯爵。

八德類知初集 義 公義變俗

慈母公義
欲變岷俗
與病置廳
拊摩情篤



十七

公義變俗

岷州即今甘肅岷縣

療音料治病也。相染相互傳染也。殆危也。

隋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岷俗一人病疫。合家避之。孝義道絕。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命凡有疾者。悉輿置廳事。迎醫療之。俟愈。召其家人親族。諭之曰。設若相染。吾殆矣。眾感泣。此風遂革。合境呼為慈母。許止淨謂疫固有傳染者。然棄之不顧。孝義道絕。則良心先死矣。何若盡看護之責。以死生聽之。天命為心安理得也。公義盡將病者。迎置廳事而已。亦無恙。豈非疾病雖有傳染。而死生終有天命耶。

百話解釋 隋朝時候。有箇辛公義。做了岷州地方的刺史。官可是岷州地方的風俗。每逢一家人家裏有一箇人生了疫病。全家的人都避了開去。孝義的大道理。都沒有了。凡是生病的人。因為沒有人去服侍。所以多半是死了的。辛公義要想改變這箇壞風俗。就下了一箇命令。凡是有病的人。都用轎子擡到衙門裏大廳上來。再叫了醫生來替他醫治。等他病好了。辛公義就叫了他的家裏人。和他親族的人來。對他們說道。假若疫病要傳染。那末我一定死了。於是一班人很感激地哭了。這箇壞風俗。因此纔得革除了。合境裏的百姓。都稱呼辛公義叫做慈母。

元振博濟
練者乞資
不問姓氏
盡數與之



元振名震。
以字行。
縗服音解
見前。
寔音寔葬
下棺也。
吝惜也。
夷夷秋。
夏華夏。
代見前。

元振濟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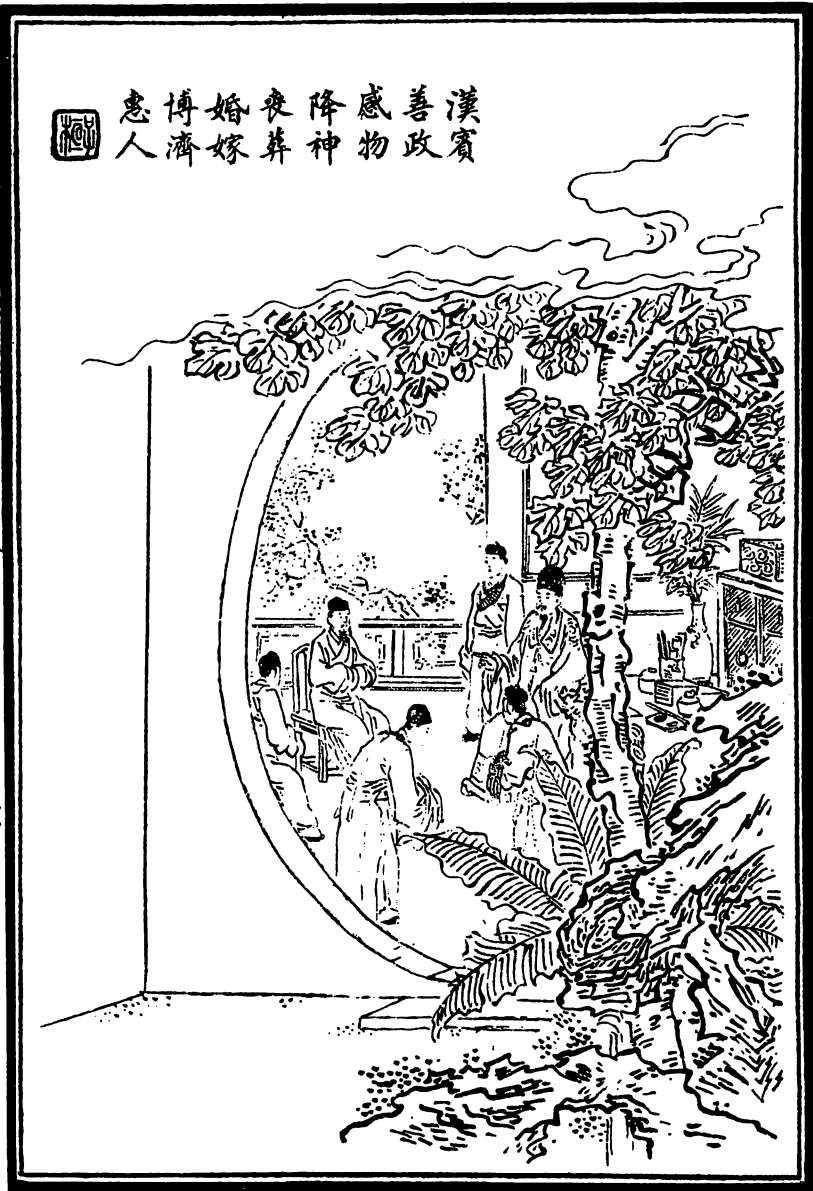
唐郭元振年十六為太學生。適其家寄資錢四十萬。有縗服者叩門云。五世未葬。各在一方。今欲遷寔。乏於資財。求相濟。元振不問姓氏。悉與之。無少吝。及長為官。善撫御。夷夏畏慕。後封代國公。

元振賢乎哉。年僅十六耳。且其家所送之資錢有四十萬之多。雖縗服者五世未葬。各在一方。同時遷寔。亦不需如此之多。且縗服者亦不冀其全助也。而竟如數與之。且不問其姓氏。尤為人所難能。

百話解釋 國朝時候。有箇郭元振。年紀十六歲的時候。在太學裏讀書。這時候剛巧他的家裏帶來了四十萬文錢。給他做零碎用度。有一箇穿了喪服的人。到郭元振的門口。請求着道。我家裏五代的靈柩。都沒有安葬好。散處在各地地方。現在要想遷來安葬。可是沒有錢。所以特地向先生來請求救濟。郭元振也不問他姓甚名誰。就把家裏寄出來的四十萬文錢。盡數給了這箇穿喪服的人。一些兒也沒有吝惜的臉色。等到後來郭元振年紀長大了。做了官。善於撫恤人民。和駕御下屬。所以無論本國人。外國人。都畏懼他。羨慕他。後來封到了代國公。

八德類知初集 義 漢賓惠人

漢賓 善政 感物 降神 夜葬 婚嫁 博濟 惠人



二十

漢賓惠人

潞州即今山西長治縣。晉州平陽即今山西臨汾縣治。曹治事之官署也。四封猶言四境。稔音杜。穀熟也。塋音營。塋兆墓地也。沛然雨盛貌。

後梁朱漢賓為潞州節度使。移鎮晉州。在曹日。飛蝗出境。臨平陽遇旱。親禱龍子祠。踰日雨足。四封大稔。及還鄉。親舊淪沒者。塋兆未辦。則給以棺斂。婚嫁未畢。則助以資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義之。惠而不知為政。則其惠猶未廣也。若朱漢賓善政所致。飛蝗為之出境。甘霖為之沛然。豈得謂神明無靈乎。至其助人塋兆。助人婚嫁。見義必為。存亡均感。宜其福壽兼全。子孫繼起也。

百話解釋五代時候。後梁朝有一箇人。姓朱。名漢賓。先做了潞州地方的節度使。後來又調到晉州地方去。叫他鎮住晉州的。每逢他住在這箇地方的衙門裏。那末這箇地方稻田裏的蝗蟲。就都飛出他所治理的境界。他到了平陽地方的時候。剛剛逢着天旱。他就親自在龍子祠裏禱告。果然不到一天工夫。田裏的雨。就下得很足了。四境收穫的年成。非常的大熟。等到朱漢賓告老還鄉。他的親戚故舊家裏窮苦的人。有辦不起喪葬的。就給他們棺木具殮。有辦不起婚嫁事情的。就幫助他們錢財。凡是受着他恩惠的。竟有好幾百家人家。那一郡裏的人。都很稱美他的義氣。

查道童年畫地為第
資斧助喪且為擇塔



哀音杯聚也。遺音解見前。驚音育。黃也。傾謂盡其所有也。賢押以貸錢也。號讀如職。號州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歎音慄。歲不豐登也。

查道博施

宋查道幼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寡。長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將鬻女以襄事。道傾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質女婢於人。道為贖之。查道知號州時。歲歉。出積廩米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飢者。全活萬餘人。平居祿賜所得。輒散施親戚。與人交。多周給。其博施濟眾之懷。胎於兒時。成人之美。全始全終。故曰：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百話解釋 宋朝有箇姓查名道的人。幼小的時候就在地上畫着一所大房子。說道：這箇屋子是應當去分給贍養那些沒有父母和沒有了丈夫的人。長大了要去上京考試。可是家裏沒有錢。不能夠上路。他的親戚和族裏的人就大家集合了三萬文錢。去送給他做費用。路過他父親的朋友呂翁的家裏。剛剛呂翁死了。家裏窮得很。不能夠安葬。想把女兒賣去了。去辦喪事。查道就把所有的錢。盡數給了呂家。并且替呂家的女兒。選擇了一箇女婿。另外用了錢。把他出嫁了。查道又有一箇老朋友死了。家裏非常的窮苦。把女兒押了錢。給人家做了鬟了。查道又替他贖了回來。

宋范仲淹
千畝義田
以濟羣族
衣食賴焉



八德頌知初集義仲淹義田

二十三

負郭謂距城郭甚近也見史記蘇秦傳常稔常熟之謂也。贍助也。給也。餘詳前。主計掌管財賦也。出音吹去聲。出納財物之付出收入也。

仲淹義田

宋范仲淹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喪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公少孤貧。以天下為己任。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為政仁厚。所至有恩。民皆畫像立生祠。義田之置。祇以贍族。然已無人能及。

〔白話解釋〕朝時候有一箇名臣。姓范。名字叫做仲淹。他的平生做人。最喜歡救濟人家的窮苦。凡是他的親近又貧窮的人。和疏遠的裏面有賢良的人。他一定都給他們錢用。當他做大官的時候。買了近城的好田一千畝。稱他做義田。去贍養和救濟他自族裏的許多人。每天有飯食給他們喫。每年有衣服給他們穿。凡是有嫁女兒的。娶媳婦的。或是有亡故的。有安葬的。種種事情。都有錢貼補他們。並且選擇了他族裏年長又賢良的人。去管理這件事。一切銀錢的付出和收入。都有一定的時候。

袁昇買妻
義而歸之
不求聘禮
復贈餘貲



資貨財也。臨安今浙江縣名。

橐音拓。無底之囊也。

妬與妒同。

翌音翼。翌年明年也。

袁昇還妾

宋袁昇五旬無子。其妻具資。囑往臨安買妾。妾有憂色。問之。泣曰。妾固趙知府女。父歿家貧。母鬻妾為歸葬計耳。昇即送還。不索聘財。復以橐中資贈之而歸。妻迎問妾安在。告以故。妻喜。明年生子。韶後為顯官。昇之義無倫矣。而其妻之賢亦莫及也。入宮見妬。女子常情。昇妻乃自具資。囑夫買妾。歸時復躬自迎問。得其故。則喜而慰之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夫義妻賢。無怪翌年即得貴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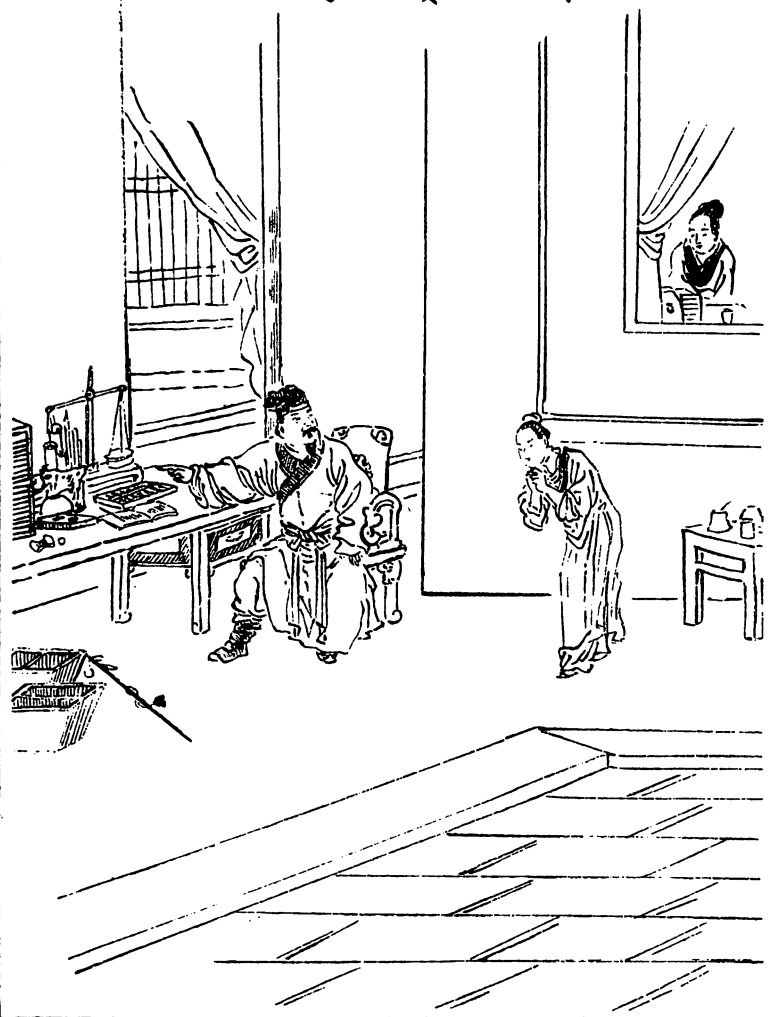
〔白話解釋〕宋朝有箇袁昇。年紀五十歲了。還沒有兒子。他的老婆具備了銀錢。叫他到臨安地方去買一箇小老婆。袁昇就去買了一箇女子。可是那箇女子的臉上。很有憂愁的様子。袁昇就問那箇女子。爲了什麼緣故。這樣的憂愁。那箇女子哭着道。我原來是趙知府的女兒。因爲父親死了。家裏窮得很。所以母親把我賣了。得了這筆錢。可以歸葬父親了。袁昇聽了。這一番話。就把那箇女子送了回去。不但不向他們討還聘錢。並且又另外把自己袋裏餘賸的錢。資助他們。袁昇回到家裏。他的老婆就迎着他。問買來的小老婆在那裏。袁昇就把這件事的原委告知了。他的老婆也覺得很高興。說他心腸好。一定會有兒子的。果然第二年就生了一箇兒子。名叫袁韶。後來袁韶做了很大的官。

八德頌知初集義孝基運財

二十六



宋張孝基受岳家貴屢試其子悉以歸之



孝基還財

不肖不賢也。不似也。悉皆也。盡也。

灌園見前。管庫司庫也。見禮記檀弓篇。

嵩山中岳之名。在河南登封縣。

宋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祇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死。悉以家財付孝基。後其子為丐。孝基見之。問曰：汝能灌園乎？曰：能。因使灌園。頗自力。復問曰：能管庫乎？曰：能。更覺淳謹。孝基遂以其父財產悉歸之。富人因子不肖。以家財付孝基。但望其能治後事。保遺產。歲時致祭足矣。孝基乃召其子。試以灌園。再試以管庫。審其能承父業。悉以歸之。後其子卒為善士。行義若此。此其所以得為嵩山之神也。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的張孝基。娶了同里富人家的女兒做妻子。那箇富翁只有一箇兒子。卻是品行很不好。那箇富翁就把兒子趕出了家。富翁死的時候。把全部份的家產都付給了張孝基。後來富翁的兒子流落了。做了叫化子。有一回張孝基遇見了。就問他道。你能夠不能夠耕種園地呢。他回答道。能夠的。張孝基就叫他去耕種園地。見他很勤力的耕作。張孝基就再問他道。你能夠不能夠管理庫房呢。他又回答道。能夠的。張孝基就叫他管了庫房。以後他越加淳厚謹慎。很勤儉的。可靠了。張孝基就把他父親所有的家私。統統還給他了。

八德須知初集 義 天祥衣帶

宋文 天祥 涕泣 勤王 惟義 是盡 衣帶 名揚



勤王兵以
兵救援王
室也。本左
氏傳。
自若如常
鎮定也。
成仁本論
語孔子殺
身成仁句。
取義本孟
子舍生取
義句。

從容舒緩
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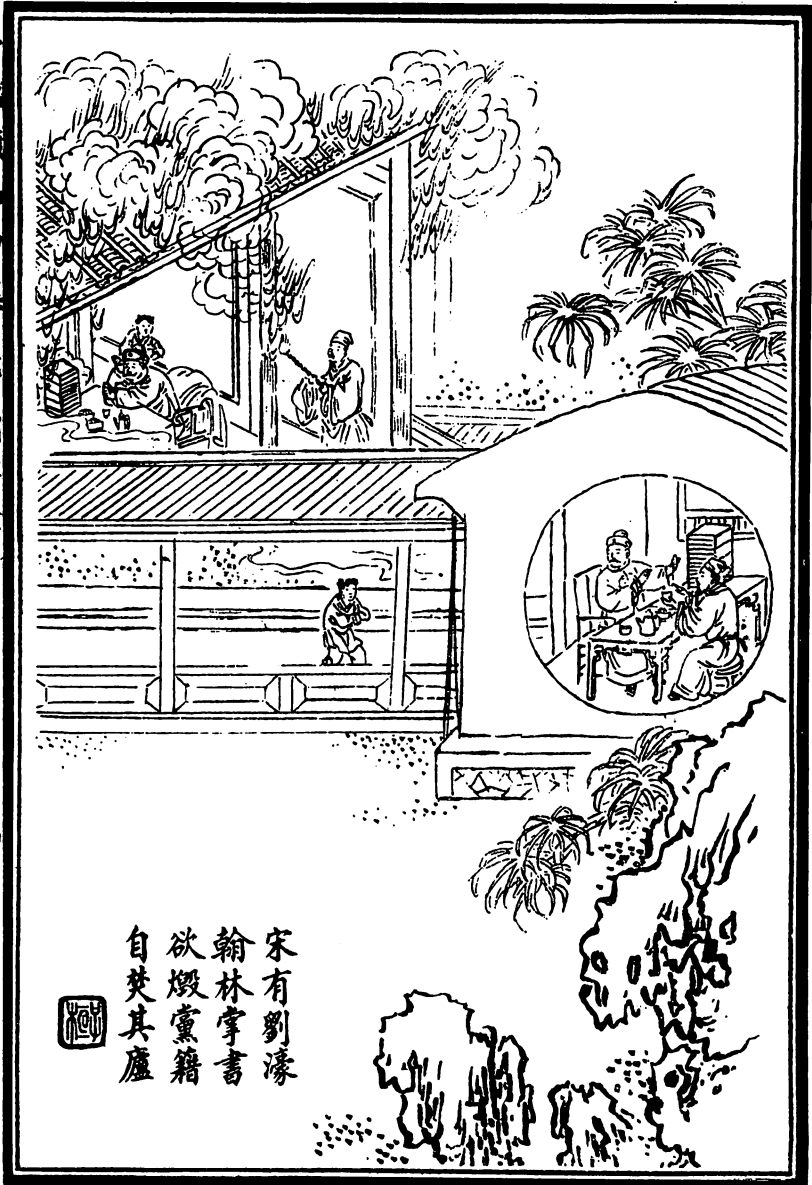
天祥衣帶

宋文天祥勤王兵敗。為元所獲。元主聞其賢。召見。問何所願。對曰。宋既亡。願賜一死足矣。臨刑。顏色自若。其帶中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信國公忠孝兼全。惟義是盡。友不得而止之。元帥張宏範不得而屈之。元相索羅亦不得而降之。元主知終不可屈。且將釋之。而天祥視死如歸。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錄之以為天下後世法。

百話解釋。宋朝末年間。文天祥起了一枝義兵。來救王家。打了敗仗。給元朝兵捉住了。因為文天祥是一箇大忠臣。當時候很有名氣。元朝的君主也曉得他的賢良。就召他去見。問他願意怎麼樣。文天祥就回答道。宋朝既然亡了。我心裏所願意的。只是一箇死。你只要給我死。那我就心滿意足了。文天祥臨死的時候。他的臉色很自然。他的衣帶裏有一首贊。贊裏面說。孔夫子說的殺身成仁。孟夫子說的舍生取義。因為這箇義氣能夠盡到極點。所以那箇仁心也就到了極點了。讀了聖賢人的書。究竟學了些什麼事。我到了今天以後。纔勉強可以說得沒有慚愧了。

八德頌知初集義 劉濠焚宅

三九



宋有劉濠
翰林掌書
欲燬黨籍
自焚其廬



信義旅事敗。元
醉使者而焚
籍。連染者皆
謂祖德所致。
敗不見成而
廬用心良苦。
其曾孫以祖
報施不爽爾。

報施不爽
猶言報應
不錯。

〔白話解釋〕宋朝時候。劉濠在翰林院裏做着掌書官。後來宋朝亡了。劉濠的同縣人。姓林名融的。起了一枝義兵。可是事情失敗了。元朝就差了人。用簿子把林融同黨的人記了起來。裏面牽連進去的人很多。那箇差人路過劉濠的家裏。就在他家裏寄宿了。劉濠看見牽連的人這樣多。就心裏想了一箇計策。用酒把差人灌醉了。又放了一把火。把自己房子燒掉了。於是這箇人名的簿籍也燒燬在裏頭。那箇差人沒有辦法。就另外造了一種簿籍。因此牽連的人都得免了。後來劉濠的曾孫名叫劉基。幫了明太祖滅了元朝。打平天下。封了誠意伯的爵位。人家都說這是祖上的積德。所以能夠發達的。

八德須知初集義 唐珏收骸



遺民唐珏忠義滿懷
宋陵暴露密葬遺骸



郭子俊

瑀音覺。攢音攢。攢宮在今浙江紹興縣東三十里。有宋六陵遺址。發掘之也。陵漢代以來稱天子之墳曰陵。暴音寬。入聲。暴。靈在野也。函盒也。貨。瘞。負。郭。音。解。均。見前。頃。百。畝。也。

唐瑀收骸

宋唐瑀字玉潛。時元僧楊璉真加利。宋攢宮金玉發諸陵及大臣墓。瑀痛憤。乃貨家具為酒食。陰召諸少年。泣曰。吾不忍陵骨暴露。已造六石函。刻紀年一字為號。眾如瑀言。夜取遺骸。葬蘭亭山後。聞者義之。唐瑀忠義動天地。命中本貧。無妻子。乃以貨家具瘞諸帝骨。袁俊齋聞之。稱其為天下義士。拜為其子之師。并為料理婚娶。買負郭田三頃。後生丈夫子三。一如上元之夢。天亦報其勇於為義爾。

上元之夢
卽珣於次
年上元夢
王者諭以
妻子田地
之報。

〔白話解釋〕**宋**朝亡了。浙江山陰縣地方有箇義士。姓唐名珣。表字玉潛。這時候**元**朝的和尚叫楊璉真加的。貪慕**宋**朝皇帝墳裏面的金玉寶貝。因此就把所有皇帝皇后的陵和大臣們的墳墓。統統掘開了。唐珣見了這件事。心裏非常痛恨。就把家裏的家具都賣掉了。用了這筆錢。辦了酒飯。暗地裏把青年們招了來。流着眼淚對他們說。我因為不忍見皇帝們的骨頭暴露着。所以已經造了六箇石匣子。在匣子上面刻了皇帝年號一箇字做記號。免得混亂。一班人照着唐珣的說話做了。在一箇晚上。把皇帝們的骸骨取了來。放在石匣子裏。再葬在蘭亭山的後面。得知了這樁事的人都稱美他的義氣。

張桓被獲
擁見渠魁
抗論逆順
百折不回



汝寧，今河南汝南縣。渠魁，猶言首領。搥，音平。均詳前。折腰，謂拜也。語義本晉書陶潛傳。

張桓詈盜

元張桓字彥成。汝寧盜起，襲獲桓。羅拜請為帥，勿聽。擁至渠魁前，桓趨據榻坐，與抗論逆順。其徒搥桓起，跪桓，詈叱厲聲。且屢唾賊，賊不忍殺，謂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曰：吾豈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遂被殺。順逆之分，即義與不義之別也。山賊久知桓名，特襲獲，因拜請為帥，豈不可乘機利導，使入於義乎？乃避不義之嫌，竟與其渠魁抗論逆順，賊欲得其一揖而甯死不可，賊稱張御史真鐵漢，不亦宜乎？

百話解釋 元朝時候。有一箇姓張名叫桓的人。表字就叫彥成。汝寧地方發生了強盜。這班強盜們乘張桓沒有防備的當兒。把他捉了去。大家團團的圍拜着。要請他做元帥。張桓不肯答應。強盜們又把他蜂擁到強盜頭兒的面前。張桓就走過去。在一隻榻子上坐下了。和強盜的頭兒辯論着順逆的大道理。強盜頭兒的手下人把張桓拉下去跪了。張桓大聲地罵着。並且屢次用口涎去唾那強盜。這時候強盜們還不忍殺他。就對他說。你只要行一箇長揖的禮。也就饒你的死。張桓說道。我那裏肯聽你的誘惑和壓迫。來向你行禮呢。於是就被強盜們殺死了。

韓文請餉
生死為輕
負罪發廩
米價以平



琦音奇。

南京即今
新都江寧

縣。

兵部尚書

掌武職

選簡

實之官猶

今陸軍部

表也。

楊音沁。陰

陽氣相侵

也。

翔踴。猶言

飛漲。

戶部見前。

難拒也。

廩藏米之

韓文救荒

明韓文。宋韓琦後也。生時父夢紫衣人抱送。文彥博至其家。故名曰文。歷官南京兵部尚書。歲祲米價翔踴。文請預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吾當之。乃發廩十六萬。米價為平。人當凶歲。米穀歉收。巨富奸商若居奇貨。以待高價。不義孰甚。韓文請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則自願受罪。竟發廩十六萬。米價因是以平。其真心救荒如是。宜其享耄耋之年。親見諸子貴顯也。

倉也。
耄耄音帽
迭八九十
歲也。見禮
記曲禮上。

八德須知初集義 韓文殺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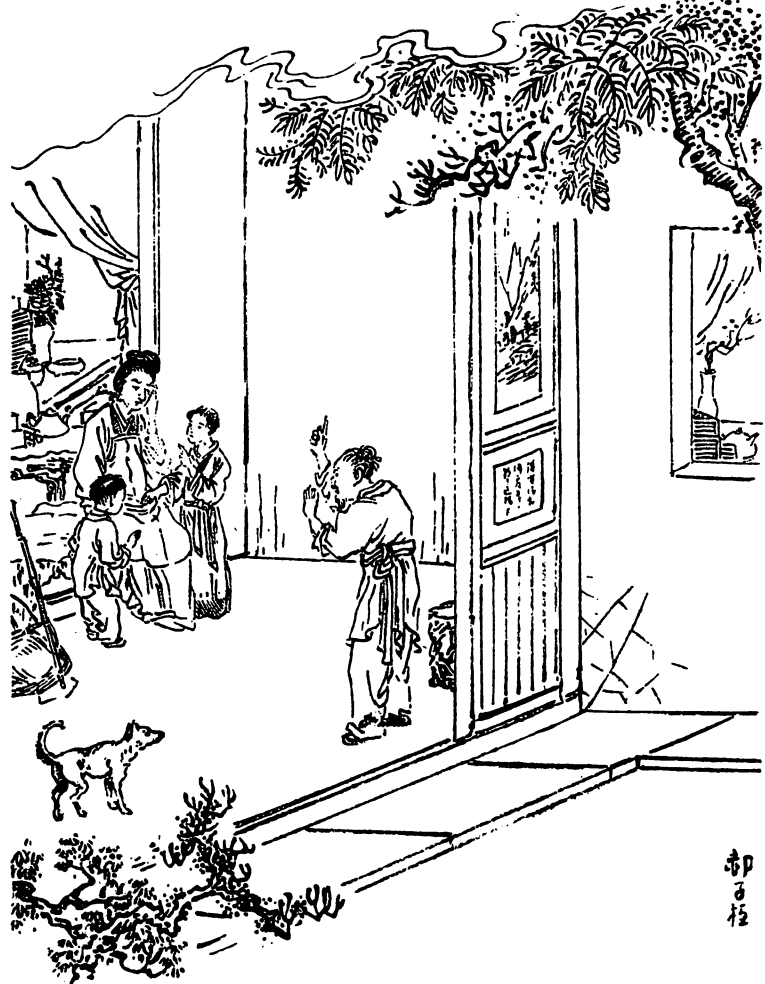
〔白話解釋〕明朝時候有一箇姓韓單名叫一箇文字的人。就是困朝有名宰相韓琦的後代。他生下來的时候。他的父親做夢。看見一箇着了紫色衣服的人。抱了文彥博到他家裏來。所以替他取箇名字叫做文。後來累次做官陞到南京的兵部尚書。逢着那一年陰陽兩氣不和調。年成荒歉。米價飛漲得很高的時候。韓文就要請求預先發三箇月軍餉。去壓平米價。戶部裏的人不肯。韓文說道。救荒如救火一樣。是急不可緩的。假使有了罪。我就一箇人承當好了。於是即刻發了倉米十六萬。果然米價頃刻平了。

八德須知初集 義阿寄報主

三五



老僕阿寄艱苦不辭
經商教子婚嫁如儀



柳子桂

析產分析
財產也

畫策猶言
計劃也
營生謀生
活也

廝養賤役
也
激感動奮
發也

善刀而藏
本莊子喻
懷才不用
也

阿寄報主

明阿寄徐氏僕也。徐氏析產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年五十六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老僕何益。寄曰。主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歷二十年。積資鉅萬。且為延師教子。婚嫁皆如禮焉。許止淨謂阿寄具絕大理財本領。而屈身廝養。主人輩視之。牛馬不若。倘非寡婦一泣。激其義勇。自獻。豈不將終其身善刀而藏。老死於雞棲豕柵間耶。是知古今來埋沒於庸耳俗目中者多矣。

百話解釋。朝時候。有一箇名字叫阿寄的。是徐姓家裏的。底下人。徐家弟兄們分家的時候。大房裏分得一匹馬。二房裏分得一隻牛。小房裏丈夫已經亡故了。寡婦分得了阿寄。這時候。阿寄的年紀。已經五十六歲了。寡婦就哭着說。馬是可以騎坐出門的。牛是可以耕種水田的。只有我分得了年老的用人。有什麼益處呢。阿寄聽了說道。主人說我及不來牛和馬嗎。就替主人籌劃了計策。去做生意。過了二十箇年頭。就積蓄得有動萬兩的銀子了。並且替主人請了一箇教書的先生來。教小孩們讀書寫字。一切婚男嫁女的事務。都照着舊規矩做。絲毫也不缺少的。

緒餘

夫義德之宜也。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古者書儀為義。書義為誼。義之本訓。謂禮容威儀出於己。故从我。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謂仁必及人。義必由中。斷制也。从羊。與善美同意。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是故見得思義。見利思義。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義人之正路也。行義以達其道。則無往而不咸宜矣。

誼。漢書義多作誼。

斷。音鍛。裁決也。

見得思義以下。除義人之正路。向為孟子外。餘皆屬論語。上與尚通。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初集

廉

信於自五道人題



●乾德廉字詩

廉士塵心滌 高懷莫與京
 葵臺花皎皎 蓮幕月瑩瑩
 見石雲天徹 投錢水國清
 四知深夜懷 胸境玉壺明

●安徽貴池姚宏昌四疊韻
 廉貞甘守鐵 粟不食周京
 玉尺冰壺伴 晴雲秋月瑩
 珠還因孟賫 石見顯虞情
 暮夜金堅卻 非徒戒旦明

●廣東陽江莫士成七疊韻
 不食周家粟 高懷憶舊京
 吏貪珠浦去 己潔玉壺瑩
 節峻辭金固 杯傾餞水清
 廉隅嚴自守 一介亦分明

●江蘇興化楊雪兩十疊韻
 臚辭廉孟子 臺築謝燕京
 隱僻泉甘美 歸裝石潔瑩
 世遺汗俗洗 水酌在山清
 儒儉難能飭 無知暮夜明

●雲南嵩明李鍾泰十三疊韻
 閒披廉士傳 粟不食周京
 性若冰壺潔 心同皎月瑩
 桃源風已渺 柳下介彌清
 笑煞貪汙吏 貧緣道未明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棲息衙門下 貞廉孰與京
 卻金心坦白 戴石品光瑩
 豹鳥德奢侈 孤裘表潔清
 且談風月好 言外意分明

●湖南邵陽李有珪五疊韻
 潔白傳家寶 高風動玉京
 鬱林裝石重 合浦返珠瑩
 硯不端州取 泉同讓水清
 頑夫從此悟 心地亦光明

●江蘇高郵潘嘉愷八疊韻
 廉士高風樹 誰人可與京
 胸襟如水鑑 操節似瓊瑩
 謝令貪成性 羊君品至清
 一錢賢太守 心地最光明

●四川江油蕭米龍十一疊韻
 漢吏多廉士 高風播兩京
 願甘原憲困 竊效貢公瑩
 金卻東萊潔 珠環合浦清
 繁華何介意 心似水晶明

●江蘇鹽城趙獻之十四疊韻
 廉德原分大 周官溯鎬京
 出泥汙不染 比玉色常瑩
 儒行如隅砥 巨心似水清
 於陵陳仲子 矯異未分明

●江蘇鹽城姜保生三疊韻

勝欲帶銘帶 高風播鎬京
 胸無塵障礙 心似月光瑩
 未見脂膏潤 惟聞父子情
 公廉私諷明 上可對神明

●江蘇鹽城姜晉六疊韻
 廉能端仕習 循吏表東京
 品格圭稜重 胸懷水鏡瑩
 楊公嚴夜暮 包老比河情
 人欲芟夷盡 方知作聖明

●安徽貴池姚沛芸九疊韻
 廉吏封絲久 生平器量京
 飲東昭耿介 見石驗光瑩
 雅度冰壺澈 高懷匣鏡清
 暴田酬主值 駐馬待天明

●江蘇淮安何自民十二疊韻
 菽水歡承孝 廉隅自莫京
 冰壺呈皎潔 越石現晶瑩
 且任人無厭 當求我獨清
 一毫何可苟 取與貴分明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五疊韻
 廉使卻杯羹 金邦重宋京
 折腰三徑掃 知命一生瑩
 海擘風光好 秋高靈氣清
 浮雲胸境徹 萬里月華明

八德須知初集卷七

二十四廉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慶樞贊欽校正

八德須知初集 廉 大禹克儉

夏禹治水
過門不入
菲食惡衣
儉勤莫及

長沙郝子桓
秋繪



夏朝代名。餘詳前。塗山氏。塗山侯國之址。在今江西懷遠縣。女。該國故址。在今江西懷遠縣。呱呱。音姑。嗚。音小兒啼聲也。禪。見前。非。薄也。惡。粗惡也。黻。音弗。蔽膝也。祭服用之。冕。音免。禮帽也。卑。低小也。

大禹克儉

夏禹娶塗山氏。僅四日。不以私害公。即去治水。後啓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而不入。在外八年。功成後。受舜禪為天子。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賢之。

孔子之稱禹曰。吾無閒然矣。以禹之功高天下。德垂萬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而猶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民到於今稱之。世人曷不以禹為法。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則惟女賢。

八德類知初集廉 大禹克儉

也。宮室房屋
溝洫田間
之水。道
間。罅隙也。
謂指其罅
隙而非議
之。猶俗言
尋漏洞。找
漏眼。
克能也。
滿假意滿
自大也。
女同汝。

百話解釋 堯皇帝的時候。遍地發了極大的洪水。百姓們不能
夠安居。所以叫大禹去治水。這時候。大禹新娶了他的夫人塗山
氏。纔四天。他不肯為了私事。妨害公事。所以就拋棄了家室去治
水了。後來他的兒子名叫啓的。生下來了。小孩子呱呱地哭着。大
禹仍舊努力做着公家的事。有三次經過自己家裏的門口。可是
沒有一次走進去。這樣的在外面有八年。大水畢竟給他平治成
功了。後來虞朝舜皇帝把天子的位置讓給大禹。所以就叫做夏
禹王了。夏禹王的做人。對於自己喝的喫的。都是很菲薄。可是敬
鬼神。卻很盡着孝心。自己所穿的衣服很不好。可是對於祭服和
禮帽。卻收拾得很美觀。自己所住的房屋很矮小。可是對於人民
田間的水路。卻盡力的講究。因此孔夫子很稱美他的。

八德須知初集廉伊尹耕莘

二

伊尹耕莘
一介不苟
湯使聘之
寬寬弗受



伊尹耕莘

商朝代名。成湯伐夏。有天下國。號商都亳。即今河南商邱縣。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東北。或謂陝西郿陽縣東南。山東曹縣之北。皆古莘國。相傳有伊尹耕處。未知孰是。詳前。介與芥同。

商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囁囁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

伊尹一介不苟。無怪其不受湯幣。及湯三使往聘之。遂幡然而起。相湯伐夏。救民以天下為己任。其出也。非為湯也。為救民於水火之中也。一夫不獲其所。曰時予之辜。故孟子稱其聖之任者也。

一介謂微
 小也。
 幣帛也。
 聘訪請也。
 麗麗然自
 得而無求
 於人之貌
 幡然變動
 之貌。
 時是也。
 辜音解見
 前。
 任作能擔
 任解。

百話解釋 商朝起初的時候。有一箇大賢人名叫伊尹
 的。在有莘地方的郊野裏種田的時候。獨自一箇人很
 歡樂的。修行堯舜的大道。凡是有不合於義的。和
 那邊背於道的事。就是給了他天下的俸祿。他也不肯
 回轉頭來看一看的。就是繫了駕着四匹馬的車子。有
 一千輛的多。他也不要看的。凡是有不合於義的。和那
 違背於道的。就是像一粒芥菜子這樣微細的東西。他
 也不肯給人家。也不肯拿人家一些兒的。湯王差了人
 拿了許多綢緞一類的禮物去聘請他出來。伊尹很自
 得其樂的說。我要湯王這些聘禮做什麼呢。

劉寵別任
僅受一錢
出境之後
投於深淵



內調指被
 徵為將作
 監大匠事
 齋有咨躋
 二音持以
 與人也
 明府稱太
 守也
 下車指到
 任而言
 吠犬鳴也
 錢清在今
 浙江紹興
 縣西五十
 里接蕭山
 縣界
 忱實情也

劉寵錢清

漢劉寵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及內調。有五六老叟。齋百錢送之。且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逢棄去。故來奉送。寵選一大錢受之。出境投之於河。後人因名其河為錢清。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即大化。蓋以身作則也。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化亦深矣。有此德政者。老送別齋百錢以表微忱。寵勉選一錢出境。即投諸河。名其地為錢清。永矢弗諼已。

矢誓也。
該音賸忘也。

八德須知初集 廉 劉寵錢清

百話解釋。漢朝時候。劉寵在會稽地方做太守官。把地方上煩瑣苛刻的事都除去了。把地方上非法的事都禁止了。這一郡裏地方上的人。大大的被他感化了。等到朝廷裏把他調進京城裏去的時候。有五六箇老年的人。手裏拿了一百箇大錢去送給他。並且嘴裏說道。自從你到我們這裏來做官以後。境裏都沒有盜賊了。所以這些狗也夜裏不叫了。人民不為官事連累。所以百姓們也不看到縣裏的差人了。現在你丟了我們竟要去了。所以我們特地來奉送你。劉寵就在他們手裏。揀了一箇頂大的錢拿了。總算受了他們的人情。到得出境的時候。就把這箇錢丟在河裏。後人因此把這條河叫做錢清。

八德須知初集廉孟嘗還珠

五

孟嘗革弊
合浦還珠
流通商賈
民困以蘇



孟嘗還珠

合浦郡名。漢置。治徐聞。今為廣東海康縣。治後漢徙。治合浦。即今合浦縣。活。扼作膏解。紀極。猶言終極。漸。音潛。上聲。交趾。在今安南北部。商行。賈。以通。有。無。也。賢。音。古。居。貨。待。售。者。

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食。而海出珠寶。先是宰守多貪。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趾。由是行旅不至。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除前弊。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漸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為神明。兩漢循吏之傳。其民熙熙如登春臺。蓋由以德化之也。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觀於合浦古事。前守貪珠。以致行旅不至。孟嘗革弊。期年商賈流通。為人上者。何不自儕於鸞鳳。而徒效鷹鷂耶。

循吏循良
之吏。
熙熙和也。
鸛音亂鷲
鳥。

百話解釋漢朝有箇孟嘗做了合浦地方的太守官。合浦這一郡地方是沿着海的。向來沒有生產五穀食物。可是海裏卻有珠寶產生出來的。從前在那地方做官的人多貪婪的。責成別人去採求珠寶。貪心無饜。所以海裏的珠子漸漸地遷徙到交趾地方去了。這樣一來。別地方的商人也不再合浦地方來了。於是境裏貧窮的人。因為沒有生計可做。很多在路上餓死了的。孟嘗到任以後。就把以前的積弊。統統革除了。果然不到一年。遷去的珠子又回來了。百姓們漸漸地恢復了從前的職業。商賈依然來來往往流通了。人人都說孟嘗和神明一樣的。

八德須知初集廉楊震四知

東漢楊震
公廉無私
王密夜贈
告以四知



東萊今山東掖縣故舊也
 茂才與秀才同光武名秀故茂秀才為茂
 昌邑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
 遺音解見前
 彪悲幽切

楊震四知

漢楊震為東萊太守。故所舉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震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步行。許止淨謂震之子秉、孫賜、曾孫彪，四世三公，皆賴震之四知自惕，善以清白遺子孫，故能世濟其德。世之真愛其子孫者，少必誨之以戒殺，俾完其仁厚之心，長必誨之以戒貪，令成其清白之操可也。

百話解釋漢朝時候。楊震在東萊地方做着太守官。有一箇姓王名叫密的人。從前楊震曾經舉他做秀才的。這時候已經做了昌邑地方的縣官了。在一箇夜裏。身邊藏了黃金十斤來。送給楊震。楊震心裏就很高興。說道。老朋友曉得你。可是你卻不知道老朋友的心。這是什麼緣故呢。王密道。深夜裏是沒有人知道的。楊震說。天也知道。地也知道。你也知道。我也知道。那裏可以說沒有人知道呢。王密聽了這番話。很慚愧的走出去了。楊震的做人很公正廉潔。不受人家私下的謁見。他的子孫常常喫着蔬菜。出門時候也沒有車子。祇是步行着。

太守羊續卻獻懸魚
緼袍示帝清介非虛



八德類知初集廉羊續懸魚

羊續懸魚

府丞佐府尹之官。杜塞也。

太尉掌武事之官。其尊與丞相等。輸送也。致也。東園漢官署名。經袍音解見前。公儀休周公儀休周公之相。

漢羊續以功臣後累官太守清介自持。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之。丞又進。續乃出前魚示之。以杜其意。靈帝欲拜續為太尉。時進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三萬。續乃舉經袍示之。曰：臣之所有惟此而已。

魯公儀休以嗜魚故而不受客之魚。已為美談矣。乃羊續竟懸魚而俟其復進以示之。於人不傷感情。於己不失清節。且可杜絕人之復進。一舉而數善備焉。今之不得已而受人餽者。盍仿羊續行之。

百話解釋。漢朝時候。有一箇姓羊。名叫續的人。是功臣的後代。屢次做了太守官。可是廉潔的很。有一次他的下屬官。送一尾生魚來給他。羊續受了。就把這條魚挂了起來。第二次。那箇人又拿一尾生魚送進來給他。羊續就拿出前次挂着的一條魚。給那箇人看。表示自己不要人家的東西。並且杜絕那箇人的意。靈帝要叫羊續做太尉官。這時候。凡是陞官到三公位子的。都要送給東園衙門裏的禮錢三萬。羊續因為沒有錢。就把自己穿着的一件破舊的布棉袍子。舉了起來。說道。做臣子的所有物件。只有這箇東西吧了。

八德須知初集 廉 孔明潔身

諸葛孔明
蓋世清貞
鞠躬盡瘁
不列治生



蜀漢三國
時曹丕篡
漢劉備以
宗室稱帝
於蜀繼承
漢統。史稱
蜀漢。
成都今四
川省治。
項詳前。
贏音盈。餘
也。
陛下見前。

孔明潔身

蜀漢諸葛亮字孔明。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先君謂諸葛武侯。奇才也。後漢四十四年。基業非侯。馬能創此。先主病篤。且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是豈先主尚不知侯之廉潔耶。蓋深知後主昏闇也。自表之文。亦祇以悟之耳。

百話解釋三國時候。蜀漢有一箇賢明的宰相。複姓諸葛。單名一箇亮字。表字就叫孔明。他自己在後主那兒表着說。做臣子的家裏。在成都地方有八百株的桑樹。有一千五百畝的薄田。子弟們喫的穿的。已經是很有餘了。至於做臣子的在外邊做官。凡是隨身穿的衣服。喫的食物。都是靠着官家的俸祿。另外不再辦別的生財事業。替家裏增長分毫的財產。假使做臣子的死了那一天。一定不使得家裏有着餘多的布帛。外邊有着餘多的錢財。來對不住你皇上的呵。後來等到他死了。果然照他的說話一樣。

晉有山濤不受饋賂藏絲積年塵封如故



八德類知初集廉山濤封絲

十一



山濤封絲

竹林七賢。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王戎。及籍兄子。咸共為竹林之遊。領統率也。吏部六部之一。詳後卷八第十。九則。禹音隔。在今山東安。德縣北。推檢審問。檢查也。巨源濤之字。

晉山濤器量不羣。少與阮籍為竹林遊。領吏部時。袁
 毅為禹令。貪濁常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
 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凡所受
 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
 巨源為吏部尚書。卻受毅絲百斤。豈不可以風於
 世。乃不欲異於時。又不願損其德。藏絲閣上。積年
 塵埃印封如故。蓋不欲彰人之短。是廉而宏其量
 者。王戎目之為璞玉。渾金。人莫知其器。不亦宜乎。

風。見前。
璞玉未琢
之玉。津金
未煉之金。
喻質美而
不加文飾
也。

百話解釋 圖朝時候。有箇姓山名濤的人。他的器量。和別人家不同。幼小時候。就和那名士姓阮名籍的一班人。在竹林裏遊玩。當他做了吏部尚書的時候。有一箇姓袁名毅的。在高的地方做縣官。生性貪財污濁。常常賄賂朝廷裏的大官。以求得到一種虛名譽。他也送給山濤一百斤的絲。山濤心裏實在不願意。可是為了不同別人立異起見。就收了。把這些絲放在一箇閣子的上面。後來袁毅貪贓的事情敗露了。凡是受過他賄賂的。都被審問檢舉了出來。山濤就拿了絲付給吏目。絲上歷年積下了許多塵埃。並且封好的印記。還是照舊。一些兒也沒有變動的。

八德須知初集 廉 隱之飲象



隱之孝廉
可風百世
試飲貪泉
清操愈勵



廣州。即今廣東省。石門在番禺縣西北三十里。與南海縣交界。兩山對峙。夾石如門。故名。飲。獸音。嘜。飲也。夷。伯夷。齊。叔齊。晏。晚也。僖。音。擔。平聲。一石也。氈。音。稱。柔毛成片也。番禺音。潘。

隱之飲泉

晉吳隱之。文行兼優。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名貪泉。飲者輒懷無厭之欲。隱之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勵。下詔褒美。隱之日。晏歡菽。不饗非其粟。僖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官至太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氈席。嫁女令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至自番禺。其妻齋沈香一片。隱之投於湖亭之水。其廉德不可勝數也。

虞。今廣東
首縣。

八德須知初集 廉 隱之飲泉

百話解釋圖朝時候。有箇吳隱之。他的文學品行都很好。到廣州地方去做刺史官。在沒有到廣州二十里路的地方。地名叫石門的。內中有一條水。名叫貪泉。因為喝了這泉裏水的人。都有了無饜的欲望。所以叫做貪泉。吳隱之就到了貪泉那箇所在。用一隻杓盛了些水。喝了。就做了一首詩。詩裏面說。古時節的人都說這箇水。喝了一些兒。就有想得千金的貪念。但是倘然叫伯夷叔齊來喝了這箇水。我曉得他到底不會得改變心腸的。後來吳隱之到了廣州。在任上的操行愈加清潔了。皇帝下了詔書去褒獎他。稱美他。

八德頌知初集廉 虞愿見石

虞愿清廉
海邊有石
乃往觀之
雲霄無隔



十四

虞愿見石

南宋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遺愿

蛇者。愿受而放之。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

送四十里外。經宿。更還故處。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

霧中。相傳惟清廉太守乃見。愿往觀。清徹無隱蔽。

許止淨曰。一念慈心。遂感物類。有依依不捨之意。

然則所謂毒蛇者。人自毒之耳。石能判貪廉。此何

殊於指佞草耶。如此可寶貴之物。何以無聞於天

下。豈以清廉絕迹。如珠之遠徙交趾乎。噫。

晉安故城在今四川昭化縣南。蚺青髻蛇之最大者。其膽能已痛。徹通也。達也。

指佞草。唐堯時之草。凡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

噫有平去
二音。感歎
之聲也。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南宋朝的虞愿。在晉安地方做太守官。晉安那箇地方。出產一種蚺蛇。這種蛇的膽。可以做藥的。有一箇人把這種蛇來送給虞愿。虞愿收了。就把蛇放到二十里以外的山裏面。可是一夜工夫。那條蛇仍舊回到虞愿的牀下來。虞愿又把那條蛇送到四十里遠的地方。過了一箇晚上。那條蛇仍舊回到原地方來了。向來海邊有一塊叫做越王石的。一年四季常常隱在雲霧的裏頭。百姓們相傳只有廉潔不要錢的太守官。纔能夠看得見的。虞愿去看的時候。那塊石頭。很清爽地一些兒也沒有遮蔽着的東西。

甄彬贖字
得五兩金
送還寺庫
朝野同欽



梁朝代名。武帝蕭衍受齊禪為帝國號梁。甄音真。苧麻也。寺庫猶今質典古寺觀多兼設之。贖取還所質也。布衣踐阼均見前。鄭縣今四川縣名。其北有故郛城。列班位也。

甄彬贖苧

梁甄彬嘗以一束苧就寺庫質錢。後贖苧於束中得五兩金。彬送還寺庫。武帝為布衣時聞之。及踐阼以彬為郛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相囑。由此名德益彰。許止淨曰。傳云。君子見其大者遠者。小人見其小者近者。無故而得五兩金。此其小者近者。還金而得廉名。此則大者遠者。君子見利思義。身名俱泰。即大利所存。小人見利忘義。身且不保。利何有焉。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南邊梁朝裏有一箇人。姓甄。單名叫一箇彬字的。有一次。拿了一束芋。到寺觀的錢庫裏。當了錢來用。後來把這束芋麻贖回來的時候。在芋裏面發現了五兩重的金子。甄彬就把這箇金子送還到寺觀的錢庫裏去。當梁武帝做平民的時候。就聽到了這件事的。等到做了皇帝。就叫甄彬到鄆縣地方去做縣官。臨去的時候。同班的一共有五箇人。武帝都警誡他們要廉潔謹慎。輪到了甄彬。武帝獨對他說道。你從前的時候。有還金子的好品行。所以我不再來囑咐你了。因為這箇緣故。甄彬的名譽德行愈加彰明了。

孫謙去官
借居馬廐
孚及蚋蚊
化及猛獸



八德須知初集廉孫謙感物

十七



孫謙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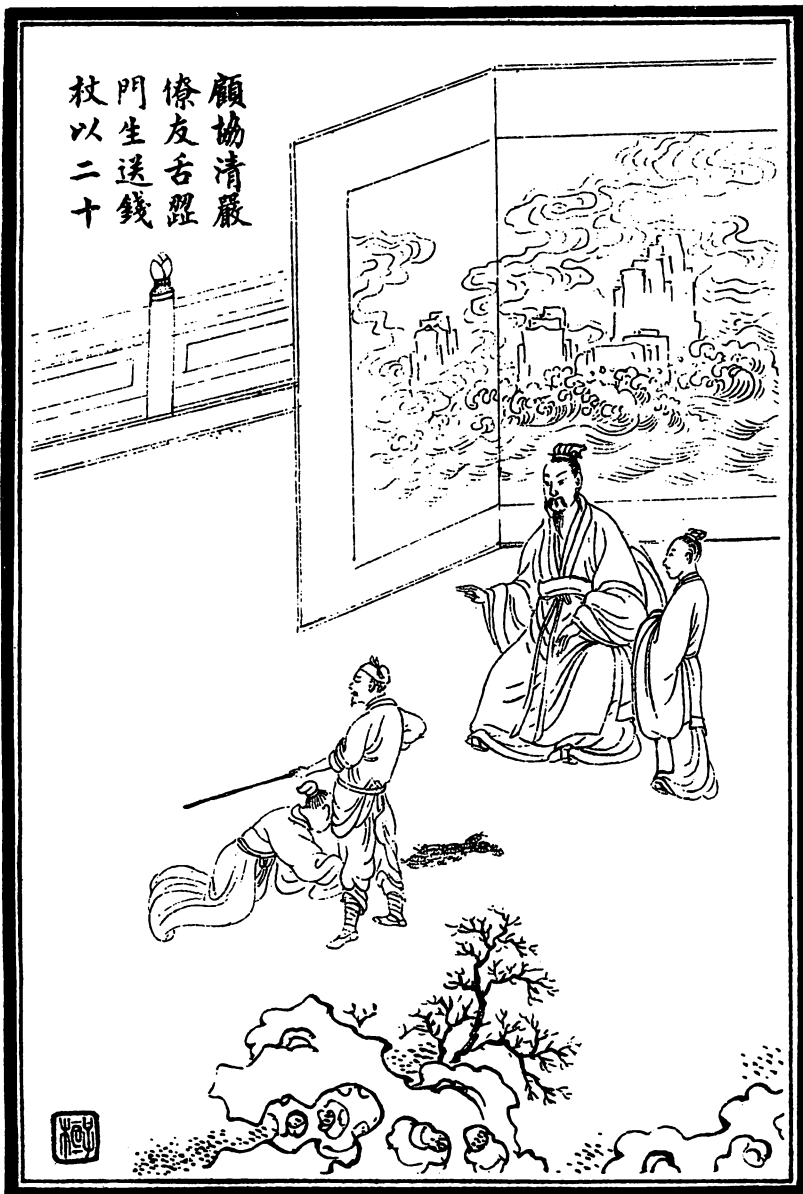
梁孫謙歷官太守有仁政蠻獠競餉金寶不納百姓
 載送縑帛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馬零
 陵郡多猛獸謙至絕迹去復害人居官儉素冬則布
 被莞席夏無幃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之
 許止淨謂真為循吏者自身雖無私宅幃帳而百
 姓餉金寶必謝絕之而為貪吏者百姓雖無私宅
 幃帳且必強其納金寶故循吏所治雖有猛獸不
 敢為暴貪吏所治自身即是當道豺狼也

蠻獠均詳前
 競餉爭饋也
 練音解兒前
 廐馬舍也
 零陵今湖南縣名故城在縣北二里
 莞音官其莖可織席
 幃音衛禪帳也
 蚋音解兒前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梁朝裏有一箇人。是姓孫。單名叫一箇謙字的。屢次做着太守官。但是他的做官很有仁心的德政。蠻夷的人都送給他金錢寶貝。他一概不收。百姓們去送給他綢絹布帛。他也一概不受。每每在去任的時候。沒有私自居住的房子。就去借了空的車房住着。零陵郡的地方。向來有猛獸很多。孫謙一到任以後。那些猛獸就沒有了。等到孫謙去了官。猛獸們仍舊出來害人了。孫謙在官衙內居住。也很儉樸。冬天睡的。不過布被粗席。在夏天的時節。也沒有帳子。可是他晚上睡着的時候。也沒有蚊蟲來咬他。人家都覺得很奇異的。

八德須知初集廉顧協杖徒

顧協清嚴
僚友舌際
門生送錢
杖以二十



廷尉掌刑獄之官。漢嘗更名大理。故又名大理。
 寺卿北齊嘗改廷尉為大理寺。置卿。梁因齊制。故有寺卿。
 襦音儒。短衣也。
 餉饋也。
 丁憂。遭父母喪也。

顧協杖徒

梁顧協初為廷尉。冬衣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啓口。嘗有門生來。知協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因此絕於饋遺。丁憂後。終身不娶。後因聘婦。年六十餘未嫁。義而迎之。許止淨曰。協之廉潔。能令同僚不敢贈衣。其人格又高人一等矣。門生餉錢二千。即杖之二十。較楊震四知。愈臻嚴厲。蓋世風日趨卑下。自愛者不得不加嚴也。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代。梁朝有一箇姓顧名協的人。起初時候。做了大理寺裏管刑獄的小官。冬天的時節。身上的衣裳非常的單薄。那時候的大理寺卿姓蔡。名叫法度的。想脫了自己的短衣給他穿。可是怕他的清正嚴厲。因此不敢開口。有一次顧協的門生來。因為向來曉得顧協的廉潔。所以不敢用厚禮去送給他。只送了他二千文的錢。顧協就生了氣。把那箇門生打了二十杖。從此以後。一切饋送都斷絕了。顧協了了他父母的憂以後。就終身不肯娶親。後來因為他所聘的未婚妻。年紀六十多歲了。還沒有另外嫁人。顧協覺得這箇女子很有義氣。纔把這箇女子娶了過來。

孔奐清白
赴任單船
俸分孤寡
不受衣氈



孔奐單船

陳朝代名
 武帝陳霸
 先受梁禪
 國號陳都
 建康
 除授也
 晉陵即今
 江蘇武進
 縣
 秩祿也
 贍音解見
 前
 林文奐之
 字
 來孫玄孫
 之子見爾
 雅
 永定武帝
 年號

陳孔奐除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惟以
 單船臨郡。所得俸秩。隨卽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
 殷綺見其儉素。餽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
 豈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不煩厚意。
 孔休文靖之來孫也。少孤。為叔父虔孫所養。永定
 中。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大郡。雖經寇
 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惟奐清白自
 守。單船赴郡。應得俸秩。且分贍孤寡。況衣氈乎。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陳朝有一箇人。姓孔。單名叫一箇真字的。放到晉陵地方去做太守官。他的為人很清白。自守。妻子們並不跟着上任去。祇自己坐了一隻船。到晉陵地方去。他所應得的薪俸。隨手立即分給那一般沒有父母和沒有了丈夫窮苦的人。那一郡地方的百姓們。都稱呼他叫做神君。有一箇姓殷名叫綺的人。看見孔真很儉樸。就送給他一套衣服。孔真見了。就說道。我做了太守官。得了很大的俸祿。難道不能夠備辦這些物件嗎。但是百姓們還沒有周全。當然不可以獨自享着溫飽。你這種厚意。是可以不必的。

八德須知初集廉趙軌杯水

趙軌酬值
駐馬待明
父老揮涕
杯水錢行



齊州今山東濟南歷城縣其故址也。別駕為州刺史之佐。椹音解見前。原州即今甘肅固原縣治。司馬掌軍旅之官。逸奔也。直同值。錢送行也。查道見前卷六第十

趙軌杯水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椹落其家。悉拾還主。為原州司馬。夜行。馬逸入田。傷禾。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徵入朝。父老相送者。齊揮涕曰。公清若水。故不敢以壺酒相送。請酌一杯水奉餞。軌笑而飲之。桑椹微物耳。況自落乎。而必拾還其主。田禾馬傷耳。況夜行乎。而必待酬其直。是較之查道。因獻棗而挂錢於樹。仲山因飲馬而投錢於渭。更甚焉。杯水餞行。非特喻清如水。其德澤長流。亦如此水矣。

五則。
仲山姓項。
漢安陵人。
每飲馬渭
水必投錢
三文而去。

八德須知初集 廉 趙軌杯水

百話解釋 隋朝時候。有一箇姓趙名軌的人。在齊州的時
候。做着刺史。下面的佐吏官。東邊的鄰舍。有株桑樹結了
子。那桑子熟了。落在他的家裏。趙軌就把桑子盡數拾起
來。送到鄰家去還他。後來在原州地方。做了掌管軍隊的
官。夜裏騎了一匹馬行走。那匹馬走入田裏。把田裏的稻
子踏壞了。趙軌就停着馬。等到天亮了。訪着那稻子的主
人翁。算給他價值纔去。後來趙軌被皇帝召了。朝廷裏去。
送他的父老們。一齊流着眼淚說。我公和水一般的清潔。
所以我們不敢拿壺酒來相送。請用一杯清水餞別你。可
好嗎。趙軌笑着把那杯水喝下了。

彥謙為令
慈父愛民
人因祿富
我獨官貧



八德須知初集廉彥謙官貧

二十三



彥謙官貧

介然獨立貌。

空窮也。屢空。數至空。匱也。

詩大雅洞酌篇。豈弟音愷。愷言樂易也。

[隋]房彥謙字孝冲。直道守常。介然孤立。居官有惠政。百姓號為慈父。立碑頌德。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資。雖至屢空。怡然自得。嘗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者。在於清白耳。稱官為慈母。或視為嚴父者。有之。未聞有號為慈父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慈父之稱。適足以概之。然非至德。其孰能致此。為民父母者。當知名必符實。斯可矣。

百話解釋。隋朝時候。有一箇姓房名。叫彥謙的。表字就叫孝冲。他的為人很直道。操守有常。介然獨立。不和家人附同。在長安地方做官。很有恩惠的政治。百姓們都稱呼他叫做慈父。並且立了碑。去表揚他的德行。房彥謙把所有得到的俸祿。統統周濟那親戚朋友們。家裏沒有餘剩的資財。雖然屢次感覺着貧乏。可是他很怡然自得的。房彥謙曾經對他的兒子名。叫房元齡的說。道。別人家都是因為做了官。可以得到許多俸祿。家裏從此富有了。可是我獨獨因為做了官。家裏從此貧窮了。我所遺留下來給子孫們的。只在清白兩箇字呵。

李勉少貧
友死出金
葬餘不取
棺下明心



梁宋即梁郡之改稱宋州者故治在今河南商邱縣南
 逆旅客舍也
 白金銀也
 鯁音解見前
 宗臣宗族之臣
 嶺南今廣東中郡
 觀察使位亞於節度使此則為節度使兼

李勉葬金

唐李勉少貧客遊梁宋與諸生共逆旅生將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勉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啓墓出金還之勉位將相所得俸賜悉遺親黨在朝鯁亮廉介為宗臣表勉為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時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歸停舟石門悉取家人所貯南貨投之江中許止淨謂貧窮不受遺金顯達自能廉介骨鯁大臣又能禮賢下士不媿賢宰相

職。
貯藏也。
骨鯁見前。

八德須知初集 廉 李勉葬金

〔白話解釋〕唐朝時候李勉幼小窮苦。有一次到河南地方去遊玩。和諸生同住在一箇客舍裏。那箇書生得了病。將要死的時候。拿出了藏着的銀子。對李勉說。這箇銀子是沒有一箇人曉得的。請你用了。這箇來把我埋葬了。所有餘多的銀子。你就自己拿去好了。李勉就答應了。葬書生的時候。就暗地裏把餘多的銀子。放在棺木的下面。後來那箇書生的家裏。來搬取這口棺木。把他的墳墓拆開來。李勉就把銀子拿出來。還給了他們。李勉做官到了出將入相的地位。但是得到的俸祿。和皇帝賜給他的。悉數分給親戚鄉黨的人。李勉在朝廷裏。正直明亮。廉潔剛介。是一班姓李的朝臣的表率。

裝度過婦
遺帶未知
收待明日
婦至還之



裴度還帶

香山寺在河南洛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視相者是牒。津要任官居重要之地者。

度封晉國公。故稱晉公。

唐裴度偶至香山寺見一婦祈神禮拜去遺一視褶。乃收待之。明日婦哭至曰父繫獄昨假得玉帶一犀帶二欲以賂津要不幸亡失於此度解袂視之不差乃還之婦泣拜留一以謝度笑遣之。許止淨謂君子小人其分途只在貪之一念裴晉公貪欲淨盡不惟遺物無動於中即死生亦置之度外心量廣大故福德亦廣大若真以拾遺不取欣欣有德色則受福微矣。

百話解釋 唐朝時候。有一箇姓裴名叫度的。有一次偶然到香山寺裏去。看見有一箇女子。在菩薩面前禮拜祝告了。回去的時候。把一箇包裹遺下了。裴度就收好了。等待他來到了第二天。那箇女子啼啼哭哭尋到寺裏來。說道。我的父親關在牢獄裏。所以昨天假得了玉帶一條。犀帶兩條。要想送給那做官在重要地位的人。那裏曉得命運不好。偏偏在這裏遺失了。裴度就解開了收好的包袱一看。果然同那箇女子的話。一些也不差。就把這箇包裹還給他了。那箇女子流了眼淚拜謝着。要留下一條帶。送給裴度做謝禮。裴度笑着回絕了他。叫他趕緊回去。



薛氏仁謙
人佔其宅
後得歸還
出彼金帛



後周朝代名郭威滅後漢國號周史稱後周都汴汴今河南開封縣
六宅使官名
據音倨佔也
佔侵佔也
尤過也
怙音戶恃也

仁謙斥藏

後周薛仁謙謹厚廉恪。初隨莊宗入汴，有舊第為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後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論者美之。後封侯，卒年七十八。許止淨曰：人佔其宅而厚藏金帛，迨至物歸原主之時，人豈不謂之因果循環，分所應得耶？然此即左傳所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仁謙盡出所藏而後入，合怙勢貪財者慚愧無地，宜天報之厚也。

百話解釋五代時候。後周朝有一箇人。姓薛。名字就叫仁謙。他的為人謹慎忠厚。清廉恭敬。起初時候。跟了莊宗皇帝到汴州地方去。薛仁謙的舊房子。就給後梁朝的六宅使姓李。名叫賓的佔據了。後來李賓到遠地方去了。恰巧薛仁謙仍舊得到了那所房子。有人對薛仁謙說。李賓的家小。在那所房子裏面。藏着金銀布帛很多。薛仁謙聽了。就立刻差了人去。叫李賓的親戚和自族來。把以前李賓藏着的東西。盡數都取了出去。然後纔進去居住。輿論上都稱美他。後來薛仁謙封了侯爵。死的時候。他的年紀已經七十八歲了。



端州即今廣東高要縣。

贓納賄也。

峭音俏。嚴屬也。嫉音疾。忌也。斂手言不敢恣意也。稚音解見前。

包拯貢硯

宋包拯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方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平生無私蓄。嘗遺戒子孫曰。吾後人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不得入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按公性峭重剛毅。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服用喜儉樸。雖貴如布衣。貴戚宦官。為之斂手。童稚婦女。亦知其名。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云。

百話解釋。困朝時候。有一箇著名的清官。姓包。單名一箇拯字。在端州地方做知州官。端州地方。向來出產一種做硯子用的石頭。從前在那地方做官的人。都借著進貢皇上的名目。總要多取幾十倍。拿去送給朝廷裏有勢力的人。包拯卻叫做硯子的人。只要做到貢獻的硯子足數了。就停止工作。等到自己任期滿了。去任的時候。不拿一塊硯石回去。他平生沒有私下的積蓄。曾經警誡子孫們說。我的後代做官的。有犯了貪贓的人。這箇人就不準回到自己家裏來。死的時候。也不准葬在大墳裏。倘若不照着我的志向做。就不是我的子孫了。



祕術神祕之法術。

冀望也。

布衣謂庶人也。餘詳前。

屑。潔也。不屑不以為潔。蓋輕之也。故輕視之。不加意曰不屑。

胡宿葬僧

宋胡宿清謹忠實。居母喪三年不入私室。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將死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冀。僧歎曰。子志未可量也。宿雖貴達。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俱貴顯。按胡氏自宿始大。莫非陰德所致。許止淨謂今之執政者。每恨點金無術。何意宿貧賤時。已不屑為耶。蓋深知欲齊家治國者。富以外。更大有事業在。唐虞三代之盛。不重在富也。故曰志未可量。

百話解釋宋朝時代有箇姓胡名叫宿的。他的為人清正謹厚。忠信誠實。他的母親死了。他在居喪時候。足足有三年不走進寢室裏去。胡宿幼小時。和一箇和尚很要好。那箇和尚很有些神祕的法兒。能夠把瓦并石塊變化做黃金的。等到將要死的時候。就把這箇神祕的法兒。傳授給胡宿。叫胡宿把他安葬了。胡宿說。你身後的事。我當然盡力去做。別的不是我所希望的那箇和尚聽了。就歎了一口氣說道。你的志願大得很。是不可以測量的呵。後來胡宿雖然做了很大的官。可是一切仍然像做平民的時候一樣。他的兒子胡宗炎。侄兒子胡宗愈。胡宗回。都是很貴顯的。

許衡暑日
止於道旁
梨非我有
忍渴不嘗



入德須知初集廉許衡心主

三十一



許衡心主

啖音解見前
危坐端坐也

睨音詣邪視也

恣音解見前

聞言相去不遠所爭祇在毫末也

[元]許衡嘗於暑日過河南渴甚道旁有梨眾取啖之。
 衡獨危坐不顧。或問之。衡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
 或曰：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亦無主乎。卒不
 取。後其鄉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
 許止淨謂導之以禮義。則物各有主。恣之以邪侈。
 則物皆無主。任意肆奪。見金不見人矣。君子小人
 之分。義利之間而已。許衡自正其心。遂使化行一
 鄉。士君子欲正己化人者。可不知所本乎。

〔白話解釋〕元朝時代。有一箇姓許名叫衡的人。有一年在大暑的時候。路過河南地方。天氣很熱。口裏喝得很。路旁邊有一株梨子樹。一班人見了。就大家搶着去採下來喫。只有許衡獨自一箇人很端正地坐着。也不去看他們。有箇人問他。為什麼不去把梨子來解解渴呢。許衡說。不是我所有的東西。把他拿了來。這是不可以的。那箇人又說。世界上已經大亂了。這箇是沒有主人的呀。許衡道。梨子沒有主。難道我的心也沒有主的嗎。終於不去拿梨子來喫。後來許衡居住的鄉村裏。有株果子樹。果子爛熟了。跌在地上。小孩子走過。也一眼不去看的走了。

羅倫赴闕
僕拾金釧
寧誤試期
返還無倦



禮闈禮部
試進士也
釧音穿去
聲鐳也
齋音鮮見
前
訊音信問
也

炊音吹
火也
周與
孔多
其多
也

羅倫還釧

明羅倫赴試禮闈。僕於寓中拾金釧。行已五日。倫偶
憂路費不給。僕以拾釧對。倫怒。欲齋還。僕曰。如此往
返。誤試期矣。倫曰。此必婢僕失遺。設主人考訊致死。
是誰之咎。吾甯不會試。毋令人死也。竟返其家。還之。
羅狀元還釧。不惜舍己功名以赴之。似出於仁。非
出於廉也。然倫五歲隨母入園。果落。眾競取。倫獨
賜而後食。晨留客飯。妻子貸粟鄰家。及午方炊。不
為意。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不受。廉德孔多已。

百話解釋明朝時候。有一箇人姓羅。單名叫一箇倫字的。到京城裏去趕會試。他的底下人在寓所裏拾得了金鐲子。在路上已經走了五天了。羅倫偶然憂愁着自己的路費不夠。底下人說道。我拾得了金鐲子。這是可以做路費的。羅倫聽了。就生了氣。就要回去還給他。底下人說。這樣來回一趟。要費了許多日子。恐怕延誤了考試的日期呢。羅倫說。這箇一定是丫頭女僕們不小心了遺失的。倘然主人家拷問起來。因此發生了人命。這是那箇人的錯處呢。我甯可不去會試。不要使得人家因此喪了命的。終於回到那箇人家。把金鐲子還給了他們。

八德須知初集廉邦耀卻竹

三五



明施邦耀
共驚為神
卻朱墨竹
好學守仁



邦耀卻竹

漳州即今福建龍溪縣治。輒音解見前。朱墨竹即朱色墨色之竹。皆閩之特產。嘗試也。

樂音效。喜好也。準繩所以驗平直之

明施邦耀好王守仁之學。為漳州知府。盡知屬縣奸盜主名。每發輒得。闔境驚為神。遷福建布政使。或餽之朱墨竹。姊子請受之。曰：我受之。彼即得乘閒以嘗我。我則示之以可欲之門矣。竟卻而不受。

許止淨謂邦耀我若受之。彼即得乘閒以嘗我。二語最為見道之言。夫人於性情之間。好惡之際。偶有所偏。最易使人乘閒而入。大學云：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斯修身者萬世之準繩也。

器準。即今之水平繩。
錢。即今之掛。

百話解釋。明朝時候。有一箇姓施。名叫邦耀的。很喜歡研究王陽明先生的學問。他在漳州地方做知府官的時候。先把所有屬下縣分裏的。作奸犯科不法份子的名字。都打聽得明明白白。所以每次有了案件發生出來。就立刻得到了主犯。闔地方的人都覺得奇怪。以為他是神明了。後來施邦耀陞官做了福建地方的布政使。有箇人送給他福建地方特產的朱色墨色的竹。他姊姊的兒子叫他收受了。施邦耀就說道。我倘然收受了。他就可以乘了這箇空隙來試驗我。那末我就給他看出欲望的門路了。終於謝絕了這些朱色墨色的竹。不肯收受。

緒餘

夫廉德之節也。說文廉仄也。从广兼聲。仄謂側邊也。堂之邊曰廉。因堂廉之石平正修潔而又峻角峭利。故人有高行謂之廉。其引申之義為廉直為廉明為廉能為廉靜為廉潔為廉平。總言之不外乎氣節清高。品行峻潔而無利蔽之私。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又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蓋廉者恥於貪。富而不為。故俗習專以不貪為廉。不貪特廉之一隅也。謂廉為德之節。須如勁節之不可屈耳。

广音儼。揀頭曰广。因广為屋。一邊斜下者。峻音陵。峭音解。見前。峻角峭利。喻廉者之不圓和也。

頑詳前。

富同墨。貪富謂官吏好財賄者。隅方角也。

新編

言文
對照

八德須知初集

恥

清靜自五道人題



●乾德恥字詩

恥受先師命 羞他吳女豔 機變嗤人巧 首陽今不再

能無愧影貪 惡爾鄭聲淫 貪發戒子深 幾見探微心

●安徽貴池姚宏昌四疊韻
恥未吳仇復 爭雄思發憤 羞惡良知具 乞憐昏夜輩

平時慎影貪 情性惡驕淫 何虞習染深 愧憤發於心

●廣東陽江莫士成七疊韻
有恥堪行己 彝倫羞悖逆 惟在更新速 德門從此人

焉知寢愧貪 貪鄙縱驕淫 羞顏抱愧深 憲問具精心

●江蘇興化楊雪阿十疊韻
苟免而無恥 兩慚忘法律 勇力勤修勉 道無邦教食

無慚影與貪 習俗惡奢淫 省愆襟垢深 洗雪慰民心

●雲南嵩明李鍾泰十三疊韻
有恥惟君子 圭璋敦品行 掌膺披薪久 幾思中日戰

●浙江吳興費誨成疊前韻

恥作鑽營輩 不仁原是辱 賞膺含羞切 丈夫逐逐臭

隆舉擁做貪 多欲即為淫 掃蕩抱愧深 垂珥有雄心

●湖南邵陽李有珥五疊韻
濮上桑間事 與其為孟浪 牛後羞時曠 自強無自棄

宵征陋抱貪 寧暫作書淫 蠅營愧夜深 存不若人心

●江蘇高郵潘嘉愷八疊韻
恥受衣冠辱 行藏安所遇 草色含羞重 足恭兼巧令

休誇爛錦貪 富貴不能淫 天良積愧深 有拂聖賢心

●四川江油蕭米龍十一疊韻
內省常多疚 須防妻妾泣 好色知羞少 臨財毋苟得

何顏對枕貪 更戒意身淫 希榮受辱深 不動利名心

●江蘇鹽城趙獻之十四疊韻
恥德於今墜 新臺譏紊亂 合垢乾為大 茲時男女界

何堪影對貪 蔓草刺奔淫 包羞否義深 風俗我憂心

●江蘇鹽城姜保生三疊韻

妾往陳陶拒 撫衷無愧怍 力卻書來聘 天良時發見

通宵恥共貪 絕志即怡淫 常慚學未深 暗室莫虧心

●晉六疊韻
恥躬無實行 守我堅貞操 不知原可忸 一念爭狂聖

慎獨懷嚴貪 輪他富貴淫 重譚莫如深 乾乾惕此心

●安徽貴池姚沛芸九疊韻
恥慙誰似薛 有志能成勇 採薇飲節亮 羞惡人皆具

廢食臥孤貪 坐懷弗亂淫 割席拒交深 終當不愧心

●江蘇淮安何自民十二疊韻
人子如無恥 苟能知孝順 巧令顏何厚 採薇甘餓死

雙親愧影貪 自必絕邪淫 車汗作實深 可見古人心

●浙江吳興費隱女十五疊韻
恥愧渥沾襟 十年嚴教訓 叩馬陳情切 說文應會意

何堪夜雨貪 一念判貞淫 牽牛用意深 赤耳見天心

八德須知初集卷八

二十四
恥節錄

湖州蔡振紳六龍編輯
紹興陳燮樞贊欽校正

成湯救世
誓師於郊
自謂懋德
放桀南巢



毫音薄。在今河南商丘縣東南。

鳴條。在今山西安邑縣西。

南巢。在今安徽巢縣。

東北五里。

後為紫微觀。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曰。

台音怡。我也。

口實猶俗。

也。

成湯放桀

商湯契之後。初為諸侯。居毫。三使聘伊尹。尹就湯。湯薦尹於桀。自毫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暴虐愈甚。湯乃誓師攻鳴條。放桀於南巢。自以為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以明之。湯三聘得伊尹。薦於桀。蓋其心以為伐桀救世。不若使尹事桀。以止其亂。志正不在興商也。至萬不得已而放桀。猶為有慙德。是故征誅弔伐。有湯之德則可。無湯之德則篡也。其不為口實者幾希矣。

八德類知初集 取 成湯放桀

言語柄。
仲虺語書
商書仲虺
之語也。

白話解釋三代時候。商朝的湯王。就是契的後代。起初是在夏朝做着諸侯。居住在亳的地方。差了人。用了聘禮。去聘請伊尹三次。伊尹纔到湯王那兒來了。湯王就把伊尹薦到桀王那邊。打從亳的地方到夏朝裏。前後一共走了五次。把古時代唐堯。虞舜做人君的大道理。告訴桀王。桀王終於不肯聽他的話。反而愈加暴虐了。湯王不得已。纔發了誓。興兵去攻打鳴條地方。把桀王流放到南巢地方去。湯王既然流放了桀王。自己以為這樁事。未免有傷德性。很為慚愧。說道。我恐怕後世的人。把我當做話柄。於是仲虺就做一篇誥文。來表明他。

伯夷叔齊潔身如玉
餓於首陽恥食周粟



夷齊採薇

殷即商之改稱餘詳

卷二第一則

孤竹古國

名神農之後今河北

盧龍朝陽

一帶之地

兵擊也

首陽山有

四處或謂

在山西永

濟縣南或

謂在甘肅

東西縣西

未如孰

是

音微一

殷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讓國逃隱聞文王作同

歸於周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夷齊恥不食

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死山下

伯夷遵父命而逃孝也叔齊亦不立而逃悌也皆

求仁得仁也叩馬而諫忠也亦義也餓死首陽其

以伐紂為不仁不義乎夫以獨善其身謂仁義者

學夷齊可以兼善天下謂仁義者則學武王也

年生草。嫩
時可食。

百話解釋。殷朝末年間的時候。有兩箇著名的隱士。一箇名叫伯夷。一箇名叫叔齊。是孤竹國裏君主的兩箇兒子。他們為了辭讓國君的位置。逃去隱下了。聽得了圓文王的興起。兩箇人就同到圓文王那兒來。後來圓武王去討伐紂王。伯夷叔齊就在馬前諫勸着。武王身邊的人就要用兵器來打他們了。姜太公道。這兩箇人是很有義氣的人呵。就把伯夷叔齊好好的扶了去。等到武王平定了殷朝的亂事。得了天下。這就是圓朝了。伯夷叔齊覺得很羞恥。就不肯喫着圓朝的粟米。兩箇人回到首陽山裏去隱下了。採了薇草來喫着。後來就在首陽山下餓死了。

八德須知初集 恥 句踐嘗膽



越王句踐
焦思苦身
不忘國恥
嘗膽卧薪



向亦作勾。會稽音解。見前。喟歎聲。

沼池也。沼。吳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池也。雪洗也。

狗音旬。巡也。行亦也。

向踐嘗膽

周越王向踐之困於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大夫種曰。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向踐返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沼吳。以雪恥。國恥不可不雪也。但雪之貴有道。向踐卧薪嘗膽。生聚十年。教訓十年。五問於包胥。五對於諸大夫。內命夫人。外命大夫。曰。內有辱子也。外有辱我也。徇於軍者十次。故能一舉而雪會稽之恥焉。

八德類知初集 恥 向踐嘗膽

四

百話解釋 國朝時候。越國的君王名叫句踐的。被吳國打敗了。圍困在會稽地方。他就歎着。一口氣說道。我難道就這樣完了嗎。他的臣子做大夫官。名叫種的。說道。講不定這箇也是福呢。後來吳國饒了越國。越王句踐回到了國裏。就非常刻苦勞動他的身子。運用他的心思。把一箇苦膽放在自己坐的地方。每逢坐的時候。和睡的時候。就仰望着這箇苦膽。喝的和喫的時候。也嘗着這箇苦膽。並且自己對自己說。你難道忘記了會稽地方的羞恥嗎。費了十年工夫。生養百姓們。又費了十年工夫。教訓百姓們。終於把吳國的宮室廢滅了。變做污池。洗淨了。當時在會稽地方的羞恥。

八德須知初集 耻 上明素臣

丘明所耻
匿怨友人
巧言令色
足恭異倫



五

丘明素臣

杜預字元凱任管平
 吳作春秋
 左傳集解
 素王言無
 位而空王
 之也孔子
 修春秋立
 素王故丘
 明為素臣
 明好也
 巧好也
 令善也
 足恭有三
 解孔氏曰
 便僻貌謂
 前卻俯仰
 以足為恭
 也一曰足
 請如沮成

周左丘明受經於孔子。因春秋作傳。杜預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宋元豐中。詔左丘明從祀。封瑕丘伯。孔子述而不作。所作者惟春秋。左丘明懼妄意失真。具論其語而作傳。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丘明傳春秋則亂臣賊子當更懼矣。孔子所恥。丘明亦恥之。杜預謂為素王素臣。義自當也。

也謂巧言令色以成恭也。朱註曰：足過也。過於謙恭也。匿隱也。友親也。元豐神宗年號。瑕丘故城在今山東濰陽縣西。

百話解釋 周朝時候有一箇姓左名叫丘明的。在孔夫子的
那兒學習經書。就因了孔夫子做的春秋那一部書。做了傳
文去解釋他。後來晉朝的杜預說道。孔仲尼是不登王位的
素王。左丘明也就是不曾做官的素臣子了。當時孔夫子曾
經說道。凡是一箇人說話說得好聽。面色妝得好看。做出過
分謙恭的樣子。左丘明對於這種人。覺得很羞恥。我對於這
種人也覺得很羞恥的。隱藏了心裏的怨恨。又去親近他的。
這種人。左丘明覺得他們很羞恥。我也覺得他們很羞恥的。
後來在宋朝元豐年間。皇帝下了詔。把左丘明在孔夫子的
大成殿裏拊祭着。並且追封他做瑕丘地方的伯爵。

八德須知初集 恥 相如稱疾

相如忍辱
秦不加兵
廉頗感化
請罪負荆



語告也。
舍人親近
左右之通
稱。

肉袒見前。
荆杖也。負
荆言願受
杖表明謝
罪之意也。
刎頸交言
要齊死生
斷首無悔
也。
完璧歸趙
指保全下
和氏璧而

相如稱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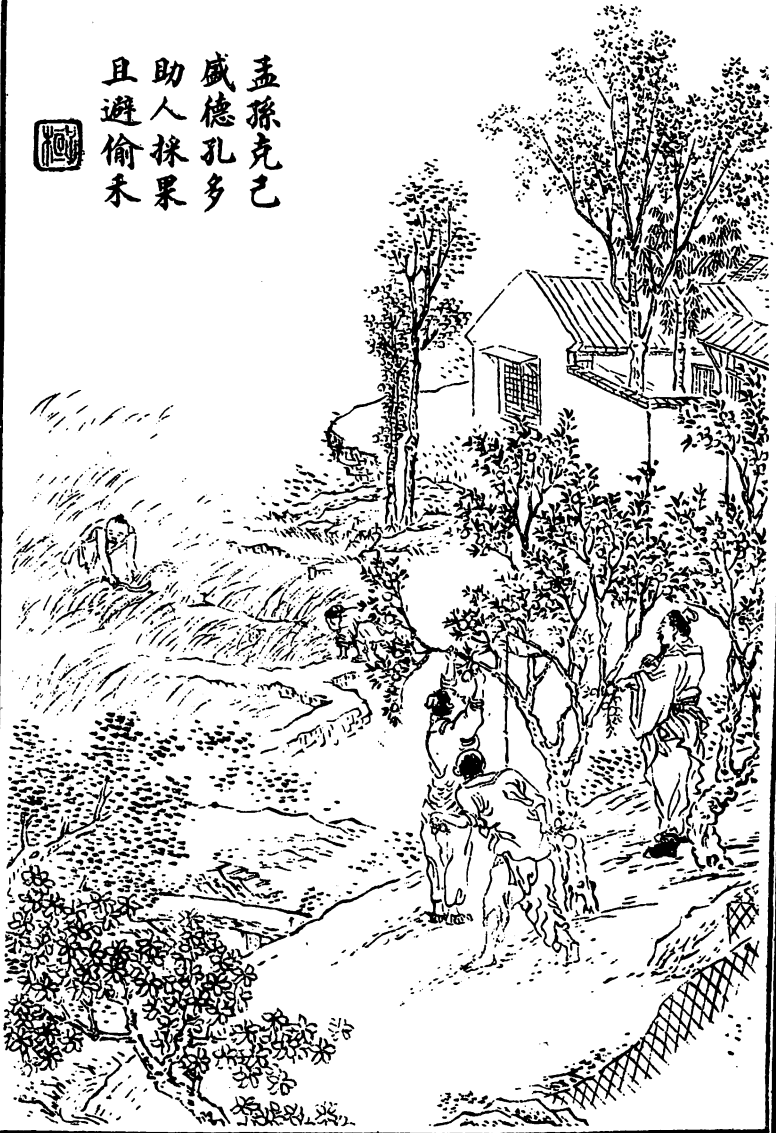
周蘭相如廉頗同仕趙。相如位居頗上。頗欲辱之。相如每稱疾引避。人皆恥之。相如語舍人曰：秦不敢加兵於趙，以吾兩人在也。吾所為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荆，造門請罪。遂為刎頸交。蘭相如完璧歸趙，人皆以為難，而相如不以為難。引疾避頗，人皆以為恥，而相如不以為恥。蓋其所恥者，惟恐君國受辱，身辱猶其次也。卒至廉頗感悟，負荆請罪，人可不以國恥為重乎？

歸也。今俗稱以原物還人曰完。此。璧歸趙本。

白話解釋 周朝戰國時候。有一箇姓蘭。名叫相如的。和那箇姓廉。名叫頗的。一同在趙國裏做官。蘭相如的官比廉頗大。廉頗心裏氣忿。想要羞辱蘭相如一番。可是蘭相如每次總推說有了疾病避開了。人家頗覺得替他羞恥。蘭相如就對他的左右親近的人說道。秦國所以不敢用兵來攻打趙國。就是為了我們兩箇人在着的緣故。我所做的事。一定先做着國家裏的要緊事。然後去報私仇的。廉頗聽到這番話。就自己解去了上身的衣服。負了荆杖。到蘭相如的門上去請罪。終於兩箇人結成了同生共死。割斷了首級。也沒有懊悔的好朋友。

八德頌知初集 耻 孟孫克己

孟孫克己
威德孔多
助人採果
且避偷禾



孟孫克己

里落猶言閭里。

筭音換杖刑也。

克己制勝己之私慾也。羞惡見孟子。油然盛貌。力田勤於農事也。我相佛家。

漢淳于恭字孟孫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見偷禾者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恭兄崇將為盜烹恭請代得俱免後崇卒養孤教誨有不如法恭用杖自筭兒慙而改過

淳于恭專以克己利人為務未嘗欲激人之知恥而人受其感化則羞惡之心莫不油然作矣且當遭寇之時眾莫事農桑恭獨力田人曰死生未分何空自苦恭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尤無我相也

語。猶言我
之私見也。

百話解釋。東漢朝時候。有一箇雙姓淳于。名叫恭的人。表字就叫孟孫。家裏有的山田和果子樹。人家或者去偷盜他的果子。淳于恭就每每幫了他們採下來。又看見有來偷他田裏稻子的人。淳于恭恐怕偷稻的人要慚愧。他自己伏在草裏面。等那偷稻的人去了。纔起來。於是他鄉里的人都受了他的感化。在王莽末年間的時候。淳于恭的哥哥名叫淳于崇的。被強盜們捉了去。將要把他煮熟着吃了。淳于恭就去請求自己代替哥哥死。因此兄弟倆都得免了。後來淳于崇死了。淳于恭教養孤兒。倘若有了不合法。淳于恭就用了杖打着自己。孤兒見了很慚愧。就改過了。

八德須知初集 恥 劉寬多恕



劉寬示辱
僅以蒲鞭
失牛誤認
徒步歸焉



有頃相距
不久之時
開者謹厚
者之稱
相類相似
也
脫疏略也
校計較也
遂音錄也
鄉侯劉寬
之封號
也
患音患
怒
奉同捧

劉寬多恕

漢劉寬溫仁多恕。有失牛者，就寬車認之。寬下駕步歸。有頃，失牛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典歷三郡，吏民有過，但以蒲鞭示辱。遂鄉侯，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自責。見父老，慰以農田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夫人欲試寬，令恚使婢奉肉羹，汚其朝衣。寬曰：「羹爛汝手乎？」人感德興，日有所化。余取其以恥德化人者。

百話解釋 **東漢** 朝時候有箇劉寬。他的為人溫和仁厚。又很寬恕。有箇人遺失了一隻牛。就把劉寬駕車的牛。認做了他的牛。劉寬就下了車。一步一步的回到家裏。過了一回兒。失牛的人把自己的牛尋着了。就把劉寬的牛仍舊送回來。還給劉寬。並且謝着罪說道。我很慚愧。對不住你長者。隨你辦什麼罪好了。劉寬說道。東西或者有相像的事情。或者錯誤的。既然你很辛苦地來送還了我。何必還要謝罪呢。那地方上的人。很佩服劉寬的不計較。後來劉寬歷任做了三郡的太守官。每逢下屬們和百姓們有了過失。只用了蒲草做的鞭兒打他們。表示一種羞辱。

博士甄字
恥眾分羊
特取瘦者
千古名揚



甄字瘦羊

建武光武年號。博士官名。漢武帝置五經博士。掌五經以教子弟。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漢獻帝時為北海相。輒每也音詳前。蔽掩也。

漢甄字宇長文。建武中。每冬日。詔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諸博士爭羊不已。欲殺羊分肉。宇時為博士。以分羊為恥。因先自取其最瘦者。乃免爭。後帝知其事。因呼宇為瘦羊博士。

孔融四歲與諸兄共食。黎融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以我小兒當取小者。千古傳為美談。而甄宇於賜羊。特取其瘦者。諸博士且因之而息爭。於以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無非為名利二字所蔽耳。

〔白話解釋〕東漢朝時候。有一箇人。姓甄。單名叫一箇字。字的表字。就做長文。在光武皇帝建武年間。每逢冬天。寒冷的時候。皇帝下詔賞賜五經博士們。每人給羊一頭。可是羊有大小肥瘦的不同。因此許多博士們。大家爭奪那些大的肥的羊。鬧的不得了。甚至於要把羊先殺了。大家再均均勻勻的分肉。以免得互相爭奪。這時候甄字也是做着五經博士的。覺得殺羊分肉。是很可羞恥的事。因此就自己先揀了一隻最瘦小的羊。於是纔免了這種無謂的爭執。後來光武皇帝曉得了這一回事。就把甄字叫做瘦羊博士。



彥方盛德
化及盜牛
使人遺布
激改慙尤



遺饋之也。

一端猶言一匹。

激見前。

鉄音夫。斧也。鉄音越。大斧也。古者諸侯受鉄鐵之賜。

王烈遺布

漢王烈字彥方。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我聞其過。是有恥心。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人遺劍於路。盜為守之。許止淨謂王公不過在野一匹夫。而能使竊盜之徒甯受刑戮。惟恐其知。非所謂君子不怒而民威於鉄鉞乎。化一盜賊。而一縣景從。遠夷遵奉。盛德之感人。過於刑罰爵祿。信哉。

乃得專殺。故凡刑戮之事。輒言鉄鉞。景同影。

白話解釋 東漢朝時候有一箇王烈。表字就叫彥方。他的鄉里有箇偷牛的人。把人家的牛偷了去。牛主人把這箇偷牛的人捉到了。那箇偷牛的人就告了罪。說道：我偷了你的牛。現在受你的刑罰。我是甘心願意的。可是請求你千萬不要給王彥方知道了。王烈聽到了這一回事。就差了一箇人去謝那偷牛的人。並且送了他一疋布。有人問王烈：這是什麼緣故。王烈道：偷兒恐怕我曉得他的過失。這就是有了羞恥的心。既然對於惡事有了羞恥的心。就是能夠改善了。所以我用了這箇法子去激厲他的。後來有一箇人把一柄寶劍遺失在路上。那箇以前偷牛的人就替他看守着。

八德須知初集 恥 管寧善化

管寧割席
以媿希榮
牽牛代牧
備汲息爭



十四

管寧善化

肆音異習也今稱講習曰肆業。乘軒大夫以上所乘之車。割席謂絕交也。暴害也。汲音急取水於井也。鋤音助平聲以鋤治田也。三國時曹操封魏王。子丕篡漢國號魏都。

漢管寧少與華歆同席肄業。有乘軒過門者。歆廢書往觀。寧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鄰有牛暴田。寧為牽牛著涼處牧之。牛主大慙。若犯嚴刑。里中有井。汲者爭先而鬪。寧多買汲器置井旁。乃各自悔責。好視喜聽。少年常情耳。乃寧以慕榮為恥。竟至割席。且嘗鋤園得金。寧不顧。歆則捉而擲之。蓋優劣顯判矣。厥後魏主徵為大中大夫。不受。歆以太尉讓寧。亦辭。年八十四卒。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於洛陽與
 蜀吳對峙
 成鼎足之
 勢
 大中大夫
 太尉均見
 前
 君子二句
 本論語
 若人猶俗
 言這箇人
 尚德崇尚
 道德也

白話解釋 **東漢** 朝的末年間有箇管寧。幼小時候和華歆同
 一隻桌子讀書。有箇做官的人坐了車子經過他的門口。華
 歆就拋了書本去看。管寧因此就和華歆割絕了交好。大家
 分開桌子各自獨坐了。管寧並且對華歆說：你不是我的朋友
 友呵。鄰舍人家有一隻牛在田裏亂跑。妨害了田稻。管寧就
 牽着牛到清涼的地方放着。並且自己替他們看守着。牛主
 人就大大的慚愧。好像犯了嚴厲的刑罰一樣。鄉里內有一
 口井汲水的人。大家為了搶着先。因此爭鬪了起來。管寧就
 買了許多汲水的器具。盛了水。放在井旁邊。於是搶先汲水
 的人。大家都自己悔悟着。自己責問着。

八德須知初集 王濟不屈

王濟不屈
知恥直陳
尺布斗粟
未使親親



尚配也。娶公主曰尚。謂帝王之女。尊而尚之。不敢言娶也。讓以解相責也。尺布斗粟。漢淮南王時之歌謠。所以譏兄弟之不睦者。陛下。詳前。武子濟之字。姊夫。猶俗言妹夫。

王濟不屈

晉王濟尚常山公主。帝嘗謂和嶠曰。我欲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否。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嘗為陛下恥之。他人能含疏親。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矣。帝默然。王武子風姿英爽。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與姊夫和嶠裴楷齊名。以尺布斗粟之謠為帝恥。以不能使帝親親為己恥。可謂知恥者矣。古云。知恥近乎勇。信然。世之兄弟不睦者。聞濟言當愧矣。

白話解釋 晉朝時候有箇王濟娶了常山公主做妻子的。有一次皇帝對和嶠說。我要把王濟先罵了一番。然後再給他的官爵。你看怎麼樣。和嶠說。恐怕王濟是一箇不可屈服的人。呵。皇帝就把王濟召了來。切切實實的責備他。然後又說道。你曉得慚愧了嗎。王濟就對答道。從前漢朝淮南王的時。候有一種「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的童謠。這箇是做臣子的替陛下很羞恥的。別人家能够使得皇上疏遠親族。可是做臣子的不能夠使得皇上親睦親族。這箇也是做臣子的很慚愧對陛下的。呵。皇帝聽了這一番話。一聲也不響了。

晉有朱冲
償犢高風
送芻無恨
化及羗戎



犢音獨小
牛也。

芻音初。飼

牛之乾草。

暴羌戎解

見前。

博士晉承

漢武之後。

又置國子

博士。

姜肱見前

卷二第四

則。

桑虞晉人。

以仁孝稱。

同宿者失

脯。虞嘗解

朱冲送牛

晉朱冲好學而貧。以耕為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
 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
 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不復為暴。詔補
 博士。稱疾不應。逃入深山。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
 許止淨謂古之高人。多有因人疑己而償物。及其
 既悟。返物不受者。如姜肱桑虞皆然。夫因人疑而
 償其物。蓋與世無爭矣。故一匹夫伏處深山。化及
 羌戎。下至毒蟲猛獸。非盛德至善而能若此乎。

百話解釋 晉朝時候有箇朱沖。很喜歡讀書。可是家裏很貧苦。就靠着耕田過生活。鄰舍人家失去了一頭小牛。就把朱沖的小牛認去了。後來那一隻失去的小牛。在樹林下面找到了。於是鄰舍人家。覺得自己的舉動太猛浪了。大大的慙愧。就把朱沖的小牛送回來。還給朱沖。朱沖竟不肯收受。另外又有一隻牛。踐踏朱沖田裏的稻子。朱沖屢次拿了飼牛的草去給牛喫。一些兒也沒有怨恨的神色。牛主人也覺得慚愧。就不再放縱這頭牛為害了。後來朝廷下了詔。叫朱沖去做博士。朱沖推說有病。不肯就。逃到深山裏去。住的地方。近着外國的風俗。外國的人。敬奉他像君主一樣。

八德須知初集 恥 道度激恥

道度送筍据拾自資
同据爭樾悉以與之



摠音君去
 聲摠拾檢
 取田中遺
 穀也
 穰音遂與
 穰通穰道
 積穰之路
 也
 惡音匿。慚
 也
 居士道藝
 處士也
 孫恩孫泰
 之姪。屢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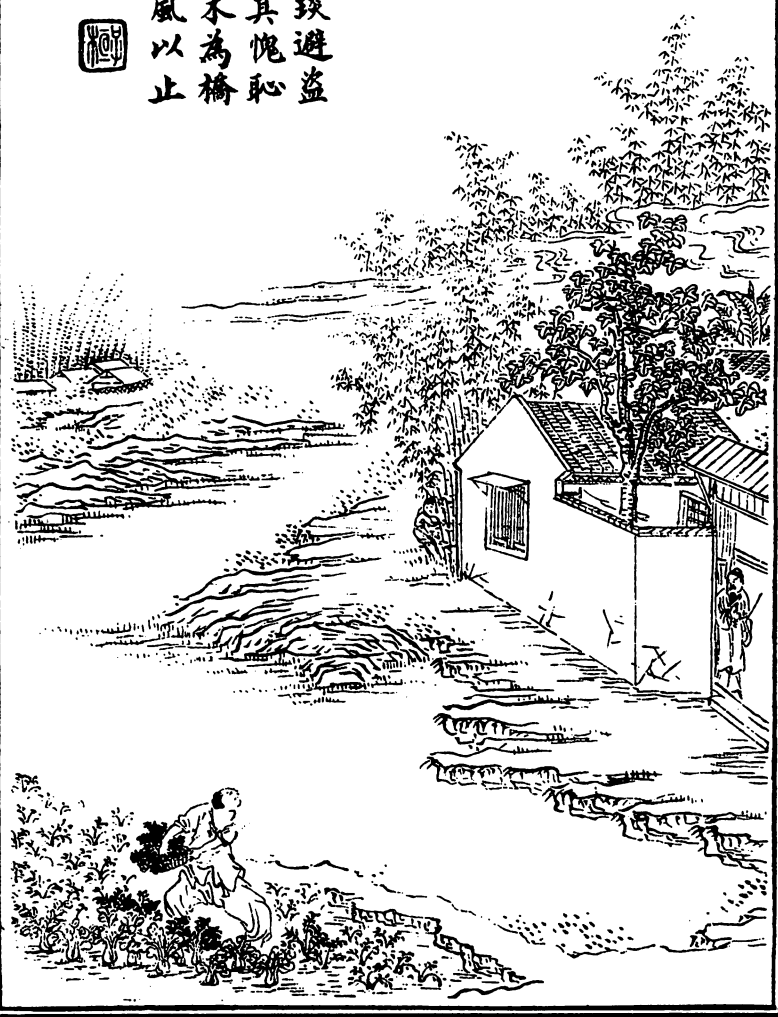
道虔激恥

南宋沈道虔人竊其園菜。虔自逃隱。有拔其屋後筍。則買大筍送之。曰欲竹得成林耳。盜慙不取。使置其門內而還。嘗以摠拾自資。同摠者爭穰道。虔諫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道。虔天心仁愛。孫恩亂後饑荒。與兄子共釜庾之資。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冬月無複衣。戴顯為作衣服。并錢一萬與之。虔悉分諸兄弟。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咸得有成。其所以感人深矣。

海島入寇
江浙
釜庚音甫
愈皆古量
名
戴顒字仲
若當時高
士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南宋朝有箇宋道虔。有人把他園裏的菜偷掘了。沈道虔反而自己逃着隱避了。有人把他屋後的筍拔去了。沈道虔就另外買了大筍去送給那箇拔筍的人。並且對他們說。屋後的筍。要他將來成就竹林的。偷筍的人。覺得很慚愧。不要他的筍。沈道虔就叫人把筍放在他們的門裏面。自己回來了。沈道虔平常拾取田裏遺下的穀粒。拿來做飯食的。有一班同拾遺穀的人。大家搶奪田裏邊有遺稻的路。沈道虔勸他們不住。就把自己拾來的穀。盡數給了他們。爭奪的人。大家覺得很羞恥。後來每每有了事。一定說。勿可給沈道虔曉得了。

元琰避盜
畏其愧恥
伐木為橋
盜風以止



八德須知初集 恥 元琰避盜

二十

元琰避盜

南齊范元琰字伯珪錢塘人累徵辟不就性嗜學博

通經史家貧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遽退

走母問其故對曰畏其愧恥故也或涉溝盜其筍元

琰因伐木為橋以渡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鼠竊

廉之至可以道不拾遺恥之化亦可鄉無鼠竊似

廉之效力勝於恥矣但遺物之事偶然耳鼠竊則

時有所聞孰能使之有恥且格元琰家素貧寒且

以蔬菜為業乃畏人愧恥而不較尤為人所難能

琰音剡

錢塘今興

仁和併稱

抗縣

微辟起布

衣而命之

仕也

鼠竊小賊

也

格至也感
動也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南齊朝有一箇姓范的人。名叫元琰。表字就叫伯珪。是錢塘地方的人。屢次朝廷裏叫他去做官。他終於不肯去。范元琰的生性最喜歡讀書。對於經史的學問。都能夠貫通精博。家裏很窮苦。就賣着園裏種的菜蔬。過日子。有一次走出去。恰巧看見有人正在偷他的菜。范元琰就立刻退回來了。他的母親就問他爲了什麼緣故。范元琰對答道。恐怕他們要慚愧的緣故。有人渡過水溝來偷他家裏的筍。范元琰就砍了樹木來做一條橋。給他們渡過這箇水溝。從此以後偷筍的人。大大的慚愧。一村的人。就再沒有偷竊的事情發生了。

弘景冲齡即能明理
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異操奇異之操守。

蚤與早通。

徵見前。諸詢問也。

貫通也。餘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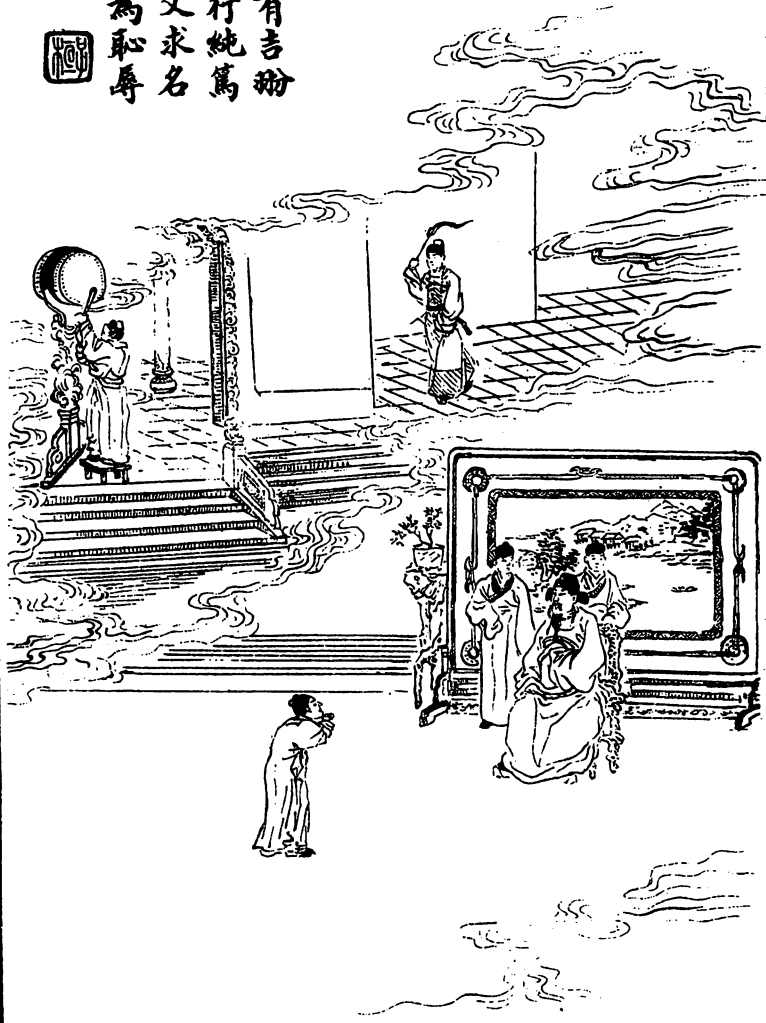
屈曲也。

弘景異操

南齊陶弘景幼有異操。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天。觀白日。不覺為遠矣。梁武帝蚤與之遊。卽位。徵之不出。有大事。無不諮詢。時人謂之山中宰相。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此一也。卽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之一也。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而成聖。得其一。萬事畢。弘景得一。了一。是以享壽八十五。無病而逝。顏色不變。屈伸如常耳。

白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南齊朝有一箇人。姓陶。名叫弘景的。幼小時候。就有很奇怪的操守。讀了一萬卷的書。偶然有一樁事情不曉得。就很有以為羞恥。到了十歲的時候。得到了葛洪做的一部神仙傳。陶弘景看了。非常歡喜。日夜去研究尋討。就有一種要學仙家長生的志向了。他就說道。仰起頭來。看着青的天。白的太陽。就不覺油然而地生了深遠的心意了。梁朝武帝起初時候。曾經和陶弘景交遊的。等到做了皇帝。就去召他。他不肯出來。每每朝廷裏有了大事。沒有一樁不去詢問他的。所以當時候的人。都說陶弘景是山中的宰相。

梁有吉翰
孝行純篤
因父求名
引為恥辱



吉玠拒舉

玠音芬。馮翊即今陝西大荔縣治。天監武帝年號。搗音解見前。登聞鼓懸於朝堂。有冤抑欲上訴者許擊之以聞。丹陽故城在安徽當塗縣東五十里。接新都江寧縣界。

梁吉玠字彥霄馮翊人。天監初。父為奸吏所誣。罪當死。玠年十五。搗登聞鼓乞代。武帝釋之。丹陽令王志欲舉玠純孝。玠曰。是何量玠之薄也。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玠當此舉。是因父求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李文耕謂痛父之冤。而搗鼓求代。則得代固甘之。即不得代而與俱死。亦甘之。其心固不知天地間有生死禍福矣。況名譽乎。讀玠父辱子死之言。乃真見仁人孝子之心。光明磊落。不雜一毫私意。

爲音聲。落來懷坦白也。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候。梁朝有箇吉玠。表字叫做彥霄。是馮翊地方的人。在天監初年間的時候。他的父親被奸臣誣陷了。罪名應當論死。這時候吉玠的年紀纔十五歲。他就去敲着朝堂上伸冤的鼓。要求代替他父親的死罪。武帝就把他的父親釋放了。丹陽地方的縣官。姓王名志的。要把吉玠當作純孝的人。薦舉到朝廷裏去。吉玠說道。你爲什麼這樣的小看我呢。父親有了恥辱。做兒子的代替去死。這是在道理上應該當的。倘若玠應了這箇選舉。那就是因了父親去求名譽。天底下是沒有像這樣重大的恥辱了。吉玠固意的拒絕。王志纔把薦舉的事停止了。

八德須知初集 恥 于義決訟

于義決訟
分與家財
安等愧恥
風化大開



北周朝代之名。北朝之一。宇文覺受西魏禪。國號周。史稱北周。又稱後周。都長安。滅齊。統一北方。廣都在今四川華陽縣東南。安武在今甘肅鎮原縣南。喻曉也。洽音狹。和也。露也。驚音解。兒

于義決訟

北周于義謹之子也。以父功封廣都縣公。遷安武太守。惟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所致。乃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安等各懷愧恥。移居他州。於是風化大洽。許止淨謂民以財物爭訟。聽獄者出己所有以和解之。在法律家以為此風一長。聽獄者寧有多少賣兒鬻女錢耶。乃觀于公。不惟不長澆風。且使風俗大化。是知道德之教化。決非法律所能企及也。

前。
洗音驕。薄
也。
企讀如棄。
企及望而
及之也。

八德頌知初集 恥 于義法訟

百話解釋南北朝時候。北周朝有一箇姓于名叫義的人。就是于謹的兒子。他因為了父親的功勞。所以封了廣都縣的公爵。陞做安武地方的太守官。他的行政只崇尚教化。不主張嚴厲的刑罰。有兩箇安武郡裏的人。一箇叫張善安。一箇叫王叔兒。為了爭奪錢財。兩邊打起官司來。于義說道。這是我做太守的。道德薄的緣故。就把自己的家私分給他們兩箇人。講解了一番。叫他們去了。張善安和王叔兒兩箇人都覺得很慚愧。很羞恥。就搬了家到別地方去了。從此以後安武地方的風化。就大大的和洽了。

八德須知初集 恥 李泌報恩

李泌之馬
鬻應於野
闕而不言
愧其長者



五六

李泌報恩

曩音囊上聲昔也
 謫音摘降調及遠戍也
 齧音解見前
 脛及骨也
 闕音秘隱而不發也
 歛音吸宣歛在今安嶽宣城歛縣等處
 觀察使見前
 弭音米止也
 蓋音古親也

唐李泌為相。帝曰：誰與卿有恩？朕能報之。泌曰：曩為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善，臣常畏之。會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闕不言，勉起見父。臣常愧其長者，思有以報。即日加應宣歛觀察使。官家子每倚父勢，將無作有以陷賢者。況馬齧其脛，泌又與其父異趨者乎？乃應能匿傷不語，弭禍無形，可謂幹父之蠱，宜受美報。而鄴侯聰明蓋世，純粹無疵，尚愧其長者，則應亦足多矣。

有過惡而子賢能者曰幹。蓋謂父之盡謂能掩蓋父之過惡也。本易經盡卦。今河南鄴臨漳縣。鄴侯泌之封號。音惡。瑕也。

白話解釋。國朝時候。有箇姓李名泌的。做了宰相。皇帝問他道。那一箇是對你有恩德的人。我能夠替你報答他。李泌道。從前做臣子的。很被元載嫉妬的。因此把我貶官到江西地方。路嗣恭和元載很要好。做臣子的心裏非常怕他。剛巧和路嗣恭的兒子名叫路應的一同跑馬。我的馬咬了路應的腳骨。做臣子的怕得了不得。心裏很不安。可是路應卻守了秘密。竟不說出這回事。並且忍了痛。勉強起來去見他的父親。做臣子的常常慚愧不及他的長者的行為。心裏思量着要報答他。皇帝於是馬上把路應加了官。做宣歙地方的觀察使。



錢徽得書
取士無私
受誣不辨
出書焚之



禮部掌禮秩及學校貢舉之法侍郎其副也。學士專掌制誥之官。江州即今江西九江縣治。教詳前。吏部掌中外文職銓敘勳階黜陟之政尚書其長官也。苞苴音包。俎納賄於

錢徽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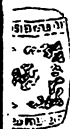
唐錢徽為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學士李紳並以所善委徽。求致第籍。徽不能如二人請。文昌即奏徽取士以私。貶江州刺史。或勸徽出文昌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耶。教子弟焚之。後拜吏部尚書。今之暮夜苞苴。夤緣請託者。無論矣。而上以所善委其下。大率皆段文昌李紳也。誰敢違之。錢徽能不如所請。已為難能。乃受誣不自辨白。更焚其私書。此等度量。豈凡人所能及。文昌等真當愧死矣。

人也。
愛音實。愛
緣攀附他
人以求進
身也。

八德須知初集 恥 錢徽焚書

百話解釋。唐朝時候。有一箇姓錢的人。單名叫一箇徽字。他做了禮部侍郎的官。那時候的宰相。姓段。名叫文昌的。和那箇專管制誥的官。姓李。名叫紳的。都把知好的名字。委託錢徽。要求給他們及第。錢徽不肯依那兩箇人的請求。段文昌就奏到皇帝裏去。說錢徽的考取士子。完全是爲了私下情面的。於是就把錢徽貶到江州地方去做刺史。有人勸錢徽把段文昌寫給他的信。拿出去。表明心迹。錢徽說道。假使在心裏沒有慙愧。何必尋了證據去辯白呢。叫子弟們把那封信用火燒掉了。後來錢徽一直做到吏部尚書。

薛奎參政歎息頻頻
廢食憂愧不及古人



薛奎憂愧

微時微賤之時。微賤之時。繩糾人過。失使歸於直也。

衾音解見前。質就正也。

宋薛奎素剛毅端重。善知人。微時抱負非凡。仁宗朝。參大政。遂欲繩天下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

人能懼當世之譏。自不致為無恥之行。故君子必慎其獨。庶衾影無愧。可以對天地。可以質鬼神。而薛奎乃懼後世之譏。以不及古人為慚。甚且歎息不食。是猶顏淵學虞舜之心爾。

百話解釋 困朝時候。有一箇宰相。姓薛。單名是一箇奎字。他的為人。一向是剛方堅毅。端莊厚重。最能夠鑑別人材。在微賤的時候。就有非常的抱負。和普通人大不相同了。仁宗皇帝的時候。拜了相。他要把天下的人。一箇箇都就了範圍。守着規矩。不做那非法的事。往往遇到了不滿他心意的事情。他就回到家裏躺着。口裏歎着氣。面上很憂愁。心裏很慚愧。每每連飯都不要喫了。家裏的人都笑着問他。你何必要弄到這箇樣子呢。薛奎說道。我很慙愧。及不來古時閒的人。恐怕後世的人。要譏笑我呀。

盧革應舉
恥薦以私
去弗就試
上諭嘉之



吳興浙江縣名。杭州今浙江杭州縣治。貢舉謂考試也。主司主試之官。嘉郡即今浙江嘉興縣治。捉刀代人作文字也。關節文中為記號。以便檢別也。劫持脅制之意。恬音甜。安。

盧革避試

宋盧革字仲辛吳興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為詩。異之。時值貢舉。亮戒主司勿遺革。革聞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試。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方十六。神宗謂宰相曰。雅聞革廉退士也。宜拜嘉郡守。許止淨謂科舉時代。倖進者仰人捉刀。賄通關節。已覺廉恥道喪。然猶守秘密。畏人指責。迨清季改科舉為選舉。乃金錢購買。威力劫持。明目張膽。恬不知恥。盧革而在。真當乘桴浮海。不與同中國矣。

也。
梓音敷。
後

八德須知初集 耶 盧革避試

〔白話解釋〕困朝時代有一箇姓盧單名叫一箇革字的人。表字就叫做仲辛。是吳興地方的人。幼小的時候被舉了童子。杭州地方的知府官姓馬名叫亮的。看見了盧革所做的詩句。覺得很奇異。這時候剛剛逢着了考試。馬亮就叮囑考試官不要遺下了盧革。盧革聽到了就說道。因了私託考取了。這是我所羞恥的。就回去了。不赴考試。後來過了兩年。纔去考。竟中了第一名。到了及第的時候。年紀還只有十六歲。神宗皇帝對宰相說。一向曉得盧革是一箇有廉恥。重恬退的讀書人。應當叫他做嘉郡地方的太守官。

宋范純仁
坦白胸襟
不援維例
無愧於心



純仁無愧

役法力役之征。執政執持政柄也。

忠宣公之論。怒音庶。推己及人也。恕己恕人之恕。寬也。

宋范純仁嘗與司馬光論役法不合。後朝廷治司馬黨。韓維以執政日與光不合得免。或勸純仁援維為例。純仁曰。吾昔與君實同朝論事不合。則可以為今日解脫地。則不可有愧心而生。孰若無愧心而死乎。忠宣公嘗自言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步。家訓如此。是以畢生無媿於心也。

〔白話解釋〕困朝時候。有一箇封做忠宣公的人。姓范。名字就叫純仁。曾經和司馬光兩箇人講論力役的征法。意見不同。後來朝廷裏處治司馬光一黨的人。有一箇姓韓名叫維的。爲了從前做官的時候。和司馬光意見不合。因此得能夠免了。有人勸范純仁根據了韓維的前例。去要求免罪。范純仁說道。我從前和司馬君實兩箇人同在朝廷裏論事。意見不合。那是可以的。要把這箇當做現在脫罪的地步。那是不可以的了。況且一箇人與其有了慚愧心的活着。還不如沒有慚愧心的死去好呢。

杜淦勞力
墾耕起家
嗟彼忍耻
視妻如花



塗音幹。江夏郡今湖北武昌縣。泗水在山東泗水縣。烈日猛日也。笠音力。遮日禦雨之具。嬰詳前。蠅營狗苟。言其貪濁也。語本韓愈文。

杜塗勞力

困杜塗。江夏人。自稱蕉陰老人。居泗水上。烈日笠首。躬督墾耕。起家十五年。遂致富。嘗謂人曰。夫忍恥入仕。不因妻子者。幾希。但彼乃忍恥。我則勞力。所為者皆衣食耳。顧我何如哉。

仕非不可也。當視所因何如耳。家貧親老。寧得以祿養為恥。然祿養亦視其得之何如耳。若果蠅營狗苟。以養親。豈非恥乎。乃有百計鑽謀。以為其妻子者。恥孰甚焉。杜塗之言。可為忍恥入仕者誠。

〔白話解釋〕**困**朝時候有一箇人。姓杜。單名是一箇淦。淦字的是江夏地方的人。他自己取了一箇別號。叫做**蕉陰**。老人居住在泗水的河邊。雖然有了很猛烈的太陽。他仍舊是頭上戴着笠帽。親自用力。並且監督工人去開墾和耕種田地。等到工作完了以後。仍舊不廢讀書的功課。這樣的治家有十五年。家裏就弄得很有錢了。杜淦曾經對人家說道。凡是忍了羞恥去做官。不是爲了妻子的。有幾箇人呢。但是他們是忍了羞恥。我卻是自己辛苦些氣力。大家無非都爲了着衣和喫飯吧了。和我比起來。覺得怎麼樣呢。

八德須知初集 耻 王恕羞贄

太宰 王恕 羞言 贄儀 輒引 古訓 以告 人知



三十五

長沙解子桓敬繪



王恕羞贄

明王恕嘗語人曰。宋人有言。凡仕於朝者。以餽遺及
 門為恥。仕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恥。今動輒曰贄儀。
 贄儀而不羞於人。我寧不自恥哉。生平奏疏甚多。貴
 近側目。卒年九十三。諡端毅。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
 仕朝以餽遺及門為恥。仕外以苞苴入都為恥。宋
 人此言。可為萬古官箴。王恕不忘此訓。且嘗為人
 道之。故宏治二十年間。眾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為
 極盛者。恕力也。盛德所至。天乃報以富貴壽考耳。

苞苴音解
 詳前
 都京都
 贄音至初
 見時所執
 之物今稱
 贄儀曰見
 面禮
 側目不敢
 正視也
 官箴官吏
 之誠也
 道去聲言
 也
 宏治孝宗
 年號

百話解釋。明朝時候。有箇姓王。名叫恕的。他曾經對別人說道。宋朝的人。有一句話說。凡是在朝廷裏做官的人。覺得餽送的物品。拿到門口來。是很可羞恥的。在外邊做官的人。覺得用私下的東西。送到京城裏去。是很可羞恥的。可是現在做官的人。動着就說贄儀贄儀。人家雖然不來羞我。難道我自己也不覺得羞恥嗎。王恕生平上到皇帝裏去的奏疏很多。朝廷裏的大臣和皇帝身邊的親信人。都懼怕得不敢正眼去看他。王恕死的時候。年紀已經九十三歲了。皇帝賜他諡法。就用端毅兩箇字。王恕有五箇兒子。十三箇孫子。兒孫裏面很多賢良。並且顯貴的人。

緒餘

會意見前。
驗天良均
見前。

羞恥己之
不善也
惡情人之
不善也

不若人即
不如人猶
俗言趕不
上人

夫恥德之基也。說文恥辱也。从心耳聲。會意。取聞過自愧之義。凡人心慙則耳熱而赤。是其驗也。乃教人知羞免愧。歸乎天良也。蓋人性本善。習而為惡。天能使人性有善而無惡。不能使人有習而不為惡。故賦以羞惡之心。俾起一惡念。則驚行一惡事。則恐。既驚且恐。則必速止其惡。以返於善。而性乃不為習所奪。故恥大有功於性。恥心發現。即是天良。即是明德基本。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八德須知初集跋

八德之名始於莊子然其所謂八德者則以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為言八德須知一書乃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八則也蓋孝為百行之原孝則無不悌不忠不信而知恥近乎勇勇則進於廉於義於禮以配道故八德以孝始以恥終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迴憶先君課讀之餘輒講古人八德三達德之嘉言懿行一則予生恨晚不及全聞且均係口授未經記錄家兄每為講述之歲庚午

江西平理安先生以福建黃繼谷先生所編之八德須知一書印送同仁家兄讀之觸動悲感爰將童時受教於先君之故事概為筆述分編乾坤二部以初集屬乾二集屬坤先將女子一部分付印今因各方催印初集不得已復將男子一部分重為整理仍請陳贊欽先生詳細校正增加音釋復倩人繪圖以全之囑誌數言以跋其後

歲在重光協洽陽月湖州蔡振綱蓮舫謹識



上虞張精一國誠敬書

本會一切法寶
 免費結緣
 禁止販售
 請勿擅改內容
 歡迎翻印流通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迥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This book is distributed free. It is not for sale. Printed in Taiwan.

公元二〇〇五年十月 敬印貳仟冊

德育課本 第一集

出版者 十 華藏淨宗學會

地址 十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三三三之一號二樓

電話 十 (〇二) 二七五四—七二七八

傳真 十 (〇二) 二七五四—七二六二

劃撥帳號 十 一九三九一〇七六

戶名 十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E-mail 十 hwadzan@amtb.org.tw (請領法寶)

<http://www.amtb.org.tw>

淨空法師
影音網址

<http://www.amtb.cn>
<http://www.chinkung.org>

承印者 十 和裕出版社 (〇六) 二四五四〇二三—七



華藏淨宗學會
THE CORPORATION
REPUBLIC OF HWA DZAN SOCIETY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施緣，禁止販售，請勿擅改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This book is distributed free. It is not for sale.

Printed in Taiwan